

新 中 學 文 庫

廢

類

著 基 爾 高
譯 璜 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類

廢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22001)

世界文學名著
顏廢 1 册

Devotion

定價國幣拾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Maxim Gorky
譯述者 趙璜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章德富 王永良 蔡仲宜
吳葆璿 袁潔美)

頹廢

大約在農奴解放（註）後兩年，我們底主的顯聖祭的那一天，忒曲克·聖·尼古拉教堂裏的教民們，當彌撒時，注目着一個陌生的客人。這客人粗魯地向羣衆們擁擠進去，將一對昂貴的蠟燭放在特利源莫夫鎮所最尊敬的神像的前面。他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人，大鼻子，滿臉的灰色的絡腮鬍，一團漆黑的撩亂的頭髮，很像一個吉卜西人。他底灰藍的眼睛，傲慢地在他底底面簾出

（註）原文 Emancipation. 是指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地產的解放運動。

的兩眉下面。這是很可注意的，當他垂他的兩臂，他的粗大的手掌就會觸着他的兩膝。

他走近十字架，站在這鎮的闊人們的一列裏面，這件事更特別地使他們不高興。當彌撒祭過去後，特利涅莫夫鎮的幾個重要的人物就聚在沿廊上，對於這個陌生人談論起來。有的說他是販牲畜的，有的說他是市長，但這位斯泰洛斯泰（註）葉夫舍·巴伊瑪珂夫，一個愛好平安無事的人，他身體很不康健，但心是良善的，這時靜靜的咳嗽着說：

「他大約是什麼闊人的僕人，一個打獵的，或者另外做點什麼同老爺們娛樂娛樂的事。」但是波米亞洛夫，布商，一個醜陋的麻子，綽號叫做「蝶夫蜂蠅」的，他又是一個浮躁的肉慾主義者，又歡喜說人家壞話的，這時，惡意地呼喊道：

「你們看見麼，他有怎樣長的手？看他的走路，彷彿每個鐘樓上的鐘都爲了他底光榮而在敲着一樣！」

穿着玄色而挺硬的布外套，一雙很漂亮的俄國皮靴，闊肩粗鼻的人，沿街走去彷彿這塊地

（註）原文 Stalochin，意思即村長。

方全是他所有底一樣，兩手插在衣袋內，兩肘夾緊在兩邊。當探聽關於他的事情的工作委託給愛但斯凱亞去做——她是做豐饗的婦人——市民當鐘一響都散了去吃他們的點心。在波米亞洛夫請他們在當晚到他的覆盆子園內喝茶以後。

餐事以後，特利渥莫夫的別一部分居民看見這個生疏的男子站在河底那一邊，在一塊沙洲上，名叫「母牛的舌」那裏，這是拉茲基親王所有底。他沿着柳樹叢林裏走，用他的闊的平勻的脚走量過沙洲，從他的手掌下對着村莊遼望，對着阿凱，同牠的紆曲的支流，低溼的伐太拉沙河。特利渥莫夫的人們都是小心翼翼的；他們裏邊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喊一聲，或問問他，他是什麼人，做什麼職業的。雖然他們差瑪希加·斯吐巴去，管門人，鎮裏的醉漢同丑角。不管有沒有女人在場，斯吐巴是毫不羞恥地脫了他的外褲在人們的面前，但帶上他摺縐的帽子，如此他向前涉過淺水的伐太拉沙河。挺着他底大肚皮，搖搖擺擺地像一隻鵝的走上陌生人的前面，因為要壯膽的緣故，有意高聲的問着：「你是誰？」

但這位陌生人的回答他沒有聽見，斯吐巴就立刻回轉身向村人們跑回來。

「他問我，」他告訴他們，「我爲什麼這樣醜陋。他有大的惡毒的眼睛像一個強盜。」

那天晚上，在波米亞洛夫底覆盆子花園內，愛但斯凱亞，他做聖餐的——一個兩頰垂下的女人，當作一個未來告知者與「女巫」而聞名的——向這鎮內的一班關人們報告消息。

「他的第一個名字是伊勒亞，」她發表，她底可怕的眼睛睜開的很大，「他的姓是亞爾泰莫諾夫。他說他要住在這裏經營他的商業，但是他做什麼商業我還沒有知道。他是從伏爾迦那條路來的，也是從那條路去的，三點鐘後一息。」

如此，他們覺得對於他毫無希奇，而事情就沒有什麼興趣，如同什麼人在夜裏敲縫下窗子，由此作一種無言的什麼災禍再來的警告，於是大家無言地走散。

三星期過去了，事情的一切痕跡幾乎已經被這村人們忘記去了。這時候亞爾泰莫諾夫忽然出現，同着他的三個兒子在巴伊瑪珂夫的前面；他底話好像一把斧頭砍下來一樣。

「這裏有幾個生客看你，葉夫舍·密忒力茲，他們要在你的指導之下生活。請幫助我，使我做你底鄰舍。」

他的歷史是簡單而明瞭的。他本來是在古司克的拉茲基大公們那裏的，他們的田產是在拉得亞河邊，做喬治大公的家宰。但在奴隸解放那一年被辭退了，帶着一筆非常可觀的酬金，他決定自己開張營業，做一個亞麻布製造人。他是一個繆夫，他的兒子們的名字是：長子叫做彼得，第二個駝背的叫做尼基泰，第三，他的義子，是亞歷舍，普通都叫濕勒涅希凱。

「我們的農夫是少種亞麻的，」巴伊瑪珂夫思考地答。

「我們要使他們多種起來。」

亞爾泰莫諾夫的語氣是笨重而粗暴，他說，說話好像在打一面大鼓，但巴伊瑪珂夫一生都是謹慎，無論什麼話他都是溫和地說，彷彿他怕弄醒了什麼可怕的惡魔。他的可惡的灰色的眼睛是和善地，當他看着亞爾泰莫諾夫底兒子們石頭一般地站在門口，他閃視着他們。他們都是很不相同的：長子呢，有關的胸膛，合併着的眉毛，小小的熊似的眼睛，是像他底父親。尼基泰底兩眼像一個姑娘底，大而碧藍似他底襯衫，而亞歷舍是一個卷髮，玫瑰頰的美少年，白的皮膚和愉快的清秀的臉。

「他們裏面有一個要當兵的麼？」巴伊瑪珂夫問。

「不，我自己要我底孩子。我爲他們都弄的免役了。」

同時亞爾泰莫諾夫將手揮一揮，叫他們跑開。當他們靜靜地順序的走開，照他們底年齡一個個地出去了，他卻放一隻粗手在巴伊瑪珂夫的膝上，說，

「葉夫舍·密忒力茲，我到你這裏來也當作一個媒人來的。將你的女兒和我的大兒子結婚罷。」

巴伊瑪珂夫駭極了。他從坐墊上跳起來，開始搖着他的兩臂。

「天呀！你想到了什麼呀？我和你相見這還是第一次。我甚至還一些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而你就要求我這件事！我只有一个女兒，他結婚還早的很，而且你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她。你並不知道她是歡喜什麼……你想到了什麼呀？」

但亞爾泰莫諾夫只在他底卷曲的鬍子內微微一笑。

「關於我請你問巡長去，」他說，他受我們的大公的恩惠不少，而大公已寫信叫他幫助我

無論什麼我所進行的事情。這神聖的神像是我底保證人，那你聽了當沒有什麼不以我爲然。我知道你的女兒，我知道你們鎮裏的無論什麼事情。我到這裏已來過四次，沒人注意的而一切已探聽的詳細了。我底大兒子也會到過這裏，而且看見過你底女兒，這樣你總沒有什麼就憂了。」

感情好似被一隻熊追趕着，巴伊瑪珂夫乞求他的來客再等待一下。

「我能稍稍的等一下，但我的年齡不許我再等長久了。」亞爾泰莫諾夫執拗的嚴厲地說。

「來，向你們的主人說聲再會，」他從窗口向天井高聲的叫道。

當他們說過再會，去了以後，巴伊瑪珂夫是心顫地看着神像，他自己做了三次十字，輕輕說，

「主，憐憫我們罷！怎樣奇怪的人們！保佑我們無災無難！」

於是，他用他底手杖敲着地，慢慢地走到花園裏，他底妻和女兒是在一株菩提樹下裹着果

書。

「站在天井裏的那些孩子們是誰呀？密忒力茲？」他的肥胖的漂亮的妻問。

「我不知道。那泰勒亞在那裏？」

「到儲藏室拿糖去了。」

「拿糖去。」巴伊瑪珂夫憂鬱地重說了一遍，坐在青草皮的地上。「糖是的，他們說的是真話，他們說這奴隸解放將使人更耽心了。」

他的妻子細的看他一眼，奇怪的問，

「什麼事情？你又不舒服麼？」

「我覺得很懊惱。看起來彷彿這人要在這世界上奪去我的位子了。」

他的妻開始安慰他。

「那爲什麼煩惱？」她說，「一定的，現在有少數人是離開了村落到鎮裏來了。」

「他們所做的確是如此。但同時我不能對你說什麼別的話。讓我仔細地想一想……」

巴伊瑪珂夫在第五天病了，第十二天他就死了，而這死給亞爾泰莫諾夫和他底孩子們一個極嚴靜的深深的影像。當這斯泰洛斯病的中間，亞爾泰莫諾夫來看他兩次，他們談了許多的話。第二次他來的時候，巴伊瑪珂夫就叫他的妻。

「呀，同他去說罷。」他說，疲倦地交放他的兩手在他的胸上。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和我的關係不再長久了。躡我休息一回罷。」

「同我來，優勒亞娜·伊凡諾夫娜，亞爾泰莫諾夫命令道，他並沒有看看他的女主人是否跟着他走，而他竟走出房外了。」

「去，優勒亞躡，這大概是運命，」斯泰洛斯基對他底妻作事靜的忠告，這時他看見她正在躡躡的要跟他們底客人出去。她是一個躡明的婦人，心計很多的，從來做事都經過相當的考慮；雖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她離開她丈夫只一點鐘就回來的，她卻一面輕彈她的跟淚，她的長而美麗的鬚毛動了一動，一面說：

「這實在好似被運命注定了，密忒力茲給我們的女兒以你的祝福罷。」

當天晚上，她牽着她底女兒，穿了莊她的衣服，走到她的丈夫底旁邊。亞爾泰莫諾夫推他的兒子向前，並沒有互相略略的看一看，這孩子同女孩就牽着了手，跪下去，低下頭，當巴伊瑪珂夫，喘着氣，執着這古舊的家內的神像在他們的頭上，開始流淚的，

「在聖父與聖子的名字之前……主呀！由你底慈悲的恩惠，不要捨棄我底惟一的孩子。」
「記着」他嚴肅地向亞爾泰莫諾夫說，「你要在上帝面前對於我的女兒負責任。」

亞爾泰莫諾夫就向他鞠躬，他的手觸到了地板，他一邊這樣做，一邊說，

「我知道了。」

可是沒有對他未來的媳婦說一句親愛的話，也沒有向她和他的兒子看一眼，就急轉了他底頭向門，命令道，

「去。」

等這締訂了婚約的一對人走出去以後，他坐下在病人的床邊。

「不要煩惱罷，」他語氣堅確地說，「一切自然會安排好的。我在大公的家裏做了三十七年的事，沒有一次被責罵過，但人不是神：他是不仁慈而且難於取悅的。至於你，優勒亞娜，以後你一定被服侍的很好。你做我底孩子們的母親，他們會聽話，對待你都很尊敬的。」

當時巴伊瑪珂夫聽到這話，就沉默地向一角凝視着神像，嗚咽起來了。優勒亞娜也瀝泣着，

而亞爾泰莫諾夫則表示他底煩悶。

「噫呵，葉夫舍·密忒力茲，」他說，「你將死的太早了。你沒有保養你自己的身體。而且我極需要你幫忙的。」

他用手捋一捋他的鬚鬚，發出一聲重重的嘆息。

「我很多知道關於你的事情，」他繼續說，「你是一位高尚的人而且非常精明的。你若同我同住五年或五年以上，我們定能够一塊兒做成許多事業。可是，這是上帝底意志。」

優勒亞娜悲苦地叫起來。

「你說些什麼呀？你這老鴉？你爲什麼要恫嚇我們呀？莫非仍有一……」

但亞爾泰莫諾夫站起來，對巴伊瑪珂夫折了股行一鞠躬禮，彷彿當他是一個死屍。

「請原諒，因爲我對你們是很信任的。再會，我必須到涅凱去。一隻大船載了我底財產，已經到那裏了。」

巴伊瑪珂夫的妻是非常受刺激了，當他一出去，起首就哭起來：

「這個愚漢，這個鄙夫，他簡直沒有一句和善的話對他兒子的新娘說！」

她的丈夫止住她。

「不要怨聲，」他說，「不要嚇我，」思沉了一息又接上說，「你依靠這人罷。他似乎比起我們是高一等的。」

巴伊瑪珂夫榮耀地被葬了，全鎮的人和統共這五處教堂的牧師都來送葬。亞爾泰莫諾夫走在棺材的後面，密接着死人底妻和女兒；但這使村人們不歡喜；而且託背尼基泰，當他走在他底父兄的後面的時候，聽到羣衆裏的這些閒話：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雖然他猝然爬進到前面來。」

波米亞洛夫輕輕說，一邊轉他的圓的棕黑色的眼睛：

「這死人葉夫舍和優勒亞娜，兩個都是小心翼翼的人，從來沒有不想過做事的。因此就有什麼秘密了。他一定用什麼手段去引誘他們，否則他們決不會將他們自己和他聯姻的。」

「是的，這是一件曖昧的事。」

「我也知道這是一件曖昧的事。大概是磨造的錢鈔。但的確的，巴伊瑪珂夫活着是一個高貴的人，是不是呀？」

尼基泰低下頭聽着，他的駝背隆起來好像豫料到要被人打一拳。這是刮大風的一天，人們都用背向風，而灰泥翻起幾百尺高，在他們的後面掃過去有如一陣烟雲，灰粉是蓋滿人們底禿頭上，和搽油的頭髮上。

「看，」有一人說，「亞爾泰莫諾夫是怎樣的被撒着胡椒粉，由我們所弄起的灰塵。他變做十分的灰白了，這流浪漢……」

在她底丈夫葬了以後的十天，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同她女兒離開到庵堂去，讓她底房子給亞爾泰莫諾夫住。他同他底兒子們似住在轉動的旋風裏面，從早晨到夜，可以被看見急忙地在街上闊步走，或者當他們走過教堂就急忙地做十字。這個父親是多嘴的兇暴的人，他的長子是刻毒而不響的，顯然感受到或可怕可害羞。天使般的渥勒涅希凱，雖然同孩子們般的容易怒，卻當大胆地向姑娘們瞟眼；這時候的尼基泰，當太陽一升起，他自己就去，背着他的尖峯的背

渡過河到「母牛的舌」那裏，在那裏，木匠們，石匠們，已經置身在烏鴉的隊中，在建築着長的磚頭的工人住宅，在他們的旁邊，相近渥凱河的，有一座大的兩層的房子，木頭造的，二英尺厚——是一間看來好像牢監的房子。在晚上，這特利渥莫夫鎮的人們聚集在伐太拉克沙的岸上聽着，一邊他們嚼着甜瓜和向日葵子，那鏗的剝切聲和尖銳聲，鈍的刮擦聲和鋒利的斧頭的砍斫聲，而且彼此嘲笑的評論，在建築巴比塔的廢話上面。

波米亞洛夫想告別人要聽的宣言關於一切不幸的事情，那是將對這陌生人發生的。

「在春天，洪水將泛濫了這惡劣的建築，或者有一場大火。木匠們吸着烟草，而且處處是木頭的刨屑。」

「他們是建築在沙的上面，」伐西利諾普說，一個患肺病的教士。

「倘若他們在這裏開工廠，那酗酒，行竊，種種不道德的事都將開始。」

但這位磨坊主人兼旅館老板，露凱·巴爾斯基，身子巨大的驕誇的人，肥到要炸裂的，慰藉地說：

「人愈多呢，」粗糙的低音的語聲，「賣食物愈便當。這沒有關係，讓他們做下去好了。」

「尼基泰·亞爾泰莫諾夫用許多娛樂的事供給這鎮上的人們。他砍斷柳樹，連根拔出牠，散在一塊大的四方的場上，他費了全天的工夫在掘着肥的爛泥從伐太拉克沙河那里，而且在濕地上剝起青草皮。於是僂着他向青天的駝背，拉着青草皮所裝着的小車，又去到處一小堆一小堆的攤在沙灘上。

「他試試開闢一塊菜園了，」鎮裏人們猜度着。「何等癡呀！你不能使沙土肥沃的！」在日落時，當亞爾泰莫諾夫兄弟們，由父親領在前面，涉過河，單行的，他們的影子倒映在綠色的水裏，波米亞洛夫指着他們喊道：

「看！看那駝背的影子是何等滑稽呀！」

他們就都看尼基泰的影子，排在第三個，奇怪的搖動着，看來比他底兄弟們底長的影子更笨重。有一天，大雨落過以後，河水漲了幾分，這個駝背的腳絆在什麼水草上面，還是他陷入什麼泥洞裏，於是人就沒在水裏，這使岸上的觀衆們大笑個不住。惟一的表示幾分憐憫的是渥耳格

希凱·烏洛伐，醉漢管門的十三歲的女兒。

「呵，呵，」牠喊，「他要淹下去了！」

她卻被人在頭後面拍了一下。被人告誡說，

「不要無緣無故的狂呼，」

亞歷舍，最後來的一個，深入水中，捉住他的哥哥，重新將他的兩腳立穩站住，當他們爬上了那邊的岸上，他們兩個身體都濕了，而且塗了泥漿，他一直衝向村民，這樣，他們不得不讓開一條路使他過去。

「噢，你骯髒的小野獸！」有一個人說，恐懼的語氣。

「他們不歡喜我們，」彼得述說。

「讓他們等一下，」他的父親答，注視着他底兒子，這時人們向前走去了，「他們會的。」

他一邊罵尼基泰：

「傻子！你無論到那裏去都要要小心些，不要使別人笑。我們不能終日被人家笑的，呆蟲！」

亞爾泰莫諾夫父子並不與任何人做朋友。他們的管理家務的是一位肥胖的老年人的婦人。她全身完全穿着黑色的，一塊黑的頭巾緊緊地裹在頭上，牠底兩端突出來像兩隻角。她講話訥訥的像一位外國人，有幾句使人很難明瞭，要從她那里探聽一點什麼關於亞爾泰莫諾夫父子的消息是不可能的。

「他們假裝做和尚一樣，這些賊漢。」這就是她所說的一切了。

無論如何，這被發覺了，這位父親同長子是時常繞着鄰村旅行，試驗着作勸導那班農民去播種亞麻的宣傳。在旅行中有一次，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同幾個逃兵對打。他就用有兩磅重的縛着在一根皮條上的「基斯忒葉」(註)殺了他們中的一個，又打裂第二人底腦袋，於是第三個逃走了。雖然警察長讚許他的行事，可是伊林斯基的窮教區的年青牧師要他對於殺人悔過，在教堂內站着做四十夜的禱告。

在秋天晚上，尼基泰重重地對着他底父親和兄弟們讀聖賢傳記和神父們的說教，但是他

(註)原文 *Kistyon* 附在短棍上的鐵錘。

底父親常常插嘴：

「這種大學問，」他說，「像我們這類人底天賦是得不到的。我們不過是做工的人，這不是爲了我們，我們生在世界上不過做些簡單的事，要討論這些事情的。已故的夏利王子讀了七千本的書，他專心致志在那種思想裏面研究，結果甚至他連上帝都不信仰了。他遊歷許多國家，都被每國的君主所歡迎，變作一位極有名的人。但他創設一所織物製造廠，他失敗了，像他進行別的事情一樣，這樣，他只好一生靠農民的麵包給他過活。」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發音是非常清晰的，而他們沉思地傾聽着；這樣他又一次說下去，告誡他底孩子們：

「你們對於你們自己底生活是有些困難的，因爲你們本身就要成爲一種法律與保慶對於你們自己。你們看，我並不活在自由意志的上面，我是被命令而活着的。這雖然在我看來是不對的，我卻不能補救，因爲這對我無可如何的。這是我的主人的事業。不僅我是怕要爲我自己底動機，我簡直不敢想到我自己，惟恐忤逆了自己底理想和主人的意見。你聽着麼？彼得。」

「是的。」

「那是對了。如此你會明白。一個人能够生存，但又似沒有生存的生命。反之，自然，沒有多大的責任。你不可任性地做事，而要聽人們支配。沒有責任是更容易做人，但沒有多大的意義存在其中。」

有時候他竟和他底孩子們談了一兩點鐘，時時刻刻問他們在注意聽着否。他坐在爐子上面，他的兩腿蕩在下面，他底手指在他底鬍鬚上清理牠小小的卷曲，安閒地把他的語句一字一字如鍊環的解出來。暖和黑暗管領着這大的清潔的廚房，而雪雹的嘶聲在窗外上下高低而飛舞，玻璃窗是和絲一般的光滑。此外，有一種寒凍的碎裂聲起自青冷的空氣中。坐在桌子旁邊，柏油蠟燭的前面，彼得靜靜地打着算盤的算珠，這時亞歷舍幫着他，而尼基泰精巧地編着細枝的籃。

「你看，我們的自由是沙皇賜給我們的，我們應該明白爲什麼被賜的理由。你如沒有什麼正當的原因，你決不肯放一隻綿羊任牠在麥田上，而在這情形之下，全國——包含着千千萬萬

的綿羊——都得到自由了。這表皇帝實在沒有一點什麼從我們底主人那裏得到，因為他們自己消費了樣樣東西了。喬治大公他自己非常懷疑，在農奴解決以前，那時他告訴我，奴隸工作不要報酬的！而現在，看那種信託是表現在自主的勞動中了！目下，過了二十五年的服役時期，即使兵士也要離開去做工作，每個人應當去實現什麼他自己所能做的。貴族的時代已經過去，而現在你們自己是高貴的人了。你們聽着麼？」

過了將近三個月之後，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從菴堂回到家裏。

「我們不久就預備結婚麼？」第二天亞爾泰莫諾夫問她。

她突然激動地，她底兩眼忿忿地發光。

「想一想你是說着什麼話！」她喊道。「她底父親死了還沒有六個月，你就敢膽……你不
知道這是罪惡麼？」

「我不承認這樣就是罪惡。無論如何，這班君子們所做的非常大錯的事情上帝都置若罔

聞。我需要她，而彼得也要一個管家婦。」

於是他問她有多少錢。

「我不打算給我底女兒的妝奩超過五百，」她回答。

「你要給她多一點，」這位大農半靜地堅決地說，眼睛注視着她的臉。他們相對的坐在桌旁，亞爾泰莫諾夫兩肘靠在桌上，他底兩手的手指都藏在他底鬚鬚的蓬鬆裏面，這婦人是正襟危坐的，皺蹙着兩眉。她是三十以外的人了，但外貌看來還年輕一點，她的知慧的灰色的眼睛，從她豐滿的玫瑰色的臉上射出嚴肅的光。亞爾泰莫諾夫站起來，伸直他自己。

「你真美麗呀，優勒亞娜·伊凡諾維娜。」

「你還有什麼別的話要說麼？」她憤忿的輕蔑的問。

「我不想再多說了。」

他勉強地走開，沮喪的慢慢地移動他底兩腳，而優勒亞娜站來注視着他的後面。偶然她底兩眼瞥到鏡子上，她悔恨地輕輕地說：

「這個有鬍子的惡魔！他爲什麼干涉……？」

她知道她是在那人底危險中，她跑上樓上去找她的女兒，但那裏沒有一絲娜泰勒亞的影子，從窗口望出去，她看見她在天井的門旁，彼得站在她的旁邊。優勒亞娜立刻跑下樓梯，走到門階上叫她，

「娜泰勒亞，進來！」

彼得向她鞠躬。

「這是不對的，一個年青男人同一個姑娘談話，沒有她底母親在旁邊。」她解釋說，「以後不要再如此。」

「她已許給我了，」彼得提醒她。

「那沒有什麼不同。這是我們的風俗，」優勒亞娜說，雖然她又問她自己爲什麼她會如此發怒。「戀愛是青年人的事。不要這樣做。這看起來好像我妒忌我底女兒。」

回到房內，她給她女兒的辮子惡狠狠的一拉，而且禁止她以後獨自一人同她底未婚夫談

話。

「雖則他已同你訂婚了，」他嚴厲地說，「但你不能知道，風風雨雨，你是一定和他結婚！」她的思想爲一種遊移的懼怕所擾亂，在沒有幾天內，她去請問她的運命於愛但斯凱亞，她是肥胖的兩頰下垂的女巫，形狀像一隻鐘，凡鎮內的婦人們都把她們所有的過失，恐懼與憂愁告訴她的。

「關於你的事情我沒有什麼話可說。」愛但斯凱亞說，「但是我要坦白地說一件事情，我的親愛的：管牢着那個人。我底一雙在我額角下的眼睛無不看準事情。我知道人們。我篩分他們好像我篩分我底紙牌。看他是怎樣順利的，一切他底事情快樂地滾過去像一隻球。我們這裏的農民祇是惡意的，因爲他們妒忌。不親愛的，你不要怕他。他不像一隻狐狸不過是一隻熊！」

「那是的，像一隻熊，」寡婦同意的嘆息了一聲，她詳細的對那個未來告知者告訴她的故事。

「我怕他。我在第一次見他就驚慌了，那時他爲我的女兒和他的兒子做媒。看起來他似一

個完全陌生人，忽然從一朵雲上落下來，而他卻向我們黏進來，竟似一位親戚。這種事情會常有的麼？我記得，當他說話的時候，我注視他底大而傲慢的眼睛，對於每一句他所說的話都回答「是的，」而且每樣事情都同意，好像他竟握住了我底喉嚨一樣。」

「那就是表明他相信他自己有力量，」這聰明的做聖賢者解說道。

但一切都不能使優勒亞娜安心，雖然這女巫底離別的話，當她看她走出到她的黑暗的房門邊，充滿一種草藥的寒悶的氣味，是：

「記牢，呆子在童話裏面是惟一的成功者……」

她漸漸地孤疑起亞爾泰莫諾夫對她的讚美，實在，如此高聲與如此濃溢，那她的感動像已被人收買了的。但瑪忒力涅娜·巴爾斯凱亞，一個大的黑的婦人，乾燥的似鹽過的魚，很兩樣地說：

「這全鎮的人們都為你嘆息，優勒亞娜，怎麼樣你竟會一點也不怕那種新來的人呢？呵！只要看看他們。這不是沒有關係的，一個孩子是一個駝背。他的父母一定為他造了大的孽，會生

出這樣奇形怪狀……」

愈是困難的事情對於巴伊瑪珂夫寡婦愈是要常常打她底女兒，雖則她完全地證實她是無理由的對她發怒。她盡力地試着想少看見她底租戶，但他們更時刻地顯現在她底面前，用憂慮來暗澹了他們底生命。

冬不知不覺地偷偷走近了，直到牠忽然降下怒號的大雪和嚴烈的冰凍到這鎮上，糖似的雪堆，阻害了街道和房屋，帽子似的蓋着鳥巢和教堂的圓屋頂，釘緊了河流與池沼的污水在牠底白色的桎梏中。在結冰的涅凱河上，在鎮上的人和附近的村莊的農民之間，拳術比賽開始舉行，每個節日亞歷舍都加比賽，但每次他都憤怒的打敗了回家：

「什麼事呀？涅勒涅希凱，亞爾泰莫諾夫時常問。『這裏的比賽者是顯然比我們能幹。』
亞歷舍用一個銅幣磨擦他底傷痕，或用小冰塊，於是含怒地靜靜地坐着，他的鷹似的兩眼時常忽然放射一線之光火。但有一天，彼得說，

「亞歷舍是一個敏捷的比賽者，這是鎮上的人們，他們的一邊的打他的。」

「爲什麼會這樣？」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說，他底兩拳放在桌上。

「他們不歡喜他。」

「只是他麼？」

「不，我們都是。」

他們的父親用拳頭很重地向桌上敲一下，竟使蠟燭台上跑起來熄滅了。在黑暗中聽到一種咆哮的聲音：

「爲什麼時常同我談到愛情，彷彿你是一個賣淫婦？我不要再聽這種話了。」

尼基泰點亮燈，靜靜地說：

「渥勒渥希凱不應該去同他們比拳。」

「那惟一的意思是他們要我，說我亞爾泰莫諾夫是畏懼！不要多嘴，你們掘墓的人！你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卒！」

伊勒亞辱罵了他們個個，於是幾天後，在一次晚餐席上，用不平的和善的語氣說：

「孩子們，你們應該出去打熊去。這是一種有光彩的遊戲！我常同喬治大公到利亞山森林裏去，用獵槍殺死牠們。這是非常有趣味的。」

他得意揚揚地詳細告訴他們幾件意外的事情，在一次有成功的打獵內，而在一星期之後，他同彼得和亞歷舍到森林裏，打死一隻大的老雄熊，那隻熊撕破亞歷舍底皮外套，又抓破他底股。雖然他們戰勝牠，而且帶了兩隻小熊回到鎮上，留着他們所打死的動物在森林裏，做狼的晚餐。

「那末，你的朋友亞爾泰莫諾夫父子們現在好麼？」鎮上的人向優勒亞娜問。

「你不要擔憂，他們是很好，」她回答。

「即使一隻豬在冬天也馴伏些，」波米亞洛夫批評說。

雖然她對於她自己的判斷不敢信任，這個寡婦已經感覺到，因為經過了幾時，那種對待亞爾泰莫諾夫父子的仇視的態度是增長她自己的無興味，而且一般的他們底憎恨也非常地顯示出對她有某種的冷酷。她看他們是質樸的有情誼的人，他們堅忍地注意他們自己的時業，而

且他們，盡她所能的看去，並沒有什麼惡點。自從一隻留心的眼睛看管着彼得和她女兒之後，她就覺得信服，那位靜默的矮壯的孩子有着一種在他年齡所應有之外的莊嚴，並且他也毫不想在黑暗的角度去擠壓或撥擾娜泰勒亞，或用下流的俚語向她耳朵輕語，如同鎮上一般青年的行爲一樣。可是她由他對她女兒的態度裏仍有幾分驚怕的，那是一種難理解的冷淡，但同時保護的，至至有點少少的妒忌。

「他不會成一個良善的丈夫，」她想。

但有一天，當她正走下樓梯，她聽到她女兒底聲音在下面廳堂內：

「你是否還要再去打熊？」

「我們想去的。但是你爲什麼問呢？」

「危險的。渥勒渥希凱已經被一隻野獸抓過。」

「這是他自己不好。他不應如此的興奮。你以爲我也要被抓麼？」

「我關於你不說什麼。」

「呵，你這惡棍！」他的母親微笑地想，又嘆息了一聲，「他是怎樣的一個蠢貨呀！」

而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總是時時堅執地說：

「快些結婚罷，否則他們將自由行動了。」

她也知道要急速從事，因為這女孩夜裏睡覺的現像很不好，而且事實不能再隱蔽，她爲渴望壓倒了。在復活節，她又到菴堂去，過了一月的光陰，她重回到家裏，她看到荒蕪的花園已幽美的佈置起來了，蹊徑上鋪了草，樹上的蕨苔都拔去了，矮樹都修剪過而且縛起來。每樣事情都被一隻有經驗的手做好。當她正走下小徑向河邊去，她看見尼基泰，駝背，在修補枝條的籬笆，那是被河水的泛濫而損害了的。在長的細麻布的小衫之下——小衫觸到他底兩膝以下——他底隆起的背骨，可憐地突出來，望去幾乎遮了他底大的頭和直的美的頭髮。阻住他底頭髮的披到臉上，他就用一根樺木枝條縛牠到後面去，當他站在那裏，一個灰色的東西在多汁的綠葉中，看去好像一個小小的老隱修士，對於他的工作，充滿着不顧自己的熱情。他正揮着一把小斧，在陽光中閃爍如銀的，敏捷地砍着一個木樁；而且當他做工的時候，他溫柔地低唱着教會的歌，用一

個女子底高音的調子。在枝條的籬笆之前，絲綢似的水波蕩着綠色和太陽的金色的反光，似鯉魚一般在往來遊戲。

「上帝祝福你，」這婦人溫柔地說，稍稍對她自己驚駭。尼基泰底深藍色的眼睛向她柔順的一瞬，答道：

「上帝保佑你。」

「這是你麼，整頓這花園的？」

「是的。」

「你已做得很好。你歡喜花園麼？」

他簡單地告訴她，一邊他跪在地上，在九歲的時候，他就做了大公的園丁的助手，而現在他十九歲了。

「雖然是一個駝背，但不似一個惡性的，好像，」這婦人想。

在晚上，當她坐在樓上同她女兒喝茶，尼基泰出現在門口，他底手裏捻着一束的花，他底平

偏的淡黃色的憂鬱的臉孔爲微笑而欣然。

「請收受這花球。」

「這是爲什麼呢？」優勒亞娜奇怪地問，猜疑的考察這美麗的花與草的一束。尼基泰解說，當他做她隸的時候，這是他的義務，每天早晨要拿幾朵花到公主那裏。

「我知道了，莫非我像那公主麼？」優勒亞娜問，稍稍漲紅了臉，驕傲地抬起她的頭。「她是
非常美麗的，是不是啊？」

「是的，你也是，你知道。」

優勒亞娜由羞澀而臉更紅，她疑心那是他從他父親那裏聽來的。

「呀，謝謝你對我做的這種光榮，」她說，但她沒有請他喝茶，當他離開了，她將她的意思說出來。

「他有美麗的眼睛；這不像他底父親，一定從他母親那裏遺傳來的。」她長嘆了一聲。

「這好像是我們底命運注定同他們過活的。」

她並不用許多說服的方法，勸亞爾泰莫諾夫要等到秋天才可結婚，那時從她丈夫死後，一
 全年將要過去了。她於是用很大的決定宣言：

『只要你打消這個觀念，伊勒亞·伐亞勒耶維茲，而且任憑我把一切都依很好的老樣子
 預備好，照我們的習慣做法，這無論對你和對我，都一樣有利益的。你將立刻被那上流社會所接
 近，人們也將開始注意起你了。』

『呀，他們好像要在這件事上給我開名一下。』亞爾泰莫諾夫驕傲地啾啾說。

『這里的人們都不歡喜你，』她說，因為他的尊大而惱怒了。

『呀，他們不久將要怕我了。』

他聳一聳他底肩膀，微笑說，『而且這里還有彼得，時常唱戀愛歌。你們是何等奇怪的人……』

『他們的嫌疑也明明白白的對我伸展了。』

『那不要擔憂！』

亞爾泰莫諾夫伸出他底長的手，又緊緊地握起拳頭。

「我知道如何照我底意思去作弄人們，」他說，「你不要長久圍着我跳舞。我即使沒有愛也能做……」

這婦人重又沉默起來。

「怎樣的一隻野獸！」她對她自己想，不能說明地驚駭着。

如此，她底安適的家庭充滿了她女兒底朋友——姑娘們，屬於這鎮上的上等家族的。她們都穿着奢華的衣服，舊式花緞的「沙拉芳」，（註）同白色的鼓起的袖子，是薄綿紗和精細麻做的，袖口是裝飾着精細的刺繡。她們的腕關節上穿着花邊，鞋子是山羊皮和山羊韃皮做的，而絲帶則在她們底長的少女的衣邊纏繞上。這位新娘是稍稍的喘着氣，在她的銀色錦緞的「沙拉芳」同牠底鍍金的金線細工的鈕扣從她底領口到裙子的緣邊這一種重量之下。一件金色的錦緞外衣在她底兩肩上，加飾着白色的和灰青的絲條子。她坐在一角的神像下面似一塊正在

（註）原文 *Saralans* 俄國婦人的本地服裝。

溶解的冰，她用一條花邊手帕揩她流汗的臉，一邊用清晰的音調背誦着詩句：

「草地上是綠色而微溫，

花朵上是蔚藍的天色，

春光流動的河水呀，

瀾濁，寒冷而淙淙。」

一隊她底朋友的合唱隊，爲她底處女的悲哀，唱出垂死的和歌：

「他們差我去，可憐人底女兒呀，

差我去，給他們汲水呀，

他們差我，無履亦無帽，

他們差我，裸體而無衣……」

未被注意的在這羣姑娘們中，亞歷舍哄笑着，

「那是一首滑稽的歌呀！他叫，『一個女孩全身罩在錦緞裏面，正如一隻吐綬牝雞罩在錫桶內，而你們還喊出——她是裸體而無衣服！』」

靠近親娘坐着尼基泰；他底新做的暗青色的外衣，騎馬式的弓起成一個滑稽的畸形，跨在他底駝峯上。他的藍的眼睛睜的很大的，奇異地釘着娜泰勒亞疑視，好像他怕她要忽然溶化去而不見了一樣。站在門口，完全將門塞住的，是瑪忒力涅娜·巴爾斯凱耶，她轉她的眼睛作蒼蒼的深沉的低音：

「姑娘們，你們底歌並不十分哀悲的。」

她輕步走近像馬一樣的，開着長的脚步，而且嚴肅地想使這班姑娘們用老式的法子唱她們底歌，告訴她們，對於結婚式必須要預備着有幾分震顫的聲音。

「話是如此說的，結了婚像被放在石牆的後面一樣；如你們所知道，倘若這牆很堅固，你們就不能敲牠坍塌，倘若牠很高，你們就不能爬過牠。」

但這班姑娘們都不注意她，而且當這房內是擁擠而熱的時候，她們就推開這老婦人，一直跑到天井與花園中。在她們當中，像一隻蜜蜂在花間營營的是亞歷舍，穿着金色絲綢的小衫，毛織的袴，喧嘩的快樂的如一個酒醉的人。

同時，巴爾斯凱耶努力着她的厚嘴唇，大怒的，兩眼睜的很大，揭起她綢的裙子的緣邊，高高的在她前面，駛上樓到優勒亞娜那里，一陣濃烟的雲似的。

「你的女兒太快樂了，」預言地發表說，「這不是規則，也不是尋常的事情。樂極是表明悲來！」

優勒亞娜跪着，慌忙地在一隻包鐵的箱子裏搜尋着，又在她底周圍的地板上，床上，各種東西凌亂着，綢的小片，光亮的緞，莫斯科的綿布，山羊毛織的披肩，絲帶，繡花的手巾，弄成房間像一集市的雜貨攤。一道闊的太陽光射過這些光亮的物質上，而一切各種顏色都灼灼發光似落

日的雲霞。

「這是不對的，一個新郎在未結婚前就住在新娘的家裏。亞爾泰莫諾夫父子們應該離開。」

「你應早早這樣說；現在還談這個是大晚了。」優勒亞娜喋喋的，身子僂向箱子的上面，似如此去掩藏她底苦惱。

「傳說你是敏感的，」她聽這低沉的聲音又繼續道，「所以我也沒有什麼說。我以為你自己應該想到的。總之，我關心做什麼。這是我底義務來告訴這真實，倘若人們不願接受，無論如何，上帝會給我酬報的。」

巴爾斯凱耶站着像一石碑，頭伸的很直，好像牠是一隻碗，智慧盛的滿滿的。這樣，沒等她回答，就走出門外，而優勒亞娜仍跪着，在各種顏色的衣服材料底光焰之內，輕輕說，帶着不幸和恐怕：

「主幫助我！不要逼得我發狂。」

在門口又有一種聲音，而她急忙衝進她底頭到箱子內，藏了她的眼淚。這是尼基泰。

「娜泰勒亞·葉夫舍維娜差我來問，你是否要什麼幫助。」

「謝謝你，親愛的……」

「涅耳格希凱·烏洛伐在廚房內將糖漿倒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她真的這樣麼？聰明的小女孩呀！她可做你底一個好新娘……」

「誰將同我結婚？」

在花園中的菩提樹下，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格夫力勒·巴爾斯基，新娘底教父，波米亞洛夫，什鐵庚，呆木眼睛的鞞皮匠，同伏洛波諾夫，造車匠，坐在一張圓桌子上，喝着啤酒，依靠在菩提樹的樹幹站着的是彼得，他底黑的頭髮很多的敷着油，那他的頭顯似鐵打的。他是謹慎地聽着長輩們的談話。

「你們的風俗和我們不同，」他底父親深思地說。

「是的，我們是大俄羅斯的原始民族，」波米亞洛夫矜誇的。

「我們不是他處之人，也不……」

「但你們裏面許多是「莫爾特維尼安一人和「楚伐契」人（註）……」

帶着尖銳的笑聲與擁擠，這班姑娘們跑到花園裏來，而且圍繞着桌子用一個沙拉芳的
光亮的花園，唱起一首讚美的歌：

「呵，大哉，伊勒亞·伐西勒亞維茲，

他走一步，他底腿兒折斷了，

他走第二步，另一隻腿兒也折斷了，

他走第三步，他底項頸也折斷了。」

「這是何等的光榮呀！亞爾泰莫諾夫驚奇的喊起來，轉向他底兒子，但彼得做了一個謹慎的微笑，繼續向姑娘拋擲他底眼光，拉着他底耳朵。

（註）Mokshians 和 Chuvashes，兩種都是屬於芬蘭人與 Finnic 人的民族，住在中俄羅斯，現在仍有多非基督教徒的習慣。

「你必須聽這個，」巴爾斯基勸告說，一邊大笑的。

「今天我們對你做什麼

來偷去這個新娘麼？」

「還有什麼別的呢？」亞爾泰莫諾夫興奮地喊起來，他底手指拍在桌上，顯然心增紊亂的。
但這班姑娘們勇健地又唱：

「在靶上，你將被投擲，

笑樂的歌兒呀繞着你唱，

石頭將從小山投擲你；

這因你對待我們太惡劣，

愚笨的謊話充塞我們底耳

用歌聲讚美這天空

在遼遠的地上撒播着憂愁

而那裏眼淚似洪水般洋溢。」

「這些都爲什麼呀？」亞爾泰莫諾夫用不悅的口氣喊道。「呀，姑娘們，我不來苦惱你們，但我將同樣地讚美我自己的鄉村的一部分。我們的風俗比你們的少嚴酷一點，而我們的人們還更有禮貌一點。這在我們中，那說話就起來，「這斯伐巴和優蘇沙流入西曼了——不是，謝謝上帝，流入涅凱河了！」」

「你等着，你還不知道，」巴爾斯基說，語氣在矜驕與恐嚇之間。「而現在呢，給那班姑娘們一些贈品。」

「給她們多少呢？」

「盡你所能的分給。」

但當亞爾泰莫諾夫給她們兩個銀盧布時，波米亞洛夫生氣地說道：

「你太慷慨了；那純然是漂亮！」

「你也太難於取悅了！」伊勒亞說，他也發怒起來，這樣，巴爾斯基發出使人耳聾的大笑，什麼庚放出尖銳的笑聲。

這新娘的宴會一直到天亮才完畢。賓客們走散了，幾乎在屋內的人都去睡了。但亞爾泰莫諾夫同彼得與尼基泰坐在花園中，還將他底鬚鬚，輕輕地談着。

「這些人都是粗野的，」他說，向花園四周看一看，又向雲霄瞥了一眼。「他們是鄙吝的，你得露哈，凡你岳母新吩咐的事你必須樣樣都做。女子只有細屑的要求，但你仍須注意他們。亞歷舍去看姑娘去了麼？他被女孩們所歡喜，但不被少年們所歡喜。巴爾斯基底兒子怒目視他……我已經看到了尼基泰，你必須對人們更和氣。倘使你願意你是能够做的。來幫你父親的忙，當我無論那裏有一個開裂，你就用綁布代我紮起來。」

他用一隻眼睛斜視到一隻大的木頭的桶。

「他們連每一滴都要嘔完，」他乖戾地繼續說，「他們飲起來真像馬。你以為爲怎樣，彼得？」

他底兒子撫弄着絲的腰帶，那是新娘給他的禮物。

「在鄉村裏過生活，是更簡單更平安的。」他和順地說。

「呀，沒有什麼東西更簡單比睡覺的過去日子……」

「他們想試試挾延這結婚。」

「忍耐些。」

終究對彼得的這鄭重而困難的日子到了。他坐在房子的一角和神像之下，兩眉打結，非常不高興的樣子，雖則他知道那是不對的，在他底新娘底眼中不會增加他的美貌，他卻不能將緊鎖的眉頭解開。兩眉好像用一根粗的線縫成一塊一樣。他向在旁的賓客瞥一眼，抖一抖他底頭髮上的蛇麻子，那是他們擲在他底身上，落在桌上和在娜泰勒亞底長的面紗上的。她也垂頭喪氣的，她底兩手疲倦地放在眼睛上，看來很蒼白而膽怯的像一個小孩子，而且怕羞到顫抖了。

「戈理基！」（注）這是第二十次的叫喊了，從那些多毛的紅臉孔的癆笑的嘴上。

彼得整攏嘴像一隻狼，並沒有斜他底頭，揭起娜泰勒亞的面紗，他的鼻子和乾唇在她底頰

上衝撞了一下。他感到她的皮膚同緞子一般的冷，覺着她底肩膀的寒怕的發顫，他對她很憂鬱，他自己也很怕羞。但這班半醉的人們仍是狂喊的：

「他不知道怎麼樣做法！」

「要對準她底嘴唇呀！」

「噢呵，我曉得怎樣的吻她！」

「倘你要做，我將給你這樣一個吻！」是一個醉漢的婦人的哀音。

「戈理基！巴爾斯基大叫。」

彼得咬緊他底牙齒，吻了這姑娘底溼的兩唇，兩唇震顫着，當他接觸着的時候，她底白色的姿態，像一朵在太陽之前的雲，似乎要消散了。兩人都餓了，因為他們一天來都沒有喫過一點東西。彼得覺得他是醉了，一半是刺激，一半因為火酒底衝鼻的氣味，而且兩杯起泡的希米勒亞

(註)根據俄國的風俗，在結婚的宴會中，無論何時，那班賓客們都可叫出“Сорни” (意思是苦蕒) 當時蘇俄與新

郎必須互相擁抱起來接吻，在集合的賓客們之前。

(註)酒，他喝下去了，他也生怕他底新娘注意到。一切圍繞着搖動，一時沉沒在許多顏色的堆上一時又在紅色的泡沫中向四周伸展開，那做成他們自己一種不高興的臉孔。他開始是懇求的樣子，以後忿怒地對他父親，但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勇敢地開口叫起來，好似毫不介意的，凝視着優勒亞娜底玫瑰色的臉上。

「讓我們飲一杯甜蜜的酒，祝互相康健，你底酒是甜蜜的像你自已……」

當她伸出她底圓的白的臂膀，她底金的手鐲，嵌着各色的寶石的，在陽光中閃着光，還有一串珠子掛在她高高的胸膛上。她也飲了過量的酒。在她底灰色的眼內有一種病態的微笑。她底半啓的唇中做着引誘的小小的動作。用她底杯子一觸着亞爾泰莫諾夫底杯子後，她就喝乾了，而且對他鞠躬，但他搖搖他底蓬鬆的頭，讚美地叫起來：

「你有怎樣迷人的態度呀！一個公主也不能更美一些了，怪事呀！」

彼得模胡地相信，他底父親或者舉止失常。在這班賓客的酒醉的騷擾中，他分明地聽到波

(註)原文 Tainiya, 一種酒名。

米亞洛夫底惡毒的歎息，巴爾斯基底低音的非難，和什鐵庚底尖銳的笑聲。

「這不是一個婚禮，他自己想，『這是法庭。』一邊他聽到有一個人說：

「看他是怎樣的注視着優勒亞娜呀，這魔鬼呵呵！」

「不久將另有一個婚禮了，祇是那時沒有牧師……」

一息，這話傳到他底耳裏。於是娜泰勒亞底膝或肘觸了他，使他從神思恍惚中驚醒一些，而他立刻忘記了他們的話。他想不向她看，豎直他的頭不動，但他不能制止他底眼睛，那是堅執地要向她那邊轉過去的。

「這不久就過去麼？」他輕問，而娜泰勒亞輕答，

「我不知道。」

「這真倒霉呀。」

「是的，」他聽她說，他是很快樂，因為新娘底感情和他相同。

這時，亞歷舍和一班姑娘們在花園中款宴，而尼基泰坐在一個瘦長的牧師的旁邊，是一個

有溼的鬍鬚，黃的古銅色的眼睛嵌在有痘疤的臉上的人。在街上和天井中，站滿這鎮上的人們，向開着的窗內凝視，在那里，可以看見他們底頭轉動於蒼茫的薄幕中，又時刻換着地位。好奇的張着嘴，輕語着，唏噓而呼喊的，使窗好像布袋，從袋口，他們底喧鬧的頭顱是極亂的轉滾着，而且像西瓜一般的向房裏滾進。尼基泰是特別地爲做日工的契豐·維亞洛夫底臉孔所引動，他有高的體骨，密密的短的微紅的頭髮，臉上有紅的斑點。他底眼睛，初看似乎毫無光彩的，卻有一種希怪的閃動，當他瞬閃起來，他轉一轉他底瞳孔毫不動他底睫毛。他底口子是小的，他底薄的不動的兩唇——頑固地緊閉着，是差不多被他底卷曲的鬍鬚所遮蓋了。他底耳朵，總之，是非常難看的向後面緊緊在他底頭邊。他靠他底胸在窗台上，當人們要推開他時，他並不爭鬧，或罵他們，但是，卻一句不響的，用他底臂膀和肩輕輕地將他們衝開去。如此的圍繞着，他們完全遮了他底頭顱，他底頭顯然漸次地向他底胸上伸出。他看起來也似一個駝背的，而尼基泰卻在他底表現上看出許多和善和美好來。

這圓肩的少年，忽然擊起一個坦波林（註）來，發出一種轟洞的反響，當他滾他底手指堅緊

地在羊皮上，坦波林就開始呻吟與低嘆。另外一個人吹噓起來，一隻手風琴拿出來放在膝上，有兩組樂鍵的，因此，斯忒耶巴沙·巴爾斯基，一個小時圓的卷髮的少女，她是新娘的侶伴，立刻開始在房子的中央旋轉起來，踏拍着地板，同時高聲唱出一首歌：

「呵，處女們呀！我底仇敵！

你狡猾而多詐的舞女們呀！

聽呀，我底六辨士的玳瑁的呼喚，

在快樂的跳舞中，任憑混雜些罷。

呵，處女們呀！我底仇敵！」

他的父親非常趾高氣揚的。

(註) Tambourine, 手鼓小鼓之類。

「斯忒耶巴凱，」他怒喊道，「不要丟了你自己底鎮的臉！做給那些小雞看，你真能做些什麼呀！」

這樣，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跳起來，轉過他底頭，他的頭髮蓬亂的像廳上的刷帚。血衝上到他臉孔，他底鼻子變色成一種紅熱的餘火，當他對巴爾斯基狂呼：

「我們不是小雞，讓我告訴你。我們都是青年的小雄雞！我們仍不知道在跳舞時，那一邊要擊這一邊。渥勒渥沙！」

光彩四射，好像他穿上了光澤的外衣，亞歷舍含笑地看守着特利渥莫夫的跳舞者。於是他忽然臉變青白色，他自己也跳起來，異常的快步的，流動的，無時不像一個姑娘一樣。

「他不知道一句曲，」特利渥莫夫的人們說，立刻他們聽到亞爾泰莫諾夫狂暴的聲音：
「渥勒渥希凱，我要殺了你！」

這樣，亞歷舍兩隻手指插在他口中，繼續動着，全個時候好像他是正在真確地閃避着小彈丸，他發出一種刺心的吹噓，這樣，用清晰的聲音，吟誦這句子：

「曾經有一天

我們的主人莫開

有隨從者五人，

而我還活着。

那一天是過去了，

而我還活着，

貴人莫開是五人之一了。」

「那裏你看！」亞爾泰莫諾夫勝利地叫起來。

「喔呵！」這牧師用有意義的口氣喊道，舉起他底手指，他溫和地點頭。

「亞歷舍是比你底朋友更跳舞得好，」彼得向娜泰勒亞說。

「他是更輕快敏捷，」她羞怯地答。

這兩個父親繼續鼓勵他們底孩子。一若他們是鬪雞。他們互接近地站着，肩並肩的，在半醉的狀態中——一個是大而笨拙似一袋燕麥，酒醉的狂喜的淚，在他睫毛之下的狹小而紅的裂痕上流着，另一個是興奮的預備着作一跳躍，他底長的臂揮動着，他底兩手輕輕地掠過他底兩股，而他底眼睛差不多和瘋人底一樣。彼得看他父親底鬍鬚在他底體骨上動着。

「他正咬牙切齒的，」他對他自己想。「他立刻將打什麼人了……」

「多討厭呀，亞爾泰莫諾夫底女子的跳舞！」瑪忒力涅娜·巴爾斯凱亞的似喇叭的聲音說。「他沒有格式的一場惡劣的表演！」

在這批評中，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向她底臉孔發出笑聲來，她底臉是黑的，而且圓的像油煎鍋。她哄笑着，她底圓的鼻子成了有一英寸闊，因為亞歷舍得勝了，而巴爾斯基底兒子蹣跚着向門走去。

「那末現在，你出去跳罷！」他命令說，粗魯地捻住優勒亞娜底臂膀。

但她臉變蒼白，向空的揮着她另一隻臂，憤激地掙扎着要脫身。

「你想到了什麼呀？」她問，幾分惶惑的。「但我不能跳舞的。你做著什麼夢呢？」

靜寂降落在賓客之間。波米亞洛夫微笑的，同巴爾斯凱耶互相一看。

「去，有什麼關係呀，優勒亞娜？」他說，他底聲音吱吱的像沸的牛油。「你應順他，去，跳舞去。上帝會宥恕你的。」

「罪當在我底頭上！」亞爾泰莫諾夫喊。

他變得持重起來，因他非常愁眉的，好像他加入一場戰爭，而且前進的，好像他自己被一種力所推出去。酒醉的優勒亞娜衝向他。開始她搖擺而蹣跚的，以後她站直她自己，回過她底頭，去走進她們跳舞的圈內。彼得作一驚奇的輕語：

「唉啊！她底丈夫死了還沒有一年，而她底女兒就舉行婚禮，而她自己就當真地跳起舞來！」他相信，他並沒有看着他的妻——她是爲她母親而羞恥着——呢喃的說：

「父親不應該跳舞的。」

「母親也不應該。」她答着，一種溫柔的愁髮的語氣。

她站在一條長棧之上，看着這班擁擠的環坐着的人們底頭上，但當長棧搖動起來她捏着彼得底肩膀。

「不要張聲！」他和善地說，用肘支撐着她。

經過這洞開的窗戶，反射着落日的光芒，是流動在旁觀者底頭頂，射進在房內，房內呢，男人與女人是盲目地圍繞着紅色的陽光。花園，天井，街上，充滿着嬉笑與呼喊的聲音，但在這窒塞的房內反更靜寂更靜寂的了。伴奏着坦波林底緊綁着的羊皮紙上所發出的滯重的轉轉聲，和手風琴的哀怨聲，在孩子與姑娘們的擁擠的圍繞中的這兩個形體，繼續他們底瘋狂的癡擊的活動而旋轉。

孩子們與姑娘們看着他們的跳舞，異樣的靜寂，好像這是一件頗不尋常的重要的事情，但其中更沉着的部分是走出到天井裏去，留在房內的僅僅是那些想睡的或者無力的醉漢。

終究，亞爾泰莫諾夫腳踏地上，穩定地站着。

「呀，優勒亞娜·伊凡諾夫娜，」他說，「你打擊了我！」

這婦人發抖的，這樣她也停歇下來，好像面對着牆一樣。

「不要裁判我們太厲害，」她說，向四周的人們鞠躬。

她立刻離開這房子，當她去時她用她底手巾搥她自己，而巴爾斯凱耶出現在她底地方。

「分開這新娘與新郎，」她命令道。「那末，彼得，你跟我來，你們，他底伴郎們，牽着他底臂，帶他走。」

但他底父親推開這伴郎們在一邊，放他底長的笨的兩手在彼得底兩肩上。

「去，上帝祝福你！」他說，「讓我們擁抱一下！」

這樣他推開他底兒子，這班伴郎們扶着他底臂，支持着他走了，巴爾斯凱耶領導着她向前行，喋喋地向她自己說話，又向各方亂唾吐的。

「吐哈，吐哈！讓我們無病亦無災，無妒亦無辱之降臨！吐哈！火與水，無傷於他，永遠快樂！」

這時，彼得跟着她走進娜泰勒亞底房內，裏面一張壯麗的床預備着，這位老婦人重重地坐

在一把椅上，在房子的中央。

「聽牢我，不要忘記！」她嚴肅地說。「這里有兩個半盧布給你。將牠放在你底靴內，在你底腳跟下。娜泰勒亞就要來，跪在你的面前，要拿開你底靴子，但你必不能讓她拿。」

「爲什麼呢？」彼得頑硬地問。

「這你不要問。你必須三次拒絕她，但到第四次，你允許她，這樣她將親吻你三次，而你必須給她半個盧布，一邊說：『這是給你的禮物，我底奴隸，我底命運！』記牢！現在脫了衣服，向裏臥着。她就要來，而且要求你同她消磨這夜。你不要說一句話，但是等到她要求第三次，那你伸出手給她，你懂麼？那末……」

彼得奇異地凝視着他底女教師底闊的黑的臉孔，當她脹大她底鼻孔，舐着她底唇，用一方手帕揩着她多脂肪的下巴和項頸，又用一種清楚而有威嚴的語氣說出下面這粗鄙而無恥的話：

「不要相信她底痛喊，不要相信她底流淚，」她告別時叮嚀着，搖擺地走出房外，留在她後

面是一陣酒的氣味。彼得怒不可遏。他脫去他底靴，丟牠們到床架底下。一下子他就脫了衣服，跳上床中，好像他往常跳上馬鞍上一樣，緊咬着他底牙齒，因為怕他迸裂出眼淚，爲了這種極大的侮辱來宰寒他。

「河水鬼惑亂她！」

在被窩中是熱熱的，未幾，他又跳起到地板上，走到窗邊，開了窗扉，從花園裏送來酒醉者的蒼蒼的聲音，喧鬧的笑語，姑娘們的說叫；在蒼白的曙色中，樹林裏遊移着黑色的影子。聖尼古拉底鐘樓的纖細的尖頂，向天空伸着一枚銅的針，因為在這上面的十字架已經拿去鍍金了。在房子的屋頂的後面，鋪着悲愁的阿凱河流。一眉新月掛在上面，再遠望去就是無邊的森林，岸似的圍着像黑的雪堆。這一切使他想起了另一個鄉村，金色田園的高貴的鄉村，他嘆息一聲。有腳步和癡笑的聲音在扶梯上，他又重跳入床中。門開了。有一種絲綢的帶底沙沙聲，鞋子的咯吱聲，和人底歎歎叫歎聲。這門鈎響了一響當地被關鎖。彼得小心地昂起頭。在半黑暗中靠近這門站着一個白的影子，牠自己做着十字，用一種有節拍的牠底臂的運動，而且彎屈下去幾乎觸到地。

「她唸着她底祈禱，而我沒有說過我底。」

但他沒有心思禱告。

「娜泰勒亞·葉夫舍耶夫娜，他溫和地叫道，「不要怕。我自己也怕的。我自己也苦痛着。」

他用兩手撫他底頭髮，又拉着他底耳朵。

「用不到你來拿開我底靴，和旁的一切。」他呢喃的說。「那一切都是胡鬧。我感覺到愁悶，她僅僅開玩笑的。現在不要叫嘆罷。」

她小心地橫走近窗，嬌喘地說，

「人們還在尋快樂。」

「是的。」

雖則他們兩人都疲乏了，他們都羞慚而躊躇的互相走近。這樣經過一個長久的時間，他們談些不重要的話兒。天亮了，扶梯上有咯咯的聲音。有人的手沿着牆壁摸。娜泰勒亞起來到門邊。

「不要讓巴爾斯凱亞進來，」彼得低語。

「是媽媽，」娜泰勒亞說，一邊她開了門，彼得坐起在床上，他底腿垂在旁邊。他對他自己不滿意，愁悶地想，

「我很懦弱而不勇敢。或者她要笑我。我現在等着，直到……」

門開了，娜泰勒亞靜靜地說，

「媽媽在叫你。」

她依靠她底背在火爐邊，幾乎看不見對着這白的荷蘭爐磚，當彼得走出門外，在那裏暗中過着不快的，可怕的，銳意的優勒亞底低語：

「彼得·伊勒茲，你做什麼呀？有什麼意思呀？你要使我和我的女兒失體面麼？天已經亮了。不久人們就要來叫你，而你必須把她襯衣給他們看，表明我底女兒是貞潔的。」

當她說時，她用一隻手捏住彼得底肩膀，用另一隻手推開他。

「什麼事情？」她問，滿是狐疑的。「你沒有一些力氣，一些慾望麼？不要怕我，告訴我關於這
翻……」

『我對她很慚愧，』彼得愚笨地說。『我怕懼的。』

雖然他不能看見他岳母的面孔，他想他卻聽到一位婦人底暗笑。

『不，你現在回去，像一位丈夫所應該做的這麼做。向殉道者聖克利司篤富祈求，去，但先讓我吻你。』

她緊緊地環抱着他底頸，溫暖的酒的氣味吹在他的臉上，用她底香的黏性的嘴唇吻他。當他還來不及給她一個回吻，他祇向空中作一尖聲的接吻，就回轉到小房內來。隨手鎖上了門，他決然地伸出他底兩臂，而這個姑娘順柔地走向他，投入他底懷裏。

『她有些酒醉了，』她說，震顫的聲音。

彼得要求着些不同的事。

『不要怕，』他呢喃的說，一邊他退向床上。『我不美麗，但我是好的……』

她更緊貼着他，輕說，

『我兩腳站不住了……』

特利涅莫夫的人們是愛宴會的，這結婚的儀式竟延長到五天。在這時間內他們到處遊行，從早晨到夜半，在他們底路上沿街擁擠着，從這家到那家，在一種酒醉底喧鬧裏面胡鬧着。巴爾斯基籌備了特別豐富的浪費的酒筵，雖則亞歷舍痛打過他們底兒子，因他在幾處地方得罪阿耳格·烏洛伐，一個成年的姑娘。當巴爾斯基向亞爾泰莫諾夫訴說關於亞歷舍的時候，他奇異的：

「指點我地方，」他問，「什麼地方是青年們不能打的！」

他分高貴的禮品，絲帶和什麼自集市買來的東西給姑娘們，分錢給孩子們。至於他們底父親和母親，他很他們喝的很醉了，而且擁抱個個人，搖他們個個入底肘。

「哀呵，好朋友，」他說，「我們還活着呢，還是已經死了？」

他底態度是喧鬧的。他喝了很多酒，用液體灌滿了他底肚子，好像肚裏是火燒着，雖則他永沒醉倒過，而在這幾天之內可注意地瘦下去。雖然他迴避着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他底孩子們卻注意到。他是在一個憤怒的刺激的狀態中對着她瞧。他很自負他底力量，時常同那衛戍軍

的兵士們加入拉繩遊戲。有一次他打勝了一個火夫和三個石匠。從此以後他被勞動者契豐·維亞洛夫所接近，他到他這里，並不用一個提議，是用一個命令：

『現在你必須同我角力，』他說。

他底口氣是奇怪地，亞爾泰莫諾夫估量這勞動者底矮胖的架子。

『那末你是什麼一種人呢？強壯的還是自誇的？』

『我不知道，』那一個嚴厲地答。

互相捉住各人底帶，他們絆跌了許久沒有移動他們底地位。伊勒亞是兩人中稍長一些的，雖然較瘦而且比較起來更好幾分，從維亞洛夫底肩上向婦人們看着，又無恥地向她們瞬眼；而維亞洛夫靠他底肩膀在敵手底胸膛上，試着要舉他起來，跨過他底頭上擲了他。知道他在做什麼，伊勒亞喊出：

『你並不十分厲害，朋友，你並不十分厲害！』

於是，用力一喊，他忽然翻過來，猛力地把契豐從他頭上擲過去，跌在地上，使這個勞動者受

傷了兩腿。

「一個大力士，」勞動者臉羞地說，一邊他坐在草地上，揩他臉上的汗。

「現在我們看見了，」旁觀者嘲笑地答。

「一個強壯者，」維亞洛夫又說。

伊勒亞伸出一隻手牽他。

「起來！」他說。

契豐拒絕這給他的手，想試着起來，但跌倒，又伸出他底兩腿在草地上，用一種奇異的軟化的凝視看着羣中的後面。尼基泰跑到他底面前來。

「你有傷麼？」他同情的問。「我能幫助你麼？」

勞動者笑了。

「我的骨骼受傷。我是比你父親更有力，但沒有如此敏捷。現在來，尼基泰，伊勒茲，你這傻子，讓我們跟他們走罷。」

拿去駝背底臂膀，朋友的樣子，他跟着羣中，踏着他底兩足在地上，希望的推測地，將這樣使苦痛舒適。

這新婚的一對，雖則爲勞苦所疲倦，夜裏不得睡，但務必在街上遊行，在喧嘩，雜色，貪酒的人羣中，爲的要使他們看看他們飲酒，他們進餐，他們充滿煩擾，他們聽到不適當的笑謔，而且極力要相互相看。當他們臂連臂的走路，或肩並肩的坐着，他們還是不變的做着，他們靜默的好似陌生人。瑪忒力渥娜·巴爾斯凱亞是很歡喜他們這樣。

「你的兒子受過很好的教育，受過麼？」她自傲地向伊勒亞和優勒亞娜說。「實在地受過！的看呀，優勒亞娜，我教你底女兒是教的怎樣好！至於你底女婿，趾高氣揚好像一隻孔雀，宛如他是一切之主，他俯瞰着。」

但當他們到他們自己底房內去睡覺時，彼得和娜泰勒亞是去開一切的慣例，那是他們已經非常謙卑地接受過的，恰如他們丟了他們底衣服一樣，談起關於日間所過的事情來。

「這裏還有一點。」彼得喫驚地說。

「你還不夠麼？」他底妻問。

「對農人們喝喝多些是可能的。」

「你不像農人。」

「我們曾經是貴人的僕役。那使他自己也成一個貴人了。」

有時他們坐在窗邊互相用臂抱着，而且在花園的佳美的香味中飲酒，並沒有說一句話。

「你爲什麼這樣靜默？」他底妻溫柔地問，而她底丈夫在同樣沉靜的語調中回答。

「我無心說這些普通的談話。」

他想喜歡聽些離乎尋常的談話，但娜泰勒亞不知道怎樣說法。當他告訴她關於那無窮的廣闊和遼遠的俄羅斯大草原時，她問，

「那邊沒有什麼森林的麼？一點也沒有什麼麼？那是怎樣令人寒心呀？」

「恐怖是住在森林裏面的。」彼得稍稍疲倦地說。「在大草原上有什麼可怕在那里，有的是地面，天空和你自己。」

有一次，當他們正坐在窗邊，在靜默的快樂中，頭上是繁星之夜，他們聽到花園中近着浴室的地方，有一種微動。有人跑着，又碰壓着覆盆子叢的細枝，當他過去了，聲音又中止。如此，一種低低的憤怒的喊聲衝到他倆底耳邊。

「魔鬼，你敢怎樣！」

娜泰勒亞驚駭地跳起來。

「這是媽媽！」

彼得伸出他底頭到窗外，用他底弱的背完全杜塞了窗，這時，他看見他底父親是將他底岳母抱住在懷中，而且壓着她在浴室的牆上，要要翻倒她在地。她掙扎地搖着她底兩臂，又打在他底頭上。

「讓我去，否則我要喊起來。」她說，稍稍高聲的，一聲她呼吸喘迫的。

又起了一種非常不像她自己底聲音，她叫出來：

「親愛的，不要觸着我，可憐我罷。」

彼得輕輕地關了窗，抱住他底妻，將她放在他底膝上。

「不要看罷！」

「他是誰？」她尖聲叫，在他底兩臂中掙扎着。

「父親，」彼得說，緊緊地抱住她。你不懂這……」

「呵，何等惶恐的事呀！」她羞恥而戰怕的說。

「我們不必裁判我們底父母，」她底丈夫怯怯地說，一邊他抱她到床上去。

但娜泰勒亞將她底兩手環抱在她底頭後，前後搖動，呻吟說：

「怎樣可怕的罪過呀！」

「這不是我們底罪過，」彼得說，他又重述他底父親的話：「君子們所做的事情還要壞！」

「還是這樣比較好一點，那末他不會來追尋你了。老人們像他一樣的是很直率的，而且還以為

這是一種細小的罪過向媳婦去取樂。」

「就當他們跳舞的時候，」他底妻說，流着淚，「我仍自己疑心着，倘若他強迫她服從，那將

發生什麼。」

她不久就睡熟了，因為她受激動而疲倦了，甚至沒有脫衣服，但彼得開了窗，向花園看，沒有一個人在那裏了，只有微風的嘆息，那是在天曙之前來的。同樹林的搖洩，在窒悶的黑暗中，任窗開着，他睡倒在他底妻的旁邊，並不閉他底眼睛，只熟思着方才所遇見的事情。假如獨自一人同娜泰勒亞住在一個小小的田園裏，這是何等的好呀！

娜泰勒亞不久就醒來，因為這在她看來她感到對她的母親有所憐憫，她接受了錯誤，使她不能睡着。赤着腳，身上僅僅穿着襯衫，她跑下扶梯。她底母親的房間的門——那在夜裏是常常關着的——是半掩着，這更使她害怕起來。但一眼看着角上，那裏放着她母親底床的，她看見一堆在白色的被單底下降起，黑的頭髮披在枕頭上面。

「她睡熟了，」娜泰勒亞想。「她已經號叫與悲嘆的太多了。」

有些事情必須做的，幾分安慰必須給與她受傷的母親的。她走到花園中，為露水侵襲的冷而又濕，草刺觸她底腿，太陽，已經幾分暖了，雖然他只不過升高在樹林的頂上，他的斜輝射花

了她底眼睛。她採摘了牛蒡的葉，帶着露珠如銀的，先放牠在一邊面頰上，又放在別一邊。這樣，清爽了她底臉孔，她開始從綠葉上採集紅醋栗的球，當她平心氣和地想到她底翁，記起怎樣他是時常用他底粗手拍拍她底背，帶着一種微笑的問：

「呀，你好麼？仍熱望着麼？那是對的，享樂你底生命！」

這分明是他惟一的對她的話，但她有時因他底感情的拍背而不快樂，她想，那對馬是適宜的。

「怎樣的一個惡棍！她想，她自己用力地採取了一個她底翁的不友誼的意見。

吉芬茲（註）唱起歌來，金翅雀婉轉的，樹葉子作出幽柔的如絲的沙沙聲。遠處，在鎮的邊境，一個牧羊人吹奏着他底笛子，從凡太拉克沙的河岸，在那里，工廠是建築起來，人們的聲音慢慢地浮來，經過這嚴肅的晴朗的空中。什麼東西攔住了，娜泰勒亞一抖，舉起她底頭。她頭上，在一株蘋果樹的枝條上，掛着捕鳥的籠兒，一隻金翅雀正在牠的纖細的小枝內掙扎着。

（註）Chaffinch，鳥名，鶉類。

「誰能捕鳥兒？」她想，「尼基泰麼？」別處又有一個乾燥樹枝的破裂聲。

當她回到屋子裏來，她窺視她母親底房內，看見她仰臥着，醒了。優勒亞驚奇的擡一擡她底眼睫，靠一隻臂膀在她底頭後。

「誰呀……咳……你做什麼？」她困惑地問，昂起她自己支着她底肘。

「沒有什麼。看我給你一些紅醋栗。」

在她底床邊的桌上，放着一隻克伐司酒（註）的大酒瓶，幾乎空了；而娜泰勒亞注意着，那克伐司酒潑在檯布上，而酒瓶的塞子是落在地板上。縱令她底母親底眼睛是清楚而嚴厲的，終究環繞着一團藍色的影，那並不是哭腫的，如娜泰勒亞所推測的看見她底眼睛，也像變成更黑而且更圓，平常的幾分矜驕的表情，今天呀，是丟到很遠的遊移的地方去了。

「蚊子使我醒來。我將到麥倉裏面去睡了，」她底母親說，覆蓋她底頭頸在棉被內。「牠們咬了我。但你爲什麼起來的這麼早呀？爲什麼你赤雙腳在露裏走呀？你底襯衫的邊是很濕了。你

（註）Kvass，俄國人所喝之一種麥酒，以裸麥製成。

「要受了涼。」

她底母親不親切地說，不願用語言來打斷她底思潮，而漸次娜泰勒亞底不安變作銳利的與仇視的女性的好奈。

「我醒來，」她解釋說，「我就想着你……我在一個夢裏看見你。」

「你爲什麼想着我？」她底母親問，望着天花板。

「因爲你獨自睡着，沒有我在……」

這在娜泰勒亞看來，那一種紅暈浮上她底母親底兩頰，使她微笑，當她說時，她並多疑，是不自然的。

「現在去，寶貝，」她命令說，閉攏她底眼睛。「你底丈夫醒了。你不曾聽到他走來走去麼？」一邊她慢慢地走上扶梯，一邊她嫌惡地想，結果幾乎是敵對的：

「他同她過了夜。克伐司酒是他喝的。她底項頸有班點，不是因爲蚊子咬，是因爲他底接吻。我不想將這事情告訴彼得。她現在要睡到麥倉裏去，但昨夜她是叫喊……」

「你在那裏？」彼得問，銳利地看着他底妻的臉上。她垂下她底眼，感覺着她有些錯誤。

「我在摘紅醋栗，又去看了媽媽。」

「那末她怎樣呢？」

「很好的，我想……」

「呵，」彼得說，拉着他底耳朵，「原來是這樣的！」而他微笑起來，擦着暗紅的頭髮在他底下巴上。

「愚蠢的巴爾斯凱亞，」他嘆息了一聲，想，「明顯地告訴了這真實，那時她說，『你不要相信痛喊，你不要相信流淚。』」

「你看見尼基泰麼？」他嚴謹地問。

「沒有。」

「那是怎麼樣？他在花園內捉着鳥兒！」

「呵，娜泰勒亞驚奇地叫起來。『我只有穿着一件襯衫去散步，沒有穿別的！』」

「這樣你看……」

「那末什麼時候他睡？」

彼得，他穿上他底靴，只發一高聲的咳嗽，而他底妻微笑了，當她橫視着他。

「他是一個駝背，但他是美麗的。」她說，「比亞歷舍還美。」

她底丈夫又作了一聲咳嗽，這次並不很重。

每天日出的時候，牧羊人就在他底長的樺木皮管上吹奏起一種悲哀的調子，喚攏他底羊羣來，斧頭的聲音經過河流，可以聽到；而且當他們趕出他們底牛和羊到街上時，這鎮上的居民是戲弄地互相說，

「聽！他們已經砍伐了！白晝還沒有開始呢！」

「貪欲是休息底兇猛的仇敵。」

有時候，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也想像他是已征服這鎮底怠惰的敵對者。特利深莫夫的

男人們恭敬地對他脫帽，而且注意地聽他說他底關於拉茲基大公們的故事，雖則幾乎時常有人要評論，驕傲的：

「我們的主人們比你底更質樸，更窮苦，更嚴正！」

一天節日的晚上，當他坐在巴爾斯基的旅館底美麗的茂盛的花園中，在阿凱河岸上，他對特利涅莫夫的富庶的有勢力的人們說。

「我底經營，將來對你們個個人都有利益的。」

「讓我們這樣希望着！」布米亞洛夫笑着，似狗的微笑，簡直使你們不能猜出他是要舐你還是要咬你。他底花斑的臉孔是被短勁的鬚鬚密密隱藏着，他底灰色的鼻子猜疑地嗅着每樣事情，一種有惡意的表情，潛伏在他的襯實色的兩眼內。

「讓我們這樣希望着！」他重述了一句。「我們沒有你，情形也不會更惡劣，我們仍舊能靜靜的度日，如同你現在在這里一樣。」

亞爾泰莫諾夫愁眉了。

「你所說的話是有些曖昧而隔膜的。」

巴爾斯基哄然大笑起來，喊道：

「那是他底方法。」

巴爾斯基底臉孔是傷腫的，紫色的肉塊組成的。其餘的他底一切——他底巨大的頭，他底頸，兩頰，兩臂——一隻熊似的用一件粗毛的皮的厚外套遮蓋着。他底兩耳是看不見，而他底眼睛，藏在多脂的針插裏，是對他没有用的。

「我底力都用在變成肥胖起來，」他說，張大口子，露出一副牙床，滿是遲鈍的牙齒，他發一聲狂笑，走開了。

伏洛波諾夫，車匠，他底非常淡色的眼睛時常看住亞爾泰莫諾夫。

「我們應該做我們底工作，」他說，在幾分乾燥的語氣中，「但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了上帝。聖經上說，「馬大，馬大，（註）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註）*Martha*，是 *Lazarus* 與 *Mary* 之姊，耶穌之友，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節。

伏洛波諾夫底細細的空虛的眼睛，樣子彷彿方才賦與了一種靈感，而且想用一種奇特的說法驚嚇他底聽客。爲時候他像這樣的開始說什麼：

「自然基督要喫麵包，所以那馬大……」

但是什鐵庚製罐頭食物者，他也是教會委員，用這話阻止他：

「去，你說些什麼呀？」

而伏洛波諾夫復回到靜默中，抽動一下他底灰色的耳朵。

「你明白我底經營麼？」伊勒亞時常問他。

「爲什麼問他呢？」什鐵庚真正奇怪地問。「這是你底事業，你滑稽的人，這是要你明白的。你底事業爲你，我底爲我！」

當他喝他底濃啤酒，亞爾泰莫諾夫望過樹林在阿凱河的混濁的河流上，在這一邊的去處，稍稍向左，在那里，伐太拉沙，當牠紆迴之後很像一條裝飾的綠色的蛇，從權樹林和泥沼之中爬出來。在那邊，金色的綿緞似的河洲之上，樹木的碎片和刨屑發出光似油一般，而磚發紅色，這長

的肉色的工廠，伸展到被人蹂躪的柳樹叢中，像一張沒有蓋的棺材。在那里，這堆棧，覆着帶黑色的鐵頂，雖則沒有漆油過，也在太陽中發光，而黃色的兩層樓的屋子的骨架，當牠豎起牠的緊緊伸張的金色的桶在火熱的天空中，似蜜蠟一般的要溶解了。亞歷含有一次說，從遠方看去，這房子很像一沙耳脫力。(註)他現在是住在那里，因為和這鎮上的青年人與姑娘們可以稍稍離開一些，同他們他底性情爆發使他不適人意。彼得是比他底兄弟更愚鈍，而似非常有力智的，但不想一想這是怎樣大膽的人所能做的。

當亞爾泰莫諾夫簇着睫毛注視這些村民，他微笑的，一個影像飛過他底臉上，想像他們都是一批賤貨，他們底對於工作的小量的熱心和真正的誠意底完全缺乏。

在夜裏，當這鎮是如死的睡着的時候，他偷偷地沿着河岸走，經過後天井而走進寡婦巴伊瑪珂夫夫人的花園內。暖和的空氣中，蚊子哼哼作聲，使他起了一種幻想，這胡瓜，蘋果，茴香的美妙的香氣來充滿這村野的，那是牠們。月亮浮在灰色的雲中，雲的影子浮過河上。跨過枝條的籬

(註) Psaltery, 一種古希伯來人所用的弦樂器。

籃，那是圍着花園的，亞爾泰莫諾夫經過到天井裏，現在又在貯藏室內，從一角發出一種小心的低語：

「你到這里來，沒有被人看見麼？」

「我不歡喜躲避，」他怒惱地喋囁，一邊他脫了他底衣服。「我不是一個孩子，我是麼？」

「那末你不會有一個愛人。」

「沒有也好，但上帝已給了我一個了。」

「噢，你怎麼能這樣說，你這異教徒，我們兩人都是做着反對上帝底意志的事……」

「這並不錯，你想想以後看。噫，優勒亞娜，這里的人們都是……」

「呀，那够了，不要煩惱你自己罷，」她輕說，她用感情的熱忱安慰他，對他作一個很久的擁抱。於是關於這鎮上的人們，她給他詳細的報告，而且告訴他，誰是他必須當心的，誰是聰明的，誰是高尚的，誰有錢使化的。

「布米亞洛夫同伏洛波諾夫，知道你要一大宗的柴薪，定要向鄰村去買樹木的，因此要勸

「索出你底錢。」

「他們太晚了，大公已經賣給我樹木了。」

黑暗非常濃密的圍繞着他們底四周上下，簡直使他們互相不能看見各人底眼睛，而且他們是低微輕幽的談着。有一種乾草和樺木箒的氣息，從冰室吹來一種潮濕的冷的快心的氣流。一種陰鬱的沉寂包圍着這小鎮。時時有一隻貓的捕撲聲或幾隻小鼠的吱吱的叫聲，而且每一點鐘，這尼古拉的教堂的鐘樓上的開裂的鐘，揚出牠底悲哀的顫抖的聲音在這黑暗中。

「你是怎樣的肥胖呵！」亞爾泰莫諾夫羨慕地喊着，一邊他撫摩她底圓滿的溫柔的身體。
「多結實呀！你沒有多產過孩子，是麼？」

「除娜泰勒亞外還有兩個，但都柔弱而去世了。」

「這表明你底丈夫是一個病弱的人……」

「你決不會相信，」她細語着，「我從來不知道愛是什麼意思，一直到現在我認識了你。我底女朋友時常談到這個，但我決不肯相信她們，以爲她們是因羞恥的感覺說謊的。你看，除了羞

恥的感覺以外，我同我底丈夫經歷到什麼，每當我睡到床上，床對我好像絞刑臺，而我祈求着上帝願他平安睡去，不要來觸動我。他是一個和善的鎮靜的有理智的人，可是上帝沒有賜他恩典來說愛情……」

她底故事喚起亞爾泰諾夫的感動和駭異。

「原來是這樣的，」他喃喃說，用一隻堅實的手撫摩着她底全胸。

「我不知道。我想每個男人總有快樂給一個女子的。」

他同這個婦人的行為是更強力與更智慧的被情感所自覺。日裏她是一個嚴肅的安靜而敏感的主婦，因為她底好性情和知道書籍，非常被這鎮人所敬仰。

「我知道你怎樣感覺着，」他又說一次，在她底姑娘似的擁抱中。「我們沒有考慮的結了我們底孩子的婚，因此我們自己也應該結婚了。」

「你底孩子是很好的孩子。即使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事，也沒有什麼損害，但是倘若被這鎮上的人知道……」

她全身顫抖起來。

「這個不要憂慮，」伊勒亞輕說。

有一天她是充滿了驚奇的問。

「告訴我，你會殺過一個人，你有沒有？現在，你不夢到他麼？」

伊勒亞漠不關心地豎起他底鬍鬚，答道：

「不，我是一個熟睡者，我不做夢的。而且，在我甚至永遠沒看見過他像什麼的時候，我爲什麼要夢到他？有幾個人打了我一下，那幾乎打倒我，這樣我用一個「基斯忒葉」打了他們中的一個，又第二個，第三個就跑走了。」

他嘆息了一聲，又感傷的喃喃說：

「假如呆子們來打你，那末你要爲他們而懇求上帝！」

他睡着一息，沒有講話。

「睡着了麼？」她問。

「沒有。」

「那末去。天快要亮了。你是否到他們正在建築的那里去？你自己要疲乏，同我……」

「不要擔憂，對於星期日和工作日我都有充足的精力。」亞爾泰莫諾夫矜驕地說，一面穿上他底衣服。

他走出到寒冷的青貝色的早晨的暗濛中，踏過他底所有地，他底兩手放在他底背後的外套下面，在他底後面突出來很像雄雞的尾巴。

「我應該讓渥勒渥希多出去走走，」他自己想，他着重的脚步踏碎木頭的碎片和刨屑。而且要讓這風波消滅了。他是一個難弄的孩子，但心地良善的。」

他先睡在沙灘上面，後睡在木屑堆裏，不久他就睡着了。同時，曉色的溫良的曙光開始展現，在淡綠色的空中，一時，太陽驕傲地開展牠底孔雀的彩屏般的光籠罩在大地上，太陽漸漸高升起來，似一隻黃金的球。工人們都醒來，看見亞爾泰莫諾夫底魁梧的身體展臥在地上，互相報告着這事。

「看那里！」他們說。

契豐·維亞洛夫，一個體骨很高的人，他肩上荷着一把鐵鋤，用他閃閃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要在上面踏一脚，但是疑惑着這樣做。

雖然人們急忙奔走的像螞蟻，他們的叫喚同推撞卻不能喚醒這個巨人，他睡着，臉孔向天，鼾聲似遲鈍的鏗，而工人們走開去又回轉頭來看，又瞬着眼睛宛如他底頭上被人擊了一下。

亞歷舍從房子裏走出來，穿着白亞麻的襯衫和暗青色的襪褲，出去洗浴，脚步輕快的好似飛一樣，謹慎地繞過他底父親，惟恐他底脚下的木屑忽裂的使他醒來。尼基泰已出去了，這時天氣仍未十分亮，走進森林中，他幾乎每天從那里運來兩車沃土塊，卸下在那地上，開墾着做花園的。他已經栽着白楊，楓樹，山秦皮和櫻樹等，而現在，他在沙地上掘了很深的孔，用沃土塊，爛泥，黏土填上去，預備在這地上種着果樹。契豐·維亞洛夫在節日裏是常常幫他做這種工作的。

「花園裏種樹是不反對的，」他說。

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拉着他的耳朵，來監督這工作，那對於夥伴快步地進行着，當窺侵入

木頭中的潮濕的鼾聲，鉋的嘶聲和擦聲，斧頭的叮叮聲，濕的菩提樹的快樂的嬉謔聲，和礪石碰着斧底鋒時的嗚咽聲。當木匠們豎起一條棟樑的時候，一邊唱着「屠必奴希凱」一個青年的聲音更如鈴一般的尖銳：

「老人呀什訶利，來到瑪利這兒呀，

表演他底琴呀，老人呀什訶利……」

「一道粗鄙的歌，」彼得對工人維亞洛夫說。

「他們唱些什麼，沒有什麼關係，」另一人，跪下在沙上。

「爲什麼沒有關係呀？」

「字句裏沒有靈魂存在的。」

「農夫是不能領悟的，」彼得想。一邊他離開他，一邊他記起那時他底父親曾經叫維亞洛

夫他們底工作場的監督者，而他那時俯視着他父親底脚，回答道

「不能，我是沒有用處的。我不能使他們聽命。還是叫我做「特伏爾尼克」(註)罷。」因為這樣，他底父親很嚴厲地吐責他。

秋到了，陰沉而寒冷。花園蓋上了銹紅色，在森林的如織的黑色中顯現出許多紅葉，而森林也戴上了生銹的容顏。金風開始吹嘯，將破碎的白色木屑驅到河中，每天早晨，車子——被皮毛蓬鬆的馬拉着的——載着亞麻趕向堆棧。彼得時常收貯堆棧的物件，留心地查看着那些暴躁的多鬍的農民們，看他們是否欺詐的有潮濕的亞麻，他們預先浸一些在水裏使牠們底重量增加，還是就用原來的亞麻賣最好的價錢。他有一時期和農民們頗為難，因為亞歷舍是急躁的，常常要和他們討相罵，他底父親又到莫斯科去了，他底岳母也跟他去了，託辭於朝山進香。

「這裏過的是厭倦的生活，」在晚上的晚餐席上，亞歷舍憤怒地說道。「我不歡喜這些人。」這些話常是使彼得狐疑。

(註)原文「Дворник」，意思即門衛。

「你自己是一個優美的標本！你觸怒了個個人，你愛驕傲。」

「我對有許多事情是驕傲的，我這樣做是有理由的。」

抖一抖他底卷髮，張他底兩肩，突出他底胸膛，做着細眼睛傲慢地看着他底兩個哥哥和嫂嫂。娜泰勒亞時常冷淡地同他說話，而且避開同他在一處，好像他有什麼使她可怕似的。

在中餐以後，當她底丈夫和亞歷舍又去工作的時候，她總是拿她底縫紉走進尼基泰底小小的修靜的房中，坐在窗邊的一把靠手椅中。在這裡，駝背畫了一個書記的義務，從朝到夕寫着和算着，但無論何時當娜泰勒亞一到，他就歇下來，告訴她公子們底生活的故事，和生長在他們底花房中的花。他底尖銳的女性的聲音，抑揚而溫柔的，他底藍的眼睛，望過她底臉孔，凝視在窗上，她思考的沉寂的俯着頭縫紉，好像一個非常孤獨的人。他們坐了一點或兩點鐘，幾乎沒有互相看一眼：雖則時時尼基泰幾乎無心地向他底嫂嫂偷看一眼，而在這種時候，他底藍色的眼睛用溫柔的親切撫弄她，他底大的似狗的兩耳明顯地變了淡紅色。他底警視，有時也使她回報，兩人的目光相接了她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奇異的微笑，有時竟使尼基泰感覺着她已猜出

了他底刺激的原因。有時看來也對他是一個傷害，好像傷害的微笑一樣，而如此他就有罪地垂下他底眼睛。

在窗外，雨是嘩嘩而飛濺的落着，說了夏天的衰敗的顏色，經過雨，能够聽到亞歷舍的叫喊，和一隻小熊的咆哮——最近鎖鏈着在天井的一角的，——并婦人們打麻機敲亞麻的聲音，亞歷舍嘩嘩地進來。他是濕而顛簸，他底帽是在他底頭上的後部。仍然，他使他們記起一個春天，當他大笑地告訴他們，契豐·維亞洛夫用斧頭削去了一個手指的事。

「這似乎是可笑的，但這實在，他生怕他被徵去當兵。我喜歡我能變一個兵士，只要有離開這裏的理由！」

「他愁眉，又咆哮的像那隻小熊。」

「我們已到遠方了。」

這樣，他橫竊地伸出他底手。

「給我十五個戈貝克。(註)我要到鎮上去。」

「做什麼用？」

「這不關你的事。」

他出去，唱着：

「沿着路，處女奔走着

送給愛人一碟饅頭呀。」

「呵，他將有一個不好的結果！」娜泰勒亞說。「我的朋友時常看見他同渥耳格希凱·烏洛伐在一塊，她還只有十四歲，沒有母親，有一個貪酒的父親……」

尼基泰不願她底話像這樣說，因為在她底字句中他看出非常多的悲哀和憂慮，甚至有妒忌底影子。

(註) Copek，俄國貨幣名，約等中國一分。

他靜默地望着窗外，松樹枝淋漓的搖動着，從牠底綠的針上飛散出兩點像水銀一般。這是他種了這些松樹的人。事實上，環繞着屋子的一切樹木都是由他手植的。

「彼得走進來，不滿意而疲倦的。」

「喝茶的時候到了，娜泰勒亞。」

「還早哩。」

「時候到了，我說！」他喊，當他底妻一出去，他坐下在她底位子上，怨言而訴苦。

「父親將一切事情都放在我底肩上。我像一隻輪子般的轉動，但我將做到那里，我一點也沒有想。倘若事情仍然做不好，他又要責罵我了。」

尼基泰溫和地小心地告訴他關於亞歷舍和烏洛伐的事情，但他底哥哥對他搖搖手明顯地表示不要聽。

「我沒有工夫讚美女子。甚至我底妻我也只在夜裏的夢中看見她，在日裏我盲目的同一隻貓頭鷹。你放這種胡鬧在你底腦中……」

拉着他底耳朵，他謹慎說下去：

「這個工廠不是我們適宜的工作。我們還是到大草原上去好的多，買一塊地，我們自己工作着似農夫，那里閒話較少，而意義更多。」

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回家了，快樂而少壯的。他修剪了他底鬚鬚；他底肩膀甚至更闊，他底眼也更光彩，總之他看來像一新近修理過的犁。

「我們底事業必須像一隊軍隊向前進行，」他說，「坐下在沙發上伸展着身子像一位闊人。對於你們够有事的，你們底孩子，孩子底孩子，足够過三百年。我們亞爾泰莫諾夫這一氏，必須自己證明是一大批實業主義的人物！」

他向他底媳婦看一眼，又說出：

「你有懷孕麼？娜泰勒亞，你有麼？倘若你養一個兒子，我將給你一件很好的贈品。」

「父親在他精神好的時候真有趣，」那天晚上，當他們預備睡覺的時候，娜泰勒亞對她底丈夫說。

她底丈夫斜視着她。

「他允許你一件贈品，自然你想他有趣了，」他不愉快地說。但在兩三星期以後，亞爾泰莫諾夫變做沉默而沉思了。

「父親爲什麼發怒？」娜泰勒亞問尼基泰。

「我不知道。也沒有人懂得他。」

當大晚上，在喝茶時，亞歷舍聲音高高的清楚的說：

「父親，讓我當兵去罷。」

「爲——爲什麼？」伊勒亞口吃的問。

「我不願意住在這裏……」

「離開罷！」亞爾泰莫諾夫命令他底孩子們，但當亞歷舍走到門口，他又叫：「慢些，涅勒涅」

希凱！

他注視着他底孩子許久，他底眼睫動着，他底兩臂并在背後。

「我想你是我底鷹！」他終究說了。

「我在這里弄不習慣。」

「那是慌話。你底地方在這里。你底母親將你交給我，任我怎樣對你做的。去罷！」

亞歷舍像一個俘囚一樣的闊步而行，但他底叔父捏住他底臂膀。

「我不應該對你這樣說。我底父親對我是時常拿出拳頭來講話的。去罷！」

這樣又叫他一次，他用婉轉的語氣接上說：「你必須做一個大人物，你明瞭麼？不要讓我以

後再從你口裏聽到什麼愁訴。」

亞爾泰莫諾夫獨自留着，在窗前站了許久，用拳緊緊地捏着他底鬍鬚，望着濕的灰白的雪落到地上。當窗外一暗下來，似地窖一般，他就到鎖上去，優勒亞娜底天井的門已經上鎖了，這樣他敲了敲窗，優勒亞娜親自來開了門。

「你爲什麼來的這樣晚？」她滿意地問。

他沒有回答她，也不脫了他底外套，就走進到房內，他底帽子擲在地板上，坐下去，他底肘靠

在桌上，他底手指藏在他底鬚髮底下。

「他是一個異鄉人，」他說，一邊他告訴她關於亞歷舍的事。「我底姊妹和一個上流人發生關係，結果有一個孩子。」

這個婦人去看了一看窗子是否妥當地關着，又吹熄了蠟燭。在一角銀架中的神像的前面，一盞青的燈點着。

「快些使他結婚罷，」她說：「那可以安置他。」

「是的，我必須。不過那不是一切。彼得沒有熱情，那是他底煩惱處。他做他底工作好像他自己毫無興味，但仍是一個農奴，需要對一個主人做工。他並不知道他底自由，你明白麼？關於尼基泰，我沒有什麼說。他是一個跛者，除出花園和花以外也沒有別的思想。但是我希望着亞歷舍，專心致志做事業……」

優勒亞娜想安慰他。

「是你自己擔憂的太早。等到工作的輪子開始旋轉的更快起來，那他們個個都會克服，而

使他們像綁膠布。」

他們一直談下去到半夜，並坐在一間溫暖的沉靜的房內，房的一角繚繞着一暗青色的光底朦朧的霧，火花膽怯地震顫着。在他底愁嘆中關於他底孩子們的對於事業的熱情的缺乏，亞爾泰莫諾夫並不忘記這鎮上的人們。

「他們都是良心不好的人，」他說。

「他們不歡喜你，因為你是成功的。我們女人愛成功，但是對於你們男性，一個異鄉人的成功是刺眼的。」

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夫人知道如何去安慰他，但當她說時，他僅僅發出一種不滿意的唔唔聲。

「在莫斯科，事業的進行像房子火燒一樣！」他繼續說，站起來擁抱她。「喂呵，倘若你是男子……」

「再會，親愛的，」她說：「你去罷！」

他溫暖地吻她，去了。

在懺悔節，愛但斯凱亞將亞歷舍載在雪橇上從鎮裏送回來，亞歷舍遍體受傷，不省人事，衣服撕作一片片。她同尼基泰用搗碎的蕁菜拌燒酒（註）擦着他底身體，許久，但他只有呻吟，沒有說一句話。亞爾泰莫諾夫同時在房內走來走去像一隻野獸；咬着他底牙齒，捲起他底小衫袖子，一時又拉下來。一當亞歷舍回復他底意識，他就喊叫起來，向他抖抖他底拳。

『告訴我誰這樣打你？』

帶着一種苦痛的用力，亞歷舍半開一隻憤怒的青腫的眼睛。

『完結了我罷……』他啞聲地說，氣急的，又吐出一口血。

這樣，娜泰勒亞驚怕起來，就高聲地哭起來，但她底阿翁向她頓脚叫出來：

『不要哭！走出去！』

（註）Vodka，俄人所用之一種猛烈白蘭地酒。

同時亞歷舍繼續呻吟的，用他底兩手捏住他底頭，好像他要撕碎了牠。這樣他又伸出他底兩臂，又下垂到他底身邊，仍睡着不動，啞聲地呼吸着，開張着他底塗血的口子。在他底床邊的桌上燭光爍閃的，當這影子爬到他底打傷的身體，他看來時時更變黑色和更青腫。他底兩位哥哥站在他底腳的旁邊，垂頭喪氣的，他底父親在房內走來走去，問着：

「你們想，他要死了麼？」

但八天以後，亞歷舍起來了，咳嗽着又吐着血。他開始喝裏面拌着胡椒的燒酒，常到浴室去，在那里蒸發他自己；他底兩眼放射暗澹而兇狠的火，那使他比以前更為美麗。他不願說出誰毆擊他，但愛但斯凱亞知道打他的是斯忒耶巴·巴爾斯基，幫同兩位救火員和伏洛波諾夫底門衛，他是一個「莫爾特維尼安」人。當亞爾泰莫諾夫問亞歷舍這樣是否真的，他答，

「我不知道。」

「謊話！」

「我並沒有看見他們。他們從我底後面來，用一件外套或什麼別的罩住了我底頭。」

「你是瞞了一些，」亞爾泰英諾夫推測說。但亞歷舍僅僅看着他底臉孔，用他底有毒的焰燒着的兩眼，說道：

「我是好了。」

「你還需要喫些東西！」亞爾泰英諾夫勸告他，又在他底鬍子裏喃喃的說：「做事情像這樣子，他們底房子應該要火燒了，手脚應當要爛斷了……」

他變做更沉思的，對待亞歷舍用粗暴的和善，要表示他在做工而工作，不想隱藏他底目的，那是一——用一種感情去鼓勵他底孩子們去勞動。

「每樣事情你們自己做，在你們脚下的不要去想！」他告訴他們，而且自己做着大部分他不需要做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上炫耀着這野獸的銳利的智慧，能使他決定，何處的反抗是最強韌，而用怎樣的方法去征服他們是最便利。

他底媳婦的懷妊延長到平常的限度之外，而終究一時，經過兩日兩夜的肚痛之後，娜泰勒

亞產下了一個女孩，他愁悶地說：

「呀，那做什麼用呢？」

「感謝上帝的好意，」優勒亞娜底嚴厲的忠告。「今天是福拉克斯的聖·海倫的宴會。」

「當真的麼？」

捧着「教會的歷書」他在上面看，用着孩子的快樂，他叫喊出來：

「帶我到你底女兒那裏去！」

在她底懷中他放一對紅寶石的耳環和五個三盧布的錢幣。

「這是給你的！」他叫道。「雖然你產下的不是兒子，也很好的。」

「呀，你快樂麼？你這大鯨魚！」他問彼得。「當你生下的時候，我是很快樂的。」

彼得是驚怕的凝視着他底妻的苦痛的無血的臉孔，現在幾乎不能認識了。她底疲乏而陷入的眼睛，隱在黑色的眼圈內，向人們和物件看看，好像要試着去記起什麼久已忘卻的印象。她底舌慢慢地舐着她底唇，舐着曾被咬破的地方。

「她爲什麼不講話呢？」他問他底岳母。

「她痛苦到無力了，」優勒亞娜解說道，一邊她推他走出房門。

他聽着他底妻哭泣了兩日兩夜。起初，他憐憫她，而且怕她死了；但以後，在房子內爲她底號叫而耳聾，爲她底擾亂而慌張，他漸漸爲恐怕與憐憫所厭煩，他唯一的想逃避開她底呻吟的聽道之外。但他失敗了，因爲他底呻吟老是在他底腦內回響着，而且攪起一種特別的連貫而起的思想。他無論到那里，他總看見尼基泰，駝背，挾着一把斧或一把鋤，或者砍，或者修整，或者掘洞；跑來跑去不響地如同一隻鼯鼠，而且顯然地，因彼得各處遇見他，兜着圈子的走着。

「我不想她有救了，」彼得對他底弟弟說。

「產婆怎麼說呢？」駝背問，插他底鋤在河中。

「她是安慰着而且擔保安全的。你爲什麼發抖呀？」

「我是牙痛。」

在嬰孩生下的當天晚上，彼得同尼基泰，契豐坐在屋前的階沿上。

「當我底岳母將我底女兒放在我底臂中的時候，」他帶一種思索的微笑告訴他們，「我是非常的快樂，我感不到她底重量，幾乎將她丟到天花板上。這是很難相信，像那樣一個小東西，能使人如此可怕的苦痛。」

契豐·維亞洛夫搔着他底鬍鬚，用靜靜的語氣說，那是他時常說的：

「一切人類的苦痛都是出小東西主使的。」

「那是爲什麼？」尼基泰嚴肅地問。

「是像這樣的。誰都不能說出理由，」這位特伏爾尼克答，不相關地打着呵欠。

這樣，有人在門內叫他們喫晚餐。

這嬰產下就大而重，但在五個月以後，爲炭氣所悶死了，同時她底母親也幾乎死了。

「呀，這有什麼關係？」在墓地他底父親安慰彼得說。「她會有另一個的。至於我們，現在在這里，應有我們自己的墳墓，那意思就是我們底鐘要丟丟深些。當什麼在你底旁邊就是你底，什麼在你底腳下也是你底——那時，什麼在地上的是你底，而什麼在地下的也是你底了——那

末你是堅固地在一塊地上建豎起來了。」

彼得點着他底頭，望着他底妻。儂着她底背作一個呆木的弧形，她俯視着她底兩腳，在小塚邊，那是尼基泰專心地用一把鋤擊着，揩了流在她底兩頰上的眼淚，用她底手指的一種快的顫震的舉動，好像她怕牠們要燃燒起來在她底紅的腫的鼻子上。

「叫上帝呵！上帝……」她繼續的低號着。

亞歷舍，——他漸漸更瘦了，外貌看來比他底實際年齡更老，——這時在十字架中徘徊，而且讀着十字架上的墓誌銘。他底臉孔毫不像農民似的，他底黑的頭髮，呈現着被燒焦了，爲烟燻的更黑似的。他底傲慢的眼睛，在他底黑的眼睫之下深深陷人，仇恨地注视着世界，當他說話時，愚蠢的樣子，誇大的語氣，彷彿他自己要在這日的上弄得更清楚。

「你明瞭麼？」他喊起來，當重復問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也時常賭咒。對他底兄弟們，他底態度也有些暴躁而侮辱的，他大聲叫娜泰勒亞好似她是一個女工。

「你無緣無故地欺侮她，」尼基泰有一次對他抗議說。

「我是一個病人，」他回答。

「她是非常溫良的。」

「呀，那末讓她不溫良好了。」

事實上他是病的，亞歷舍卻不時的提及，而且幾乎時常帶驕傲的，好似生病有什麼特別的功績似的，那使他和人們兩樣。

「我們應該爲我們自己造一塊墳場，」他向他底叔父說，當他們在從墓地回來的路上他走在他底旁邊時，「即使一個人是死了，而睡在那些人們之間，這將成爲一個恥辱。」

亞爾泰莫諾夫微笑了。

「是的，我們造一塊。我們將有我們自己底樣樣東西。我們要設立一座教堂，一塊墓地，一所學校，還有一個病院——你等着！」

當他們正走過伐他拉沙河的橋時，他們看見一個乞丐模樣的人站在那邊，靠在欄杆上面。

他穿着一件襤褸的紅褐色的長外衣，很像一個文官，他將他底最後的法袴（註）也消費在喝酒的上面了，他底臉孔滿長着短勁的灰色的毛。當他動着他底多毛的脣，就顯出他黑的殘缺的牙齒，一種愚鈍的光，在他底帶水的小眼睛內照耀着。亞爾泰莫諾夫轉過去吐痰，但他看到，亞歷舍向這可憐的人點頭，用一種希有的和善對他。

「他是誰呀？」亞爾泰莫諾夫問。

「烏洛夫，鐘表匠。」

「是呀，他明顯地是一個烏洛夫！」

「他是智慧的，雖然，」亞歷舍堅執地說：「他很窮困。」

亞爾泰莫諾夫向他的姪子橫視一眼，沒有再說。

同着乾燥的悶熱的夏季天氣的到來，火焰爆發在涅凱河的對岸的森林中。在白天，一種蛋白色的辛辣的烟雲，升起在地上成一種圓柱形，在夜裏，皎潔的月亮似乎不愉悅地帶着紅色，而

（註） *Parthing* 英國錢幣名。

星衆，牠們底光爲薄霧所剪裁，朦朧的射出像銅釘的尖頭，這時河水反映着波動的天空，給人感觸到一種濃的冷的水流。

受到熱氣的暴戾，亞爾泰莫諾夫父子們喝着茶，晚餐以後，在花園內，楓樹林的半圓形中，楓樹已經堅固地生根了，雖則牠底整齊的葉子的壯麗的頂蓋，在朦朧的夜晚，像這樣是還不能給他們遮蔭的。空氣中充滿着蟋蟀的啾啾聲，獨角的鐵色的甲蟲的咪吟聲，和沙莫伐（註）的沸煎聲。娜泰勒亞已經解開她底緊身內衣的紐扣，靜靜地去倒茶，她底胸膛的皮膚，顯示着溫暖的很像牛油的顏色。蛇背低着頭坐着，修理着他底捕鳥籠的小枝條，彼得拉着他底耳朵。

「觸怒了人是不好的，」他溫和地說：「父親是常常要這樣。」

亞歷舍是嗽着他底輕聲的乾嗽，眼向鎮這一邊直視着，他底項頸伸着，好像期望着什麼東西。

鎮裏的鐘敲了。

（註）原文 Shimovar 俄國特有的製茶用之茶壺。

「這是驚鐘麼？有火？」亞歷舍問，放他底手掌在額上，跳起來。

「自然沒有的。這時打鐘者報告時刻。」

亞歷舍站起來走開了，沉寂一息以後，尼基泰柔和地說：

「他總想什麼東西都要火燒。」

「他底性子變得不好了，」娜泰勒亞謹慎地注意着說。「但他常是非常快樂的。」

在這樣，彼得——因為是長子，精巧地斥責他底弟和妻：

「你們兩人都是用了一種非常愚笨的意見看他。你們的憐憫對他是一個侮辱！我們去睡

去罷，娜泰勒亞。」

他們離開了，駝背仍注視着他們底背後，他也站着向一間涼亭走去，——他是時常在那里的一堆乾草上睡覺的，——坐在門階上面。這涼亭是在一塊滿鋪淺草的堤上，從那里形成這鎮的房子的黑團，和鐘樓，守望台，那是為火警用的，可以望見牠超出在牆垣之上。一個用人在收拾桌上的茶具，用茶杯敲出一種玲瓏的聲響。職工們是沿着牆垣走過，一個帶着一隻拋網，別一個

鈴鈴的搖着一隻鐵桶，第三個從一塊打火石敲出火花，試着去燃着火絨，再去點亮他底烟管。這樣，一隻狗吠起來，這種肅靜是被契豐·維亞洛夫底高聲的問話打破的：

「那里是誰？」

地上的沉寂是緊緊地纏着似一面鼓上的羊皮，所以，即使織工底脚下的沙底摩擦是如何微弱，也能討厭的清楚的來擊人們底耳膜，對於尼基泰，這種夜之沉靜是大快樂之原由。夜愈深，他愈集中他底想像的全力在娜泰勒亞的身上，似乎她底親愛的眼睛，也更光明地閃射着，那眼睛是時常有點可怕與奇異的。這也很容易，想起其餘各種的事情，一切都變作幸運地對於他；現在，他尋到了一樣非常值錢的寶貝，他就將這寶貝送給彼得，而彼得卻將娜泰勒亞酬報他。或者，他們似乎被強盜攻擊着，於是他就放出一種奇特的英雄的本領，那使他底父母和哥哥都一致地允許，給他娜泰勒亞當作這次出力的報酬。或者，疫病降臨到他們，全家只有兩個活人留下來——他自己同娜泰勒亞——這樣，他對她表示，那她底快樂是藏在他底心坎內。

時候是半夜了，他凝望着，在鎮內的房子的黑團，許多花園是展開的像不動的雲，另一朵雲

發現了，漸漸地升起到模糊的灰暗的天空中。一息，從下面升起一道紫色的火光，於是證實這是一種火，他向房子跑去，看見亞歷舍街上扶梯在倉的頂上。

「有火呀！」尼基泰叫喊。

「我知道的，」他底弟弟回答，爬上更高。「這關什麼？」

「那是你所希望的，」駝背想起地說，站在天井的中央，帶着驚愕的靜靜的態度。

「我希望什麼呢？像這樣乾燥的天氣，火燒是常事。」

「我們應該叫醒織工們……」

但他們早已被契響叫醒了，他們一個個的跑到河邊，快樂地叫喊。

「爬上到這里來，」亞歷舍提議，騎馬式的跨坐在頂脊上。駝背順從地爬上去，說：

「只願娜泰勒亞不要驚怕！」

「你不怕彼得給你又一個駝背麼？」

「不，爲什麼？」尼基泰低低地問，而回答是：

「不要癡視他底妻。」

他許久不能說出一句簡單的語。他似乎要從屋頂溜下來，而且跌下到地面。

「你說什麼呀？」他終究囁囁地說。「倘你想那……」

「這很對的，這很對的！我看……不要怕罷。」亞歷舍停了許久以後才快愉地說。他從他底手拳底下眺望着火的許多的尖舌，那是搖來搖去，擾亂這夜之沉寂，使他發出一種沉重的哼哼的聲響。

「那是巴爾斯基底房子燒了。」他用暢快的語氣說。「在他們底天井裏有二十桶柏油，但是這火不會延燒到鄰舍，因為有花園隔開着。」

「我們應該跑去幫忙，」尼基泰想，當他凝望着為火所撕破的遠處的黑暗。在那里，紅的空中，站着鐵打的樹木，和小小的玩具似的影子，在紅的地面上奔走，而且甚至能夠看見他們的長的細的鉤在撥着火。

「一場大火！」亞歷舍嘉許地說。

「我要住寺院去了，」駝背想。

彼得底睡眼惺忪的發怒的呢喃的話，從天井傳出來，而契豐·維亞洛夫的回答，而懶惰地浮出在空中，同時，顯現在房子底窗口，站着娜泰勒亞做着十字。

尼基泰仍舊坐在屋頂上，一直到火燒的那里，再也沒有什麼可看了，只有一堆殘火，發着像黃金火星，繞着鍋爐的火管的黑圓柱爲止。這樣，他爬下到地上來，又走出天井的門。但他遇着他底父親，他正回來，全身溼了，塗着煤烟，沒有帽，衣服撕破的。

「你到那裏去？」他希有的激烈的叫出來。一邊他推回尼基泰到天井。這樣他觸見亞歷舍底白影子在屋頂，他發出一種嚴切如火的而更不容分說的語氣：「你在那上面做什麼？下來！你應該注意你底健康，傻子！」

經過到花園，尼基泰坐下在他底父親的窗下的一條棧上，立刻聽到一聲門的砰然的關閉，同他底父親底滯重的低音的同聲：

「你要斷送了你自已，而且使蒙羞麼？你要麼？我將打死你……」

「你自己放在這裏邊的，」亞歷舍泣聲的回答。

「閉口求上帝，不值錢的惡漢要失去他底舌。」

尼基泰站起來，靜寂的但很迅速的離開到花園的一角的涼亭中。

第二天喫早餐時，他底父親告訴他們這放火的事。

「放火的人都說是醉漢鐘表匠。他幾乎被人痛打死了。巴爾斯基或什麼人使他破產的，而他也遷怒到巴爾斯基的兒子斯忒耶巴。一件可疑的案子！

亞歷舍靜默地喝他底牛奶，但尼基泰，感到他底兩手在發抖，放牠在他底兩膝間，緊緊地夾着牠。他底父親看見了這，就問：

「你這樣的夾起來做什麼呀？」

「我似乎不舒服。」

「你們沒有一個舒服的，只有我一人是健康的，」推開他底未觸唇的茶杯，怒憤地走開，跟着他們。

亞爾泰莫諾夫的事業迅速地吸引了新的人到鎮上來，從工廠離開兩佛斯忒（註）的地方，小小的矮闊的草舍在灌木叢生的小山上建築着，或在稀疏的松林中，——草舍沒有天井或枝條的籬笆，遠遠望去很像蜂巢一樣。爲了他底獨身的工人和那些沒有家庭的，亞爾泰莫諾夫建築了長的宿舍，俯瞰着一淺的山澗，有一次曾經是河床的，不過乾涸了很久，而且名稱也爲人所忘記了。屋頂是造的單邊傾斜的，三支烟囪聳在上面，而窗戶是很小的，使得保持熱度在裏面。那些都給這宿舍成一個馬廄的樣子，從此他們底住所，被這班土人叫作「牡馬的宮殿。」

雖然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變作更自誇與多嘴的，他卻從沒有學到這富人底傲慢的架子，時常向他底工人們直率地做着，參加他們底結婚的祝宴，和教父的身分對於他們底孩子們。在節日，他同老織工們閒談，他們告訴他，他應該去忠告這班農民們去播種亞麻在耕好的田中，那是曾經休耕幾年的，而且在那種地方曾經燒過野火，這種試驗是非常有成功的。老織工們對於他們底主人的謙卑很快樂，看他是一個農民，在他，命運是光榮地微笑着。

（註）Verkh' 俄國之長度名，等於三分之二英里。

「看，事業應該怎樣去經營！」他們教訓地對青年們說。

而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教訓他底孩子們，叫他們像工人，農夫，是比市民更有智識。

「都會裏的人底身體是弱的，心是嫚佚的，貪欲而又膽卻的。他們隨便做什麼事情，都是度量狹窄的，一時的，他們並不中庸。但是一個農夫嚴重地保守着現實的限制，並不搖惑的一息向這向，一息向那向。現實對於他是件簡單的事：譬如，上帝，麵包，同沙皇。他是完全簡單的。因執着他，彼得，對工人們冷淡地說話，而且時常談着關於事業。那是無用的。你必須做一個善閒談者，對他們說些無足重輕的事。同他們嬉笑嬉笑。快樂的人是容易被人瞭解的。」

「我不知道怎樣去開玩笑，」彼得說，而且，他習慣了的提着他底耳朵。

「你必須學習。嬉笑不過一分鐘就了，但牠底力量能有一點鐘。亞歷舍同人們是不容易相安的。他是太急性去呼喊他們，而且尋出缺點。」

「他們是騷擾的，懶惰的，」亞歷舍激怒地說。

「你頗知道他們是麼？」亞爾泰莫諾夫嚴肅地問道。雖然他在他底鬍子裏微笑着，而他底

微笑是不被注意的，用他底手掩着了；因為他記起亞歷舍曾經有一次和市民爭論着關於墓地的大膽與智慧。特利渥莫夫鎮的人民不願意他底工人們非在他們的墓地內，他就被迫的去買了一大塊地皮在赤楊樹林中，在那里就計劃一塊他自己底墓地。

「一塊墓地！契豐·維亞洛夫思維的說，當他和尼基泰正砍伐這纖細的莠草似的樹木。『我們不要叫東西就直喊牠們底真名字。墓地是叫作一約會場，一但人們住在那里是永遠而永遠。約會場是屋子同市鎮。』」

尼基泰能夠看出維亞洛夫的工作的輕便與敏捷，他表示更有智識在手作的工作中，比較在瞎說裏面，他這種話都是偶然地說出來的。維亞洛夫，像他底父親，是迅速的去找尋這最少的反抗的一點在每樣他着手的事情內。當這已經找出了，他就節用他底力量，而由他底狡猾的得勝。雖則其中也有意外的打擊。當他底父親熱情的開始着每件事情，維亞洛夫所做的，彷彿並不像他需要的，不過像贈他一個恩惠，像一個知道他是能勝任重要的人一樣。他說話，同他做工的態度一樣；他所說很少是謙卑的，表情的，婉轉的，老是帶着一副沒精打彩的樣子。

「我還知道一些，」他好似這樣說，「我還能告訴你一點更好聽的事情。」

在維亞洛夫底語氣中，尼基泰時常能够發覺出諷刺來，關於他，能提起他底憂悶與恐懼的感覺，也使他充滿一種尖銳的感亂的好奇心。

「你知道的很少，」他對他說，而維亞洛夫閉眼地答道：

「那是我因為生活的緣故。我知道這個並沒有什麼妨害，因為我對自己保守着秘密的。這是隱蔽在可憐人底胸中，不能被什麼人窺見的。所以不要不舒服。」

乘人之不備，契豐時常要找尋出別人正在思想的事。他慣是釘牢着他底瞬間的似鳥的眼睛，懇求的疑視着人，這樣就立刻開始談起什麼他不應該去知道的事情來，好像他已讀熟了在別人底腦內的思想一樣。有時候，尼基泰很願意這維亞洛夫咬去他底舌頭，或者割了他底如割了他底手指一樣——就是這個他已做得不好，因為他去割他底左手上的第四指代替他底右手上的一隻。彼得同他底父親并其餘的人都以為他愚笨，但尼基泰不是這樣想。一種關於契豐的好奇心底奇特的感情在他心中起來，而他經驗到一種逐漸的可怕對於這個體骨突出的不

可思議的農人，當他們從樹林裏一道兒回來的時候，維亞洛夫突然地注意他，於是可怕更擴張了：

「你瘦了。你應當告訴她，你這奇怪的人，或者她會來憐憫你。她看起來是一個仁慈的婦人。」
 駝背站着呆了。他底心臟爲恐怕而停止搏跳，他底腿變做了石頭，一邊他惶惑地喃喃的問：

「我對誰去告訴什麼呀？」

維亞洛夫向他一霎，走遠些，當時尼基泰捉住了他底小衫袖口，他輕視地揮開了他底手臂。

「呀，爲什麼假裝着，不是的麼？」

尼基泰放下他肩上的樺樹……那是他方纔在森林中掘來的——向四周看看，他很想向契豐底多毛的臉上打一耳光，警告他不得亂說，但那人仍繼續的稍遠的注視他，眼睛半張着，同平常一樣的說下去。

「至於，倘若她是不仁善的，她能够假裝點把鐘的。女人們是充滿好奇心的，她們個個都歡喜看看別一個男人像什麼，想找尋出有否比糖更甜蜜的東西。我們男人不要這許多。一次，二次，

一個男人就儘够了。他又神志清爽，并無遺憾了。但你瘦了。你試試看去告訴她關於這個。或者她會許可。」

對於尼基泰，他底話似乎是一種友誼的情感的鼓勵。這對他是件新鮮而不知道的事，而他底喉間阻塞着；雖則同時契豐似乎剝去了他底衣服，暴露了他底全身的裸體。

「真胡鬧，捏造謠言！」他說。

在鐘內，鐘打起牠底晚禱的呼喚。契豐轉一轉他底肩上的嫩樹，向前走去，他底鐵的鋤在地。上重擊了一下，又用同樣沉靜的語氣說。

「不要怕我。你知道，我代你可憐着。你是一個良善的有趣味的人。你們亞爾泰莫諾夫氏個個都極有趣味的。雖然你是一個駝背，你卻不像一個有癖性的人。」

尼基泰底恐懼在燃燒着的悲哀中消解了，這種悲哀是使他眼前的樣樣東西都搖動。他於是顛頭的像一個酒醉的人，要想臥倒休息了。

「不要隨便說什麼話罷，關於這事，」他餒氣地哀求說。

「我所告訴你的一切，都是秘密着的。」

「忘記了她罷。不要隨地胡說出來。」

「我決不會對她說。我要對她說做什麼呢？」

他們一路回到家裏都沒有聲響。駝背的黑藍的眼睛漸漸地變做更大，更圓，而且更憂愁的了。他開始注意在他身邊走過去的人們，看他們底肩，他卻變做比以前更沉寂更平淡的了。娜泰勒亞老是留心着，不知道這究竟爲什麼。

「你爲什麼這樣憂悶呢？」她問：

「我有一件事要做。」尼基泰回答，一邊匆匆地走開。這困惱了娜泰勒亞，因爲這不只一次，她底叔叔已不再像從前一樣的和善地對待她了。她已爲經過的生涯所勞倦了。在四年之內她生了兩個女孩，而現在，她又一次懷孕了。

「爲什麼你憤養女兒？叫我怎樣處置她們呢？」當第二個生下來的時候，她底阿翁怨言的，他也不給她贈品了。

「我要孫子。」他向彼得說。「不要爲許多孫女弄丈夫來。爲外人去建築事業做什麼用呀？」從她底阿翁底口裏說出來的每個字都使娜泰勒亞覺到她受責難。她也知道她底丈夫不滿意她；當她在床上睡在他底旁邊，她總凝視着窗外，望遠遠的衆星，撫摩她底腹，做她底秘密的禱告。

「主呀，給我一個兒子……」

但是有幾次，她很想向她底丈夫和阿翁喊出：

「我有意要這樣做。我恰要弄幾個女兒來窘迫你們！」

她很想做幾件驚人而出奇的事——或者是好的，如此可以使人們對她更和善；或者是壞的，如此可以使他們個個畏懼。但是她想不出什麼或好的或壞的事來。

天一亮就起來，走下到廚房，幫廚子預備早餐，又重跑上樓，餵奶給她底女孩們。於是她給她底阿翁，丈夫及叔叔吃早餐，又餵她底兩個小女兒一次。以後她常是縫或補每人底衣服，中餐以後，就同女孩子們到花園中，全個下午都坐在那里，一直到喝茶的時候。厚面皮的婦人們，手裏捏

着線軸在捲線，一邊向花園內窺望，用諂媚的語辭稱讚她底女孩的美麗；雖則娜泰勒亞微笑着，可是她並不承認他們的稱讚，因為她自己並不想她底女孩們是好看的。

有時候，尼基泰在樹林中出現一息，他本是惟一的對她和善的人，但現在，當她邀他來同她同坐一息，他總是有罪地回答：

「原諒我，我沒有工夫。」

這種失望的悔恨的觀念不知不覺地形成在她底心中……那駝背的對她和善僅僅是假裝的，而實際他是被她底丈夫派來監管她的，如同一個衛兵，提防着她和亞歷舍。她怕懼着亞歷舍，因為他攝引她，而且很知道倘若她底美麗的叔叔要她，她就無法反抗他。但是他不要她，甚至一些也不注意她，這樣也傷害了她底情感，使她充滿着憎恨，反對這急躁而傲慢的亞歷舍。

在四點鐘他們喝茶；在八點鐘他們喫晚餐，以後娜泰勒亞洗了臉，又餵好孩子們，給她們去睡。她跪着許久，做她底祈禱，於是睡下在她丈夫的旁邊，希望着獲得一個兒子。倘若她底丈夫要她，他在床上呢喃說：

「够了。來睡罷。」

她就急忙地做了十字，停止她底祈禱，走到他旁邊，順從他睡下。有時候，但很少的，彼得常是笑她。

「你爲什麼祈禱的這樣多？倘若你祈禱就樣樣都會有，那對於別人不能留下什麼了。」

在夜裏，她總要被女孩叫醒，給她喫奶，使她靜去，她自己走到窗邊，留在那里許久，凝視着花園和天空，凝神的沉思着關於她自己，她底母親，她底阿翁和她底丈夫，而且關於樣樣事情，是在難得的日子中對她發生的，這日子是恰恰不看見的過去了。這是奇怪的，沒有聽到尋常的聲音，女工們的歌唱，一時快樂，一時憂悲，同工廠一切的嘈雜和騷動，這種聲音很像蜂陣。牠底無間歇的倉皇的窸窣的聲音，整天都充塞她底耳朵，回音浮蕩在屋內，震撼着樹葉，搖動着玻璃窗——一種繼續的工作的營營聲，強使她底注意，阻礙她去思想。

但在夜之沉靜中，當個個活着的動物都在睡夢內沉寂了，她記起尼基泰底婦人的血之凝固的故事，這班婦人被韃靼人生擒，和聖修道士與殉教者的傳記。她也記起人們的故事，他們有

愉快而幸福的生命，但是好像有規則的，記憶激動她去記起有些打擊她的事，

她底阿翁時候瞧着她好像他是在凝視着天空一樣，那她並不十分關心，但偶然他同她面對面，在走廊或者在室內，這樣他無恥地用他透入的目光熟視她從胸到膝，而且給她一個惡意的鼻笑。

她底丈夫底態度是乾燥而冷淡，她覺到她有時看着她，好像她妨礙他看什麼躲在她底背後的東西一樣。有時他已經脫了衣服，並不睡下，坐在床沿邊經過許久，用一隻臂托在棉氈的絨毛枕上，另一隻手提着他底耳朵，或者摩擦着他底頰下的鬚鬚，好像他患牙痛，也常常纏起他底相貌作一種慾態，或者是憂悶的，或者是發怒的表情，在這些時候，娜泰勒亞是恐怕地蒙被睡了。他並不多講話，僅僅關於家務，關於和農民們與地主們的生活的回憶說幾句，事情對娜泰勒亞是不能領會的，他說的很少很少，時常地。在冬天的節日中，在聖誕節和懺悔節時，他同她在鎮內驅車而遊。在這些機會上，這隻大而黑的牡馬被駕於轎車。牠有黃的銅色的眼睛，絡着充血的細筋，憤怒的抬起牠底頭，高聲地用鼻吼着。娜泰勒亞很怕獸類，而契豐·維亞洛夫卻更使她怕，這

樣說：

「牠屬於一位貴人的，現在牠發怒，爲牠換了一個新主人。」

她底母親時常來看他們，娜泰勒亞卻妒忌她底自由的生活，如在她眼中的愉快的閃光。當時他稱讚着他底女主人，舒適的撫着他底鬍鬚。至於她，她底母親，雌孔雀般的高張了尾巴，搖擺着她底臀部，在他底面前，炫耀着她底美麗。這鎮，早已知道她和亞爾泰莫諾夫的通姦了，嚴厲地責備她底行爲而且迴避她；高尚的人們，他們的女兒和娜泰勒亞做朋友，自從她做了一個不道德的婦人底女兒，一個神秘的異鄉人的媳婦，一個暴躁的男子——他爲驕傲所脹足了——的妻以後，禁止她們去找她。如此，當她是一個姑娘時所享受的小小快樂，現在在娜泰勒亞看起來無不巨大而燦爛的了。

這也很使她傷心，她否她底母親，她以前是非常誠實坦白的，現在是詭譎而欺詐的了。她底母親明顯地怕懼彼得，但要使他不注意到，她就諂媚地讚美他底事業的才能。她也怕懼亞歷舍

底輕蔑的眼睛，因為她時常深情地同他取笑，輕輕地同他談話，而且時常給他東西。在他底命名日的一天，她送他一隻瓷器的鐘，在這上面有幾隻綿羊的彫象，和一隻婦人，裝飾在花中。他們個個喫驚着這美麗的做工精巧的東西。

「我得了牠是三盧布的一宗價的代價，」她底母親說道。「牠是老式的，不重擺出來，但到亞歷舍結婚的時候，牠將當作一樣裝飾品擺在他的房內。」

「我也能用牠當作一樣裝飾品的，」娜泰勒亞想。

她底母親也時常詳細地問她底家務。

「除星期日外不要放揩嘴布在桌上，」她愚笨的告訴她。「他們的鬍鬚和鬍鬚立刻就會弄髒牠們。」

現在她看了尼基泰，以前她是喜歡他的，用緊閉着的兩唇對他講話，好似他是一個被人猜疑着的不誠實的管家。她甚至警告她底女兒叫她不要同他在一處。

「留心，」她說，「你不要太惹惹了他。駝背是狡猾的。」

不止一次了，娜泰勒亞想對她底母親說她丈夫的事，因為不信任她而命運駝背來監視她，但好像有什麼東西時常阻撓她說出來。

但一切中最壞的，是她底母親底關於她底房事的親暱底盤問。對於她的生不出一個男孩子，和別人一樣的不耐煩，她底母親暴發出遲鈍的無恥的問話，她底含淚的眼睛半張的，微笑着，在她底低低的語音中有一種嗚嗚的聲響。她底好奇心強烈地刺激她，而娜泰勒亞是喜歡聽她底阿翁的發問：

「優勒亞娜，我可以去配馬了麼？」

「我還是走罷。」

「很好，我同你同去。」

「你底母親是一個有智識的婦人，」她底丈夫思考地問。「這是聰明的，她用這種方法管着父親。當她在旁邊，他對我們也更寬厚。我願意她費了她底房子住到這里來。」

「她不應該這樣做，」這是娜泰勒亞所要說的話，但她不敢說，而且對她底母親更感到困

惱，因為她底愛情與幸福。

當她坐在窗邊縫紉，這窗是望到花園的，也可說就在花園裏面，她聽到契豐同尼基泰的談話的斷片，他們是在灌木的後面靠近浴室做着工，而這特伏爾尼克底低低的字句滲過這工廠的溫和的簷聲。

「這是人，弄出許多無聊來。他們互相擁擠在一塊，於是無聊便開始了。」

「實在不錯呀！」娜泰勒亞想，但是尼基泰底快樂的聲音勸告地發出來：

「你胡說。跳舞與遊戲怎麼講？倘若沒有人那就沒有快樂。」

「那也是真的，」娜泰勒亞驚奇的同意。

在她看來，一切圍繞着她說話的人，他們個個都有一種特殊的事情底充分的見解。她知道那種堅實的簡單的說法，在這種說法裏面，字句都是正確地互相適合，可給各人當作深奧的真理底斷片底定義一樣；這些人都彼此分別出來，從他們底說話中；他們都用字句來修飾他們自己，像叫子般的刮辣刮辣着，又玩着牠們，好像牠們是金或銀的錶鍊一樣。但是她沒有話可掉，即

使說，也沒有什麼能粉飾她底思想的，如此，他們仍然是蒙蔽的不可捉摸的像一陣秋天的霧，用他們的重量壓着她，到鈍了她底智慧，她是時常時常的，對她自己作不幸與憂慮的思想：

「我是愚笨的，我不知道什麼，我不懂……」

「這熊是一個魔術家，他知道那里是蜜，」契豐含糊說，在覆盆子叢裏面。

「那是真的，」娜泰勒亞想，一邊她記起亞歷舍怎樣的殺了她底中意的熊，她發抖了。到了十三個月的時候，這隻熊在草場上跑來跑去，馴服而親暱的好似一隻狗。牠時常走進廚房裏來，直立起牠底後腿，討麵包喫，幽幽地叫，閃着牠底滑稽的眼睛。牠是談諧的，馴良的，和善的，個個人都愛牠。牠尤愛尼基泰，他留心照顧牠，他梳去牠底厚的打結的毛的塊團，帶牠到河裏去洗澡，當他隨便到那里去，這熊總先舉起牠底鼻，切望地嗅着氣，於是哼哼地繞着草場跑，又衝入辦公室，那是尼基泰底房間，陸續地擠開了窗子的玻璃，弄破了窗架。娜泰勒亞歡喜用小麥製的麵包和糖漿餵牠，牠隨意的，慣用一片片的麵包浸在糖漿的杯子裏。發出快樂的叫吼，站起牠底多毛的腿搖來搖去，牠推進麵包在牠底大的牙齒間，牙齒生滿在牠底紅的牙床上，又吮牠底甜的黏的

掌。於是用牠底和善的小眼睛幸福的閃着光，用頭鑽進娜泰勒亞底裙下，邀她同牠遊戲。甚至連這引人憐愛的動物講話也可能的，什麼對牠說，牠早已懂了。

但是有一天，亞歷舍用燒酒給牠喝，在牠跳過舞翻過筋斗以後，這隻酒醉的熊爬到浴室的屋頂上去，開始將烟肉扯裂成一片，將磚滾到地上來。一羣工人集合攏來大笑着看牠，從那時候起，亞歷舍幾乎在每個節日都給牠喝酒，使牠娛樂這班人們；這隻熊卻漸漸地沉溺於酒了，時常在帶有酒氣的工人的後面跑，而且永不許亞歷舍經過這天井除非衝過牠。牠被練上了一根練條，但是牠撞破了牠底窠舍，用牠底掌在空中搖舞，牠底頭向四面亂點，於是牠繞着草場跑，帶着一根鎖在牠底項頸上的練，和另一端得着的木板。那時他們要捉牠，牠抓破了契豐底腿，衝倒一個年青工人名叫莫洛索夫的，又傷害尼基泰，用牠底爪捉住着他底臀部。這樣，亞歷舍趕來，追上牠，用一根獵槍，直刺入牠底肚裏。娜泰勒亞從窗口望見，這隻熊立刻就躡下牠的後腿，搖牠底前掌在空中，好似懇求人們的原諒，他們是忿怒地圍着牠呼喊的。這時有一個人，順便地給亞歷舍一把銳利的木匠的斧，娜泰勒亞看見她底叔叔用這利斧向牠揮着，先擊牠在一隻掌上，以後

又一隻熊苦痛而大叫了，垂下牠被擊碎的掌，血從右左兩掌立刻流出來，弄成紅的斑點遍滿這蹂躪的地上。在牠頭上，又受到新的一擊，帶着一聲可憐的叫吼，這樣，亞歷舍闊闊地張開了他底兩腿，向牠底後頸衝進這斧，彷彿是一段木頭一樣，使這動物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利斧深深衝入到骨頭，亞歷舍不得不踉着一隻脚在多毛的死體上，然後拔出他底刀口從牠底頭蓋裏。娜泰勒亞對於這隻熊有些抱歉，但知道更抱歉的是她底快樂的聰明的和一個無畏的豔冶的叔父，是爲着一個無價值的婦人而毫不注意到她自己。

她底叔叔個人都稱讚他底靈敏和勇敢，她底阿翁在他底肩上拍拍說道：

「你還說有病麼？……唉……」

但是尼基泰從天井逃開，娜泰勒亞哭泣了，竟使她底丈夫喫驚的煩惱的問她：

「假使他們在你面前殺死了一個人，那你怎麼樣辦呢？」

又彷彿她是一個孩子，他重聲喊她：

「不要哭，發癡的！」

她以為他要打她，於是忍止住她底眼淚，想到他和她過去的第一夜，他那時是怎樣的溫存而嬌怯的。她也記得雖然他並沒有打她過，如一切丈夫打他們的妻一樣，卻不許她嗚咽，她說：

『原諒我。我對他很傷心。』

『你應當對我傷心，不要對熊，』他用一種較低的較為溫和的語調說。

起初的時候，關於她底丈夫的嚴厲對她的事，她都向她底母親訴說，她母親回答：

『男人是蜜蜂，我們是他們底花。他們從我們這里取去蜜。你必須記得這話而知道忍耐，親愛的。男人是一切的主人。他們有比較我們更重大的責任。他們建造教堂和工廠。看，你底阿翁在一塊荒沙的地上，已建築起什麼來……』

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用如狂的速度繼續的發展和鞏固他底事業，好像他已得到一種豫告，他不久於人世了一樣。在五月裏，聖·尼古拉的誕日前不久，第二個工場用的一隻汽鍋到了。牠載在一隻駁船上運來，這駁船泊在渥凱河的一個尖嘴的沙岸旁，在那裏，這綠色的伐太拉沙河的淺水是緩慢地流着，現在這困難的事情，是要將這汽鍋拖過三百五十碼的沙土上。在聖

·尼古拉誕日那一天，亞爾泰莫諾夫爲他底工人們預備了一個豐富的節日的酒筵，酒是用燒酒和啤酒兩種。桌子排在大井中，由婦人們用樅樹和樺樹的綠枝，并早春的花球裝飾起來。實在的，她們看起來她們自己也像花，她們穿着各種顏色的衣服。主人同他底家族和幾位客人坐在老織工們的中央，和那些盪浪唇舌的紡紗者作新鮮的笑諼。他喝了許多酒，機巧地激動着人們去歡樂。

「噫呵，朋友們！我們很好的過活着，我們不是麼？」他刺激地叫喊，用手分開他底帶灰色的鬚鬚。

他知道他底態度是可羨慕的，醉飲酩酊，爲他有生以來未曾有過的大快樂。他眼光閃爍着，瞬視着，好像牠是有陽光的春天，好像是地球在一切底精巧的排列着的草與葉及六月的草木園中，那時樺樹和小松，都已向蔚藍的天空放出牠們底金色的針，牠們的香氣充滿空中。因爲那年春到的很早，而且熱的快，這櫻樹和紫丁香花已經開了。一切快樂而歡呼，甚至人類在那一天，都似發揮出他們底本能中底最優良的態度來。

「善利斯·莫洛索夫，一個老織工，從他底坐位上站起來——一個衰弱的小小的老人，遍身白了，又洗的像一個死屍，他底如蠟的臉孔，隱伏地藏在一副微綠的灰色的鬚鬚中。靠在他底大兒子底背上，一個六十歲的人，他用一隻長的無肉的臂膀向空中搖，兇猛地喊出來：

「看我，我九十歲了。九十以上了。你們還有什麼話說！當我是一個兵的時候，我和普格契夫（註）戰爭，曾加入在莫斯科的一次叛亂，正當那疫病流行的一年。是的！我曾和僕那巴忒打過仗……」

「那你愛過誰呢？」亞爾泰莫諾夫湊向他底耳邊說，因為他耳已聾了。

「我底兩個妻和其餘的人。看我呀！我有七個兒子，兩個女兒，十九個孫子，五個曾孫。那是我編織出來的小小的成績。他們在那里——他們個個爲你工作——坐在那里……」

「再給我們說一些罷！」伊勒亞喊。

「那還多得很呢。我活過三朝沙皇，一朝皇后。你們還有什麼話說！我所有的主人都死了，我

（註）Emelyan Ivanov Yugochlov (1720-75.) 是農民事革命的領袖，在 Katherine II 統治的時候。

是唯一的活着的！我已織了不知多少佛斯忒長的麻布。你是一個真實的人，伊勒亞·伐西勒維茲，祝你長壽。你是一個愛工人而工人也愛你的主人。你不使人不快活。你是我們自己底樹的一枝，向前去。成功是你底合法的妻，不是你底主婦；因為主婦是先弄壞了你以後又棄了你的。向前去，找尋一切你所該得的！上帝祝福你，朋友。上帝祝福你，我說。」

亞爾泰莫諾夫是非常感動，他拿了他底臂，舉起牠，吻牠。

「謝謝你，我底朋友！」他叫。「我將使你做一個監督者。」

人們叫喊而哄笑，而這酒醉的老織工，被他們高高地舉起來，向空中揮他底露骨的臂膀，發一種尖銳的嗤笑的聲音，說：

「他這樣事情都依照他自己底計劃做的，與人們大不同……」

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夫人是無恥地向她底頰上揩着感動的眼淚。

「他是怎樣的快樂呀！」她底女兒向她說。

「像他這樣的是上帝叫他來贈與快樂的，」她回答，揩她底鼻子。

「孩子們，從我這里學一點去，怎樣待人的方法。」亞爾泰莫諾夫向他底兒子們叫，「注意，彼得！」

聚餐以後，當時桌子都拿開了，女人們開始唱起歌來，男人們開始比賽他們底力量，角力同拉繩，亞爾泰莫諾夫樣樣都參加，又跳舞，又同其餘的人角力。他們繼續的快樂下去，到東方發白，這樣，第陽光之第一線中，七十個酩酊的工人，嘈雜的一隊，由他們底主人領導着，向渥凱河走去，或歌唱，或吹噓，彷彿負着去做搶劫的事，在他們底肩，上負着粒的軸，橡樹的槓杆，繩子等。沿着這沙路，在他們底後面，這個老織工蹣跚地走着。

「他將得着他底計劃，」他呢喃的對尼基泰說。「他將，我知道……」

這呆鈍的紅的怪物，樣子好像一隻無頭的牛，是順利地從駁船上起到岸上。於是他們用繩繞住牠，一致的用着力，喊着，呻吟着，他們拉牠，在軸上，沿着他們預先鋪在沙上的板而走。這汽鍋搖動的，當牠向前轉動，牠底呆笨的圓的頸，在尼基泰看來是喫驚的開張着，向着人們底愉快與努力。雖然，他底父親是醉了，他也幫着拉這汽鍋向前。

「不要這樣快，不要這樣快，」雜在他底用力中，他繼續喊出，他又用手掌給這鐵的怪物一拍，在牠底紅的一邊，他加添說：

「向前去，汽鍋，向前去！」

離工廠已不到一百二十碼了，這時汽鍋卻猝然傾側，慢慢地滑脫前面的軸，牠底呆鈍的鼻子戳在沙裏面。尼基泰看見牠底圓的頸吹起灰塵，在他父親底膝上面。人們就憤怒地蜂似的圍繞着牠底軀體，要想在牠下面推進軸，但他們已經無力了，而這汽鍋還是頑固地戳在沙裏不動，和他們的能力相差很遠，無論他們怎樣用力，看來還似愈弄愈深。亞爾泰莫諾夫着忙的，橫杆捏在手裏，時時喊出：

「大家一齊呀，朋友！啣——啣哈……！」

這汽鍋不願地走了一點路，於是又一次沉重地陷入沙中，當他底父親從這一羣工人裏出現，尼基泰看見他的走路是異樣了。他底臉孔也變色了，當他向前走，他的一隻手放在他底鬚鬚下，扼住他自己底喉嚨；另一隻手他摸索着路，似盲人一樣。這個老織工，在他後面跳躍的走，繼續

叫喊出：

「一點泥，噢一點泥……」

尼基泰奔到他父親的前面，他父親打噴着，吐出一口血在他底腳邊。

「血！」亞爾泰莫諾夫呆木地說。

他底面色開始變蒼白，他底眼睛爲恐怕而閃光，他底牙床顫抖着，這全個他底大的能幹的骨節，看起來爲恐懼而縮小了。

「你傷害在那里？」尼基泰問，扶持着他底臂。他底父親衝撞着他，推開他。

「我想我破了一條血管，」他用低低的聲音回答。

「噢一點泥，我告訴你……」

「讓我獨自走開！」

他又吐出多量的血。

「我吐血了，」他昏迷的喃喃說。『優勒亞娜在那里？』

駝背要跑到家裏來，但他底父親緊緊地捏住他底肩，開始站不穩定的沿沙而走，低着頭好像他要細聽這作鏗鏗響的沙底聲音，那是難於辨別的，在這班工人們底憤怒的叫喊之上。

「我爲什麼事？」他問，一邊他走向家，一步步仔細地走着，如同沿着一根架在深河上的獨木小橋一樣。優勒亞娜站在階上，對她女兒說着再會，尼基泰注意着，當她一瞥了他底父親，她底美麗的臉孔立刻奇怪地轉動着像一車輪，先向右邊，又向左邊，失去了一切的顏色。

「拿點冰來，」她喊，當亞爾泰及諾夫，無心地踏一隻腳在另一隻腳之前以後，在一階上倒下去，打噴着，又吐着血，比以前更急。尼基泰如在夢中的，聽到契豐底聲音說：

「冰是水，你不能用水來代替血……」

「他應該嚼一點泥……」

「契豐，盡你底力量，趕快騎馬去請牧師來……」

「扶他起來，帶他進去，」亞歷舍命令道。尼基泰擋着他肘時扶起他底父親，但有人很重地踏在他底足趾上，他眼花了一息。以後，他底目光變做比平常更銳利，用着苦痛的切望，積蓄在他

記憶中的，一切在他父親底房間的黑暗內，天井中進行着。契豐騎着大的黑馬，想跑出草場外，但這畜牲不聽他駕御，不肯跑出門，各處跳躍着，旋轉着，惡意地昂起牠底鼻子向天空，衝散人們向各方跑——大概爲這眩惑的火爐所驚怕，這火爐被太陽在天空中燃燒着。終竟被強迫着跑出門外，向前奔馳了，但當牠到了這笨大的紅的汽鍋邊，驚跳了，將契豐丟在地上，回到天井去，鼻發躁聲，搖着尾巴。

「跑開，孩子們！有人叫。」

在窗台上坐着亞歷舍，絞着他底黑的鬍鬚。他底易怒的臉孔，很不像一個農人底，漸漸細削了，看起來彷彿罩着一層灰沙。他眼珠不瞬地望過人們底頭，凝視着床邊，他底父親睡在床上，一種異樣的聲音說着：

「這是表示我曾做錯了事情。這是上帝底意志。孩子們，這是我給你們的命令。優勒亞娜當作你們底母親，你們聽着麼？優勒亞，爲基督的緣故，幫助他們。滾呵，叫這陌生人到房外去。」

「不要說話，優勒亞娜苦痛的沒精打彩的說，一邊塞一小塊冰在他底口裏。」沒有陌生

人在這里。」

亞爾泰莫諾夫吞下了冰，顫震的長嘆一聲。

「你們不是我底罪的評判者，而她也不能爲這個受責備。娜泰勒亞，我曾對你太辛辣了，呀，不要介意。現在我要對孩子們講話。彼得同涅，勒涅沙，要友愛，對農人要更好些。他們是極好的，是人類中的精選品。涅勒涅沙，你和你所挑選的姑娘結婚罷……這都很好。」

「父親呀，不要離開我們，」彼得哀求的，跪下去。但亞歷舍以手輕觸他底背後，輕輕說：「你說什麼呀？我不相信他……」

娜泰勒亞用廚刀切細冰在銅的盤子裏面，她擊着的碎裂的聲音，伴着銅器底鏗鏘聲，和她自己底嗚咽的悲哀聲。尼泰基看見她底眼淚落在冰上。一種帶黃色的陽光射進房內，牠底照在鏡上的反光投到牆上，成一個無定形的顫震着的影子，這影子在盡力地磨擦去這紅的有長鬚的中國人的像，他們畫在糊牆紙上同夜的天空一樣的青。

尼泰基站在他父親的腳邊，等着呼喚；而巴伊瑪珂夫夫人一時梳着伊勒亞底密的卷的頭

髮，一時拿一塊桌布揩了從他底唇邊不住地流出來的血，并揩了他額角和鬢骨上的汗珠。於是她輕輕地向他底凝視着的眼中說話，一種在燃燒着的低語有如禱告。而他，用一隻手放在她底肩上，用另一隻放在她底膝上，用他已經如鉛的舌，含糊的說出他底最後的話。

「我知道了。基督保佑你。將我葬在我自己底土地上，在我們底墓地中，不在鎮裏。我不要睡在那里，在那些人們裏邊……」

這樣，當他底身心的極度的痛苦沸湧過了，他低語道：

「噫呵，我做錯一件事了，主呀……我做錯一件事了。」

一個身體長的，僕背底神父到了，他有憂愁的眼睛和基督式的鬍鬚。

「等一等，神父，」亞爾泰莫諾夫說，他又一次轉向他底孩子們。

「孩子們，繼續一塊兒，住着像朋友一樣。感情不好事業是不會繁昌起來的。彼得，你是長兄。

一切責任都歸在你底肩，你聽着麼？跑開……」

「尼基泰，」巴伊瑪珂夫夫人提起他。

「你必須愛尼基泰。他在那裏？現在去。以後……娜泰勒亞亦……」

他犯流血症死了，在當天下午，太陽仍從天頂照耀到一切他底思慮的時候。他睡着，他底頭舉起的，一種惑態在他底如蠟的臉上，帶着一種凝思的表情，彷彿他底離世的眼臉底沉思的凝視是釘緊着這粗的手腕，溫順地交攢着放在他底胸上的。

這在尼基泰看來，他底死是使合家更驚惶失措，比較悲哀或驚嚇。他覺得每人都有這個呆木的驚惶，尤其是巴伊瑪珂夫人，她坐在椅子上，好像凝固了，在死人的旁邊，眼淚也沒有，沉靜的什麼事情都沒有聽見，兩手放在膝上，兩眼呆直地不瞬的凝視着這如石的臉孔上，他底雪白的鬚鬚散亂着。

彼得呢，相反，他是大事臨頭了，當他走進他父親臥着的房內時，一個肥胖的尼姑在那裏和尼基泰輪流吟唱着詩篇的悲歌。他話講的太多，他底高的聲音是反常了。先向他父親底臉孔投一切望的眼光，又做了十字，站了二三分鐘，於是小心地走出去。以後，他底矮胖的形影，忽出忽沒的在花園中和天井內，好似他在找尋什麼東西似的。

亞歷舍忙碌着關於籌備埋葬的事情。他不住地騎着馬到鎮中去，又回來衝進房內問優勒亞娜，關於殯事進行的吩咐和追悼的席位等。

「等一等，」她說，亞歷舍就退開了，疲倦而流汗的。這樣，娜泰勒亞就來膽怯的同情的向她母親說，要她喝點茶，或喫點什麼東西下去，巴伊瑪珂夫夫人留心地聽她，於是說：

「等一等。」

在他父親活着的時候，尼基泰不知道他是否對他關心，他只有怕懼着，雖然在同時，怕懼並不妨礙他底工作的熱情，這種工作，由那對他並不好且不顧他底駝背兒子的生死的人所啓示的。但現在，這對尼基泰，似乎他是他父親底唯一的真正深愛的兒子了。他知道充滿着漠然的悲傷，從這個強壯的人底突然的死裏，接受着一種粗暴的無情的打擊。這種打擊與悲傷他感到非常之甚，竟使他覺得呼吸都困難了。他坐在一隻箱子上，在一角兒裏，等着輪到他去讀詩篇，反覆誦吟着讚美詩的純熟的字句，對他自已並向四周看看。這房內是充滿着暖黑的黑暗，蠟燭的光閃爍着好似開着的黃色的花。由幾個生着滑稽的長鬚髯的中國人，背了茶葉箱子，是貼在牆壁

上。在每一張糊壁紙上，有十八個中國人，分爲兩排，一排跑向天花板，另一排跑向地板。一種月光底如油的小片照在牆底一部分上，在那里，這中國人是更有生氣的更活潑的走上走下。

忽然，在詩篇的單調的流動上，尼基泰聽到一種靜寂的聲音，固執的發問：

「但是，這是可能的麼？他能死得了麼？主呀！」

這是優勒亞娜，她底語氣中的悲傷使這尼姑停頓了她底誦讀，用一種有罪的語氣回答說：「他是死了，親愛的。他是死了。這是上帝底意思……」

這更使尼基泰難受，他站起來，咕嚕的離開這房子，他深深地不以這尼姑的言語爲然。

靠近天井的門旁坐着契豐，從一株大木頭上削下小片來，將牠們插在沙中，又用他底腳更深的踏下去，這樣，木片就看不見了。尼基泰坐在他底旁邊，靜靜地看着他做。這時安東烏希凱提醒他，那怪誕的東西，鎮裏的白癡，一個多毛的黑臉皮的青年人，腿彎曲的，眼睛圓的像棕色的貓頭鷹底眼。他時常在沙上劃圓圈，用樹枝和木頭的小片做幾個籠在中央，但當他一切都完了的時候，他輒扁牠在他底腳下，用沙和泥堆在上面，喝着一種鼻音的腔調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基——督復——活了，他復——活了，而車子，失去了一隻輪子。」

普得爾瑪呀，巴伊，巴伊，普斯泰而瑪呀，

巴烏，巴烏，巴伊。」

「這幹什麼呀？」契豐說，他輕拍了一下他自己底頸上，打死一隻蚊子。一邊他揩他底手掌在膝上，他窺望了月亮，月亮是掛在河上的柳梢頭，這樣，他底眼訂視在肉色的汽鍋上。

「今年的蚊子更來的早，」他寧靜地繼續說。「是的，蚊子還活着，而他……」

恐怕他說出什麼來，這駝背不讓他說完。

「但是，你看，你已經打死一隻蚊子了。」

幾分鐘以後，他急忙地離開這特伏爾尼克，他卻不知道自己做些什麼事好，再在他底父親

底房內出現一次，他代取了尼姑底位子，開始誦讀。他並沒有聽到娜泰勒亞進來，當他念出他底悲哀的讚美詩的字句時，如此，他忽然聽到在他後面這種她底聲音的低輕的微波。當她走近他時，他時常感到他可說或者做什麼奇特的事情，或者什麼可怕的事情，甚至，像在現時這一刻，他怕懼着說出什麼，他不會想做的。如此，他垂下頭，聳起他底駝背，放輕他底破碎的聲音；這樣，恰恰當他讀到第九章的句子時，兩種悲泣的聲音就協和起來。

「看，我已拿開他底十字架了。我將把牠背起。」

「媽媽親愛的，我也孤獨了。」

尼基泰又一次提高他底聲音，如此好像可以壓下什麼他們所說的，避免了聽到他們底含淚的低語，但他同樣的不能使他不再聽到：

「主不肯寬恕他底罪……」

「我是完全孤獨的，在陌生的巢中……」

「那我將從你底面前走向何處去？又從你底憤怒中，我將逃向何處去呀？」

尼基泰繼續勤勉地吟誦着這恐怖與絕望的悲句，而橫過他底記憶，起來這憂愁的話：

「不受只是一次悲傷，但愛了卻有兩次。」他糊裏糊塗的感到，彷彿娜泰勒亞底悲傷，顯示在他底前面，有如一個幸福的警標。

在早晨，巴爾斯基同耶珂夫·什鐵庚，市長，乘着四輪車從鎮上到了，市長是一個呆木眼睛的人，被人叫做「有頭無尾的。」他是稍微圓人的，樣子好似一塊生粉團做成的。他們來吊這個死者，他們對他行敬禮；而帶着恐懼與猜疑，他們個個都仔細地窺視了他底變黑的臉，他們對於他底死也是喫驚的。這樣以後，什鐵庚對彼得說，一種尖銳的譏刺的聲音：

「我們聽說你要將你底父親葬在你自己底墳地中，是不是如此呀？彼得·伊勒茲，這將蔑視了我們和這鎮了。這看來彷彿你不願與我們爲伍，而且不以爲你們住在這里和我們都是友誼的，是不是如此呀？」

亞歷舍磨擦他底牙齒，輕輕向他底哥哥說：

「遣開他們罷。」

「怎麼樣啊？」巴爾斯基走前向優勒亞娜，低沉的說。「你表示不快樂罷！」

什鐵庚繼續向着彼得。

「你並不照格勒勃神父底忠告做事，是不是呀？不對的，你必須改變你底主見。你底父親是這區的第一個工業家，新事業的創辦者——是這鎮上有聲望的人物。甚至警察長都喫驚，而問你們是不是奉正教的。」

他不息地繼續說下去，也從不注意彼得的想插進去講話，但當彼得終究說了，他是承彼父親底志願的，於是什鐵庚立時靜止下來。

「我們將一概同樣的來送葬，」他說。

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那他所說的並不是他底來客的真正的理由。他於是退到房子的一角去，在那里，巴爾斯基眼釘住優勒亞娜不動，向她底耳朵呢喃地說些什麼，但當什鐵庚向他們衝進前來，優勒亞娜喊叫道：

「你這傻子，出去！」

她底兩唇與眼睫都顫動地，她驕傲地抬起頭，一邊彼得說：

「這兩位同波米亞洛夫，伏洛波諾夫，要求我勸你們兄弟將工廠賣給他們，他們將報酬我對於他們的幫忙。」

「出去……大人先生們！」亞暨舍說，指點着門。

帶着微笑和稍稍的咳嗽，什羅庚領巴爾斯基向門走，用肘推他去，這時巴伊瑪珂夫夫人坐倒在一只箱子上，開始大哭起來。

「他們想消滅他底記念了，」她訴說着。

「我寧使做一個農奴，」亞暨舍帶着惡毒的莊嚴說，眼注視着亞爾泰及諾夫的臉，「我寧願撞破我底腦袋，比較看見這些人在這里。」

「怎樣的一次便宜的買賣呀！」彼得唔唔的說，他也在旁向他底父親瞧了一眼。

「你爲甚麼不說呢？」娜泰勒亞溫柔地問，走向尼基泰。

他感觸到他這被人記念着，快樂了，娜泰勒亞還是一個記念着他的人，如此，使他底臉孔放

鬆到一個幸福的微笑，他用和她底語氣同樣的溫柔說

「我爲什麼要……你同我是……」

但娜泰勒亞沉思地走開了。

這鐘裏的全數的紳士們都出現在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底殯場內，在他們裏面，警察長也到了一個長而瘦的人，下巴剃得精光，灰色的側鬚。他同彼得並列着威嚴地跛行着，兩次同樣的說這話：

「死者是大公喬治·拉茲基殿下對我頗爲讚揚的人物，而現在他自己也完完全全地證明了這種讚揚了。」

「這是一種困難的作工，將死者抬上山！」一息以後他發表道。說了這幾句話，他就走出羣中，站到那松樹底蔭下去，他底刺光的嘴唇緊緊地閉着，讓這羣市民和工人走過他旁邊，如兵士在演操一樣。

這天天氣是好的，太陽溫和地照耀着，籠罩着那些臉孔欣欣然的羣中，一邊，棺是在黃綠鮮

聽的人羣中移動。牠是慢慢地爬上在兩座沙山之間，將走上第三座，這山已經裝飾着幾打的十字架了，都是明顯地指向蔚藍的天空豎着，而被盤曲的老松樹的如傘的枝葉所遮蓋。沙是閃爍的似金鋼鑽，簌簌地在腳下，前面是和尙的專心的吟誦。最後，滑跌的輕跳的走來了安東烏希凱，這白癡。他底眼圈沒有眼毛的，而且，他一向前走，一邊望着地，他不時僂下身去拾那路上的纖細的樹枝。他將樹枝藏在懷中，時時繼續唱着他底尖脆的歌聲：

「基——督復——活了，他復——活了，
而車子，失去了一隻輪子……」

虔敬的人們要打他，不準他唱這首歌；現在，這個警察長舉起一隻恫嚇的手指，喊道：

「不准響，傻子！」

安東烏希凱在鎮內不被人歡喜的，因為他既不是「莫爾特維尼安人」又不是「楚伐契

人。」別人想他是不能算做一個基督教的狂信者。雖然他是被人怕着，被認作一個不幸的先鋒。在殯葬的酒筵時，他出現在亞爾泰莫諾夫的天井中，在宴會的桌子邊走來走去，口裏無意義的喊：

「咕耶得，咕耶得，鐘樓上的魔鬼呀！埃伊，耶伊，天氣將下雨了。這將打濕了，卡耶瑪斯流着黑眼淚呀！」在這樣，幾個頓悟的人們互相耳語着。

「這表示對於亞爾泰莫諾夫氏的不幸！」

彼得聽到這耳語，一息以後，他看見契豐·維亞洛夫在天井的一角上擠住這白髮，而且聽到他底嚴厲的探求的問話：

「什麼是卡耶瑪斯？你不知道的，你知道麼？那末，滾出去！滾出去……！」

歲月滔滔似瀾濁的江流之日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除出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人底毛髮日益蒼白，而愁憂的老年人的紋綉，彫刻在她底額上之外。一種堪注意的改變來到

亞歷舍。雖然他變做更溫柔而和善，卻在同時，一種不同意的急躁仍顯示在他底性格中。他在種種方法上督促個個人，用快樂的戲謔與嚴厲的言語，而且在鹵莽的方法中他治理事業是使彼得得到一種特別的警告。他對工廠好似玩玩一般，恰似他對熊玩一樣，那隻熊是他以後殺了他的。他又有一種奇怪的脾氣，對付各種事情，肚裏含着一種大量。除了那隻鐘——巴伊瑪珂夫夫送他的——以外，他收集着許多不需要的但有幾分好看的东西在他底房內。牆上掛着一幅繡成的舞女跳舞圖。假如亞歷舍是經濟的，那他爲什麼耗費了錢買這樣無用的東西呢？他甚至開始穿起時髦的價值錢的衣服來。他剃光兩頰，異常地愛護着他底黑的尖下的鬚鬚，變做很不像很不像一個質樸的農民。彼得對於他底表兄弟，感到很有些異樣而神祕的，並沒有監察他，卻對他持有猜疑的態度——而且他底猜疑是繼續增長着。

彼得對付事業好像他對付人一樣，小心而謹慎的。他用一種不慌不忙的脚步進行着，悄悄地計劃他底工作，用他似熊的眼睛緊逼着，彷彿他希望着一旦成功，就要引身自退了。

有時候，當他工作疲倦了的時候，他覺到他自己爲一種特別可怕的無聊的冷霧所包圍一

樣。在那些時候，工廠對於他似一隻石做的野獸，但是活的。牠蹲伏在地上，牠所投出的影子似有翼的。牠翹起一支烟窗像一條尾巴，而且有一隻可怕的遲鈍的鼻。在白天，牠底窗反映着光似冰做的牙齒，但在冬天的晚上，牠們換了鐵的，就變做憤怒的火熱的樣子了。而且這看起來好像工廠的真正的秘密的工作並不是紡織無量數的亞麻布，而是製造種種仇恨，對於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底利益。

在他們底父親死後的週年，在墳地中安靈祭以後，這全家聚集在亞歷舍的明亮的華美的房內。

「父親底最後的吩咐是要我們互相友愛地同住着，」亞歷舍用一種顫動的語氣說。「所以我們必須如此做，雖則我們在這里是做了犯人。」

尼基泰留心着娜泰勒亞，她是坐在他底旁邊，顫抖而喫驚的瞧着她底叔叔，他卻非常溫和地繼續着說：

「但是我們仍舊不應該站在各不相顧的路上，即使我們是朋友。事業是爲我們大家的，但

是我們每個人底生命是他自己底，是不是如此呀？」

「呀？」彼得謹慎地問，看在他兄弟底頭上。

「你們都知道，我在和一個姑娘名叫烏洛伐的相愛了。現在，我要同她結婚了。尼基泰，你還記得麼？當你跌落水裏的那時，她是惟一的代你擔憂的人。」

尼基泰點頭。這幾乎還是第一次他如此靠近娜泰勒亞坐，他如此的快樂，簡直連別人在講什麼話他也不想聽，不想說，而且不想動。而娜泰勒亞聽到了什麼，身子一顫動，輕輕的將她底肘向他一觸的時候，他就微笑了，看着桌下的她底膝上。

「運命將她給我的，我確信了，」亞歷舍說。「我能同她另行設法過活。但我總不想帶她在這里。我恐怕你不樂同她在一塊。」

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人抬起她底煩擾的下視的兩眼，給他一種幫助。

「我很曉得她，」她說。「這是奇怪的，她底兩手多能幹呀，而且她還能讀能寫。她從孩子的小時候起，就贖養她自己和她醉漢的父親了。她不過是一個性格強固的姑娘就是，我不想娜泰勒

「亞會同她不和睦的。」

「我同個個人都和睦的，」娜泰勒亞答，一種傷苦的語氣。她底丈夫斜視着她，對他底弟弟說：

「這是真正地你自己的事情。」

於是亞歷舍轉向巴伊瑪珂夫人，而且提議她應當賣給他房子。

「這對你有什麼用處呢？」他問。

「你應該來同我們同住，」彼得說，幫助他的。

「呀，我要去，使渥耳格快樂，」亞歷舍說。

當他出去了，彼得在尼基泰底肩上一推。

「你爲什麼睡着呢？」他問。「你正在想着什麼呀？」

「亞歷舍做着彼對的事情……」

「他我們看着罷。那你底意見怎樣？母親？」

「他同她結婚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誰能說他們將好到怎樣地步？她是一個奇特的姑娘。瘋女人一類的。」

「謝謝你如此說法，」彼得微笑地說。

「莫非我所說的話有什麼不正確麼？」優勒亞娜問，彷彿她注視着一塊黑暗的地方，在那裏樣樣東西正在混亂中動搖着，而且躲避開她底視線。

「她是狡猾的。她底父親有許多東西，而她防止他統統賣掉換酒喝，把牠們藏在我底家里。渥勒渥沙時常在夜里拿牠們給我，以後我換他一點物件，是這樣的如此他有一切她底東西，當作裝盒裏面有些是很值錢的。但是我仍然很不喜歡她。她是十分固執已見的。」

彼得站起來望着窗外，用他底背向他底岳母。歐掠鳥在花園中叫着，嘲弄着樣樣的物件，他就記起契豐的說話：「我不喜歡歐掠鳥，牠們很像魔鬼。」契豐實在是一個非常愚笨的人，因為他從愚笨的舉動，有時是很可注意的。

巴伊瑪珂夫夫人繼續用同樣的低低的語調說着，有幾分嫌厭地述及這故事——因為她

明顯地被他種思潮所佔優——關於渥耳格·烏洛伐底母親，她曾經是一個地主，而且是一個性情疏散的女人，同烏洛夫很要好過，在她底丈夫活着的時候，與他同住了五年。

「他是一個工匠，會做用具和修理鐘表的。他也能在木頭上彫刻人物，有一個——一個裸體的女人——還藏在我底家裏。渥耳格以為牠是她母親的肖像。他們兩人都會喝酒的。當她底丈夫死了，他們結了婚，但在同年她溺死了，是因她喝醉了酒以後去洗浴。」

「那真是意外之事，在人們互相戀愛的時候，」娜泰勒亞忽然說。

這不適當的話使優勒亞向她底女兒投一不以爲然的目光。

「我們是在說酒醉，不是說愛情，」彼得含着一種微笑答。

靜寂完全降落到他們。當他注目着娜泰勒亞，尼基泰看見她是被她母親底故事所顛倒。她底手是癱瘓的捏着桌布底邊，她底天真的仁善的臉孔是忿怒地變紅着，而且十分不認識的了。晚餐以後，當他坐在花園中的紫丁香花中，在娜泰勒亞的窗下，他聽到彼得的慎重的聲着在頭頂。

「亞歷舍是聰明的。他有頭腦的。」

而未幾，他聽到娜泰勒亞在傷心的哀泣。

「你們個個都有頭腦的。我是惟一的傻子。他說的話是實在的，我們都是犯人。我更是在你們家裏的惟一的犯人。」

尼基泰底心爲恐怖與憐憫所下陷，他底兩手緊握着坐位。一種力——他以前從不知道的——是在他心內洶湧起來，驅馳着他，他不知道在那里，而時時，他所愛的婦人底聲音，漸漸在頭上更高更高起來，在他底心內發出種種燃燒的希望。

娜泰勒亞編結着她底髮辮，那時候她底丈夫底話忽然如點一根火柴去燃燒那塞悶在她內心裏底惡意之火。她底背靠在牆上，兩手緊捏在背後，很像她很想擊毀什麼東西，撕作牠粉碎。她底話硬塞在喉裏，乾燥的哽咽着，她說的話並沒有注意着她究竟對什麼說，是否對於她底喫驚的丈夫感嘆，告訴他，她在這家裏是一個陌生人，所以沒有一個照顧她，她如奴僕般的看待。

「你並不愛我，你甚至關於什麼事情也不和我談的。我是你底一個雌性，那就完了！你爲什

麼不愛我呀？我不是你底妻麼？我使你怎樣失望麼？告訴我，看，媽媽是何等愛你底父親。我底心時常爲妒忌而碎裂了……」

「那末恐怕你是那樣地愛我，」彼得提出，一面他坐在窗檻的一角上，注視着晦暗中的他妻底苦痛的臉。他想着，她所說的話都很愚笨的，但他感到有些駭異，她底悲傷是合理，而且她底悲傷更顯示出她底智慧。但悲傷底最壞的一部分是用了延長的衝突的危險來恐嚇他，同常有

的憂愁與煩惱，那他已经够受了。

他底妻的無助的白色的姿容，穿着輕衣，震顫而動搖的恐嚇的到倒在地板上了。一時她輕說着，一時她慨嘆着，她底聲音忽高忽低，彷彿是在動蕩。

「看，亞歷舍何等愛他底……」他也容易愛。他是快樂而穿着的像一個上流人，但是你像什麼？你對什麼人都不和善，你也從不笑。我同亞歷舍會有完全的快乐，但我從不敢對他說一句話，因爲你有意地叫那駝背來監視我——討厭的東西……」

說到這里，尼基泰站起來，低下頭，絕望地走到花園底一端，樹叢分隔着，那是長到他底肩膀

的。

彼得也站起來，走到他妻底面前，捏住她頭頂底頭髮，將她底頭屈向後，注視她底眼睛。

「同亞歷舍麼？」他用低的粗的聲音問。

她方才所說的話，他非常奇怪，而他知道和她爭鬧或者打她，這是不可能的。他很清楚很清楚的承認，她所說的話是真的。她底生存本是一場煩惱，他也知道她底煩惱。但他不得不壓服她，他竟將她底後腦敲在牆上。

「你說什麼呀？傻子！」他底低聲地問。「你同亞歷舍就有幸福麼？」

「讓我去！讓我去！我要喊了……」

用他底另一隻手去捻她底喉嚨，而且扼住牠。她底臉孔立刻變做紫色，她底呼吸變做沙聲的喘息。

「你這傻子！」他說，在壓住她在牆上以後，他走開了。她也離開了牆，從他身邊走過，到那嬰兒在啼哭着許多時候了的搖籃邊。彼得沉溺在幻想中，想她有蒙蔽他的力量。星乘在他底眼前

跳舞，青天的條紋從這邊到那邊的動蕩。他底妻坐在他底旁邊，幾乎和他在同一位上，不用移動他底位子，他可以用手背在她臉上擊一下。她底表情愚笨而呆木，但眼淚是慢慢地懶懶地流下了她底面頰；一邊她餵她底小女兒，她透過一層如玻璃製的淚幕凝視着一角，毫不關心孩子的吮不着她底奶。她底奶是平行地豎出來，滑出了孩子底口子，而孩子是哭泣着，亂滾着她底唇，亂轉着她底頭。

「給她吮着你底奶頭罷，」彼得說，搖他自己彷彿他從惡夢中醒來。「你沒有看着。」

「有一隻蒼蠅在房裏，」娜泰勒亞呢喃說。「一隻沒有翅膀的蒼蠅。」

「但是你要知道，我也是孤獨的。並沒有另一個彼得·亞爾泰莫諾夫。」

他有一種不安的感情，他所要說的話他就沒有說出來，甚至他所說的也不是真實的話。但是安慰他底妻，防避他自己底危險，他不得不告訴她事情的真實情形，而且要使話說得簡單與無可爭辯的清楚，如此，她能夠立刻捉住事情，而委身於目前的現象，不會用愚笨的訴苦和眼淚來與他爲難了——這種她所表現的女性的弱點，目前就沒有法子起來了。他瞧着她放下女兒

在搖籃裏的這種沒精打彩的粗率的舉動，說：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去監督。工廠的事情並不同播種子或栽馬鈴薯一般的簡單。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那你想怎樣？」

起初他試試的用那和她嚴謹的談話和給她的暗示，引她到那種不可捉摸的事的情形上，但她老是避開他，於是他底聲音來變作可憐的了。

「工廠的事情並不是簡單的，」他重述着，一邊感覺到說不出來，也沒有什麼事值得告訴他底妻，她靜默地站着搖着搖籃，背向着他。這時，契豐·維亞洛夫底沉着的輕和的聲音來援救他：

「彼得·伊勒茲，咳！」

「你做什麼？」他向，走到窗邊。

「走出到這里來，」特伏爾尼克決然說。

「這野夫！」彼得呢喃的。一邊他似責備地對他底妻說。「你看！我甚至在夜裏都不得休息，

而你還要同我吵……」

兩人在前門的階上遇着。契豐沒有戴帽，他底眼睛閃閃地環視了草場，月光如水的照着，他溫和地說：

「我恰恰將尼基泰·伊勒茲從吊死繩上放下來。」

「從什麼上放下來呀？」

彼得跌坐在一級階石上，好像他要滾到地下去。

「不要坐。我們到他那里去。他叫你……」

「他爲什麼要這樣呀？」彼得低微的問，沒有站起來。

「現在他有些清楚了。我澆一些水在他頭上。我們去……」

捏着他主人底臂牽起他，契豐帶他走進花園。

「事情出在浴室的前房。他掛一根繩索在屋脊的椽上，於是……」

「他爲什麼要這樣？」彼得又問，兩腳生根站在那地方。「因爲父親死了麼？或者還爲別的？」

呢？」

這個特伏爾尼克也站住。

「他已到了吻她裏衣的時期了……」

「你底意思是說那個底裏衣呀？」

彼得赤脚的站着地，注視着特伏爾尼克底狗，牠從灌木叢中跑出來，疑問地瞧着他，搖着牠底尾巴。他怕去見他底兄弟，因為他感到自己無用，而且不知道對他說什麼話。

「噫呵，你眼睛不生眸子了，」特伏爾尼克呢喃的，但彼得仍然不響，等着他再說些什麼。

「是娜泰勒亞·叶夫舍夫娜底裏衣。是洗好以後掛在那里晒的。」

「但他爲什麼要吻牠……不要說下去罷！」

彼得在想起他底兄弟矮駝背在吻他底裏衣的情形之下，踢了狗一脚。整個事情都是可笑的，他輕視地吐痰，一邊想到這個。但過一息，一種火燒的猜疑佔據着他，他捏着特伏爾尼克底肩，搖着。

「他們有互相接吻過麼？」他問，話是從他咬緊的牙縫中漏出來。「你有看見過麼？告訴我！」
「我什麼都看見。娜泰勒亞·叶夫舍夫對這件事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謊話！」

「我對你講謊話有什麼目的呢？我也不希望從你這裡得到什麼報酬。」

這恰似他用斧削一個洞使日光透進暗處來，契豐說了幾句話，告訴他底主人，關於他兄弟底不快樂。彼得想信他所說的是真話，因為他底兄弟藍眼睛的表情瞬視，對於娜泰勒亞的服務，在種種她底小事上的利益的他底不斷的罪念，是很早以前就使他不舒服，而事情的真實的原委早就到他注視了。

「原來是如此，」他低聲接上說，他底心裏是更重的在叫，「我要是去證實這些事情，實在太忙了。」

這樣，他向前推一推契豐，說道，

「我們去。」

他不願尼基泰的口光第一個看見他，這樣，他從浴室的小門走進，在晦暗中使他不易看清楚他，他在契豐的後面顫震着聲音問，

「尼基泰，你幹什麼呢？」

駝背沒有回答。他模糊地被看見，坐在靠窗邊的櫈上，昏暗的光照着他底腹部和兩腿。彼得知道他正坐着，頭向前下垂，他底駝背依靠着牆。他底小衫——那已撕裂了從領到下緣——是濕的，貼住他背脊的一塊在他底胸膛上。他底頭髮也濕的，在他的額上有一黑點，一圈綠的痕跡也仍環在他上面。

「血他會自己打了一下麼？」彼得低聲的問。

「不是，是我急急忙忙的傷了他一點兒。」是契豐底愚笨地高聲的回答，一邊他走在旁邊。這樣下去對他兄弟是可怕的，當彼得拉着他底耳朵，說出他底不平與責備時，他聽到他自己底聲音彷彿是從另一人那里來一樣的。

「可恥的兄弟，這是違反上帝的意志的罪孽。噫呵，你是一個受辱的……！」

「我知道的，」尼基泰粗暴地答，他也是所說的聲音似不屬於他自己底。「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必須任我去。我將到修道院去。你聽見麼？我用我整個的心懇求你……」

他尖銳的嗽了一聲，仍舊沉默了。

彼得感觸到，雖然他又一次責備他底兄弟，可是溫柔而和善地說了。

「至於這事是關於娜泰勒亞的那自然是魔鬼的一個引誘……」

「噢，契豐！尼基泰號哭了，一個苦痛的呼喊。」但是我要求你，契豐，不要說什麼罷。爲基督的緣故，也不要將這個消息告訴她罷。她要笑我的，她要激怒的。可憐我，不要提起罷。我將因你底緣故果生爲上帝服務。不要告訴她。永不要告訴她。契豐，這完全是你底事情。咳，你這賤漢！

……」
他繼續咀唔地，他底頭不自然地伸的筆直而不動，這也是可怕的。

「我無論什麼都不會說的，」特伏爾尼克說，「倘若不發生這件事，她不會從我口裏知道什麼的。」

在這樣，彼得的心是逐漸逐漸柔軟了，變作擾亂他自己，他憑着十字架堅誠地承認，她決不
應知道一點什麼。

「那末——感謝你！我要到修道院去了。」

而尼基泰又沉寂了，彷彿他已睡去一樣。

「有傷麼？」他底哥哥問，而沒有得到回答。他又問，

「你底頭頸有傷麼？」

「沒有什麼了，」尼基泰粗燥地說，「你們走開罷。」

「不要離開他，」彼得對特伏耐尼克輕說，一邊他經過他向後退的走向門。

但當他走出到花園中，他深深的呼吸一下溫暖而甘甜的土塊底氣息，他底溫和立刻消滅
在一種不靖的思想底突擊之前了；當他沿路走出，他留心着小石子在他脚下不要擦響，因為他
感覺到他要在那深深的沉寂去解那種糾纏的線索。那陸續的惡意的思想使他驚駭。在他底心
裏代替着起來的，牠們從四面侵襲，在夜之黑暗中，好像蝙蝠一般的橫閃過他底腦中，如此迅速

地，他實在沒有工夫捉住牠們，而一一安置好，給牠們說出來。一切他所感觸到的是吊死繩底糾纏的樣式和結子，將來吊着他同娜泰勒亞，亞歷舍，尼基泰，契豐諸人，而且纏結他們在一塊，似人們在什麼雜亂的跳舞裏面——在這樣的跳舞內，個個人都旋轉的非常之快，而至於不能辨別的，但他卻站在圈子的中央，獨自的。他表示他底思想用這幾句話是很簡單的。

「我底岳母必須來和我們同住，亞歷舍必須分出去。我對娜泰勒亞必須再好些，因為她是這樣可愛的東西。但一定的，這是件極悲慘的事情，沒有愛，就要使他想吊死他自己。他要到修道院去是好的，因為此外對他無所爲了。是，這是很好的事情。契豐是傻子。他應該早些告訴我。」

但這種擾亂他驚嚇他的思想並不是閃避的，不能表示的，卻驅使他去小心地窺視那夜之濃厚的蠢笨的黑暗。空氣中充滿蚊子的嗡嗡聲，從遼遠的小工廠的村莊流來一首悽惋的歌調，像什麼迂迴曲折而流的纖細的河流，在黑暗中微弱地閃爍着。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清楚地覺到，他急切的非要有這種抑制他底恐怕和擺脫他底憂愁不可。他並不留心他已到了他寢室的窗下的紫丁香花叢前，他坐着，兩肘靠在膝上，臉孔支在兩手底手掌間，凝視着黑的地上許多久

直到草地在他脚下動搖起來沸滾起來，彷彿在他底重量下將近崩陷了。

「仍然，這是奇怪的，怎麼尼基泰會征服沙土的困難。」他想。「他將進修道院去，在那里做一個園丁。那他將一定弄得絕佳的。」

他並不會注意到他底妻的走近，當她底白色影子忽然出現在他面前時，彷彿從泥土裏鑽出來一樣，他驚駭的跳起來。不過，她底親密的聲音幾分安慰他的。

「恕我，爲基督底緣故，我苛責了你……」

「這樣很好。上帝將寬恕你。我也陵辱你的。」他慨然說，很喜歡他底妻的走來，他不必再找尋什麼溫柔的話去彌補他們底吵嘴了。然而他不得不說幾句安慰她的話，當她遲疑地坐在他的旁邊。

「我明白你是疲倦了，」他說。「在我們底家裏是沒處可以娛樂的。有什麼可娛樂？父親知道工作裏面有娛樂，這倒是他是對的；因爲人不是簡單的。個個人，除出乞丐和紳士之外，都是工作者。個個人都爲作工而生活的，但，有否除作工以外而生活的人，我們不能知道。」

他謹慎地說，又怕說的太多，當他聽着他自己底語音，他覺到他所說的似一個誠懇的商人，和一個真實的僱主。雖然他覺到他所說的什麼，對他自己是有幾分表面的；他底話，代替發表他底思想的，都是浮面的掠取牠們，而沒有透入進思想的中心的力。他彷彿坐在深坑的沿邊，有人就要推他下去——這人向他底耳朵輕說着，這樣的結論：

「你沒有說出真實的事來。」

但是恰恰在這一息間，他底妻靠她底頭在他肩上，輕說道，

「你知道你是我底。你怎麼不明白這個呢？」

他底臂環抱她，他立刻挾她在他底身邊，一邊聽她底熱切的輕語。

「不明白這個是錯誤的。你娶了一個姑娘而她給你生孩子。但我可以仍然很好而沒有你，因為你給我的一切愛情。這是錯誤的，彼得。還有誰比我更接近你麼？還有誰更知道你底心情當你在煩惱的時候麼？」

這似乎他底妻舉起他將他在空中旋，如此快樂地她輕化了他底判斷。

「我允許他不說什麼，但我一定要說！」他幾乎用感謝的態度說着，自溺在思想底涼爽的怡適中。

他急忙地將一切他從特伏爾尼克那裏聽來的關於尼基泰的話都告訴她。

「他時常吻你底內衣，在花園中晒着的。所以你看，他是怎樣的狂悖！這是怎麼樣的，你一點不知道，且從沒有留心過他麼？」

他底妻底肩在他臂下顫抖的非常利害。

「她是爲他慚愧麼？」彼得想。但她底回答是急忙而做作的。

「我從沒有留心過他對我有什麼興趣的事情。嗚呵，這騙人的可憐蟲！真所謂蛇背都是講詐的。」

「她不喜歡他麼？還是她只在裝假呢？」亞爾泰莫諾夫問他自己。

「他對你是好的，」他向她提起。

「呀，即使他對我好亦有什麼？」她詰難的。「吐命也對我好的。」

「但是……吐命是一隻狗」

「所以，你放他同狗一樣的來提防着我，守衛着我，爲了亞歷舍叔叔！我完全知道的！噢呵，我怎樣的憎厭他！他對我是怎樣的嫌惡呀……」

娜泰勒亞雖然不快活而惱亂的。他能够從她底鼓動的皮膚，她底手指的痠瘳的運動而知道，一邊她拉着而且緊捏着她底寢衣。但對她丈夫她底激怒似乎過甚，而且不真實，因此，他給她最後的一下打擊。

「契豐恰恰將他底頭頸從吊死繩裏放下來。他此刻還睡在浴室裏面。」
這樣，娜泰勒亞軟弱了，縮進在他底臂下，顯然恐怕的叫出來。

「唉……你是什麼意思啊，上帝……」

「這表示她在撒謊，」彼得堅決說，但娜泰勒亞只急轉過她底頭，彷彿在她底額上被人擊了一下。

「我們將怎樣辦呢？」她在憤怒之後輕說，「自從父親死了後，我們是唯一的逃免物議的

人，而現在，人們又要始議論我們了。天呀，我們做了什麼而該得這樣的報酬呢？一個兄弟要吊死他自己，另一個又祕密地和他底女主人結婚。這是什麼意思呀？噫，尼基泰·伊勒茲！你怎麼能做出這樣無恥的事情來？你所做的事我們應如何的感激你呀！你使我們個個都快樂，你這殘忍的可憐蟲！

她底丈夫微弱的歎息一聲，緊緊地撫摩她底肩。

『不要怕，』他說。『沒有人知道的。契豐不會說出的，因為他是尼基泰的朋友，在這裏做事又十分滿足的。尼基泰是正預備進修道院去……』

『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噫，我願意他早一些。現在我怎麼能見他呢？』

『去，看一看他，』彼得停了一息說。『向他窺望一下……』

但是他底妻跳起來，彷彿她被什麼刺了一下，她底聲音幾乎是喊的：

「噢，不要叫我去！我不打算去。我不要去。我真恐怕呀！」

「爲什麼？」彼得迅速地問。

「因爲他是一個想吊死的人。我不打算去。你以爲怎樣呢！我真害怕呀。」

「好，那末我們去睡去，」他說，站起來，堅固地站住兩腳。「我們已够忍耐過一天了。」

當他伴着他底妻慢慢地向前走去，他感覺到這日子使他也好也有壞。因爲他已發覺，他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是一個和他自己從來所想的是大不相同的人。此刻，他知道，他是聰明而機巧了，因爲他恰恰做了一件欺騙了人的事，這人是擾亂了他底心境底平安的。

「自然，你是最知我心的，」他告訴他底妻。「還有誰能更知道我麼？決定了你是最知我心的，那末一切事都將美滿了。」

十二天以後，在日出時，尼基泰·亞爾泰莫諾夫，手裏捻一根杖，沿着乾燥的多沙的路走去，濃霧罩的更暗。他背上負着一隻皮的袋，闊步的迅速的向前走，好像他是在盡力地急忙的要避開了那種親戚給他的送別的回憶。他們個個整夜不休息的聚在與廚房相鄰的膳食室內，他們

拘謹地坐着，帶忌諱的談着話，清楚地表示着他們中沒有一個有一句簡直的情憫他的話。彼得是和善而且幾乎是愉快的，像一個做了一注很好的買賣的人一樣。

「現在在我們自己底家族內有一個和尚代我們祈禱了。」這話他說了二次。

娜泰勒亞十分留意着個個人，冷淡的倒着茶，她底小小的似老鼠底的耳朵絳紅的，樣子彷彿牠們被揉捏過一樣。在她底臉上有愁思，她時常地離開這房子。她底母親是沉思而默想的，做着弄濕他底手指向她底口內，再去弄滑在她底鬢骨上的灰白的頭髮。亞榭舍，他平時是非常鎮靜的，這時卻是惟一的顯露種種刺激的人。他不斷地問着許多問題，聳聳他底肩膀。

「尼基泰，你是什麼時候決定這樣做的？突然想到的麼？我不懂……」

在他旁邊坐着渥耳格·烏洛伐，一個尖尖的鼻子的小姑娘。她繼續的撐着她黑的眼睛，兩眼無禮貌地觀察着這班人，她底眼睛是尼基泰所不喜歡的——對於她底臉孔牠是太大了，對於一個姑娘牠是太尖銳了，而且也瞬間的太多了。

這是一個沉悶的聚會，在這些人們中間，而他是不斷的膽怯地對他自己想：

「彼得要忽然對他們告訴一切了。我願意他們放我早些走……」
彼得是第一個對他話別的人，開始他走前去，抱住他底兄弟，於是說，聲音雖則很高，可是顫動的：

「呀，弟弟，再會罷。」

他卻爲優勒亞娜底話所停止。

「你怎麼做法呀？」她問。「我們先要坐下，靜默地，於是做禱告，說着再會。」

大家就迅速地這樣做了，而彼得又一次向他前面走去。「寬恕我們，」他說。「關於存儲着的錢你只要寫信來，我們當立刻寄給你。不要太苦修。再會。多爲我們禱告。」

巴伊瑪珂夫夫人在他頭上做了十字，在他底前額和兩頰上吻了三次。這樣，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她哭起來。亞歷舍給他一個緊緊的擁抱。

「上帝祝福你，」他說，注視着他底眼睛。「我們每個人必須有他自己的路。仍然，我不懂，什麼使你這樣突然決定的。」

最後輪到了娜泰勒亞。但她並不走近。她向他低低的鞠一個躬，她底壓在她底胸前，溫柔地說：

「再會，尼基泰·伊勒茲……」

她底兩乳仍然是緊結的，似姑娘底，雖然她已經給三個孩子喫過奶了。

個個都話別了，除了涅耳格·烏洛伐，她伸出一隻熱的小手，硬的如同木片一樣。她底臉孔的近相仍然缺少快樂。

「你真的要去做和尚麼？」她愚笨地問。

在天井裏大概有三打的老繡工向他送別，贊的老波利·莫洛索夫高聲地叫，他底頭搖一搖：

「兵士同和尚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僕役。所以他們啊！」

尼基泰去參拜了他父親的墓地，作最後的一別，雖然他沒有禱告，他卻在墳前跪下去，沉思着。他底生命之路程已經過去了。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一個寬闊的整潔的影子橫落在多露的蓋

着墳墓的詩草地上——一個影子形成的，似那壞脾氣的狗吐命的房舍——他僕倒到地，說：

「寬恕我，父親。」

他底聲音在這非人間似地沉寂的早晨中是愚鈍而辛澀的，停一息，他又提高一些說：

「寬恕我，父親。」

於是他開始苦痛地哭泣起來，哭泣的像一個婦人。他底悲哀是非常的不能忍受，以致他底曾經是清晰而微響的聲音都消失了。

在他離開墳地走了一佛斯忒路之後，他忽然瞥見特伏爾尼克，契豐，站着似一個守衛兵，在靠近路旁的灌木中，一把鋤在他底肩上，一把斧在他底腰部。

「你走了麼？」他問。

「是的，你在這裏做什麼呀？」

「我想掘一株山柀去種在我底看守屋的窗邊。」

他們站着一息，沉靜的互相看看。於是契豐轉過他底偷兒的眼睛。

「去罷，我送你一程，」他說。

他們在靜寂中走去，契豐底言論又打破靜沉：

「露是怎樣大呀！露是在做着災害。天氣將乾旱下去，秋收無望了！」

「上帝禁止！」

「契豐·維亞洛夫說了幾句不清楚的話。

「什麼？」尼基泰問，幾分驚怪的，因為他是時常等着契豐說出什麼特別激怒的事。

「或者上帝將禁止的，我說。」

但是尼基泰相信，這個工人說了的話，不願去重覆說的。

「你說的是什麼呢？」他責備似的問。「你不相信上帝底寬仁麼？」

「我為什麼要相信？」契豐鎮靜地答。「我們現在需要雨，露對於輩是不好的。一個好的主

人應該值時的供給我們無論什麼東西。」

尼基泰嘆息了，搖搖他底頭。

「契豐，像你這樣的想是不對的。」

「但這是的。我所想的什麼是對的。我不是用我底眼睛去想的。」

他們又沉默的走了五十步，尼基泰又緊望着他底腳下的闊影子，維亞洛夫是輕拍着在他斧底木柄上按着他們一步步的節拍。

「我以後來看你，尼基泰·伊勒茲，在一年裏面，我可以麼？」

「好，你來罷。你是很有趣味的。」

「是的，實在的。」

他脫了他底帽，靜靜的站着。

「呀，尼基泰·伊勒茲，現在只好再會了！」又搔着他底臉頰，思索地接上說：

「我很愛你。你是一個性情溫柔的人。你底父親是身體活動，但你是心內活動的。你是有活潑的心的……」

尼基泰擲了他底杖在地上，抖一抖他底駝背，這樣使他底袋放的正些，一句不說的擁抱他。

「我以後來的，」契豐高聲的堅決說，當他緊抱着他。

「謝謝你。」

在那裏，路是尖銳地彎入松林中，尼基泰回頭望。那契豐，他底帽挾在他底腋下，靠在鋤上，在半途裏，彷彿他決定不讓任何人走過去一般。早晨的寒風吹向他，在他底不引人愛好的頭上飄着頭髮。

遠遠的，他樣子更有幾分像安東烏希凱，白癡。這時尼基泰·亞爾泰莫諾夫加速他底脚步，他底思想緊纏着這個神秘的人，使他記起這首厭倦的調子：

「基……性復——活了，他復——活了，

而車子，失去了一隻輪子……」

從他們底父親死了以後還不到九週年，亞爾泰莫諾夫兄弟就將教堂建築完成了。於是舉行奉獻祭，敬獻給先知伊勒亞（以利亞——*Elías*）足足造了七年，所以如此慢者，原因就在亞歷舍，他時常用無聊的話來取笑。

「上帝會等的。他從來不着急的。」他輕輕地說了。有兩次，他將這造教堂的磚移作別的去用了——第一次工廠添造一層三樓，第二次借去建築醫院。

在奉獻祭以後，他們底父親和孩子的墳前的安魂祭都過去了的時候，亞爾泰莫諾夫兄弟等那班客人都離開墓地，然後慢慢地走回家，存心地不去想起那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夫人是已經在家裏的籬笆後，坐在樺樹下的一把椅子上等着。用不到着急的，因為爲那班牧師們，朋友們，書記們，工人們而設的豐富的酒筵，是非到三點鐘不可。

這是陰沉的一天，天空似乎格外低，在秋季這種天氣是常有的。潮濕的風，如同疲倦的馬一般嘶着，扯破了樺樹林的頂子，彷彿下雨的樣子；沿着這沙路的紅色的狹狹的一條，幌動着男人們底黑暗的影子，他們是向工廠爬行着，三層樓的工廠，從中央的頂點光芒四射着，彷彿要抓住

地面，用着牠底伸張的手指底抽縮的捉握。

「倘若我們的死了的父親看見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業，他一定高興的，」亞歷舍說，他底手杖在空中揮搖。

「他也要爲沙皇的被弑而悲傷的，」彼得思考地回答，不願意承認他弟弟的話。

「呀，他是不愛悲傷的。他是由他自己本身底才智而生活的，不是由沙皇底。」

亞歷舍拉一拉他底帽，戴戴正些，站着向婦人們一看。他底妻，一個細小的女人，穿着質樸的黑衣服，輕步的沿着軟軟的沙路走，用一塊手巾擦着她底眼鏡。她樣子很像鄉村的女教師，傍着肥壯的娜泰勒亞，她是穿着一件黑的綢的外衣，肩上和袖子鑲着黑玉的小珠，一頂暗紫色的無邊帽更襯出她底美麗的紅頭髮來。

「你底妻是一天天地更漂亮了。」

彼得沒有回答。

「尼基泰再也不回來做週年祭了。他一定對我們發怒了。」

陰沉的天氣，使亞歷舍底胸膛和兩腿都痛起來，他靠着一根杖跛着走路。他很想忘去由安魂祭而留下的苦痛的印象，和減少這灰色的天氣底沉鬱。他時常頑強地去拉他底兄弟談天。

「你底岳母是留在後面。伏在他底墳墓上哭，」他繼續說下去。「她還在想念他。她是一個精細的老婦人。我私下關照契豐，叫他等在那兒領她回家。她喘息的訴說道，她感到無力走路了。」

「是的，無力的，」彼得重述一種低的壓抑的聲音。

「你做夢麼？你說無力是什麼？」

「我應當回覆了契豐，」彼得說，向小坡橫視一眼，墩上站着似發怒的鼠毛的權樹。

「爲什麼呀？」他底兄弟喫驚的問。「他是一個高尚的，留心細節的，又勤勉的人……」

「也是一個傻子！」彼得接上說。

兩個婦人走向他們，渥耳格語氣很快樂的對她丈夫說，那種聲音和她體格底大小相比見得格外地有力量。

「我想要說服娜泰沙，讓伊勒亞到體育傳習所去，但是她聽到這個就發抖。」

娜泰勒亞，懷着孕，搖擺而走，似一隻餓的很肥的鴨，左右擺蕩的。當她說話的時候，用一種鼻音的慢調，彷彿大阿姊的口氣。

「在我底意思，到體育傳習所去是一種危險的習氣。看耶利娜，在她底信裏用了各種的語言，甚至連你都不能懂得了。」

「無論什麼人都應該受教育！」亞歷舍嚴重地說。脫了他底帽，揩他前額和光禿的頭上的汗珠。這個早熟的禿頭從他底鬢路漸漸地延到後面，在他底黑髮間成一種銳利的鋸齒狀的痕跡，頗堪注意地增加他臉孔底頰長。

「波米亞洛夫說的話倒是對的，」娜泰勒亞辯論說，同時用一種疑問的目光向她丈夫看一眼。「讀書是使人離開社會的。」

「不錯，」彼得說。

「呀，你看！」娜泰勒亞滿足地叫。

「不過，他們必須受教育，」她底丈夫凝想地添上說。

這樣，涅耳格同他底弟弟都笑起來，因此，娜泰勒亞發出一種責備來。

「你們想着什麼呀？」她說。「你們已經忘記了你們是剛剛從安魂祭回來的麼？」
這樣，他們牽着她底臂，很快地走了，但彼得遲滯的在後面。

「我打算等媽媽，」他告訴他們。

他見了契豐·維亞洛夫底不能使人同意的行動，感到煩悶。當他在安魂祭前站在墓地內，遠遠的望着工廠，他高聲的說道：「事業是發展了。」他對他自己說這話，倒並不是矜驕自負，不過只是陳述一種簡單的事實，在他前面，他所看到的。

但立刻，他聽到前面所說的這個工人底嚴肅的聲音，在他肩膀後面說：

「一種事業是像在地穴裏的蠟一樣的。牠發展起來是由牠自己本身底力量。」

彼得沒有說什麼別的話，甚至也沒有回過頭來看，但他是時常被這特伏爾尼克底愚蠢的話的明顯的侮辱所激的擾亂了。他經營着這事業，使一百以上的工人得有生計，日夜勞思着，並沒有有一點顧念到他自身底上進，這時，卻突然來了玄妙的傻子，說事業的發展並不根據業主的

經營策劃，而是什麼在事業本身的力量上。而且這是無價值的傢伙，時常嚙嚙囁囁的說些靈魂和罪惡的事。

亞爾泰莫諾夫蹲下在一株已被砍倒的松樹的樹樁上，拉着他底耳朵，記起有一回他是怎樣的向涅耳格說，他是沒有閒功夫去探究一個人底靈魂。

他卻聽到她底奇怪的問話：

「莫非你底靈魂是離開你底身體而另外獨立的麼？」

這對他不過是一回女子的取笑罷了，雖然涅耳格底小鳥似的臉孔是嚴謹的，她底微黑的眼睛在她眼鏡底後邊是真摯地閃視他。

「我不知道，」他當時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她答，「當人們說到靈魂可以從一個人離開的時候，好像靈魂是一個蝴蝶子一樣。」

「我不知道，」彼得重說了一句，抑制下他底要想同她說話的欲望。因為不管她是一個生

客，而且難於了解他的這種事實，他喜歡她底天真；雖則同時，他不能堅固的抵抗那種在她底明顯的天真之下所隱藏着的一種狡猾的才幹的可怕。

但他卻常不喜歡契豐·維亞洛夫。他不喜歡他底多斑點而又髒骨突出的臉，他底奇怪的眼睛，他底藏在他底紅頭髮之下而貼伏在腦骨邊的耳朵，他底硬的鬚鬚，他底懶洋洋的從沒有快慢的脚步，他底全個拙笨的矮胖的樣子。他也不喜歡，而還嫉忌他底沉著，甚至在他做事時的留心細節他也激怒的。契豐做事像一部機器，難於有斥責的時機，但這也使彼得惱怒的。而更使他是不喜歡的，是看見他更是一年一年的變做亞爾泰莫諾夫家庭裏底親密的一員，顯然地以為他自己是他們底生活的輪子底不可少的一條輻。實在是奇怪，他被小孩子們所喜愛，更被犬馬所親近。吐命，老獵狼，牠脾氣變壞，給牠鎖上了鏈條，除出契豐隨使什麼人不好走近牠；他底頑強的大兒子伊勒亞，（同他底祖父同名的——譯者）是更能聽從特伏爾尼克的話，比較他底父親和母親。

因此，亞爾泰莫諾夫要遣開維亞洛夫，給他做一個教堂看守人和管森林者的職務；但契豐

搖搖他底重的頭。

『我不要這位子。假使你看見我討厭起來呢，那末你給我休息一個月，使我離開。我打算去看一看尼基泰·伊勒茲』

這是他底實在的話——『給我休息』話好似愚笨而莽撞的，促他連想起他底兄弟，他跑到池沼之外，森林之中，隱身在一所破落的寺院裏，話是使彼得充滿駭異，猜疑着，契豐除關於從吊死繩裏放下尼基泰的已經告訴他的故事之外，一定還知道別的污點的。他顯出在等待着新鮮的不幸，他底閃閃的眼睛似乎這樣說：

『不要觸着我……你要我』

他曾經到寺院去過三次了。當他閒散地起程去，背上負着一隻行囊，手裏捻着一根杖，慢步走去，給人一個印象，彷彿他這樣走是給土地一點輕鬆；實在，他做每樣事情都是似當作一件恩典做的。

在他回來，人家問他尼基泰底情形，他簡短而含糊的答幾句，時常，顯然的隱瞞着什麼他所

知道的事。

「他很好。他非常地被人敬重。他托我謝謝你們，因為你們底問候和禮物。」

「他還說到什麼嗎？」彼得問。

「一個和尙還說到什麼呢？」

「但是他一定說過什麼的，他竟沒有說一句麼？」亞歷舍不耐煩地詰問。

「是呀，說到上帝。他很關心天氣，他說，雨並不值時的下來啊，他訴苦到蚊子，那裏真有一大隊一大隊的蚊子呀。他終究也問到你們。」

「他說什麼呢？」

「他代你們憂愁，也爲你們悲傷。」

「爲我們麼？爲什麼呀？」

「爲了種種的原因。你們在這裏是忙碌的，而他是靜靜的安逸的人，他憐憫你們就爲你們一點空閒也沒有。」

「胡說！」亞歷舍叫道，一邊大笑。

契豐底瞳孔縮小了，他底眼睛茫然了。

「我不知道他底用意。我只將他說過的話轉達你們。我不過是一個愚笨的人。」

「是的，非常愚笨！」亞歷舍嘲弄地附和着說。「像白癡安東那樣。」

和風帶着芬芳纏繞着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天空也清朗起來，太陽在雲底環抱的深藍的洞隙中出現，彼得仰視着，爲牠底光輝所眩耀，更深沉地投入回想中。

在事實上，有許多不快心的事，尼基泰，除了投資一千盧布在寺院裏，并此後每年須爲他自己存貯着一百八十盧布以外，他才向他底兄弟退出了他們底父親遺產的分派。

「像這樣的一件贈品做什麼用呢？」彼得呢喃的，但亞歷舍是大快樂。

「他要錢做什麼用呢，讓這些遊手好閑的和尙養的肥胖麼？他不能算很對的。我們有事業和孩子。」

甚至娜泰勒亞也插嘴。

「他還沒有忘記他對我們所做的錯誤！」她帶着滿足的說，用手指揩去在她紅頰上的一顆孤獨的眼淚。「這可以做亞勒娜底裝奩了。」

他底兄弟底行動似一個影子般印在彼得底心上，在鎮內，人們關於尼基泰底離開到寺院去說些有惡意的事，對於亞爾泰、諾夫兄弟說些難堪的話。

彼得同亞歷舍很好的下去，雖然，在彼得看起來，他底厚顏的弟弟只做些工作中底最容易做者——爲了市集往尼沙尼·諾夫哥洛特去，一年兩趟的到莫斯科去作客，他一回來，滿是嘈囂的關於在首都內的廠主底順利發達的故事。

「他們生活情形，頗像高貴的人們的模樣。」

「生活像老爺是容易的，」彼得暗諷說，但他底老弟並不明瞭他底諷示，極快樂的接下去說：

「商人們造起巍峨大廈有如大會堂。孩子們都受教育。」

雖然他漸漸的蒼白了，他底青年的活潑卻仍顯現出來，他底鷹似的眼睛愉快地閃着光。

「你爲什麼時常愁悶着呢？」他問他底哥哥，甚至離題這麼遠的告訴他，做事業不過弄熱鬧而已，並不是使人懷傷的。

彼得注意他底同他父親相似之處，但他卻愈加不瞭解他了。

亞歷舍是仍然時時令人記着，他不強健了，并且他也不注意衛生，飲過量之酒，終宵賭博，還明顯地淫樂於女人。什麼是他生命底主要的目的呀？他彷彿是一隻在巢裏的鴿鳥。巴伊瑪河夫夫人底房子早已要完全的修理了，但亞歷舍一點也不顧及。他所生的孩子都很軟弱，未到四歲總是死去了，惟一的殘存下來的是米倫，一個沒有趣味的，全是一副骨頭的小孩子，比伊勒亞大三歲。亞歷舍和他底妻兩人都染上了一種貪賈不必需的東西的習氣，他們底房間塞滿各種設備的物件，相當於紳士之家的模樣。他們倆人都喜歡用這些裝設物贈給別人，他們送娜泰勒亞一口極好玩的木櫥，瓷器裝飾的；送優勒亞娜一把很大的皮的靠手椅，和一張有斑點的赤楊做的壯麗的床。渥耳格是精於小珠子的花樣的刺繡，但她底丈夫所帶回來的，恰恰是這同樣的刺繡物，在每次他到各地去旅行了一圈以後。

「你真是一個奇特的人。」彼得說，這時他底弟弟送他一張大桌子，彫刻細巧的，有着許多抽屜。但是亞歷舍捏起拳頭來重擊了一下桌子，高喊道：

「聽他再沒有什麼更好的像這樣可以買得到了。在莫斯科大家都相信的。」

「還是買些銀子的好些。貴人是有許多銀子的東西的。」

「等幾時，我們什麼東西都去買來。在莫斯科……」

照亞歷舍說起來，好像莫斯科的住戶都是一班半呆的人相聚着，他們都是很不從事他們事業之進行，而想學閩人們生活，因為這個目的，他們什麼都買起來，他們能夠從高貴起，從田產以至茶杯。

彼得時常感到有些妒忌和恥辱，當他去看他底弟弟的時候，他總覺到比在家裏舒服；而且還有不可思議的——他喜歡渥耳格，雖然他不知道什麼緣故，因為她在娜泰勒亞的旁邊樣子簡直像一個丫頭。但她關於火油燈沒有愚蠢的恐怕，不相信火油是由那班大學們從自殺者底脂肪裏榨取出來的。她底柔軟的聲音使人聽的愉快，眼鏡也不能遮掩她底眼睛的嫵媚與和善。

之光的閃視。但是說到人們和事物，她總帶着孩子氣的惡意同一種確實的隔離，這使他喫驚而激怒的。

「在你底意見是沒有一人有什麼過失的，他們有麼？」彼得譏刺地問。

「是，他們有的，」她回答，「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判斷的。」

彼得不相信她。

她對待她底丈夫，彷彿她是他們倆人中間底阿姊和聰明者一樣，最少這並不使他不舒服。他時常叫她是他底嬌嬌，僅僅很少的機會，他爲她有點點兒煩惱，這樣他就說：

「不要弄罷，嬌嬌，我討厭牠了。我是一個病人，不能有一點點兒好損傷我的。」

「你是已經十分地損傷了！」

她時常給她丈夫一微笑，這種笑法彼得是很想在他自己底妻的臉上見一見的。娜秦勒亞是一個模範的妻，一個能幹的管家者。她是鹽胡瓜的能手。她摘了莖來做成果醬。她簡直似一個傭婦般在家裏做事，做的精密得來似一隻小輪齒在鐘裏轉動。她是不倦地愛她丈夫，給他一種

誠信，鎮靜而沈著的有如乳酪。而且她也很經濟的。

「我們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裏面啊？」她問，接着憂愁的：「看看那家可靠的銀行，不像是破產的！」

無論何時，錢落在她底手裏，她底美麗的臉孔就變嚴肅起來，她底覆盆子色的唇緊閉着，一種尖銳的狡猾的表情就在她兩眼中顯示出來。當她數出這骯髒的顏色不同的紙幣時，她底豐滿的手指謹慎地捏着牠們，彷彿她怕牠們要像蒼蠅一般在她底手下飛去。

「你將贏利和亞歷舍怎樣分派呢？」在床上，擁抱了彼得以後，她問。「他不是欺騙你麼？他是很聰明的。他同他妻兩人都是貪欲的，他們樣樣都霸佔，樣樣。」

她感到她被欺騙所包圍。

「除了契豐我什麼人都不相信。」她說。

「那表示你只相信一個傻子，」彼得疲倦地呢喃說。

「他或者是一個傻子，但他有良心的。」

當彼得同她第一次到尼沙尼·諾夫哥洛特市集去的時候，他是被這全俄羅斯人的市場底巨闊的展覽所震嚇。

「你對這個有什麼感想呀？」他問她。

「奇妙啊！」她回答。「一樣東西都大宗的，而且比家裏便宜的多了。」

於是她數出許多她應該買的東西來。

「八十磅肥皂，一箱蠟燭，一袋糖，」天在分娩的時候，苦痛的掙扎了十九點鐘以後，他被她底驚慌的流淚的岳母領入房中，被一種稀有的窒塞的氣味所透徹。猛扭着在床上——她底眼睛狠狠地望着，為猛烈的疼痛所歪曲——是他底妻，頭髮蓬亂着，流着汗，不認識了。她對他發一種動物的呻吟。

「彼得，再會了，我將死了。大概是一個男孩……彼得，寬恕我……」

她緊咬着她底兩唇，及到兩唇腫起來而至幾乎不能動了；她底話，不是從她底喉間發出，似從她底胃裏發出。她底臉孔也是青腫而死色的，喘息着像一隻跑乏了的狗，她底咀嚼的脹腫的

舌頭掛出在她口子之外。常是捏住她自己底頭髮，拉一把，撕一些下來；無時不在呻吟而號叫，使人嚴切的知道，她在掙扎着要得到駕乎人上的優勝，這人是不會，而且不能屈服她的。

「一個男——男孩……」

「這是有風的一天，窗外的一株櫻樹在微風中動搖而沙沙作響，震蕩的影子投在玻璃窗框一袋塊糖……」

他們走進百戲場去，但當這班演技者在競技台上出現時，她閉了她底眼睛。

「噢呵，他們怎麼不知恥的呀！噢呵，他們都是光着身子呢！噢呵，叫我來看他們是好的麼？這對孩子是好的麼？你不應該領我來看如此惶恐的東西，當我或者將有一個孩子的時候！」

有時候是像這樣，彼得覺得他被無興趣所阻遏，恰似他在伐太拉沙河上曾被厚的綠黏泥所阻遏一樣，在這河內除了呆笨的肥鯉以外，不能有別的魚生活的。

娜泰勒亞也用過度的熱誠作頗長的祈禱，祈禱一完，就倒身在床上，熱烈地要她丈夫底擁抱。她底身上有一種和貯藏室同樣的氣味，鹹伙缸，鹽汁，燻魚和火腿這一種混雜的氣息，而且時

常，彼得感到她底熱情是過甚了。她底多次的擁抱使他厭煩。

「好了，我很疲倦了，」他時常說。

「呀，去睡去，上帝祝福你，」她溫柔地答。

一息她就睡熟了，眼睫奇怪的掀起着，臉上作一種微笑，彷彿他經過她底閉着的眼睛凝視着什麼非常華麗的，她以前從沒有見過的東西。

有幾次是像這樣，當彼得不自禁的想到憂鬱地清楚，而娜泰勒亞是不再能有希望的時候，於是他就勉強的去記起那她底大兒子生下的一天。這些舞蹈着的樹影和沙沙的樹聲使彼得慌的發瘋了。

「拉攏布幕遮了窗子罷！」他叫。「你沒有看見麼？」

而他恐怖的跑開了，夾着他底妻的叫喊：「嚷——嚷——喚——喚……」

但是，是一點半鐘以後，他底岳母無言地走向他，愉悅而疲勞的，又一次領他到他妻底床邊。這時候，娜泰勒亞是昏沉地，一種殉教者底閃爍的凝視。

「一個男孩！一個兒子！」她說，她底舌是軟弱的呆笨的有如酒醉的人一樣。

他俯倒下去，他底頰貼在她底肩邊。

「呀，媽媽，我能够告訴你，我到死都不會忘記這一回了。謝謝你……」

這是第一次，他叫她「媽媽」，在這兩字裏面，他她計着所有他底恐怖與所有他底快樂。當她聽到這兩字，她閉上她底眼睛，用她無力的笨重的手撫摩他底頭。

「一個秀美的小東西！」產婆說，大鼻子的婦人，面有雀斑的，給他看這嬰兒，得意的如同她自己底一樣。但是彼得並不看他底兒子，因為他底妻底死色的臉孔，深深陷進的眼睛還是這樣。

「她將死了麼？」他問。

「胡說！」有雀斑的產婆高聲地有趣的說。「倘若婦人時常在產褥上死了，那也用不到什麼產婆了。」

這「秀美的小孩」現在八歲了，漸漸地長大的成一個長的，強壯的少年，闊的額，獅子鼻，眼睛像尼基泰與亞歷舍底母親——大的，莊重的，非常的暗藍色的。在他生後的一年，彼得又有第

二個兒子，雅各夫；但這是伊勒亞，生着闊的額，從五歲起就在家裏非常地顯出個性來。個個人都嬌養他，勸他的話他從來不聽，他要怎樣就得怎樣，因為這種緣故，他時常可怕的衝進危險與不舒服的情形中去。雖然他底頑皮是差不多時常屬於一種特殊的天性的，而且從來不失敗的去激起他父親底一種類似驕傲的感情。

一天，彼得找到他在瀉水處，試着用一隻手車底輪子裝在一只舊的槽上。

「這要做什麼呀？」

「做一隻輪船。」

「牠不會浮的。」

「我要使牠會浮！」他底兒子說，一種他底祖父底激怒的口氣。

彼得對於他所做着的無益之事，要想說服他是要失敗的。

「他有他祖父底性子，」他對他自己想。

伊勒亞做事是時常毅然的追求到底的；但徒然，他用一隻槽和兩隻手車底輪子做出一隻

輪船是不能成功。於是他拉這槽底兩邊裝着的輪子，用了一條木炭，拖牠到河裏以後，牠就沉下水裏，陷到污泥底下去了。無論如何，他並不很驚慌，但立刻向那些在洗濯亞麻布的婦人們叫出來。

「嘻，女人呀！拉我起來，否則我要溺死了。」

他底母親吩咐將槽劈毀了，給伊勒亞一個耳光，從此他不睬她了，恰如他不睬他底兩歲的小妹妹且耶一樣。

但就全體言，他是一個有才能的小人物，時常做些刨着，砍着，劈着的事，或修理着什麼東西。「他會有成功的，」他底父親觀察了這些，想。「他將做一個建築師。」

有時候伊勒亞一連幾天都不注意他底父親。有時候卻忽然到他底辦公室來，爬上他底膝。「講一個故事，」他命令的。

「我沒有功夫。」

「我也沒有功夫。」

這樣他底父親就笑一笑，將紙冊放在旁邊。「呀，那末有一次，那裏住着幾個農人……」

「關於農人我統統知道了。告訴我一個滑稽的故事罷。」

但他底父親是不知道什麼滑稽的故事的。

「到你祖母那里去罷。」

「她今天時常打噴嚏。」

「呀，那末到你母親那裏去罷。」

「她要給我洗澡。」

亞爾泰莫諾夫笑了。他底兒子是惟一的能使他快樂地發笑的人。

「那末我到契豐那里去，」伊勒亞說，想要從他父親底膝上跳下來，但他父親止住他。

「契豐告訴你些什麼呢？」

「樣樣都說。」

「是的，但告訴我一些罷。」

「他什麼都知道。他曾經在巴拉阿那住過。他們是造駁船，划子，在那裏……」

無論什麼時候，假如伊勒亞跌了一交，臉上有點傷，他底母親總要打他。

「不要爬到屋頂去，」她喊。「你要做一個跛足了，駝背了。」

這咒罵是使他怒的變色，但他忍住他底眼淚。

「倘若你再打我，我就去死了，」他恐嚇她。

她將這個恐嚇去告訴他父親，而他微笑的。

「不要打他，」他說。「叫他到我這裏來。」

伊勒亞來了，站在門口，兩手拚在背後。

「你爲什麼像這樣無禮的對付你底媽媽呀？」彼得問，一點什麼也沒有感到，除出奇怪的，一種惑亂的溫情。

「我不是一個傻子，」他底兒子憤怒地答。

「但是，倘若你這樣無禮，你就要做一個傻子了。」

「她用鞭打我。契豐說，只有傻子是這樣被打的。」

「契豐麼？但契豐自己是一個……」

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彼得留心着並不說出這特伏爾尼克是一個傻子；他繼續的在屋裏走來走去，一隻眼睛看着這在門邊的小東西，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一定的，你打你底弟弟雅各夫。」

「他是一個傻子。並不會損傷他的，他是這樣的肥胖。」

「你說，因爲他肥胖你就打他的麼？」

「他貪喫。」

彼得感到，他不知道如何去教育他底兒子，而且知道這孩子正要教育了。或者，更簡便更有效的去打他耳光，但他總不能提起他自己底手放到那頭髮蓬亂的，搖動不定的頭上。甚至這種刑罰的意義——在他底那雙暗藍色的眼睛底強固的期望然的注視之下就變作笨拙的了，太陽也會做一個妨害者，當伊勒亞幹出不顧死活的惡作劇的時候，太陽總是金光輝耀的。當彼得執

行他日常的叱責的話時，他總想，以前他自己聽到這些同樣的話的時候，他回想，他既沒有有戒於心，也沒有從此牢記，不過祇是討厭牠一番罷了，即使有點怕懼，也終究是一息兒功夫的。但是打呢，要是應該的時候，是不容易忘記的；彼得·亞爾泰莫諾夫頗明瞭這理由。

他底第二個兒子，雅各夫，臉孔是圓圓的玫瑰色的，像他母親。他常是哭，甚至似乎從哭裏面可以獲得快樂。在他眼淚洋溢之前，他底臉頰常是跳動而凸出，用他底拳頭要推進他底眼裏去。他是膽小的，貪喫食物的，時常是一喫多了就睡，否則總是要哭的，向他底母親忿忿不平。

「媽媽，我不知道我自己怎樣做好！」

他底女兒耶勒娜僅僅在夏季回到家裏來。現在她是一個年輕的小奶奶了，到她娘家來是做客的了。

伊勒亞在七歲時，開始跟格勒勃神父讀書，但在他一發現書記尼珂諾夫底兒子所讀的不是詩篇，而是一本有插圖的書，叫做洛特諾伊·斯洛伏，(註)他就向他父親說：

(註) *Poduce Slovo*,

版
圖

110

「我不要讀書了。牠要損傷我底舌頭。」

他不得不溫和地冗長地疑問，在他要作一個辯解之前。

「巴沙·尼珂諾夫所讀的東西他都能够懂得，但我呢，學習着一本陌生的書面。」

然而伊勒亞是大膽的，他有時癡呆的獨自坐在那小邱上松樹底下經過幾點鐘，丟着乾燥的樅樹毬到伏太拉沙河底混濁的綠水中。

「他疲倦了，」他底父親想。

他也積週累月的一道兒的住在這工廠底震耳的響聲裏面，沒有停止的周旋着，及到他忽然迷失他自己在黑暗的思想底濃霧中，而感覺着他自己——像一個盲人——在厭倦的勞苦內，不能發覺他底盲目還是由於他底事業的困苦，還是實在，他爲那種無變化的單調所厭倦。長是如此，他一跑入了人叢中，就感到恨起他們來，爲了他們底眼睛的斜視，和他們所說的廢話，也因此差不多使他在這頗爲陰沉的天氣中恨了契靈·維亞洛夫了。

維亞洛夫扶着優勒亞娜走近。

「我們維亞洛夫氏本來是一個大族……」他告訴她。

「那末你爲什麼不同你自己底一族住着呢？」彼得問，走到優勒亞娜的前面，挽着她底肘。契豐退到旁邊，一句不說，但亞爾泰、莫諾夫堅執地嚴厲地再三問他。這樣，這個特伏爾尼克隨據他底無顏色的眼睛，漠不關心的答：

「現在他們是沒有一個留下來了。他們統統都被捕滅了。」

「「掃滅」是什麼意思呀？那個掃他們滅的呀？」

「我底兩個兄弟被遺到西巴托普耳去，就死在那里了。大的一個參加一次的暴動，那時正是農人們爲爭自由而叛亂的時候；因爲我底父親，他也參加暴動，不許可去培植馬鈴薯，那時他們都被強迫喫馬鈴薯，他們要鞭打他。但他跑走了，想要躲避起來，卻跌下冰中，溺死了。以後我底母親同她第二個丈夫，一個漁人，姓維亞洛夫的，又生了兩個兒子。我是一個，另一個是我底兄弟蘇什伊……」

「那末你底兄弟在那里呢？」優勒亞娜問，瞬閃着她有淚的腫的眼睛。」

「他被殺死了。」

「你這樣說，彷彿你在彌撒祭時讀祭文一樣的。」亞爾泰莫諾夫憤怒地說。

「這是使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夫人有趣有趣的……她有幾分懊傷，所以我……」並沒有說完他底話，他俯下身去，拾起了路上的一枝乾枝拋到旁邊去。靜寂了兩分鐘。

「那末誰殺了你底兄弟的呢？」彼得忽然問。

「殺的當然是人呀，」契豐嚴肅地答。

「還有電……」優勒亞娜接上說，嘆息一聲。

仲夏之時，天氣酷熱。溽暑鬱蒸的無情而暴戾。在這如烟的黃色的天空內，沒有一點風兒吹動，森林中到處都是火焰，在低坑中堆積着泥炭。在這嚴酷中，一陣熱的乾燥的風驟然非常暴猛的發起來。猛厲的呵叱而吹曠着，刮落枯萎的黃葉，和近一年種的樅樹的紅針；捲起黃沙成堆，又吹撒開來。在這地上混雜着那木屑，雞毛，和從亞麻上梳下來的廢料。吹送人們向前，更盡能地撕

破他們底衣服，隱隱在森林裏面，而扇動這火使發一種更熱的火簇。

在工廠中有許多人疾病。經過紡錘底低吟聲和梭底沙沙聲，亞爾泰莫諾夫聽到這苦痛的咳嗽；在織機邊，他看見男人們底灰暗的微怒的臉孔，和疲倦無力的動作。他們底生產力是逐漸減少，貨物的品質是變做顯著的低下。懶懈是長足的增加。男人們都喝起多量的酒來，小孩們都生病了。塞拉斐，木匠，愉快的老人，有和孩子一樣的玫瑰色的臉，他是忙碌地做着小棺材，並且不時，他也將白色的松樹板釘成棺材，為那些一生底事業已完畢了的成長的大人們用的。

「我們必須辦一次酒筵，」亞歷舍德恩說。「我們必須弄得他們快樂起來，放一顆新鮮的心在他們底胸內。」

當他和他底妻將到市集去時，他又同樣的提議：

「辦一次酒筵，他們底精神就會振興了。相信我，尋求快樂是可以醫好一切的不幸的。」

「試試看罷，」彼得命令他底妻。「樣樣都照最好的預備起來，優渥隆厚的鋪張着。」

娜泰勒亞卻開始喃喃的怨言着，他憤怒地問她：

「呀，說什麼呀？」

「我聽見你所說的話了。」她答，用她飯單底緣重重地擦了一擦鼻，異議的樣子。

酒筵舉辦了，先做一種儀式，那是堂皇地由格勒勃神父領導的。他是漸漸的更瘦了，比以前更枯乾了，當他說出那熟習的字句時，在他底碎裂的語聲中有着一種可憐，彷彿他在祈禱中是吐出一切他底剩留着的力量似的。這些患肺癆病的織工底灰白臉孔是深深的愁着，而呈現着一種誠虔的呆木的態度。許多婦人們是哭泣着。當這位神父抬起他憂愁的兩眼向這昏濛的天空時，人們就跟着他底樣子，哀求地向那籠罩在朦朧的光禿的太陽底臉上的烟凝望着，心裏想着，大概這溫善的神父是看見什麼人在天空中，他知道他，而且在聽着他底祈禱。

儀式畢後，婦人們抬出桌子到小小的鄉村的街上，個個工人都靜靜地坐下在木頭大碗之前，碗內盛滿粉和羊肉做的多脂的膏。每一大碗的四周坐着十人，每一張桌上放着兩三加倫的強熱的家釀的啤酒，和五派因的燒酒，這些一息就奮發起這班疲倦的人們底萎靡的精神了。有一種破裂的聲音在這沉寂中，沉寂燃燒地籠罩着地上。和平與靜寂是跑過池沼上躲到森林之

火中去了，而營營的愉快聲，木頭的湯匙的敲拍聲，孩子們底笑聲，婦人底叫喊聲，還有青年們底雜談聲，則充滿這小村莊內。

他們坐在豐富的筵席之前，喫了三點鐘。以後他們都飲醉的回家了，年青的人們大家圍繞了塞拉斐，清潔乾淨的木匠，他底深藍色的被褥布的小衫和褲子竟洗的變做灰藍色了。他底帶醉的微紅色的臉孔同他尖尖的鼻子，是浮着狂喜之光，而在他底活潑的閃爍着的小眼睛內，有着青春之火花。實在有一種極樂的愉快的空氣，一種要昏倒的尖銳的呼嘯，繞住這快樂的棺材匠，這頗適稱於他底名字。坐在一條檯上，沙耳脫力（註）橫放在他底膝上，他用黑的指頭撥動絃線，手指彎曲着似葇菜的根，在一種有意地悲哀的又是鼻音的聲音中，奏出瞎子乞丐們唱的歌來：

「這里，聰明的朋友，有一個故事足以稱心你，

（註）Psalmery，是希伯來人底一種鼓琴。

你若不能猜破這謎兒，我也不來責備你！」

他對姑娘們閃眼了一下，在這班姑娘中，站着他底女兒茜娜底莊嚴的相貌，一個美麗的，闊胸的，眼睛大大的姑娘，她是做捲軸的事的。這樣他又一次唱起來，在一種更深沉而且更悲傷的語調中：

「親愛的基督呀坐在樂園中，

芬芳的清涼繞着他四周，

傍着一株開花的菩提樹，

使他愉悅的坐在皮的寶座之上呀。

他手裏有金有銀有寶玉，

贈給天下的有財有地者，

仍然也愛分給到那班窮朋友，
以精美的食物充乞兒們大嚼。

他又向姑娘們閃視了一下，他換唱了跳舞的調子，在這樣，他底女兒放着兩手在頭後，做起吉卜西人的模樣，開始搖動她底兩乳。於是合着她父親底清晰的歌聲，和絲絃底音調，她發出一種尖刺的叫呼，同時舞跳起來

「誰人拿去銀，

他底腿兒將折斷了；

誰人拿去金，

他底房子將火燒了；

但還有誰人呀拿去寶玉，

願

將瞎眼，最凶暴的運命呀。」

當孩子們底吹噓爲沙耳脫力底聲音和塞拉斐底快樂之歌所低沉下去的時候，這班婦人們和姑娘們唱起一首跳舞曲來了：

「從海上船兒駛進來的很快呀，

將禮物擲在美麗的姑娘們底腳下。」

但茜娜達是繼續用她尖脆的喉嚨唱下去，踏着地一面這樣唱：

「巴希凱贈與巴拉希凱，

席子當作她底襯衫——

脫洛希凱帶給瑪得洛希凱，

樺樹的耳環算他底禮物。」

這時伊勒亞·亞爾泰與諾夫同巴夫耶爾·尼珂諾夫是坐在一板條的堆棧上。後一個是瘦削的孩子，而且像一個老人，有光禿的頭，在他底長的項頸上，頭是不歇地旋轉着。他有一副灰白的不康健似的臉孔，一雙害怕的灰色眼睛，那是帶着一副貪欲的表情，向他們這邊那邊不住的望着。伊勒亞非常愛老塞拉斐的，愛他底灰青色的衣服，也愛聽他底沙耳脫力琴和老人底滑稽的，易怒的語音。但猝然，這婦人，穿着粗斜紋布罩衫的，在她們中驟然發出來，開始繞着圓圈，她底尖銳的吹噓和嘈雜的不一致的歌聲奪去一切。伊勒亞早已非常地嫌惡她了，這時尼珂諾夫低低的說：

「茜娜達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她同個個人要好，甚至同你底父親。我親眼看見他擁抱她。」

「爲什麼呢？」伊勒亞漠然地問。

「呀，你知道的！」

伊勒亞垂下眼睛。他知道男人爲什麼擁抱女人，而他感覺到困憊，關於這事他已問過他底朋友了。

「你說謊！」他憎恨的說，不要聽尼珂諾夫底耳語。尼珂諾夫是膽怯而懦弱的，伊勒亞並不喜歡他這種沒精神的樣子，和他告訴他的關於工廠裏姑娘們底那種生厭的單調的故事。但尼珂諾夫知道一切關於打斑鳩的事，而伊勒亞是愛斑鳩的，也非常高興的去保護他這個羸弱的朋友去反對工廠裏的孩子們。此外，尼珂諾夫也很聰明的，會描寫他所看見過的東西，雖然他不過看見些可憎厭的事，而且，也像伊勒亞底小弟弟雅各夫一樣，從來不說沒有關於個個人有所怨訴的話的。

靜靜的坐了幾分鐘以後，伊勒亞回到家裏，看見客人們坐在花園裏的，清涼的樹蔭下喝着茶，現在這樹是蒙着沙泥後做灰色了。他們圍着一張大桌子坐着——靜默的神父格勒勃，古卜得葉夫，機械師，他有黑色捲髮似一個浮浪人，同尼珂諾夫，梳洗的很清潔的書記。其實，他底臉孔已够洗的厲害了，幾乎連眉目都洗的分不清爽。他有一隻小鼻子，鼻下有一縷鬚髭，額上有一粒

肉瘤，在肉瘤與鼻子中間有一條闊的笑紋，竟使他眼睛底狹狹的皺縫都藏進到那顫動的皮膚底摺疊裏面。

伊勒亞坐下他父親底旁邊，實在教人難相信，如此一個莊嚴的人他竟會避免不了和一個無恥的捲軸者發生事情，一邊，他覺到他底父親底一隻鄭重的手放在他底肩上靜靜地撫摸着。他們都熱的軟弱了，流着汗，不願講話。古卜得叶夫是惟一的在講話的人，聲音清脆的彷彿如一個結霜的冬夜。

「我們就到村莊去麼？」他底母親問。

「是的，就去，我還要穿衣服。」他底父親說，起來離開桌邊，向家中走。一息以後，伊勒亞跑到他底後面而且追及他，在前門的階沿上。

「做什麼呀？」他父親溫和地問。

「你會擁抱過茜娜麼？還是沒有呢？」伊勒亞問，望着他底臉上。

伊勒亞以爲他底父親似乎有些恐懼了。不要給他什麼驚奇，因爲他想亞爾泰莫諾夫是一

個膽怯的人，他是樣樣事都怕懼的。那是他如此含怒的原因。他時常覺到以為他底父親是連他也怕的，恰如他在這種情形上一樣，這就使他心內想起，他說：

「我不相信你做過。我不過問問你就是。」

彼得推他進廳堂內，又沿着廊送他進他自己底房內。於是小心地關上門，他開始在房內走來走去，從這角到那角，如同他時常在他發怒時所做一樣。

「到這裏來，」他說，站在桌邊，而小亞爾泰莫諾夫走向他前。

「你說什麼呀？」

「巴夫露希凱對我說的，但我也並不相信。」

「呵，連你也不相信麼？」

彼得感到他底憤怒在蒸發着，當他注視着他兒子底闊的前額和嚴謹的不悅人的臉孔。一邊他拉着他底耳朵，一邊思考着，對於他兒子的不相信別個孩子底愚蠢的話這件事，是好的呢，還是壞的，因為這是明白的，他不僅不相信而已，還由他底懷疑的樣子在，試着想安慰他底父親。

他不知道對伊勒亞說什麼好，而他是決定的，他不要打他。但是他卻被強迫着非這樣做不可，結果，那最簡單而易做的事還是打他。如此，他帶着幾分困難的舉起他底遲疑的手，捉着他底孩子底金線似的頭髮，拉着，

「不要相信那班傻子告訴你的話！」他啞啞的。「不要去聽他們！」
於是他推他在一邊。

「去！」他命令道，「坐在你自己底房裏！要在那裏不准走。知道麼？」

伊勒亞走到門口。他底頭倒向一邊，彷彿這頭並不是他自己底一樣。

「他並不哭。我沒有傷痛他，」彼得自慰地想，一邊他凝視着他。

「你這頑皮的孩子！」他說，裝着憤怒的模樣。連你也不相信麼？這將對你作一課教訓。」
但這既不能消滅他對他兒子的憐憫，也不能消滅他所感到的他對他所做的錯誤，也不能消滅他自己底不舒服。

「這還是我打他的第一次。而我在十歲以前，恐怕挨打過一百次。」

但雖是這樣想也不能安慰他。當他瞥見窗外的太陽，那樣子很像一滴脂肪浮在糊泥水上
一樣，他聽到在村莊內的叫聲，於是勉強走出去看那宴會。

「你底義子對我底伊勒亞胡講，」路上他語聲低低的向尼珂諾夫說。

「我去打他一下，」書記回答，非常願意的允諾着，而且顯然快心的。

「你必須使他閉口，」彼得接着說，橫視了一下尼珂諾夫底平扁的臉孔。

「那很簡單的，」他帶着救助的對他自己想。

村民用着多嘴的善意祝賀他們底主人和主婦，在他們底臉上是半醉的微笑，喊出他們底
媚諂的話。穿着新的鞞皮的靴，白的綁腿布一團團的紮着，夾着紅的線，同莫爾特維尼安人的模
樣，塞拉斐在地上打着拍，一匝一匝的繞在亞爾泰莫諾夫的前面，唱着他們底讚美。

「呵，來的是誰呀？」

他，來的是他自己呀？」

那他還帶着誰人呢？

是她，他帶着她呀！

伊凡·莫洛索夫，他有灰白的鬚鬚，長的頭髮，像一位神父，用他低沉的聲音說：

「我們同你都很滿足了。是呀，我們很滿足了。」

而瑪瑪耶夫，另一個老人，熱誠地叫出來：

「亞爾泰莫諾夫兄弟照顧工人們簡直似一個仁人君子！」

「他們是恩義的人，」尼列諾夫向古卜得叶夫說，個個人都聽到的。「他們知道怎樣的感謝他們底恩人。」

「媽媽，他們推我，」雅各夫哭聲的說，他穿着一件紅色的絲的衣服，看去圓的似一個皮球。他底母親去牽着他底手，對婦人們驕傲地微笑着。

「你看老太公跳舞，」她撫慰地說。

這個木匠的灰青色的身子是各處輕跳着，不倦地團團旋轉着，一邊他不斷地唱出這奇怪的歌兒：

「呵，我底脚，踐踏在地上！

不斷的踐踏，不怕的踐踏；

在皮外，我穿上一隻鞴皮鞋子，

而一個婦人呀，在一個少女的面前！」

亞爾泰莫諾夫聽到他底讚美的歌聲，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他對他們底忠誠有種種可懷疑的理由。雖然他覺到已爲他們所軟化了。

「那很好，」他微笑的說。「謝謝你們。這是難得的，我們大家都是如此好的朋友。」

「何等不幸，」他一邊想，「伊利亞不在這里看着這種光榮，這是給他父親的報酬。」

他知道做些大量的供獻的事是必要的，可以安慰他底工友們，稍稍想了一想以後，他說，一邊他拉着他底耳朵：

「我必須要將後提醫院造的兩倍大。」

這樣，塞拉斐從他身邊跳出去，伸張着兩臂。

「你們聽見麼？給主人一場歡呼罷！」

嘩啦嘩啦的聲音，他們很高地喊出來，縱使不是同時的，而娜泰勒亞，她被婦人們繞繞着，是非常的感觸。

「去，再拿三桶啤酒來，」她告訴她們，一種懶聲的鼻音的說。「契豐會拿來給你們了。」

這個加添的新鮮的刺激物使婦人們樂極，而尼珂諾夫是深深地感動了。

「這款待相當於主教的，」他說，一邊搖一搖他底頭。

「媽媽，我熱極了！」雅各夫號叫的。

這快樂卻幾分被火夫伏爾可夫所毀傷，一個黑鬍鬚，眼睛大如李子的男子，他衝向娜泰勒

亞，左臂笨拙地抱着一個瘦削的孩子。牠爲熱而昏暈，牠底皮是帶青的，生滿疥癬。當他一走到她前面，就開始患憂鬱病的喊道：

「我打算怎樣做呢？我底妻已死了。生熱病死了。唉呵！看呀，她留給我什麼！我打算怎樣做呢？」

他底眼睛突出似瘋人，黃色的淚從牠們內迸裂出來。

「不要聽他，你可以看，他是發狂了，」婦人們討好的說，一邊她們推他離開娜泰勒亞。「他底妻是一個患肺癆病的，活着並沒有什麼更好，他也是不十分康健的。」

「無論如何，孩子從他手裏奪下來罷，」亞爾泰莫諾夫激怒地忠告道，立刻，幾雙婦人底臂就向那軟弱的小孩子伸出去，但伏爾珂夫僅僅兇暴地詛咒，跑走了。

總之，無論如何，一切都是光明而快樂的有如一大節日所應有的一樣。

「人數是增加起來了。只要父親能夠知道，」彼得想，幾乎驕傲的，當他注意着工人們裏邊底生臉的時候。

忽然，他底妻說，怨恨的語氣的：

「此刻不是責罰伊勒亞的時候。他看不見他們是怎樣的愛你了。」
亞爾泰莫諾夫沒有話，但從他底眼睫下閃視着茜娜達，她率領着一隊十二個的姑娘，在低低的不快活的唱：

「跳舞過我底身邊，

丟給我溫柔的眼色，

愛慕着我的人兒——

唉，爲了我他底熱情燃燒着呀！」

「輕佻的女子！」他想。「又是一首怎樣可憐的歌！」

他掏出他底錶，一看，於是爲了什麼理由，說了謊話。

「我要回家去了，」他說。「亞歷舍應該有電報來了。」

用一種輕快的脚步走開了，開始想，他對他底兒子應該說些什麼話，非常嚴正的繼續想着，但同時是和善的。可是當他一輕輕的開進伊勒亞底房門，他又什麼都忘記了。孩子是跪在一把椅子上，他底兩肘靠在窗台上。凝視着窗外的似烟的紫色的天空。落照已經帶着一種似棕色的塵埃的空氣充塞這小小的房子內，在一隻掛在牆上的大鳥籠中，一隻山鳥是忙碌地啄着牠黃的嘴，準備去棲宿了。

「呀，你在那兒做什麼呀？」

伊勒亞驚跳一下，回頭看。於是他慢慢地從椅上爬下來。

「你還會聽什麼愚蠢的話麼？你會麼？」

伊勒亞站着，垂下頭，彼得知道他這樣做是因他記得被幽禁的緣故。

「你底頭這樣垂下去做什麼呀？伸得直！」

伊勒亞抬起他底眼睛，但並不看他底父親。山鳥是開始在橫木上跳來跳去，發出溫柔的小小的鳴聲。

「他生氣了，」彼得想，坐在伊勒亞底床上，將他底手指推進枕頭內。「你萬不可聽別人底胡說，」他重重的說。

「別人要將胡說告訴我，我能够怎樣辦呢？」

他底嚴謹而有趣的聲音使彼得快樂，他就鼓起勇氣，用一種更和善的語調說。

「別人說着愚蠢的話，但你不要去聽。聽到了就完全忘了牠。假如他們在你前面告訴什麼離誕的故事，你也要忘了牠。」

「你這樣做的麼？」

「是呀，我自然是這樣做的。倘若我將一切聽過的事情都記得，我不知道將發生什麼了。」他審慎的說，留心着採取那他能得到的最簡單的字句。但他非常清楚地證實，那他所說的是不必需的，而且發覺他自己很快地變做陷入於他底簡單的成語底難解的意義中，他嘆息了一聲，說：

「到我這裏來，」

伊勒亞怯怯地走近，依在他底兩膝間，彼得用他手掌輕輕的放在孩子底闊的額上。但當他知道伊勒亞並不舉起他底頭的時候，他變做惱怒的。

「你爲什麼這樣愛鬱？看着我！」

伊勒亞直視着他底臉孔，但這仍表示不好，因爲責問跟着了。

「你爲什麼打我呢？我已對你說，我並不相信巴夫露希凱。」

老亞爾泰莫諾夫並不立刻回答。他嘆驚的看，他底兒子是有些奇怪，會同他對等的交涉。這或者是他已經升到一個成人底尊嚴的水平線，或者是他降落了他自己底成人底態度的水平線。

「他聰明的太早了，」是亞爾泰莫諾夫的非常的思想，站起來，他開始匆忙地說，他想一下子盡他所能的去安慰他底兒子。

「我並沒有打傷你。你必須要學學好樣。我底父親是時常打我比這樣厲害的多！而我底母親，馬夫管家的，同日耳曼的男僕，他們個個都時常打我。被你自己底家裏幾個人打幾下並不算

很委屈。從一個陌生人那裏來的一種毆擊是要使你哭起來。父母底手掌是輕鬆的！

他一邊說，一邊在室內走來走去，從門到窗的中間是六步，因為他想忽忽的講完這些話，大概怕着他底兒子又要有的責問。

「你在這裏所看見的和聽到的事，都是你所不應該的。」他呢喃說，沒有看着他底兒子，他呢，無趣的依靠着床背。「你必須到鎮上的學校裏去。你喜歡讀書麼？」

「是的，我喜歡的。」

「好，那末……」

他想去擁抱他底兒子，但有什麼東西推回他；他也不再記得了，在以前的時候，他底父親和母親，有否打了他再去擁抱他過。

「那末，去，去玩去。以後不要再同巴希凱做朋友了。」

「沒有一人同他要好的。」

「同這種壞孩子要好是無用了。」

彼得回到他自己底房間，站在窗邊，熟思着他對他兒子的失敗。

「我嬌養了他了。他一點也不怕我。」

各種的聲音從村莊的各方面衝到他底耳裏——姑娘們底呼叫和歌唱，嘈雜的談天聲，手風琴的嗚嗚聲。從天井的門首來了契豐底清楚的聲音。

「孩子，你在家裏做什麼呀？你底意思是說，人們在那裏喫喝的時候，你是在家裏麼？你要往學校裏去麼？是麼？那很好呀。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不好算人的。」正如這麼說呀，孩子，我沒有你將厭倦起來了。」

亞爾泰莫諾夫幾乎要喊出來。

「那是說話！這是我，將厭倦起來的人。嘿，」他惡意地想，「這惡棍是要討他主人底兒子的好。」

在他送他底兒子到鎮上去了以後——他是被預備入體育學校，由神父格勒勃的兄弟——

個教員——彼得覺到他底生命實在是空虛，他底家裏很厭煩。他經驗到一種奇異的艱難的感情，彷彿在他臥室內的神像前的燈熄滅了。因為他對那小小的青光是習慣了，個若燈光不知爲什麼緣故而熄滅了，他就輾轉反側，渡過這無限的長夜。

伊勒亞底行爲，在他離別以前，似乎有意要幹些不名譽的事。他對他母親講話是非常粗魯，竟使她流淚；他將雅各夫底籠內的幾隻鳥兒都放完，將山鳥他允許雅各夫的給了尼柯諾夫。

「你爲什麼這樣頑皮？」彼得問，但伊勒亞不答。他只將頭垂倒在一邊，對他父親表示着他惹怒着他，使他又一次想起他所願意忘卻的事來。這是特別地證明這個小東西在他底心內是有一種怎樣大的計謀。

「莫非我底父親爲了我有什麼憂慮麼？」

無論如何，他底記憶保證他，他父親從來不是他底一個接近的朋友，不過僅是一個嚴厲的主人，他關心着他還是關心着亞歷舍厲害。

「我比我父親更仁慈麼？」亞爾泰莫諾夫常是惡亂的問他自己，他不知道他是仁慈呢，抑

不仁善。他常被忽然不合時的閃過他腦裏，并工作時佔據在他心內的那種思想所擾亂。事業是跳躍地發達起來。幾百雙眼睛釘住着牠底主人，這是不斷地要求着他底專一與關心的，可是他常記着伊勒亞而代替牠了。他底關於事業的思想底線索，是不時地斷了像一支霉朽的纜繩，這需要一種大力去縛攏鬆掉的一頭，再緊緊的打一大結。爲了伊勒亞的不在，他想要去填滿這個缺痕，給他底小兒子以更大的照顧，但他自己覺悟了，非常的失望，因爲雅各夫也是難安慰的。

「爹爹，山羊買一隻給我，」雅各夫要求，他是時常要求什麼東西的。

「你要一隻山羊做什麼用呢？」

「我要騎在牠上面。」

「何等脆弱的觀念呀！只有魔術家是騎山羊的。」

「不，耶倫凱給我一本有圖畫的書，裏面是有一個好學生騎在羊上……」

「若是伊勒亞他決不會相信圖畫的，」他底父親想，「他定要哀求我告訴他關於那魔術師的事。」

他也不喜歡雅各夫底這種脾氣，他欺侮了工廠裏的小孩子們，還訴說他們欺侮他。他底大兒子也是一個暴漢，好戰者，但他從來不訴苦，也不說別人，雖然他是時常被村莊內的他底朋友們所凌辱的。但雅各夫是膽怯的，懶惰的，時常在喫着或嚼着什麼東西。他底舉動常是非常不可思議，甚至使人難堪。譬如，在喫點心時，他底母倒好牛奶，卻不小心用勺子拂着杯子，翻倒了，結果她爲沸的牛奶所燙傷。而雅各夫底臉上滿是笑容，大喜地說：

「我看見你拂着牠的。」

「你爲什麼知道不說，你是壞東西。」他底父親批評說。「現在母親底腳燙傷了。」

但雅各夫祇閃着眼睛，吸着鼻，繼續嚼着東西，不說一句話。幾天以後，他底父親竊聽到他在天井裏向什麼人說：

「我知道他要打他了，」他譁譁沫沫的說。「他慢慢的走近他，及到很近的時候，從背後給他一下，像這樣的！」

亞爾泰莫諾夫從窗口看出去，看見他揮着拳頭，同巴夫露希凱·尼珂諾夫進行着一種與

奮的談話。於是，他叫他進來，吩咐他不要同尼珂諾夫去玩。他想要給他一些教訓，但當他一看見這孩子底眼睛的青白的又帶淡紫色的眼白，看見他底非常光亮的瞳孔，他只有嘆息一聲，叫他走開了。

「走開，白眼的……」

雅各夫怯怯地走開，好像地板是油滑的一樣，他底兩肘夾在兩邊，伸出他底兩手，彷彿他捧着一種不舒服的擔負。

「他是笨拙而愚魯的，」他底父親肯定的想。

他底女兒，一個長長的絨氈的姑娘，也具有一些雅各夫底惹厭的性情。她喜歡睡著讀書。在喫點心時，她總喫了許多果醬，在喫中餐時，她卻玩玩這一小片片的麵包，又要敲敲調羹在她底盤上，彷彿她在她底湯裏捉着一隻蒼蠅似的。她時常緊咬着血紅的兩唇。時常用一種對於年輕姑娘不相稱的語氣，對她母親講話。

「那些不是現在新興的，已經不時髦了。」

當她父親向她，假如是一個有教育的姑娘的話，爲什麼不去看看做她底襯衫的亞麻布是
如何織的，她回答說：

「我打算去的。」

穿起她底星期日的衣服，拿着小涼傘，那是她底叔父亞歷舍送給她的，溫柔地跟在她父親
的後面，留心着不使她底衣服去擦着什麼東西。她打了好幾次的噴嚏，而一當那些工人們對她
問安的時候，她臉紅了，甚至一句話也沒有，也不笑一笑，點一點她底頭——她底臉孔爲尊大所
腫脹了。她底父親開始告訴她關於工作的情形，但她只留心了一息兒，就垂下頭看她底兩腳，並
不在織機上，也不再講話，爲了事情底喧鬧和她底難於移動而感到不舒服。可是當他們從紡織
室出來走到天井裏的時候，他問她，她有什麼感想。

「灰塵很多！」她回答，察看着她底衣服。

「你沒有看仔細，」彼得說，微笑了一笑。於是對她叫起來，非常憂惱的。

「你爲什麼時常提着你底裙子？天井是淨乾的，你底裙子又這樣短！」

她放下兩隻手指，她是用這兩指提着裙子的，她驚嚇着。

「有強烈的油底氣味，」她似有惡地說。

那兩隻手指激怒了亞爾泰莫諾夫比什麼都厲害。

「你這兩隻手指以後永不做事了！」他啾啾地說。

有一天兩天，那時她是睡着在沙發上讀書，她底父親坐在她旁邊，問她讀的是什麼書。

「我讀的是關於一個醫生的。」

「呵，那末這是科學了！」

但當他瞬視到這本書，他發怒了。

「你爲什麼對我說謊呀？那些都是詩。莫非科學是用詩做的麼？」

她急忙告訴他一些無秩序的故事底事：上帝允許撒但去引誘一個日耳曼的醫生，而撒但差一個魔鬼到醫生那裏。亞爾泰莫諾夫拉着他底耳朵，方正地想要領受這故事底意義，但他覺到他女兒底假裝有學問的口氣是氣悶而可笑的，這使他對她所說的話全然不懂。

「莫非這醫生是一個醉漢麼？」他問。

他看出耶勒娜是被他問的羞赧了，他於是不再注意她的解釋，他含怒地說：

「一個雜亂無章的故事！這是一個寓言。醫生是不相信魔鬼的。你從那裏得來這本書？」

「機械師送給我的。」

彼得記起，耶勒娜底灰色的貓似的眼睛有時候沉默地在她前面凝視着，他想，這必須警告她的。

「古卜得叶夫不是你的一個伴侶。不要同他太放肆太隨便。」

是的，耶勒娜同雅各夫是比伊勒亞更愚蠢，簡直生來就更粗鄙的。他看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但他沒有注意到，他對他兒子的愛情是漸漸被一副病態的巴夫耶爾·尼珂諾夫底憎恨所轉移了。無論何時他遇見他，他想：

「一切都為那可憐的東西……」

這孩子的體力已能和他對抗了。他時常走起路來，曲着他底背，扭轉着在細細的頸上的他

底頭，一種恐嚇的樣子。甚至當他跑路的時候，他給亞爾泰莫諾夫這個印象，好似他潛逃去像一個膽怯者，一個騙子一樣。他是做的非常起勁，修理他底義父底靴和衣服，砍着樹，汲着水，從廚房中硬拿着水桶出去，在河裏洗滌他底弟弟的抹布。他是醜態的，襤褸的，跳來跳去如同一隻麻雀。他帶着一種諂媚的笑臉向個個人道好，像一隻犬吠，無論什麼時候，他看見彼得，即使遠遠的，他也向他鞠躬，彎下他鵝似的長頸及到他底頭觸着他底胸膛。這對於亞爾泰莫諾夫幾乎是一件有趣的事，看見他無掩遮的在秋雨中，或者望着他在冬天砍樹木，或者一隻腳站着像鵝模樣，試着吹一些暖氣到他冰凍的兩手裏，那時一隻靴——那已經穿壞了，滿是洞孔——慢慢地漏下他底腿，這是他勾起來的。他也有一聲咳嗽，這使他用他瘦的手緊握在他底胸前，扭曲他自己成一隻蝶螞釘的樣子。

有一次發現到，他養了兩隻斑鳩在浴室的屋頂，亞爾泰莫諾夫命令契豐將鳥兒放走了，去看一下知道這孩子沒有爬上到屋頂過。

「他是如此懦弱的一個東西，他真要跌斷項頸了，假如從屋頂跌下來。」

一天晚上，他走進他底辦公室，看見他用一把刀刮着地板，用一塊濕的爛布揩着一池墨水。

「那個倒翻的？」

「爸爸。」

「不是你倒翻的麼？」

「我發誓，我沒有。」

「那末爲什麼你底臉上有淚痕呢？」

巴夫耶爾沒有回答。他只是仍跪在那裏，伸着他底頭，預備接受一下的打。

「那你應該怎樣罰！」亞爾泰莫諾夫說，滿意的，眼睛向他凶凶的閃一下。

這樣他忽然看見事情的真相了，在他底鬍子內微笑了，彷彿他證實他底不喜歡這個無價值的孩子是何等的稚氣與可笑。

「一個使人怎樣有趣的東西！」他謙卑地想，一邊擲一個重銅的當五哥畢克的錢幣在地板上。

「那裏去，你去買幾塊餅乾喫喫！」

這孩子怯怯地伸出他底齷齪的多皮的手指向那銅幣，彷彿他怕銅幣會燙傷他底手似的。

「你底乾爺打你過麼？」

「是的。」

「呀，這算什麼呀？無論誰都被打過的，」彼得安慰般說。幾天以後，雅各夫來告訴說巴夫耶爾對他很凶暴，於是亞爾泰莫諾夫——他其實早已不相信他底兒子了——忠告他底書記，叫他對巴夫耶爾要凶一點。

「我一定打他一下，」尼珂諾夫溫文地保證說。

當伊勒亞暑假回到家裏來，穿着異樣的服裝，頭髮剪得很短，所以他底前額比以前看去更大了，亞爾泰莫諾夫仍然是更利害的不喜歡這污穢的病夫似的巴夫耶爾，因為他看見伊勒亞依然和他要好。伊勒亞自己已經變做有點討厭的斯文了。他對他父親或母親稱呼「你」的時候，現在都代之以「汝。」走來走去都用兩手插在袋裏，彷彿他是這家裏的客人似的，罵他底弟

第一直要罵到他哭起來為止，而且觸怒着他底姊姊，用書擲他，總之，他像一個無賴漢。

「我是對你這樣說過的，」娜泰勒亞向她丈夫怨言的。「他們常常說，讀了書要使孩子們橫霸起來的。」

彼得沒有說什麼話，但在他憂慮的看了看他底兒子以後，結果是如此，雖然他是非常的頑皮，可是他自己向人惡作劇是有目的的，並不是從他們追尋快樂。

又一次，斑鳩發現在浴室的屋頂上，而且被看見在三角牆上咕咕的叫而跳，那時伊勒亞同巴夫耶爾坐在烟囱的旁邊，繼續的起勁的繼續的談着許久——那是，好像他們是不任這斑鳩飛去。

「走來，告訴我你所過的生活的情形，」在伊勒亞到家後的初幾天內，他底父親提議說。「我已經告訴你一些了。現在輪到你說了。」

伊勒亞對他作一個簡短的，匆促的，沒有什麼興趣的生活的敘述，關於那班孩子們嘲弄他們底教師的事。

「他們爲什麼嘲弄教師呢？」

「他們都恨他們，而且討厭他們。」伊勒亞解釋說。

「他們都是麼？那好像不對的。你覺得功課很難麼？」

「不，非常容易。」

「你告訴的是真話麼？」

「看我的分數好了。」伊勒亞說，同時聳一聳肩膀，一邊他緊緊地注視着花園上的天空。

「你望着什麼呀？」他底父親問。

「一隻鷹。」

大亞爾泰莫諾夫長嘆一聲。

「呀，去，去，去玩去。」他說。「你同我在一塊覺得無趣味，我能看得出來的。」

當伊勒亞一出去，他就記起當他在孩子時他的父親對他說話，他幾乎常是感到疲倦或恐

怕的。

「現在他們是嘲弄他們底先生了！當教堂的書記帶着一條皮鞭教我功課的時候，這樣的事我底腦裏想也沒有想到過。兒童的生活是越弄越容易了。」

在回到鎖上去以前，伊勒亞向他父親作一個要求——這是他惟一的要求。

「爸爸，」他問，「你能讓巴夫耶爾養斑鳩在浴室的屋頂麼？」

「一個人不能安慰每個不快樂的人的，」他底父親說，但他沒有答應。

「那表示你將任他去了，」伊勒亞堅定的說。「我去告訴他。他一定很快樂了。」

老亞爾泰莫諾夫爲了他底兒子如此表示好感對一個污穢的小孩子心裏很苦痛，那時他從沒有一點點的爲了要什麼快樂去向他自己底父親吵擾。在伊勒亞離開以後，他感到他自己對於這個書記底義子，仍有一種更頑固的憎恨——一種憎恨，現在更漸漸的利害起來，無論何時，無論何事，都足以激怒他，或在家裏，或在工廠內，或在鎖上，他底思想總被那個權貴的覬覦的小孩子底印象所固執地侵入，好像是他底激怒底一個主要的源流。實在，巴夫耶爾似乎利用他底脆弱的小骨骼如木栓一樣，在這上面掛着一切他底惡意的思想和不仁善的感情勾引他的。

這個孩子底發育實在發育的像黴菌，或像黃昏的影子，而他常是忽然出現像什麼詭譎的小魔鬼，屢次屢次的和亞爾泰莫諾夫對立着。

在季夏底溫暖的一天，亞爾泰莫諾夫走出到花園中，心裏感到疲倦與激怒。時候是黃昏，無力的秋天的太陽，已剪截了牠底光的熱力了，消散在微綠色的天空中，爲風所掃清，爲雨所洗淨。一陣柔軟的低愁的沙沙聲飄過花園，在花園的一角，契豐·維亞洛夫在匆匆地搖擺落葉。從樹林後面，來了工廠的營營聲，一種懶洋洋的烟之圈升到明澈的淨空中成一種灰色的雲塊。爲的要避免與特伏爾尼克看見而講話，亞爾泰莫諾夫就往花園的相對的那一角的房子走。門是沒有關。

「他在裏面，」他想。

輕輕地向休息室內窺望，他觸見他底敵人的樣子在黑暗的角兒裏，爬在一條檯上。頭俯下去，兩腳跨開來，他正在做着兒童的罪惡的事。當時亞爾泰莫諾夫看見這樣，心裏快樂，但一息，他想到耶各夫和伊勒亞，就爲驚慌與憎厭所戰勝了，他輕說：

「你在做什麼呀？你這頑皮的孩子。」

巴夫耶爾立刻滾開襪子，張大口，喊出低聲的呼喊。於是他像球一般的滾到大人底腳邊。亞爾泰莫諾夫很有興味的用右腳向他底胸膛踢了一腳，靜寂地站着。跟着有骨節軋軋的聲響，和微弱的呻吟，這孩子就倒在他底旁邊。

經過一息，彼得想用這一腳他踢脫了一塊污穢的氣憤，是他實在所厭倦的。但接着他望到花園中聽着聲音。這樣，他闖了門，屈下身去。

「好起來了，」他輕輕的說。「我們去罷。」

這孩子臥在地上，一隻臂伸在他前面，一隻臂壓在他底膝下。他底一條腿看去比另一條短許多，好像他沒有被看見的試着要爬上彼得，而他底伸着的臂是可怕的不自然地長。亞爾泰莫諾夫疑惑了，緊捏着門柱，脫了他底帽，用襯衫裏子揩掉他底大汗點，這汗是突然在他額上迸透出來的。

「起來，我不告訴什麼人，」他向孩子耳語說；但是他已經證實他已踢死他了，因為他看見

一條黑的血繞在巴夫耶爾底頰上，當他俯臥在地板上。

「他被我踢死了！」彼得心裏想道，但這句粗疏的話，雖簡單到如此，卻仍能使他底兩耳震聾。將他底帽子塞在外衣袋裏，他自己做了一個十字，站着，呆呆地凝視着這不幸的縮揣的小身體。在他底恐懼中，他只能這樣作一個簡單的解釋。

「我只好說這是偶然的。我用門碰着他。是的，這門。這是一扇很重的門。」

他回轉來，很重地坐在棧上。在他底後面站着契豐，手裏捏着掃帚，兩眼水汪汪的瞧着尼珂諾夫，沉思地用手搔着他石似的臉頰。

「看那邊！」亞爾泰莫諾夫開始高聲地，他底兩手緊握着棧子底一端，但契豐僅僅點着頭。

「一個細弱的惹厭的小孩，」他插進說道。我曾警告他多少次，叫他不要爬到屋頂上去！」

「什麼呀？」彼得問，驚顛於希望與恐怖之間。

「我告訴他，他一定要跌斷頭頸的。你也預告他過，彼得·伊勒茲，你還記得麼？你有先見之

明。可是他不聽，他有聽麼？」

他蹲下去，這個待伏爾尼克用手指摸摸巴夫那爾底手臂與頭頸，又捺捺他底頸，又將手指揩在他底圍裙上，反覆地刮着，彷彿他在擦亮一支火柴一樣。

「這好像他已完全死了，」他說。「他本來是一個脆弱的小東西，弄死他是並不怎樣費力的，是麼？」

契靈底整個態度——講話是鎮靜的，舉動是慢慢的——同平常一樣，但是他底主人，並不相信他，專等着他去恐嚇或苛責他。不知怎樣，在看到天花板上的一個方洞，和聽到斑鳩底咕咕的鳴叫以後，契靈又一次開口說，在同樣的鎮靜與愚笨的態度中。

「他時常從門爬上去。他是踏一隻腳在棧上，另一隻在門檔上，於是就爬到頂上去。從那裏他攀住洞底沿邊，又用他底兩臂之力他拽上去。但是他底手有多大的力量呢，這樣，他跌下來，而且，如同你所看見的，他底胸膛碰在門底一角上。」

「我並沒有看見這事的發生，」彼得說，一個自衛的觀念敏捷地使他作這樣迅速的回答。「是他說謊麼？是他欺騙我麼？是他設陷阱而使我上圈套麼？還是傻子就猜不出這實事來？」

呢？

「這最後一句是非常可能的。契豐是愚笨地做着，他底頭是一前一後的搖着，彷彿他要用他底額角去打什麼人。」

「噫呵，這些骯髒的小斑點牠們爲什麼存在的呀？」他歎息了。「我去告訴他底母親去。我不想他底義父會對他很哀傷。這個孩子不過是他底一個負累罷了。」

亞爾泰莫諾夫聽着，一邊非常疑心這個特伏爾尼克底話，他想要捉住他底虛偽之點，但契豐說着，如同他往常一樣，這樣人的一種語氣，奇怪的事是不可得而知的。

「勿響！」他說，當他擡起眉毛聽着一個女人底聲音，她是正在天井中忿怒地向什麼地方喊。

「巴希凱巴希凱——呵……」

契豐摸着他底頰。

「你底巴希凱在找你預備你底眼淚……」

「不，他是一個傻子！」彼得決定道，一邊從他底衣袋內取出帽子，他仔細地察看了帽子底破簷邊，走出到花園中。

最近的兩三星期以來，他感到有一種漠然的恐怖底潮流，一派一退的在他心內，每天都有些新的災難，一些不可知的禍患來恫嚇他。現在，又是這時候，門將開了，契豐將進來，說：

「自然，我什麼都知道……」

但是外表上一切都進行的很好。服從了生與死的定律，個個人都當這孩子底死是一件普通的事。尼珂諾夫結了一個新的黑領結在他底黃色的頸上，他底洗的潔淨的臉孔裝出一種謙遜的鄭重的模樣，好像他得了一種早已應該給他的報酬。這個死孩的母親一個長的消瘦的婦人，臉孔像馬，是匆促的舉行葬儀——彼得如此想——但她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流過淚。她忙着安放洋紗的縐邊繞着棺材的頭，調動祈禱帶的位置在死孩的前額上，手指仔細的擦下發光的新的戈貝克去蓋了他底兩眼。時時帶着可笑的匆促做着十字。在安魂祭時，彼得注意着她底手臂是非常無力，有兩次她不能舉起來。當她一舉起牠來，立刻就重跌下去，好像臂是折斷了一樣。

是的，甚至對於這孩子的一家，什麼事情都是順溜地過去了。尼珂諾夫夫婦甚至使他討厭，因為幫助了他們喪葬，不斷地感謝，雖則他只幫了一點點，因為太大量之後恐怕要促起契豐底猜疑。他仍然不十分相信，這特伏爾尼克是會愚蠢到如他在浴室裏時所做一樣。對於他，真是奇怪而不可思議的，這浴室第二次又給特伏爾尼克增加了他底重要底意思了，而且深深的侵入到他一生底親暱裏了。他甚至想，點一把火燒了牠，或者拆毀了牠，鏟了牠當做柴——房子早已舊而朽了——再在別處重建一座新的浴室。

可是當他用一隻冷眼看着契豐以後，他看他仍帶着往常的惹厭的態度做着工作，彷彿他是贈賜着一件不願意的恩典。他仍然同過去一樣沉默，對工人和警察一樣的粗暴，實在為他們所不喜歡。對待婦人們更特別地粗暴和蔑視，只有娜泰勒亞是例外，她，他殷誠的如同她是一位親戚——一位姑母或者一個老姊姊——並不是他底女主人。

「爲什麼對契豐如此好呢？」彼得問她不祇一次了。

「他已經變做我們家庭之一員了，」她回答。

倘若契豐早已就有許多朋友，或者竟一個也沒有，那可以想像他是非正教派之一人，因為近幾年來是有許多不同的教派產生了。但除了木匠塞拉斐外，他沒有朋友，而且喜歡到教堂去，做他很誠虔的禱告，在祈禱中，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常是很醜陋的張開口子，彷彿他要哭起來的樣子。有幾次，當彼得檢視他底閃閃的眼睛，他憂愁了，在有一種恐嚇潛伏在他含水的眼珠內的印象之下，他頗想去捉住他底領口，搖他，說：

「現在，你願說罷！」

但眼之閃霎將從契豐底瞳孔內消失了，而他底如石之嚴肅的臉，有着塊狀的體骨的，將鎖壓彼得底憂慮了。這時，安東白癡還活着，他時常坐在特伏爾尼克底看守屋內，或者坐在他旁邊的棧上，靠近天井的門，以消費黃昏，那時契豐就勸誡他一些話：

「不要亂講話。你必須想想你自己，解釋你自己。誰是古耶得呀？」

「凱耶瑪斯！安東快樂地叫起來，又開始唱：

「基——督復——活了。他復——活……」

「不要唱！」

「而車子，失去了一隻輪子……」

「你要想用什麼去啓發他？」亞爾泰莫諾夫帶着一種擔心的問，但爲什麼擔心他不明瞭。

「我要他解釋人們所不懂的他所說的話。」

「但那些不過是白癡底廢話罷了！」

「雖則是白癡也還有一種理性的。」契靈蠶樣的說。

總之，對他說話是不值得的。一天暴風雨之夜，當他醒睡着，亞爾泰莫諾夫感到這個死的重量不再負擔在他底心上了，他叫醒他底妻，告訴她，關於尼珂諾夫的事情。她睡眼惺忪的靜靜的聽着他。

「我忘記去我底夢了，」她打一呵欠說。

「噢呵，我怕那件事耶沙將受驚！」

「什麼件事？」彼得喫驚地問，而那時她就動情地告訴她所可怕的事，彼得拉着耳朵，困惑地想：

「我爲什麼要告訴她呢？」

夜是在雪葭底怒號與嘯叫中，他用一種深沉的他本身底孤獨的智覺，想到那些剖白了殺人而說明牠的事，殺了一個伊勒亞的危險的朋友，他是因爲對他兒子底愛的緣故而如此的，而且爲了他底貽害底恐怕。這或是一件有理由的動作，因爲這模糊的憎恨，對於尼珂諾夫孩子，他早已有了，而且給了他某一種拯救。但他渴望着完全的自由，從那罪惡的負荷中，而且將這個加到別人底肩上去。於是他要求神父格勒勃來看他，因爲他不願懺悔的告訴他關於這罕有的罪惡，當他懺悔普通的罪惡的時候。

在當晚，這個瘦削的僕背的神父來了，靜靜地坐在一角裏。他時常將他長的鞭幹深深地挨到角裏去，那里燈光是最暗，坐位是最小，彷彿他怕羞似的要躲起來。他底外形，穿着一件舊的黑的法衣，從他所坐着的靠手椅底黑色皮中很難分別出來，只有他底臉孔模糊地從這朦朧的背

景中顯示出。溶了的雪底小小水滴繞在他底鬢骨四周好像玻璃屑留在頭髮上，如同往常一樣，他緊捻着他長的稀疏的鬚鬚在他露骨的拳中。

躊躇地開口談話，好似他底心上壓着什麼東西，亞爾泰莫諾夫開始告訴這位神父，人們墮落了是怎樣地容易，而且陳述他底忿怒對他們底懶惰，酗酒，不道德。可是又覺到這件事是愚蠢的，他又不說，在房內走來走去。這樣，這位神父從他黑暗的角度吐出一篇演說來，這篇演說很像一首挽歌。

「沒有人對於人們底精神的平安會有什麼關心，他們也不習慣，關心一些他們自己底。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做。雖然，有許多是受過教育的人——我不想去批評他們，因為他們在我們底隊伍裏不多——但他們甚至不想試試去領導人們底日常生活，你知道的，他們要將事情做的很多，但都不是主要的事，而且這指導他們起來叛亂，因為他們都被有權力者所虐待。總而言之，我們這副機械底諸齒輪是不少的不能順滑地轉動了。在這無用的嘈雜聲中，一種單一的聲音是可以聽到，對於世界底正義觀念的要求是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了，而且努力着用各種的有

力量的方法去鼓動起來。那是某一位託爾斯泰伯爵的聲音，一位哲學家和著作家。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什麼事他都勇敢的說出來，但仍然，你看，這正教派教會是糾紛着……

這位神父關於萊阿·託爾斯泰說的很久，雖然亞爾泰莫諾夫完全不懂。他底嘆息的聲音像沉靜的河流從幽暗中流出來一樣，而且這幾乎非真實的形像，那是這位神父描寫於這非常的人的，竟使他自己發呆了。雖然他並沒有忘卻他要求神父到他那裏來的原因，他卻漸漸屈伏於對他憐憫底這一種感情之下了。他知道鎮內的窮人們都當作一位聖者看待他，因為他不顧各，因為他對人和善，因為他在教堂內服務很勤，而且有一種特別活動的方法來治理喪事。亞爾泰莫諾夫默想，這一切都是自然的——那是一位神父應該做的事。喚起同情的事，都是尋常的憎惡，在這些事內，格勒勃為這鎮內的諸牧師和優秀階級的人們所約束。雖然一位精神的傳道者是要嚴肅的。這是他底義務，處理銳利的叱責，和喚醒人們對於罪惡的可怕與可憎。這是一種力量，可是亞爾泰莫諾夫知道格勒勃神父沒有，而且當他諦聽了他底不能使人覺悟的說話，聆聞了他的狐疑着的一種意見的表示，就明顯地從煩惱的恐懼中，他忽然說道：

「格勒勃神父呀，我今天請你到這里來，想報告你我今年打算不舉行聖餐了。」

「那怎麼可以呢？」神父思索地問，於是，沒有等他回答，說道：「你要照你自己底良心來回答。」

亞爾泰莫諾夫想，他在這幾句話裏發覺同樣的不忠實，和他對契豐所說的一樣。這位神父是太可憐了，連一雙外靴都沒有，他坐着，他底厚重的農民的長靴底鞋底滴着水，那是他從路上黏來的雪溶化了流下的，當他一邊繼續講話，一種悽惋的語氣，但是沒有批評。

「倘若你注意事情底現狀，你將看出惟一的安慰底微光：當罪惡在世界上增長，牠集合牠底全力彷彿要使勝利更容易地駕駛牠。我時常觀察着，當罪惡初起來的時候很像一枚小掛釘，在那上面以後就掛上許多許多的罪惡，像線繞在紡錘上一樣，當這惡底勢力崩潰了，牠們很難戰勝的，除了一到惡貫滿盈，牠們能够被正義之劍一擊而斬除……」

他底話留在亞爾泰莫諾夫底記憶中，給他某一種程度的安慰。實在的，巴夫耶爾是一枚掛釘，他底一切以前早已集攏的黑暗的思想繞着牠。這是他，攝引罪惡的人。他又想，他能公正地在

他底罪惡內分一部分給他兒子，於是他帶着一種拯救的歎息，他邀請神父留在那里喫點心。

膳食室是光亮而舒服，溫暖的空氣充滿着，帶着一種芬芳的香味。沙莫伐在桌上煎沸着，發出蒸氣底美好的噴氣，優勒亞娜是坐在一把靠手椅中，在她底快樂的語聲中，對她四歲的孫女唱着一首歌：

「由浩浩的蒼天，

禮物被贈給了：

給與亞普斯爾·彼得，

太陽，夏季的造熱者；

給與聖·尼古拉斯，

自由同海洋般過去；

再給與以利亞，預言者，

頌 盛

一支銳利的黃金的槍。」

「一首異教徒的歌。」神父說，帶着一種辯解的微笑，一面他坐下在桌邊。

娜泰勒亞在寢室內對彼得說。

「亞歷舍回來了。我已經見過他了。關於莫斯科他更比前說的天花亂墜，噢呵，我恐怕那：

……

那年夏天，許多小小的紅的痱子出現在娜泰勒亞底白的項頸和光滑的玫瑰色的臉頰上。雖然牠們並不比針點更大，可是牠們使她苦惱，一星期兩次，在睡前，她孜孜不倦地擦什麼蜜色的藥膏在她底頰上。情形是這樣的，她坐在一面鏡子底前面，她底兩肘一上一下的運動着，她底圓球似的乳房在她底內衣裏重重地抖着。當彼得睡在床上，他底兩臂放在頭後，他底鬍鬚蹣跚向天花板，他閃視着她底身邊，覺得她樣子很像一種機械。他也注意到她底藥膏有煎沸的鱈魚的

氣味。在一種誠虔的低語中做過了她底祈禱，她睡下床上，用她底規定的良好的習慣，自動的給他擁抱，但他假裝着已經睡熟。

「這掛釘，」他想，「而我是紡錘。我在旋轉着。但誰在紡績呢？契豐說，男人紡績紗，而魔鬼編織喪服的。他真是怎樣的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

沙丘的事業是由亞歷舍發展起來，逐漸逐漸地堆積起來高出河上。這些都失去了牠們底黃金的色澤，雲母底銀色的閃光消失了，石英底碎片也不再閃爍了。沙泥都踐踏下去了，每一春季植物在牠上面生長的更茂密。莠草吐着濃綠，車前散着葉在小徑上，而牛蒡則伸展大的穗。在工廠的花園中的樹木撒佈着花粉，在秋天則用朽腐的樹葉當肥料而施糞沙土。這工廠底嘈聲更高而更高地起來，如同吐出牠底可怕與吵擾一樣。幾百部的紡錘的哼聲，織機的低語，機械的喘息，從朝到夕的，在一切事情之上浮着這工業底與勞動底無休歇的嗡嗡聲。這是很值得知道誰是這一切的主人，實在還在好以上。這使人充滿了驚駭與驕傲。

但是，在休息的時候，這已變成習慣了，亞爾泰莫諾夫因疲勞而委頓，他底思想常是回想到

少年時代，鄉村，清潔而幽靜的萊得河，廣大遙遠的地方，和農民底簡單的生活。時時，像這樣，他感覺到他自己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底掌握中旋轉着。整天，他底腦裏充滿了聲音的怒吼，除出對於事業，他底另外的思想就無處可安置，而這工廠的烟肉底一圈圈的黑烟，曳着一種喪氣而厭倦的幕，完全罩着他底四周。

當在這樣的心境的時候或日子裏，對於他底工人們，他感到一種特別的無趣味，他們在他看來都變做奇怪的更弱者，失去了他們底農民似的忍耐的才能。他們顯示着為一種女性的易怒所傳染，這種易怒使他們過度地性急，無禮和爭鬧，而且他們更傾向於無精神與不可靠。在他父親的時代，他們大部分都有家庭的，彼此之間都非常親愛。他們並不如此的酗酒，也不如此的無恥地放蕩。但而今，一切都在混亂的狀態中。工人們是更輕佻，還可說更好刁，但在另一面，他們對人是互相更惡意，對工作是更不留心，而且更傾向到互相猜疑着恐怕被騙。工人中年青的一輩是特別地無恥與無禮，這工廠是迅速地造成他們完全地不像農民了。

火夫伏爾珂夫是被送到鎮上的瘋癲病院裏去了。從他和他愉快的妻投身到工廠裏來做

工不過只有五年，他本是一個美貌的強壯的男子，他回祿了一次，失去他一切的所有。在一年之後，他底妻就變做不忠實了，他於是就打她，她本有肺病的，現在他們倆人都過去了。許多的破壞迅速的相同的例子來到亞爾泰莫諾夫底注意之下。在五年之內發生了四起的殺人案，兩次都爲口角而起，一次是爲復仇，還有一個老織工，他爲了妒忌刺死一個捲軸者，成了第四個的殺人者。除出殺人之外，至於口角，繼續着流血，打傷，是常常有的。

這一切在亞歷舍都顯然地沒有關係，他是變做比以前更難理解的人了。他和塞拉斐，這個清潔的愉快的木匠有相似之處，他爲孩子們做叫子，做弩，其快樂與精巧有如他的做棺材一樣。亞歷舍底鷹似的眼睛帶有保證的閃爍着，似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在將來也還是如此繼續下去的。他早已在墓地上佔有三處的小墳了，他底孩子中底惟一的一個，對於生命有頑固而強韌的力量，是米倫一人，他底細長的骨骼和筋肉團成在一塊是非常的草率而笨拙的，所以他遍身都刺刺有聲而裂裂有縫的。這孩子有一種習慣，喜歡扭曲他底手指而使牠們重重地骨骨作聲。一到十三歲就戴上眼鏡了，那使他底長的鳥嘴似的鼻子短了一點，遮上一層影子在他發闊

地閃光的眼上。他走路時常手裏捻一本書，他底手指要嵌入到頁數裏面去，如此，這本書就有被他讀熟過的樣子。他同他父親和母親講話好像同輩的樣子，否則他寧使不說——他常是高談闊論的。他們喜歡這樣，但彼得不是，而且確實感覺着他底娃兒也用不喜歡他來報復他。

亞歷舍家內的空氣是輕浮的、豔麗的，彼得覺到他自己底生活和他兄弟底不同，其程度之相差幾乎和寺院同集市裏的擺攤一樣。亞歷舍夫妻在鎮上都沒有朋友的，雖然在節日，他們底屋內，這屋是塞滿着無用的老廢物的，好像雜物堆積庫，變做幾分疑訝性的人們的會集之所，如雅各夫萊夫，工廠的醫生，一個好譏諷的惡脾氣的人，他有金牙齒的；古卜得萊夫，機械工程師，他是一個多嘴的人，又是一個醉漢和賭徒；米倫的教師，是一個被警察強逼他離校的學生，而他底扁鼻的妻，她是會吸雪茄烟，會彈六絃琴的。除此以外，有幾個被社會預棄的人，他們都鄙視牧師和有權力者，同樣驕傲的，意似他們都是十分地聰明。彼得是完全知道，他們都不是正當的一批人，可是他不能瞭解，爲什麼他們會引動像他兄弟這樣的一個人，他是管理着大的重要的事業的一半的。當他聽了他們底高談闊論以後，他記起那位神父曾這樣說過：

「他們要將事情做的很多，但都不是主要的事。」

他卻從來不會向他自己問過，什麼是主要的事；因為他知道這當然是事業。

他底兄弟底心腹明顯地是古卜得葉夫，嚙嚙的浪蕩漢。雖則他看來彷彿他是酒徒，有一種頑固的堅執底議論，而且是聰明的，關於他，他說的比其餘什麼人都多。

「那是完全無意義的，只是哲學！製作和工藝的智識——是我們唯一需要的東西！」

但彼得猜疑他是異教徒，有破壞的傾向的。

「一個危險的青年人！」他告訴他底兄弟亞歷舍喫驚了。

「古卜得葉夫麼？你是什麼意思啊？他是一個優秀的人，能幹，聰明，又同牛一般強壯！我希望我們有一千個像他一樣的人！倘若我有女兒的話，」接着他微笑的，「我一定嫁給他，如此，可以用練條束縛他對於這事業。」

彼得含愠地走開。倘若他們不玩紙牌，他就獨自的坐在一把靠手椅中，這把椅是他所喜歡的，因為寬而且軟的像一張床。當他拉着耳朵注意着人們，他感覺到他們中沒有一個能使他贊

同的，他寧願同他們個個爭論。他所以要同他們爭論也僅因為他們不睬他，雖然他是廠主，但也有另外的原因，不過他並不清楚。是一個拙於口才者，他很少插嘴的，如此，他惟一的用力地說這話：

「但看呀，格勒勃神父已經告訴過我關於一位伯爵……」

「你——你——和一位伯爵做什麼呀？」古卜得葉夫敏捷地在他後面叫出來。「那伯爵是代表我們的俄羅斯死去的！」

他這樣的喊出來，他底手指傲慢地指着彼得的方面。當他們聽了以後，個個人都漸漸像他一樣了，也變做漂浮的，無家的浪蕩人了。

「蠢蟲！彼得想，『懶惰壞！』」

「這是不正確的說法，事業不是一隻熊，因為牠不好離開到森林去。」有一次，他這樣評論道。「但是事業是一隻熊，這原因就因為牠不離開人類的森林，是牠已經捉住人在牠熊似的緊抱中。事業是人底主人。」

「那你看！古卜得葉夫狂叫道：「那里來的這種話呢？誰說的呀？像你這樣的人是危險的！」他底兄弟亞歷會譏罵地問：

「你爲什麼呀？你從契豐那里借了思想來麼？」

這使彼得非常忿怒。

「看管着耶勒娜罷，」當他回到家裏，對他底妻說：「那古卜得葉夫流氓是繞着她飛翔。亞歷舍棄壞他的，但耶勒娜也會以像他那種人爲合胃口的。你必須代她找一個丈夫。」

「這里有什麼丈夫好找呢？」娜泰勒亞開始困惱的。「我們必須到鎮裏去物色。而且也太早些……」

「不太早了，因爲她已陷入危境了，」亞爾泰莫諾夫帶着一種微笑的說，因此引起他底妻作一種小小的嬉戲的笑。

無論什麼時候，他總得從他底責任裏逃避一息，而發出關於工廠的煩惱的嘆聲。他感覺到他自己又一次爲濃霧所包围，對人厭惡的，對己不滿的。在他底生活中只有一點的光明之路，那

是對他的愛，但這也爲尼珂諾夫孩子底雲霧所遮蓋，而且深深的葬在一種謀殺的負擔下了。當他注視着伊勒亞，他常是覺到有一種急迫的需要向他說：

「這是我爲憂慮着你所做出來的事情。」

他不是十分狡猾的人，能假裝起事實，說他底憂慮只在謀殺前一分鐘起來的，雖然他知道這是惟一的事，能够給他的行動以一種類似的口實。然而當他對伊勒亞說話的時候，他甚至怕懼去提及他底朋友的名字，因爲恐怕他萬一洩漏出他自己底罪惡的祕密來，這種罪惡他願意重視着當作一種英雄的偉業的。

他看他底兒子是很快地成長起來了，但卻生活在他自己底世界中。伊勒亞變做靜默的人。他對他母親講話是特別溫和，也不再罵雅各夫，他也在體育傳習所讀書。他喜歡同他底小妹泰得耶娜去散步，也不惡意的笑耶勒娜，而且樣樣事他所說的都仔細地明顯地預先準備過。巴夫耶爾·尼克諾夫的地位是被米倫取而代之，而這兩個堂兄弟不歇地在一處談天，手舞足蹈的，從不分離。一道習練，一道讀書，坐在花園或涼亭中。伊勒亞幾無在家之時，在早晨早餐時一顯

現之後，他就不是到鎮上他叔父家裏去，就伴着米倫和加利志夫耶吐夫到森林裏去。加利志夫耶吐夫是一個狡詐的，黑臉色的，急性的小孩子，頭髮蓬鬆有如荊棘。他走起路來曳步而行，眼睛斜視，這使他很作一種古怪的表情，樣子彷彿他有斜視病的。

「你同頑皮的孩子們做朋友有像這樣的一種熱情的，」娜泰勒亞向伊勒亞輕視的說。彼得看見伊勒亞底秀美的以筆畫的眼眉，跳了一跳。

「頑皮」是一個輕蔑的字，媽媽。你知道的亞歷山大是我們底神父格勒勃底娃子，那表示他是俄羅斯人。在體育傳習所裏他是頂……」

娜泰勒亞作一聲鄙棄的鼻息。

「頑皮的孩子們是時常爬上到頂的。」

「你怎麼會知道呢？」伊勒亞堅執的。「在鎮裏有四個猶太人，除出藥劑師，他們都是很窮的。」

「是的，還有四十個小頑皮者。在伏爾加洛特到處有頑皮的，甚至在市場上……」

「『頑皮』不是一個好的字。」伊勒亞非常堅執地重說着。

這樣，他底母親臉紅了，用她底茶匙在她小碟邊敲敲。

「不要這樣的對我講話！」她喊道。「我知道講話的方法，我不知道麼？我不是瞎子。我能夠看見他對付個個人的樣子。他甚至諂媚契嗎？我是這麼說，他是熱情的如同頑皮的樣子，而熱情的人們都是危險的。我知道一個仁愛的人，有一次……」

「够了！」彼得嚴厲地插進說。

「什麼呀？彼得·伊勒茲！她號叫的幾乎要哭了。」我是一句話也不能說的！」

伊勒亞蹙着眉沒有再說了。

「總之，我是你底母親。」娜泰勒亞對他說

「謝謝你！」伊勒亞說，一邊推開他空的杯。

彼得向他斜視一眼，拉着耳微笑的，因為他能夠從娜泰勒亞所說的話裏聽出她是怕伊勒亞，正如她以前怕火油燈，最近怕一個巧妙的咖啡製作器一樣，這是渥耳格送給她的，她卻想像

牠要炸裂的。竟連彼得都感到這些和娜泰亞底可笑的怕伊勒亞有些相似。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青年，事實上，這三個孩子都是不可思議的。不然，他們和契豐、特伏爾尼克交際能尋出什麼快樂來呢？每天晚上，他們同他坐在天井的旁邊，亞爾泰、莫諾夫能聽得見這個農夫底勸告的聲音：

「那是如此的。你負累愈少，你行走愈快。但是不要相信角度。在天空中是沒有什麼角度的，有麼？在天空中也沒有牆的。」

這班學生哄然大笑了。伊勒亞的笑是稍稍柔潤的，米倫的笑是乾脆諷刺的。加利志夫耶吐夫，反之，比他們笑的更不誠實，時常猝然發出使他底朋友們確信，他們所笑的事並沒有一點點的滑稽。

契豐底神祕的語底懶懶的呢喃，又一次這樣作聲：

「孩子們，你們必須關於人更多研究，像一個人的模樣。研究每個人的志趣如何，他底運命如何。那是你們所要誓願做的事！讀書，你們也必須完全明白才好。你們常常一道的輪流談天，但

是自然你們所辯論的是不良的社會。那對於什麼都無止境的。」

并且契豐還說這話，這是彼得所熟知的：

「男人紡績紗，而魔鬼編織喪布的，如此下去，就將永遠如此下去了。」

少年們大笑，契豐也加人他底大笑了。

「噫阿，你們請過書的孩子！」他嘆息道。「你們是怎樣青蔥！」

在黃昏的時候，這班孩子樣子似乎更小，也更輕微比他們在白晝的陽光底下，但契豐卻好似膨脹而發展，甚至說些更愚笨的事比他在日間所做的。

伊勒亞的同契豐談天，不過增強亞爾泰莫諾夫底對特伏爾尼克的不喜歡，除出與他以曖昧的了解以外。

「他有什麼能使你們娛樂？」他問伊勒亞。

「他是一個有興趣的人。」

「他有什麼興趣呢？因他底愚笨麼？」

「即使愚笨也有可了解之處的，」伊勒亞鎮靜地答。

亞爾泰莫諾夫對他底回答是快樂的。

「那是實在的，」他說。「我們都是愚笨的。」

但立刻又改口說：

「那是契豐底話！」

他對伊勒亞覺得特別有希望。無論什麼時候，他看見他站在窗邊，兩手插在袋內，口裏溫柔地吹噓着，或者站在天井裏凝視着工人，或者徘徊着機械室，或者輕步的在村莊裏跑，亞爾泰莫諾夫總滿意的想：

「他將變做一個目光銳利的主人。他將比我更願意地跑入事業裏。他是惟一的委身於工作，而且他會發達起來。」

他有一點點的創傷，無論怎樣，這孩子是不喜歡多講話的；因為，甚至伊勒亞必須說的，他亦是簡單的，而且表現出什麼都似他已預先說過的，這樣使人難於續談。

「他有幾分冷血的。」亞爾泰莫諾夫想，但他安慰他自己，他想這也很有幸，因他既不像那噁噁的話盒子加利志夫耶叶夫，也不像雅各夫的嬌弱而懶惰的樣子，也不像米倫。米倫是很快地失去了他底少年的態度，講話老成地，而且變成驕傲。實在，他舉育一位文官，他知道對於每人所處的地位，和有些嚴正的法律上的預定的存在。

星期日的過去像電光一樣，現在，這班孩子是在別離之夕了。當這天晚上，娜泰勒亞對雅各夫囑咐些別離的話，而彼得對伊勒亞說着，不過他不曾說出他心中要說的許多話。因為他怎麼能告訴他呢？當生命是愚鈍的，被包圍在工廠的單調的煩擾中像一陣蚊子似的時候。一個人不能對小孩子說到像這樣的話的。

亞爾泰莫諾夫有這樣的一種熱情，很想從平常之外去經驗一些事情，一些不能避免了風霜雨雪的事情，可是終究他遇到——還寧可說計劃過——他底機會了。

旅行到一處偏僻的多森林的縣（註）底邊界，六月的暴雷雨追到他了，伴着怒號的震耳的

（註）District，是俄羅斯的首以下的分區。

轟轟的雷聲，和青色的閃爍的電光。沿着狹的森林的路走去，路是黑暗的辨不清楚了，從那里流出一條水來，渾泥了在馬足之下的地，而且馬車底輪子陷入泥水到輪軸為止。一幅可畏的怪異的景象——水，照着一閃閃的冷冷的青色的光，在地上起泡，經過透明的雨底網狀形，照見路邊的黑色的樹林，豎在潮溼的黑暗中，可怕的上下搖動着。幾匹馬，已不復能看見路了，不得不停歇下來，發鼻聲地，踏一腳腳踏踏在水中。當耶克姆肥壯的溫和的馬夫，膽怯地試着去撫慰牠們。雨與雷更緊的，牠底嚙嚙的聲音充滿森林。於是又來更大的雨，像小小的敲彈一般的成千萬的雨點打着樹葉，用一種暴怒的喊叫充滿了黑暗裏。

「我們必須往波波夫家裏去躲一躲，」耶克姆說。

一息以後，恐懼的穿上借來的衣服，緊裹着他，亞爾泰莫諾夫含羞似地坐在一間溫暖而乾燥的房內底桌邊，舒適而半暗之處，彷彿他在做夢。一隻鍍鏤的沙莫伐正在沸煎，一個長的瘦的女人，穿着寬大的黑色衣服，她底微紅的頭髮蓬亂的像裹着頭巾，她是正在倒着茶，在她蒼白色的臉上底灰色眼睛，炯炯地閃着光，用一種和軟的語氣，非常簡單而謙卑地告訴他，並沒有什麼

怨苦，說到她底丈夫底最近的死，也說她自己底志願，想出賣她底財產而移到鎮裏去住，在那裏她能開辦一所體育預備學校。

「這是你底兄弟提議的。他是一個有興趣的人，充滿着生命與卓識的。」

彼得，他俯視了一下他底周圍，作一聲妒忌的咳嗽。當他當作一個青年人，同他父親在各州縣旅行，時常去拜訪闊人們的時候，他是從來不注意他們底特別的東西，只覺對於人與物都是感到羞赧而已。但是在這間房內沒有什麼東西使他怕羞，因為什麼東西都似乎照耀的美好而溫和。一盞大的燈，在晦暗的燈罩之下，放出乳色的光，照着桌上的杯子，瓷碟和一切銀器，而且照在一個小姑娘底黑的梳的很光滑的頭髮上，她底額上戴着一隻綠的眼罩。在她底前面放着一本練習簿子，她用一支很好的鉛筆正在畫着圖畫，當她畫好了，她對她自己溫柔地低唱着，一點也沒有妨礙她母親底談天。並不怎樣大的房子，塞滿了各種的用具，一切的都似乎互相擁擠着，雖然牠們都是各自分離而存在，訴說牠們自己底故事。牆上有三張發光的圖畫，在彼得對面的一張，畫着一匹怪狀的白馬，牠底頸頭是驕傲地彎着，牠底鬃毛是非常的長，幾乎長到了地。樣樣

東西都是可驚地舒服而和平，他底女主人底美麗的聲音，有似遠處在唱的什麼悲哀的歌聲。在像這樣的環境裏面，一個人很可以不必勞心和亂做而過一生了，倘若這個女人是他底妻，他能敬重她而和她商量一切的事了。

經過在露臺的門上面底有色的玻璃格子的半圓形，仍舊可以看見電光底綠色的輝射，照耀着漆黑的天空，但是他們不再恐怕了。

在破曉的時候，亞爾泰莫諾夫離開了，他帶了一個平安與舒適的快樂的印象走的，也帶了一個幾乎非人間所有的沉默的灰色眼睛的歡迎他的婦人底容像。當馬車飛沾着經過水池，池水是同樣清楚的反映着金色的太陽，和疾馳着的一片片的烏暗的雲塊，這時他愁悶而妒忌地想道：

『過的多麼奇怪的生活呀！』

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沒有將他底新朋友告訴他底妻，也沒有對亞歷舍說什麼，這卻更使他難於處置了，幾星期以後，當他到了他弟弟底家裏，看見波波夫夫人坐在渥耳格旁邊的沙發上。

亞歷舍推他到她底前面。

「這是我底哥哥，佛拉·尼古拉夫娜。」

波波夫夫人帶着微笑的伸出她底手。

「我們曾經遇見過的。」

「遇見過？」亞歷舍喫驚地叫道。「什麼時候遇見過呀？你爲什麼沒有告訴我呢？」

彼得覺得在亞歷舍底喫驚中有不快樂的影子，而且他看見他底鬍子神祕的動了一動。

「我忘記了。」他回答，邊拉着他底耳。

「看，他臉紅了！」亞歷舍喊道，輕撞地用手指指着他。「不對的，這不是你底一個聰明的回答，孩子！你底意思是說，一個人曾經一次看見過像這樣的女工，忘記是可能的麼？看，他底耳也紅了！」

波波夫夫人給他一個溫和的寬大的微笑。

他們喝着冰過的甜啤酒，盛在高口的雕花的有足的玻璃杯內。這酒是波波夫夫人帶來送

給渥耳格當做禮物的，琥珀的顏色，很有滋味地刺激了人們底舌頭。這引起彼得許多非常快樂的談天，但這是無用的，要想使他們靜聽，因為亞歷舍底討厭的不停的饒舌。

「不，佛拉·尼古拉夫娜，你不能急急就去賣掉那塊財產，必須賣給誰，愛和平而沉靜的人的。這是一塊適宜於休養的地方。我們這一班人能給你些什麼呢？你沒有田地，也沒有許多森林，你只有這一點點的東西了。而且，這里誰想要森林，除出野兔之外。」

「你一定不能賣的。」彼得說。

「爲什麼不能？」佛拉問，沉思地喝了一口甜啤酒，嘆息一聲的加上說，「我一定要賣。」

彼得不喜歡渥耳格底法目的看，也不喜歡她底兩脣的顫動，彷彿她想隱藏起一種微笑來，他憂鬱地喝完了他底啤酒，並沒有對波波夫夫人回答一句什麼話。

兩天以後，亞歷舍在辦公室內告訴他，他想給波波夫夫人一注錢，使她償還她底私有產業的抵押。

「她底產業是值七盧布，但是她底家具……」

「不要這樣做罷，」彼得非常堅決地說。

「爲什麼呀？我知道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

「不要這樣做罷。」

「那末爲什麼呢？」亞歷舍喊道。「我很想做一個上手的估價者呀！」

彼得搖搖頭。他渴想勸諫他底兄弟的野心，但不能找出什麼話來說。

「讓我們對分罷，」他忽然提議說。「你出一半，我也出一半。」

亞歷舍微笑了，驚奇的看他。

「你也想開始玩玩傻事麼？」

「這看來似乎非玩不可了，」彼得高聲地說。

「照那樣進攻是沒有好結果的！」他底弟弟向他說。「我曾經試過，她是冰冷的像一條魚。」

在遇見波波夫夫人兩三次以後，亞爾泰莫諾夫開始做起關於她底夢了。當他一想到她，他底生活就變做一種奇異的現象，外表是平安，舒適，美麗，內面是恬靜而迷醉——這種恬靜簡直

不會被每天的幾打輕視他們底工作的工人底監視所擾亂的。他爲了這班工人是時常不快樂。他們不是對他訴苦或叫喊，就說謊或設法欺騙他；他們底討厭的趨奉，正如他們底不善隱藏的而時時增長的敵意一樣地使他發怒。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一切由工廠而起的喧擾與勞苦底灰色之前，假設一幅生命的圖畫。工廠像一隻紅色的大蜘蛛，是繼續地織着和擴大着牠底網。他知道他自己，有些像一隻大牡貓，牠除出溫暖與平靜，和有一個女主人來愛他，撫摸摸他以外，不需要什麼東西了。

正如以前尼珂諾夫孩子在他底生命上點了一黑點一樣，在他四周聚攏了許多的煩惱與苦悶，而現在，波波夫夫人變做了磁石，吸引他只是好的思念和和善的關切。當亞歷舍和幾個戴眼鏡的詭計多端的老人到波波夫夫人那裏去估計她底私產的時候，他向他們拒絕了同去，但當亞歷舍回來的時候，在解決了典押的時期以後，他又提議他應當將這典押賣給他。

這很使亞歷舍不快樂地喫驚，許久以後，他試着想尋出他底兄弟底目的是什麼來。

「聽，」他說，「我從這里一點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她沒有錢去償還典押，而她底家具還

值許多錢，你知道麼？所以我很想多給她一些。」

契約議定了，亞歷舍帶着愁眉的說：

「祝君運佳。你爲我効勞了。」

彼得卻感到他爲他自己効勞了，如同給他自己預備着安靜的一隅去休息一樣。

「我想，我不能告訴你底夫人麼？」亞歷舍做眼色的問。

「這是你底事。」

「渥耳格說，你爱上了波波夫人了，」他繼續的，給彼得一技葺的注視。

「這是我底事。」

「不要發怒。在我們的時代，幾乎每人都有一件戀愛的事的。」

「離開我……」彼得粗暴地忿怒地答。

他不久就自覺了，雖然渥耳格底對他的談吐是比以前更無力，裏面卻包含一種憐憫的影

子，如此他不喜歡了。

「你底丈夫有告訴你什麼關於波波夫夫人底故事麼？」他問，一個秋天的傍晚，他和她坐看。

「除我以外並沒有別人知道她底故事，」她說，輕輕地撫摸着她底多毛的手背。

「這也不會到別處的，」亞爾泰莫諾夫說，用他底拳頭擊在膝上。「這將同我在一契了。你不懂得的。不要對她說什麼。」

他經驗到一種對於波波夫夫人的渴慕。在他底夢裏，她出現在他前面的，並不似他所想要的女人，而似一個良好的王宮的生活中，與一個愉快的家庭內必要的補充物一樣。但當她遷移到鎮上來，而且他看見了她時常在亞歷舍底家裏，他卻突然爲她而昏眩了。渥耳格生病了，他看見波波夫夫人，她底罩衫底袖子是捲起的，靠在她底床邊，向一個盤子上，身子一屈一起的，當她在水裏搓一條手巾。她底可驚的苗條身子，和小小的姑娘似的兩乳，是不能抵抗地誘惑着人，當亞爾泰莫諾夫靜靜地站在門邊，凝視着她底臀部，她底白臂，她底堅緊的小腿，他忽然覺到有一種願望的熱霧，籠罩着他周身，他彷彿實在地覺得，她底兩臂是擁抱着他了。

帶着一種用力，他垂下頭，回答她底問安，走進到窗邊，坐下，屏息着他底氣喘。

「麗格，你有病麼？」他暴躁地問。「那是不好的……」

這還是第一次，一個女人對他是如此有力量的攝引。這也使他恐怕，因為他渺茫地感覺到，在那裏面有什麼危險和威嚇。當他差遣他底馬車夫去請醫生以後，就立刻離開，徒步的向工廠走去了。

二月將完，暖氣至矣，一個雪雹要來的預兆。濃霧籠罩着地面，遮掩了天空，而使亞爾泰莫諾夫底眼界似乎一隻桶撲在他頭上。從這隻桶流出了一條冷冷的灰色的塵土底緩流，是很厚地墜下在他底鬚鬚上，那幾乎妨礙了他底呼吸。在粉膩的雪上跨步前行，他覺到他底沮喪與懊惱比在尼基泰自殺之夜，與巴夫耶爾·尼珂諾夫被殺之時更甚。因為這對他是很清楚的，在那兩件事情上，他有相同的煩惱的情形，而這卻是第三次的事了，似乎一切都比較更危險。他也很清楚，他決不能使這個夫人來做他底太太。他已經看明白，他底突然的狂熱的戀愛，是有些奧妙的，而且損毀了一些在他自己心內所重視的東西。而且已經交付她在尋常的地位了。他也很知道，

做妻是像什麼的，而他是無餘地可想，一個女主人在無論那方面都比妻好，妻底無生氣的用力的擁抱現在是很難刺激他了。

「你還想什麼呀？」他私自向他自己問。「你已經有了妻，還想走迷路麼？」

時時都有種種的危險恐嚇他，他感覺到一種熱烈的欲望是非常迅速地在危險上跑過，而且留在他後面的，他不敢回顧。面對着臨頭的危險，好像站在要碎裂了的冰塊上一樣，在春天的黑夜裏，這冰塊是流下到一深深的河流——一種可怕的經驗，似乎在孩子的時候曾經經驗過的，他將永遠不會忘記了。

在幾天的苛苦的窒塞的昏迷的狀態之後，他早晨很早地起來，跑到天井，看見吐命，這隻狗是被鍊鎖着的，是倒在雪上的血泊中。天尚未十分亮，血看去成深黑色。當他用腳踢踢這多毛的軀體的時候，吐命也似動一動，露出牠底牙齒，用了一隻突出的眼睛閃視着他底腳。亞爾泰莫諾夫震顫了，開了特伏爾尼克底房子的矮門。

「誰殺了這隻狗呀？」他問，站在門口上。

「我做的，」契魯說，手裏捻着一隻茶碗。

「你爲什麼如此做呀？」

「牠又咬人了。」

「誰被牠咬去呢？」

「塞拉斐的女兒，茜娜達。」

彼得變得憂愁的。停了一息，他說：

「我對這隻狗很悲傷。」

「自然咯！我飼養牠的。但牠卻連我都吠起來。我想，即使是一個人，假若將他鎖練起來，他也受發瘋的……」

「這是實在的，」亞爾泰莫諾夫說，走開了，隨手小心地關攏了門。

「連這人也時時說敏悟的話，」他想。

他站在天井中央，諦聽着工廠的轟轟的發聲。在遠遠的一角，從塞拉斐的牆垣堅固的房

子底窗中，透射出一縷黃色的燈光。亞爾泰莫諾夫向房子走去，看見了茜娜達，她只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桌邊的燈前，正在修補什麼東西。當他走進她底房子的時候，她並沒有抬起頭，只問：

「你爲什麼回來呢？」

說過以後，抬起眼睛來，將她底縫紉放在桌上，帶着微笑的站起來。

「噢啊，天呀，」她喊起來。「我以爲你是父親……」

「我問你，你被吐命咬了一下麼？」

「是的，我當然被咬了！」她幾乎誇張地說，將她底腿擱在椅子上，掀起襯衫底緣邊，「你看這里！」

亞爾泰莫諾夫向她底雪白的腿不意地看一眼，腿是被布細着，在膝之下，一邊他走近她。

「你爲什麼天未亮就在天井裏亂跑呢？」他語氣遲鈍地問。「你爲什麼呀？」

她疑問地注視着他底臉孔，立刻給他一個狡猾的微笑。於是，她猛烈地吹着洋燈，熄滅了燈光。

「我們必須將門鎖起來，」她說。

半點鐘以後，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慢慢地向工廠走去，一邊拉着他底耳朵。當他驚奇地想起這個姑娘底無恥的擁抱，他不時的唾吐着，或者他想着從事於對人的聰明的欺騙，他就微笑了。

他竟像一隻熊跑進蜂屋裏一樣的，對工廠的姑娘們暴發了放蕩的生活，而且他發覺，一切都比他曾經聽到的關於這事的更超過。他本早就被那種事底好愛的粗鄙的言詞與感情所引動了。樣樣都是同樣無羞恥的浪費與激動的行為，都是他們底悲傷與快樂的詩歌的題目。茜娜達同她底朋友，都叫這是愛情，在那裏面一定有什麼辛辣與苦味的東西，有什麼比酒更會醱醉的東西的。

亞爾泰莫諾夫知道塞拉斐底家是被這班工廠裏的傭人叫作「陷阱」的，而他們叫茜娜達的綽號是「抽水機」。這木匠卻無論如何對於他底房子叫做「修道院」。當他坐在火爐旁邊的櫈子上，一塊繡花的手巾掛在他底肩膀上，沙爾脫琴放在手巾上，他愉快地動着他底卷髮

的頭，在他底玫瑰色的臉上奏出一種微笑來。

「現在，尼姑們，快樂罷！他雲眼的叫出來。『她們都是尼姑，彼得·伊勒茲。你以為她們是什麼呀？她們都被快樂的惡魔所僱以服務的，而我是她們底方丈，牧師的一種，一袋饒舌的骨頭的人。布施一點盧布，拿你去底快樂罷！』」

當他一收到錢，他就將牠藏在裏腿布裏，唱起一首鼓舞的歌，合奏着他底沙爾脫琴：

「傲慢的女士雖然在地獄，

仍昂然地搖着她底鈴，

爲了烘冰呀！她底驕矜冷了，

魔鬼們，刺着炙着這愚人！」

「你們知道一點怪話呢，」亞爾泰莫諾夫奇怪的說。

「籬箕呀！我是像一只籬箕呀！」這個小小的老人滑稽地自誇道。「你可以隨你喜歡的倒出無論什麼的廢物，我將給你籬出一首歌來。我是這一種人——籬箕呀！」

他又會講故事。

「這是幾位紳士告訴我的，」他說。「古吐索夫們是非常有名的紳士，現在說耶普希庚先生也是同樣的，而且他又是一個酒鬼。他假裝做窮的樣子——他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徒步的各處行走，背上負着一只包，彷彿他是一個小販，但實際，他是將他所開見的樣樣東西寫下來，他寫了又寫，於是跑到沙皇那里去：「看，陛下，」他說，「這是我們底農民所思想的東西啊！」沙皇聽了，涉獵了一下他底札記，非常的感動，就命令道：這班農民應該還給他們底自由，如此，耶普希庚的青銅的紀念碑，就在莫斯科豎起來了。耶普希庚他自己並沒有走動，但人們活活地搬他到蘇達爾，盡量地供給他酒，在公家底開支上。因為，你看，他仍然祕密地做札記，關於人民，只有對沙皇並無利益可求的，他隱藏了。辦開了蘇達爾，他喝酒喝到死了，自然，他底札記也被人偷去了。」

「你是有點虛言者的本領，」亞爾泰莫諾夫批評說。

「我從來不對什麼人說謊話，除出姑娘們。講謊話不是我底職業，」老人說。這常是很難說的，當他並不是取笑的時候。

「至於說謊，一個人必須先知道真實，」他談諧地繼續說，「我不能說謊，因為我不知道真實。倘若你要知道這是為什麼緣故，我可以告訴你：我見過了許多的真實，而我底結論是如此：真實，像女人的道理一樣的，在年輕而美麗的時候，是好的。」

但是，他雖然不知道真實，卻知道無窮數的關於上流人底故事，關於他們底娛樂與不幸，他們底苛酷與財富。而且每當講這一類的故事的時候，他總是帶着明顯的哀惜加添說：

「總之，他們現在都完了。他們從高貴跌下來，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他們陷入……」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就用他底手指在他底頭上畫一個圈，又很快地放下他底臂，向地板上同樣的畫一個圈。

「他們演過了許多的惡作劇，」他霎了一眼說，於是唱起來：

「幾個鬧耍的作威者，

實在太胡鬧了，

將野菜完全喫掉了——

這可以便塞全體宴會的人們的！」

塞拉斐的故事也有關於強盜的，女巫的，興起的農民的，失敗的戀愛的，和有火藥的毒蛇，在夜裏要向哀傷的寡婦飛的。一切他都用專心的態度描寫出來，竟使他底難管束的女兒，也靜靜地聽着，帶着孩子底好聽的樣子。

亞爾泰莫諾夫看見了茜娜達同敏銳的記帳者一道的在放縱的嬉謔着，心裏很不喜歡。他想起她的誹謗巴夫耶爾·尼珂諾夫，不止一次。誹謗，只證明是一種非常真實的預言。

「我爲什麼看中她呢？」他私自問他自己。「比她美麗的人是多的很呀。在我底兒子發覺

出她底事的時候，我就身處難關了。」

他也注意過茜娜達和她底朋友們，她們的對於娛樂似不能避免的義務，恰如兵士的對於軍隊一樣。有時想，她們底放蕩對於她們自己的欺騙是和對於別人一樣的。不久，他就被茜娜達底討厭的金錢的貪欲和不斷的金錢的要求所逐回了。這是一種僻性，在她底性格裏面表示出是比在塞拉斐底更多，他將他底錢消費在酒上面，叫作「脫納力夫」的——他所以叫拖萊煎酒是有什麼緣故的——也消費在果糖，小饅頭，和他所嗜好的用大蒜煮的臘腸。

亞爾泰莫諾夫非常的喜歡這個愉快的有趣的老人，兼有技巧的工人，他也知道其他個個人都都喜歡他的。在工廠裏面他是被人叫作「笑面人」，在彼得看來，這個綽號卻更有真理比之他的引人發笑，而這引人發笑，是大有一個感情的輪子在其中的。

塞拉斐的和契豐做朋友，是完全一件不能理解的事，因此，使他不舒服，尤其是契豐，似乎更使他討厭。自從維亞洛夫進到亞爾泰莫諾夫家裏來服務，到現在有二十年了，娜泰勒亞決定很希有的慶祝一下他底命名日。

「想一想他真是一個少有的人！」她對她底丈夫說。「有廿年了，我們沒有看出他有什麼不好來。他像蠟燭一般燃燒着。」

想給他一個特別的榮譽，彼得親自送特伏爾尼克以贈品。塞拉斐，穿着華麗的衣服，在看守房裏遇見他，在他底後面站着契豐，低頭下視着他底主人底靴子。

「一隻錶是我送你的，你好用了！可以做一件外衣的布料是我底妻送你的，錢也是。」

「錢我不要，」契豐喃喃說。以後又說，「謝謝你，」又請他底主人喝一杯「脫納力夫酒，」那是塞拉斐送給他的。

塞拉斐立刻就寓諷地說起來：

「你知道我們的價值，彼得·伊勒茲，而我們也知道你的。我們實在明白，一隻熊是喜歡蜜，一個鐵匠是打鐵的。紳士們都是熊，就我們所知道而論，但你是鐵匠。我們看你底工作是沉重而艱難的。」

說到這里，維亞洛夫說：他是看着他底銀錶，錶在他手裏轉。

「工作是人的柵欄。我們是在一個深坑底沿邊走，堅持着工作像柵欄一樣。」

「對咯！」塞拉斐大快樂的叫道：「實在不錯的！不然我們將跌下去。」

「你們所談的都是無意義的，」亞爾泰莫諾夫說。「因為你們都不是主人。你們不會懂得

……

雖然契豐的話立刻招了他底忿怒，他卻不好自己十分地顯露出來。契豐在說話裏面含着晦澀的堅韌的意思，這不是第一次，不過亞爾泰莫諾夫覺得他們是愈來愈觸怒了。當他注視着特伏爾尼克底石頭似的臉孔，滿塗抹着油膩，他鼻孔歛着氣，拉着他底耳朵，想找尋出可以壓倒他們的反駁。

「自然工作是各種不同的。」塞拉斐討好地開始說。「有些是壞的，有些是好的……」

「一把刀或者是好的，但你不能放牠在喉嚨上。」契豐喃喃說。

亞爾泰莫諾夫渴欲大膽地責罵他一下，而難能制止他底渴想；終於嚴厲地說了出來：

「你們常常是呢呢喃喃的說工作，真是無意義呀？這是不可能的，要懂……」

「是的，要懂是很困難的，」契豐同意說，望着桌下。

「他不過是說，工作是無傷於人，彼得·伊勒茲，」木匠又一次說。

「够了，塞拉斐，讓他對自己說罷。」

契豐仍留在原位上，對他底主人顯示他底頭上的帽頂的精光的灰色的補布，一個人底手

掌那麼大小。

「這是魔鬼，教該因（註）去做……」他嘆息一聲，說。

「那是很古的事情了，」塞拉斐喊道，將手拍在他自己底膝上。

亞爾泰莫諾夫從椅上站起來。

「關於你們不懂的事情，你們還是不說好一些，」他忿怒地警告特伏爾尼克。

非常的困惱，他離開看守室，開始回想起他必須回掉契豐的事。明天，他就回掉他。好的，或者

一定要明天，但總在一星期之內。在辦公室裏，波波夫夫人等着他。她似生客般的冷淡地問他

（註） Cain， 亞當的長子，殺其弟亞伯者。

好，坐在一把椅子上，用她底小傘輕敲着地板，開始告訴他，她不能立刻付清這典押的全數利息。

「那沒有什麼，」彼得靜靜地說，並沒有看她。

「倘若你不同意讓我延期付款，」他聽她繼續說，「你有取消我贖取抵押品的權利。」

她用煩惱的語氣說過這話以後，又一次用小傘敲敲地板，她忽然很快地不見了，他簡直沒有警見她，直到她走出了門外，把門關上。

「她生氣了，」亞爾泰莫諾夫默想着。「我奇怪，爲什麼呢？」

一點鐘以後，他在渥耳格那裏，將他底帽在她底沙發上拍着。

「你告訴她，」他說，「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她一個錢。總之這有多少呢？告訴她，叫她不要煩惱，你知道麼？」

渥耳格正在將顏色不同的絲一縷縷理開來，又在桌上轉動着一小盒的珠子。

「我知道了，」她沉思地說，「但她不很願意的。」

「你必須使她明白才好，你有沒有做我是不關的！」

「謝謝你，」涅耳格說，透過她底眼鏡，睜閃着眼。

她底沒精打彩的微笑，使彼得發怒，他幾分粗暴地說：

「不要笑！我並不希望放我底豬在她底菜園裏面。那不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你不要這廢想。」

「噢呵，你這鄙夫！」涅耳格嘆息一聲說，疑惑地搖着她底梳的很光滑的頭。

「相信我，」彼得喊道，「我知道我自己說着什麼話……」

「噢呵，你真的麼？」

在這句話裏面她說「噢呵」的語氣是憐憫的。亞爾泰莫諾夫能够聽得出，也能够看得見，透過她底眼鏡她正注視着他，帶着憐恤，也幾乎帶着柔和，但這不過使他生氣罷了。他很想對她要她相信的透明的說幾句，但不能找到要說的話，他凝望着窗台，在那裏掛着秋海棠的精美的花球，和新鮮的綠葉，很像動物底耳朵似的。

「爲了她底財產我很難受。這是非常的一件事。她是生在那裏……」

「她生在萊亞辰……」

「她住在那裏已習慣了，那也是一樣的。我底靈魂最早睡着之處也是那裏。」

「醒來之處，」渥耳格較正道。

「這都是差不多的，你底靈魂或者睡熟，或者醒來……」

他繼續談了許久，雖然他說些什麼連他自己也渺茫的。渥耳格用肘靠在桌上，聽着，當他自己有些疲倦的樣子的時候，她說：

「現在聽我。」

於是她進行報告他，娜泰勒亞已經知道他和捲軸的女工的事了，添上說，她是傷心而流淚的，而且怨訴他。但這並不感動亞爾泰莫諾夫。

「刁滑的東西！」他微笑說。「她知道的，她從來沒有給我一點點的提示過。她向你訴苦麼？是的，我知道，她向你訴苦。但她不喜歡你的。」

「書娜底綽號是「抽水機，」他稍稍回想一息加添說。「這對她真是一個恰當的名

字她竟將我的一切的胡鬧都抽去了。」

「你說話真污穢，」渥耳格皺眉的說。「我記得我有一回告訴你過，」她嘆息着，「你底靈魂是一個蝦蟇子，是這樣的，彼得。你要畏懼你自己，如同你將畏懼敵人一樣……」

這話擾亂了他。

「你對我說的話是無關係的。我還是一個小孩子麼？你應當默想一下我底話，我是真誠坦白的，我並沒有像這樣的對另外任何人說過。你不能同娜泰勒亞談出來。有時候，我很想打她一頓。但你……噫呵，你們女人！」

他戴上了帽，忽然覺得他自己討厭到說不出話，走開了，同時想到他底妻——因為他已經好久沒有想她了。實在，他簡直沒有留心她，雖然在每夜她對上帝輕輕地祈禱過以後，用她底熟習了的愛情，睡倒在他底旁邊。

「她知道了，但還對我吻抱，」他盛怒地想。「這隻肥豬！」

他底妻對彼得是一條親暱的路，沿着這路他能掩着眼睛的走，毫不顫抖的，而他卻不要想

她。可是他想起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人，慢慢地將在她底安樂椅上死去的人，遍身浮腫，她底臉孔成一種怪樣的紫色，帶着時時增大的仇恨注視他。眼淚從她底眼內奪眶而出，曾經是異常美麗的，但現在是糊模而汪汪。她底抽搐的兩脣動着，雖則她底癱瘓的舌是軟弱地掛在她底口裏，無力的說着一切。一切她所能做的是用她左手底一半死去的手指，給他用力地一捺。

「是的，她是明白的。他應當對她慚愧。」

雖然，這使他用了意志的大力，和茜娜達拆開了被人輕視的私通，可是並不怎麼長久，他就變做他自己底極苦的思想底俘虜，這種思想在他底心內起來，相伴着他底對於捲軸者的沉醉的回想。這好似另有一個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存在，他同他同住著，而且時常跟在他底後面走。他感覺到他底另一個是漸漸成長，而且變成有知覺，樣樣事情都妨礙着這個真的彼得·亞爾泰莫諾夫，他是被他命令的去從事了。有時當真的彼得是專心的思考着去精巧的使用着力氣，這個第二個自己卻突然衝向他，像一陣狂風的繞着一角，用不同情的惡意的思想向他底耳內輕說：

「你竟像一隻馬一般的工作着，但是爲什麼呢？你够可以逍遙一生了。這是你兒子做事的時候。你要表示對他的愛，你已殺了一個孩子。你又變做愛戀一位太太，而開始了過淫佚的生活。」

在腦海中像這樣的想過以後，他底生命卻似乎更黑暗更愚笨了。無論如何，他都沒有留心這精密的時刻，那時伊勒亞已變做一個成人了。不僅此也，誰底過去他都沒有留心。他底女兒耶勒娜，已經由娜泰勒亞作主許給有錢的珠寶商底兒子——一個活潑的青年，帶點黑鬚——而且結了婚，住到他們一省的首都裏去了，這事他也沒有留心到。在其餘幾件他沒有留心到的事件裏，是他底岳母的死，她終究是窒氣死的，酷熱的六月的一天日中，恰在大雷雨之前。他們簡直不敢將她底屍移到床上，在這隆隆的雷聲震響於頭上之時，個個人都驚嚇了。

「將門窗都關起來！」娜泰勒亞叫喊道，舉起她底兩手到她底耳朵。她底母親的巨大的腿從她底兩手跌下，脚跟敲着地板作一聲呆笨的聲響。

這似乎在亞爾泰莫諾夫一時不能認清楚，他底大兒子是一個如此長而瘦的男子，當他走

進他底房子的時候——穿着一身漂亮的灰色衣服，在他底下巴上鬍鬚顯然可辨，棕色的臉，雅各夫，他是闊而胖，穿着學校的制服，樣子更像他自己。他底兒子恭敬地向他問，「你好麼？」一邊坐下。

「現在，你們底外祖母又死了！」彼得說，在辦公室內走來走去。

伊勒亞，他燃着一支雪茄烟，沒有說什麼話，而雅各夫回答，他底聲音彼得簡直認不出是他的了：

「這事發生的很好，正在放假日，否則我不能回來了。」

亞爾泰莫諾夫對於他底小兒子底這種呆話沒有給以注意。他望着伊勒亞底臉孔。臉孔是大大地變樣了，成爲較堅強的樣子。他底藍的眼睛是更深沉，他底頭髮是更黑，而且蓋到他底前額，使前額看來比前更低了。這是有趣的，在同時他又幾分困累的想，他曾經有一次，抓住過這個沉思的端莊地穿著着的人底頭髮。實在，他自己不能相信，他曾經這樣做過。雅各夫反之，他成長的並沒有什麼改變。他不過高了一些，仍然肥胖的和以前一樣，同樣的有虹彩色的眼睛，和小孩

似的嘴巴。

「你是十分長成了，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說。」很好，現在你必須看看，事業是怎樣地顯着，三年之後，你可以管理了。」

伊勒亞正在玩着雪茄烟盒，那是一角破了的，這是一些樹根做的。

「不，我不願意，」他說，望着他父親底臉孔。「我還要繼續讀書。」

「幾年呢？」

「四年或者五年。」

「真的！那末你將研究什麼呢？」

「歷史。」

亞爾泰莫諾夫不喜歡看見他底兒子在吸烟，但是也留心他底雪茄烟盒子是便宜的。他可以買一個較好的。他雖然對於他底兒子的讀書的計劃很不喜歡，而事實在他底到家的時候已經提及了。

從窗口指着那工廠的屋頂——一支細長的烟囪噴吐着霧汽，工作的聲音營營地——他使用着力氣的溫和地說。

「噴氣是歷史，」他勸化地說。「那種歷史是你必須學的。我們底工作是紡織亞麻布。歷史對於我們是無用的。我五十歲了。這是你應該代替我做事情的時候了。」

「米倫會代替你的，或者雅各夫，米倫將做一個工程師，」伊勒亞說，將手伸到窗外去，抖抖雪茄烟上面的灰。

「米倫是姪兒，不是我底兒子，」亞爾泰莫諾夫提示他說。「但是讓我們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

兩個孩子站起來，走出去，他們底父親悲哀而驚動的凝視着他們的後面。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竟會沒有話對他說？他們同他聚了五分鐘，在這五分鐘之內，一個是呆呆地望着，而且想睡覺地打呵欠，另一個是用烟草的烟充滿房內，立刻使他苦痛了。現在，他們在天井裏散步，他能够聽到伊勒亞底聲音說：

「讓我們去看看河罷。」

「我不去，旅行之後我很疲倦了。」

河是不會流開的，亞爾泰莫諾夫想，即使他們等到了明天也不會流開的，他們底母親的爲他們外祖母的死的悲傷和關於下葬的籌備是有的。

彼得加速他底急忙的素性，處理這件不快樂的事，使葬事快些完結，因此可以避免開。彼得給伊勒亞一星期的休息，在這一星期內，他注意他對工人們說話是「君等」，在夜裏他和契豐同塞拉斐，坐在天井的門邊作很久的閑談。從窗口他能完全聽到契豐底懶懶的聲音，和他底愚笨的語言的緩流。

「是的，那是這樣的。做了乞丐總之是什麼也沒有了。真理是，伊勒亞·彼得洛維茲，倘若少數人是不貪婪的，那大多數人都足夠了。」

「我知道的！」塞拉斐略略的說。「我很早就聽到過的……」

雅各夫底行爲更淺薄。他在工場內跑來跑去，向女工們丟眼色，而且爬上到堅固的屋頂上，

向河觀看，因為在喫飯的時候，女人都常在那裏洗浴。

「一隻小雄牛，」亞爾泰莫諾夫憂鬱地想。「我必須要告訴塞拉斐，叫他監視他，看看他肯和……」

星期四，是朦朧，靜寂，又幾分灰黯。在早晨，細雨濛濛地落到地面，落了一點鐘，但到日中太陽出來了，似不願地窺視着工廠，和兩河匯流之處的水上，於是，重又躲入雲中，隱藏在軟軟的雲弧裏，恰似夜裏的娜泰勒亞，將她底玫瑰頰的面孔掩藏在軟軟的枕頭裏一樣。

「你底哥哥在那裏？」在喫茶以前亞爾泰莫諾夫問雅各夫。

「我不知道。他方纔坐在小山的頂上底一株松樹下。」

「叫他一聲，你不要叫。告訴我，你們同在一塊好麼？」

他想，在雅各夫底臉上他已看見了一個笑的影子，當他這樣說：

「很好。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真的你們是如此嗎？告訴我實在的……」

雅各夫垂下眼睛，想了一息。

「我們底思想有時不同。」

「關於什麼的思想呀？」

「日常的事。」

「那是怎樣呢？」

「他時常埋頭在書本裏面。我簡單地用我自己底智慧，照我所看見的做。」

「我知道，」亞爾泰莫諾夫說，可是問不出更詳細的了。

穿上一件篷布的外衣，拿了亞歷舍送他的手杖……杖的尖頭是一隻銀的鳥爪，捏手的一頭是一個孔雀石的圓球——他走出天井，將手遮在眼上的向河同小山眺望，伊勒亞，他穿着白小衫，展臥在一株樹下。

「今天的沙土是有幾分濕氣的。他要受寒了，這個不小心的孩子！」

謹慎地估量着每一個他對他所說的字，亞爾泰莫諾夫慢慢地走近，一腳腳地踏下這易碎

的斑白的草叶，草叶是在他底脚下開裂的響。伊勒亞仰臥着，讀着一本很厚的書，用一支鉛筆拍着書頁。當他聽到脚步声，他扭轉他底柔軟的青年的項頸，看見他底父親了，就將鉛筆放在書頁中間，很重聲的關掩了書。於是他坐起來，將背靠在松樹的樹幹上，向他父親很親暱的望一眼。老亞爾泰莫諾夫喘着氣，於是他也坐下在一根弓起成弧形的樹根上。

「我今天不打算談事務。也還有很多的時候。我們隨便的閒談一下罷。」

不知怎樣，伊勒亞將他底兩臂環抱着兩膝，溫和地說：

「父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已經決意獻身給科學了。」

「獻身，」亞爾泰莫諾夫重述說。「像一個和尚麼？」

他想這樣開玩笑地說，但他卻能夠聽出他底語聲是不好，幾乎忿怒的，在他底困憊裏，他用手杖敲着沙土。立刻，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議的起來，有些是十分莽撞的。在伊勒亞底眼睛內底藍色是變做黑色，他底墨黑的眼眉是愁攏在一塊了。

「我不願做一個工廠主人，」他性氣不好的堅執說，抖着他底頭髮從前額向後。「我對於

這種工作是不相宜的……』

「那是契豐說的話，」亞爾泰莫諾夫破口微笑的說。

伊勒亞並不注意，但開始解釋着爲什麼他不願做一個工廠主人，而且大膽說一句，任憑何種事業的主人他都不願做。他繼續說了很久，最少有十分鐘，而且時常亞爾泰莫諾夫夾進指摘，這種指摘似有一種真理的微光在裏面，又似乎對他自己底混亂的思想供給一種滿意的回答，總而言之他是很清楚地知道，伊勒亞底說話是孩子氣的胡鬧。

「停止！」他說，相近伊勒亞底脚，將他底手杖戳在沙裏。「聽，那是不對的。那是胡鬧。必須要有人領導才對。沒有人帶領的人是不能進行的。倘若他不能得到什麼利益，沒有一個人會工作的。我們時常聽見人們這樣說：『這對我有什麼利益呢？』那是樣樣事情轉動的樞軸。你看這許多的格言罷：『倘若在他底心裏沒有利益的想頭，他到底可以成爲一個聖人。』——雖聖賢亦祈求獲得。——還有，『就是無生命的東西，像一部機器，也必須塗油。』」

他毫無疑惑地說着，想出各種適合這件事情的箴言，而且在他底談話上儘量地發揮他們

底智慧底優秀之點。他對於能說的沒有遺漏了一個字是很快樂的，而且也一定的這會話也使他滿意地完結了。伊勒亞不說什麼。他只是將散沙從這手拋擲到那手，篩出紅色的松針來，而又從他底手掌裏吹散了。

「這一切都不能說服我，」他驟然地說，語氣同他底父親一樣的鎮靜。「那些原理底生命是不能再延長了。」

亞爾泰莫諾夫支着手杖起來。伊勒亞沒有幫助他。

「我知道。你以為你底父親不是說着真理麼？」

「真理底另一面。」

「這是謊話。並沒有另一面的。」他搖他底手杖向工廠說道，「那裏存在着真理，在那裏你底祖父創辦了他。你把他當作一生活工作，現在是要挨到你了。就這樣了。你到要怎樣呢？我們這樣勞苦着是使你來懶惰的麼？你要過着上帝畏懼的人的生活，而依賴人底血汗底果子麼？這不是你底惡觀念！歷史！無價值歷史！歷史不是一個姑娘。你不能同她結婚。所謂歷史者是怎樣

愚蠢的東西呢？牠有什麼好處呢？我決不允許你過這種懶惰的生活……」

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感覺到他底忿怒平和了一些，他試着把他所說的話安慰他一下。

「我知道你底志願是要住到莫斯科去。那裏是有趣的。亞歷舍也也這樣想……」

「允許我讀書罷，」伊勒亞說，拿起他底書本，吹去上面的沙粒。

「我不允許！」亞爾泰莫諾夫喊叫着，將他底手杖插入沙土中。「不要來要求這件事。」

然後伊勒亞也站起來，臉孔變白的凝視着他父親底肩膀上，低沉的語氣說：

「那末，你沒有允許，我也必須要做。」

「你不敢的！」

「你不能禁止別人過他所願底生活，」伊勒亞說，同時搖一搖他底頭。

「別人麼？你是我底兒子，不是別人。你是怎樣的一種人呀！你所有的一切是我的。」

這種話是隨便說出來的。亞爾泰莫諾夫不應該這樣說。於是他放軟他底語氣帶着一種責

備的搖頭，說道：

「這是你報答我底養育你的方法麼？你頑皮的孩子……」

但看見伊勒亞臉孔緋紅，試着用他底顫抖的兩手塞在褲袋裏，但又退拔出來。而且害怕着他又要說什麼話，這些話或者是不能挽回的，他急忙地插進說。

「我爲你底緣故殺死一個人……或者……」

亞爾泰莫若夫又接上說：「或者，」因爲他剛說了第一句話，要在那一剎間對那明明白白地不願了解他的孩子解釋是不可能的。

「他將立刻要問這是什麼人。」他想，匆忙地大步走下這多細石的山邊。

「你殺死的不止一個人，」伊勒亞說，用一種震耳的聲音在他底頭後說着。「那邊的全個墓地都是葬着被工廠殺死的人們。」

亞爾泰莫若夫站着，轉過身來，看見伊勒亞伸直手臂，捏着書指向那些映在灰色的天空中的十字架。當沙石在他底腳下索索作響，他記起在幾分鐘之前，他聽到他侮辱這工廠和墓地；而且在他底憂慮中要隱藏了他底失言，對伊勒亞強逼着要忘掉牠，他很快地像熊一般地跑到他

前面，揮他底手杖，威嚇地呼喝着：

「你這流氓，你說什麼話呀？」

伊勒亞跑到樹幹的後面。

「想想看，你做的是什麼！」他喊着。

亞爾泰莫諾夫用手杖敲在樹幹上，手杖斷作兩段，然後他將斷了的一段丟到伊勒亞底腳邊，這樣，牠斜飛過去插入沙中，露出牠底綠色的球豎立向天。

「我要使你傾家蕩產！」他恐嚇着。

他蹣跚着走下了山，感覺到牠底理性是被驅趕着忽前忽後，橫過憂傷和忿怒的言語，像梭子穿過纏結的經線一樣。

「我要把他逐出家庭。他經過困窮之後，要被迫着回來的。以後他要傾家蕩產的。但不要像傻子一樣的做！」

於是他把他底思想的線索從一個迅速纏繞着的球上弄斷了變成一段段的短線。在同時，

他相信他底行爲不應該這樣做的，實在是他自己大大地誇張了他底錯誤的範圍。

當他來到阿凱河的岸邊，他厭倦地坐在沙灘上，揩去他臉上的汗珠，開始凝視着河水。一大隊石斑魚在淺淺的小灣中各處游泳着，經過水浪所形成的條紋像鋼針一般。以後一條鯉魚帶着一種重大的態度來了，於是趕走了牠們。游泳了一息以後，他反轉他底身子的方向，用一只小的紅色的眼睛凝視着灰暗的天空，吐出一圈圈的泡沫，像明亮的烟一般的浮在水面上。

「我要爲你決定你底運命！」亞爾泰莫諾夫重重地說，舉起一隻手指向他恐嚇着。

他知道他底話是說出來用以騙人的，向他看了一眼。靜靜的河流洗去了他底忿怒和暖的灰色的沉靜，用了愚笨的驚駭底思想充滿了他。在他們裏面所最可駭異的是他底兒子，他是他二十年來不斷的戀愛和憂慮的思想底目的物，竟在一剎那間從他真心坎裏溜了出去，除出一種惱怒的苦痛之外，簡直沒有留下一點什麼。實實在在的，亞爾泰莫諾夫二十年來，他底思想整天不倦地專注在伊勒亞身上。二十年來他底生活是建築在他對於他底兒子的愛和希望上，等待着，而使他騰達起來。

「像一支火柴一般的紅一下！」他想。「此後——再沒有什麼了！這是爲什麼呀？」

灰色的天空幾乎變成緋紅，只有在一處，呈現出一點明亮的斑點，很像穿舊了的衣服上的油跡。於是帶石病容的月亮出來了。空氣漸漸變成新鮮而潮濕，薄霧籠罩在河上，如同淡淡的烟。當亞爾泰莫諾夫回到了家裏，娜泰勒亞已經脫了衣服，蹙着眉頭正在剪她底足趾甲，她底左腿擱在她底右腿底圓滑的膝上。

「你差伊勒亞到那裏去了？」她問，向他斜視一眼。

「差到魔鬼那裏去了，」他回答，脫去他底衣服。

「你官是發脾氣的，」娜泰勒亞歎息道。亞爾泰莫諾夫沒有回答。他只是歛氣，有意吵鬧地行動着。雨開始落在窗子的玻璃上，一種潮濕的沙沙的雨聲從花園中浮過來。

「伊勒亞已經很自負他底學問了。」

「他底母親是一個呆子。」

伊勒亞底母親歛着鼻，然後她做了十字，睡在床上，同時彼得脫了衣服，津津有味地侮慢她。

「你能够做點什麼呢？一點也沒有。孩子們一點也不怕你。你教他們什麼呢？你所做的事只是喫，睡覺，臉上多點脂肪。」

「可是誰送他們到學校裏去的呀？」娜泰勒亞陷在她底枕頭中說。「我是說……」

「靜一點罷！」

他也靜默起來，聽着雨聲，此時雨點落的更大，打在尼基泰所栽的櫻桃樹的葉子上。

「駝背選擇的是一個幸福的運命。沒有孩子。沒有事務。有如蜜蜂。我雖然不要養蜜蜂，但是讓牠們每個盡牠所歡喜的爲牠自己採蜜。」

娜泰勒亞轉過她底身子，小心地如同她臥在冰上一樣，用她溫暖的臉頰假在彼得底肩膀上。

「你有同伊勒亞爭鬧過麼？」

他羞怯的告訴她他和他兒子中間所經過的情形，他喃喃說：

「人和他底孩子們是不爭鬧的，不過叱責他們罷了。」

「他已離開到市鎮上去了。」

「他就會回來的。無論到那裏他不能憑空得到食物喫。他將喜歡喫一嗅這滋味是像什麼，然後回來。睡罷，不要驚擾我了。」

「我們不必再讓那各夫到學校去。」他過了一息說。

又過了一息：

「後天我打算到市集裏去。你聽着麼？」

「是，我聽着的。」

「我奇怪，這是什麼呢？」亞爾泰莫諾夫閉上眼睛沉思着，但在他面前所不見的是一個有大額角的臉孔，使他想起伊勒亞底兩眼底難於忍受的驕傲的閃爍。

「這個賤貨，他對待他底父親竟像一個工人！他拒絕我竟像一個乞丐！」

使他喫驚的是決裂的到來竟這樣神祕的快。看來似乎是伊勒亞底早已決定要離開似的。但什麼強逼他這樣做的呀？當他一邊回想起這孩子底銳利的批評，一邊想道：

「這是那隻獵狗，米倫，牠發動他的。至於做事的人們的損害——那是契豐底觀念。傻子呀，傻子！他聽了誰底話呀？但是他自己學起來的！他學些什麼呢？他爲工人們悲傷，卻不爲他父親悲傷，跑開去，堅執他自以爲正確的思想。」

在這樣想的時候，他底對於伊勒亞的忿怒之火比往常更利害。

「錯的，你做錯了！你不能避開我的。」

這樣，他又回想起尼基泰怎樣逃避到一個荒僻的地方的情形來。

「他們都將我裝入黎視中，」他想，「他們自己都逃走了。」

但他又立刻覺察這是不正確的。亞歷舍並沒有逃走，他同他父親一樣的愛着這事業。他是貪婪的——貪婪無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聰明而且爽直的。亞爾泰莫諾夫記起有一次在工廠裏，酒後吵鬧之後對他說的話：

「人們都腐化起來了。」

「我看來也的確這樣，」亞歷舍同意說。

「他們常常對這樣或對那樣發怒。這看來他們都從同一雙的眼睛看出來的……」

亞歷舍對這句話也同意。

「那也是事實，」他說。「我記得契豐有一次，當父親在你底婚禮的那天和幾個兵士角力的時候，他底眼睛也用這同樣的表情望着父親。以後他自己開始角力。你還記得麼？」

「是的，但爲什麼帶契豐進來呢？他是一個跛子。」

然後亞歷舍嚴肅地說道：

「你是時常說這些人們都變成腐化了。但是這關我們什麼事。那是對於牧師，教員，和此外的人，我將說——各種不同的博士們，和有權在握的人的事。這要讓他們去觀察，人們是否腐化了。那是他們底商業上的貨物。但是你和我都是買主呀，我底朋友，每樣東西腐化了都是有階段的。就是你自己也漸漸要老了，我也是如此。可是你當然不會告訴一個姑娘，因她總有一天要變成一個老婦人，就叫她自殺。」

「一個聰明的惡魔，」亞爾泰莫諾夫想。「心地簡單的。」

可是當他聽了他底兄弟活潑的談話，和他裝飾起來的新鮮的言辭，他又妒忌他底好氣概了。又一次，他底思想轉到尼基泰身上。他被他們底父親注定了做一個遺棄者的職司，但總將他自己纏繞在一個女人的愚笨的事件上而過去。

在這下雨的夜裏，亞爾泰莫諾夫想過了許多事情。奇異的思想繼續地向前，經過他底回憶底痛苦如炮的噴發一樣——思想經過雨底黑暗的瀰漫，彷彿向他底耳邊輕語，而且阻止他自己底辯白。

「我怎樣去受責罰呀？」他接着問，雖然他不能找到他底問話的回答，他卻感到這並不是一个多餘的問題。黎明時，他忽然決定，他要到修道院中去看他底兄弟。那裏，或者——在一個隔離一切的引誘和苦惱的人底社會中——他可以找到一些使他安慰而甚至解決的事。

但當他跑往修道院，在兩隻驛馬的後面，沿着鄉間的道路，顛簸地震搖他混身都成粉碎的時候，他想：

「靜立在一角上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你試試看到街上各處去跑一跑！胡瓜藏在地窖中是

不會腐爛的。但在日光下牠就要瘍掉。」

他已經四年沒有看見他底兄弟了。他們底最後的一次會見是無情而冷淡，在彼得，他總以為蛇背老是煩悶，並且不喜歡他去。他已經退縮到他底甲殼裏，像蛇一般的隱匿起來，談話更是尖聲的語調，並不談到上帝，他自己，或親戚們，只談些香客，修道院的需用，人民的困苦，而且這更顯然是他盡力的。當彼得將錢給他的時候，他用一種靜靜的不介意的語氣說：

「交給我們底修道院長罷。我不需要牠。」

這是很明顯的，個個和尚都很恭敬地對尼古丁神父。修道院長，——一個高大的，露骨的，多毛的人，一隻耳朵是聾的，看起來似一個穿着袈裟的木頭彫成的惡魔——用他底兇狠的黑眼睛注視着彼得底臉孔，聲音很高地說：

「尼古丁神父對於我們底窮修道院是一件裝飾品。」

建築在矮山之上的修道院，四周圍繞着古銅色的松樹，隱蔽在濃蔭的下面，召喚晚禱的週日的鐘底脆弱的聲音，傳揚出來，歡迎着亞爾泰莫諾夫。司關者開了大門，他是一個身段高長如

同桿子，同小孩子一樣的無思考的小頭顱，戴着一頂退色而摺縐的小帽。

「歡……歡迎……」他吃吃的說，字句梗塞着。

接着，他半喘半嘶的：

「進……進來。」

一層深藍色的雲，不動地掛在修道院的頂上，遮掩了一半的天空，在池底重壓之下，使模樣東西變成笨重、潮濕、陰寒而無情，連銅鐘的鏗鏘的聲音都沒有力量去散佈。

「一個人舉起來實在太重了，」客室的在俗和尚說，道歉地，用他小而黑的拳頭敲在裝着送給尼基泰的禮物的箱上，這時他試着把軸從車上卸下來。

彼得疲倦而滿身塵灰的慢慢地走過花園，向着他底兄弟底白色小屋走，這小屋是密藏在櫻桃和蘋果的樹林中的。在路上，他想到他的這一次來是無用的。還是到市集上去走一趟好。森林裏的崎嶇而多樹根阻礙着的路，震動他，混亂了他底苦痛的思想，起來一種緊壓的憂鬱和對於休息與遺忘的渴望。

「還是痛飲一下的好。」他對他自己在想。他看見他底兄弟坐在半圓形的菩提樹中的長棧上，在他面前排列着一打的香客，彷彿像一幅見過的圖畫。有一個黑鬚的商人，穿着帆布外套，一隻腳上綁着破布套着一雙橡皮皮鞋；一個肥胖的老人，像太監模樣的兌換錢幣者；一個長頭髮的孩子，額骨突出，兩眼似魚，穿着一件兵士穿的長衣；還有慕爾辛，特利渥莫夫鎮上的麵包師，一個無法無天的酒徒，他呆呆地站着，有如站在法官前面的竊賊一樣。

「實在的，上帝是在遠處的，」他粗魯地說。

尼基泰用着他底拐杖在踐踏過的地上畫着，教訓人們，可是沒有對他們看。

「人若是愈卑賤，那上帝也和他離的愈高愈遠，他是要被我們底罪孽底惡臭所驅趕走的。」

「他在安慰我們，」亞爾泰莫諾夫想，對他自己發笑。

「上帝知道我們底信仰是沒有收成的。但不做工作，信仰對他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底互助在那裏呢？我們底愛在那裏呢？我們祈禱做什麼呢？常是爲了細屑的事情。我們當然要祈禱，但仍然……」

抬起他底兩眼，凝視着彼得，又靜靜的把他從頭至脚打量了一下。於是他慢慢地舉起他底拐杖，猶如他舉起一件重物，要用這件重物打什麼人一樣，站起來，無力地俯下他底頭，在人們底頭上做了十字，打斷他們禱告，說道：

「這是我底哥哥，他來看看我的。」

一個禿頭的老人，從他底圓圓的銅色的眼睛，不悅意地閃視了一下彼得，用一種魯莽的様子做了十字，顯然是有意的。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尼基泰說。

人們如牧場上的獸羣似的散了，一隻脚壞了的商人扶着那老人底一隻肘，慕爾辛麵包師挈着他底另一隻。

「啊，你怎麼？你瀕臨我罷。」

尼古丁神父用他底長手臂，披着黑裂綵的袖子，推開他底兄弟向他伸出來的交疊着的手，掌向上的兩手。

「這是出乎我底盼望之外的，」他用一種冷靜的無趣的語調說。

他向他底小屋的方向搖擺他底拐杖，走在彼得的前面，他底彎曲的兩腳跳躍般地移動過去，一隻手放在胸前，靠近心臟。

「你老了一些了，」彼得關心他說。

「是的，那就是生活。我底兩腿開始痛了。我們這裏是潮濕的。」

尼基泰底背似乎比以前更駝了。他底右肩和背骨所形成的角已高聳出來，他底身體更向地俯屈，也更繼續地使他橫闊起來，當他盲目地徐行，和俯首走上碎石的小路的時候，看來好似一隻扯去了頭的蜘蛛。在他底清潔的狹狹的小屋裏面，他似乎大了一些，但比以前更可怕了。當他除了他底僧帽，他底腦殼底骨呆笨地發光，像死人一樣。他底頭是一半禿了像剝了皮似的，不整齊的灰白色的頭髮，只有從他底鬢角，兩耳後面，腦後，垂下一些。他底臉孔也只有皮和骨，蠟的顏色。他底無精彩的眼睛不再有閃光了，一種凝視明顯地集中於他底大而柔軟的鼻子上，在鼻子下面底兩唇，枯癟成兩條黑線，沒有講話時也動着。他底口子比以前更大，形成一個深穴橫

在他底臉上，在他底唇上，是一簇無光彩的灰色的鬍鬚，增加他底相貌底怪異和憎惡。

這和尚對一個沙彌——一個臉孔肥厚的孩子，像浴池裏的茶房——說話，他底聲音幽靜到和伸長耳朵去聽什麼一樣，低緩到和難於記起他所要說的話一樣。

「拿沙莫伐來。」他說，「再拿一些麵包和蜜汁來。」

「你講話是怎樣的輕呀。」

「我底牙齒壞了。」

這和尚坐下在桌邊的一把靠手椅上，椅是木頭的，白漆的。

「你們大家都康健麼？」

「是的，我們都好的。」

「契豐還在世麼？」

「是的，他好的。你爲什麼問他呢？」

「他好久沒有來看我了。」

停了一息。這時尼基泰動了一動他底手，他底袈裟就發出一種像蟬鳴的聲音來，這聲音使彼得感到異常的厭倦。

「我帶了一些禮物來給你，叫他們把箱子拿進來，裏面有酒。允許你喝酒麼？」

「我們這裏不拘束的，」尼基泰嘆息一聲回答。「這是一種艱難的生活。自從人們如此誠虔地來瞻觀修道院，裏面居然有許多酒徒。他們喝酒，因為此外他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世俗的氣味來毒害了他們。和尚也是人呀。」

「我聽說有很多的人來拜望你。」

「是，他們來的，」和尚說，「他們都是傻子。他們到處找尋正義和正直的人。他們要請教如何生活的方法。他們曾經是活了而又活，可是現在不能再繼續了。他們沒有忍耐的心。」

亞爾泰莫諾夫感到這和尚底話是煩惱的。

「他們都腐化了，」他喃喃地說。「當他們是農奴的時候，他們能忍耐的，但現在，他們自由了，不能再忍耐了。他們應多一點的束縛才好。」

尼基泰不說什麼。

「當他們被他們底主人所管有的時候，他們是不常在各處漫遊的。」
駝背對他閃視一眼，垂下了眼睛。

他們這樣談下去，找尋着辭句，而且在談話中間有時休歇一下，這樣直到那沙彌送進沙莫
伐，芬芳的香燻蜜和熱的麵包——這麵包還在發着醱酵底微微的蒸汽。在謹慎地看了看那白
髮的沙彌，那時他爬在地板上打開箱蓋以後，彼得拿出一罐新鮮的魚子醬，和兩瓶酒放在桌上。

「葡萄酒，」尼基泰讀出來。這種酒修道院長很喜歡喝。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智識豐富的。」
「可是我知道的很少，」彼得自認着，想試着引他說話。

「你需要知道的都知道了。知道的多有什麼用呢？知道多於你所需要的只有害處呀。」
和尚吐出一聲細聲的嘆息，彼得想，在他底話語裏面拉出苦痛的影子來了。在黑暗中，房
角暗淡地照着神像燈，廉價買來的黃色的燈罩在桌上，尼基泰底袈裟顯出污垢和油膩。彼得注
意着他用思索的欲望喝了一杯嘍地拉酒，譏諷地想：

「他知道什麼是好的東西。」

每喝一杯酒以後，尼基泰扯下一小片麵包，用他底細瘦的白的手指把牠醃了一些蜜，慢慢地細嚼着，他底疏朗的灰白色的鬚鬚，作一種震顫的動作。這酒在他見不到什麼，只在他底含水的兩眼內發一點光，兩眼仍同以前一樣的集中在他底鼻尖上。彼得小心地喝着，不願在他底兄弟前面顯示出喝酒來，當他喝時，他想到：

「他沒有問起娜泰勒亞。前次他也沒有問到她。他是羞恥的。他沒有問起任何人。我們是俗子而他是神聖的。人們來尋求他的。」

他忿怒地在背心前梳着鬚鬚。

「你退隱在這裏是很聰明的，」他說，拉着他底耳朵。「你做的很對。」

「當初這裏是很好，可是現在不甚好了。香客太多了。還有那些招待……」

「招待？」彼得笑道。「好像在牙科醫生那裏一樣。」

「我想到更遠的地方去，」和尙說，一邊倒酒在他們底杯子裏。

「那裏是更幽靜的。」彼得補足說，他又笑了笑，但和尙只是喝酒，用他底黑的爛布頭一樣
的舌舐着兩唇。

「勞動者的數目的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他開始說，點着他底滿臉似的頭。「他們都逃匿
了。他們都想避開他們底擾亂……」

「我沒有留心到。」彼得反對的，知道他自己不是說真話。「隱居起來的是你。」這句是他
所要說的話。

「而且憂愁像影子一般的追隨他們。」

苛責不自覺地在他底唇上勃發出來。他要和尼基泰爭辯，還要辱罵他。

「人是找尋着憂愁的。」他憤恨地說，想到了伊勒亞。「他需要困苦，留意你自己的事務，不
要賣弄你有怎樣的聰明，然後你可以在平安與恬靜中過你底一生了。」

可是尼基泰對他自己底思想聚精會神，這種話他沒有聽到，因為他忽然動搖一下他底多
角的骨骼，彷彿剛從夢中醒來一樣。他底袈裟在他身上飄動似黑的水流，他底兩唇捲縮着作一

種拗曲的微笑，他開始很清晰地說，在他底語氣中帶着一種忿怒的樣子：

「他們到這裏來是要求我教訓他們！可是我卻用什麼去教訓他們呢？我不是一個智慧的人。所說的不過是修道院長底意見。我不知道什麼，而且我像一個曾被評判過的人。我是被判定去教訓的！我卻爲什麼被判定去教訓呢？」

「那是一個暗示，」年長的亞爾泰莫諾夫想。「他要訴苦了。」

他實在覺到這些反對他底運命的訴苦是有原由的，而且事實上在他前幾次的採訪，他早已料到要聽這些話了。所以他拉着他底耳朵，間接地催促他：

「許多人對他們底運命訴苦，但這沒有絲毫的用處。」

「是的，我們從沒有看見過滿足的人，」蛇背說，他底眼光直視着房角的神像前面的燃燒着的燈。

「父親在世時，他常常勉勵你去安慰別人，所以你必须做一個安慰者。」

尼基泰微笑的張開嘴巴，然後用一隻手去捏住他底灰色的鬍鬚，不微笑了，繼續在黑暗中

說着。話雖然激動彼得，卻也引起他底好奇心，而且使他注意地等候危險。

「他們將牠灌入我和別人，當我是聰明的。這種舉動當然有利於修道院，吸引人們到這裏來。但是對於我，這是一件艱難的責任。我底朋友，一件嚴厲的工作！我怎麼去安慰他們呢？我說，『要忍耐些。』但我能夠看出他們對於忍耐都有些厭倦。我說，『有希望的。』但他們希望着什麼呢？上帝並不安慰他們，有一個製餅匠，他到這裏來……」

「就是我們底製餅匠慕爾辛。他是一個酒棍，一年長的亞爾泰莫諾夫說，他想要拉開他底注意點。」

「他幻想他是上帝底裁判者了。照他說，上帝不是世界底主宰。近來像他這樣傲慢的人是很多的。有一個沒有鬍子的人也到這裏來——你有注意過他麼？他是一個懷惡意的人，全世界底敵人。他們到這裏來，都用問題來責難我。一個人對他們能說些什麼呢？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與我爲難。」

和尙底話漸漸變成更有生氣。彼得，想起了過去的幾次探望，注意到他不再同以前一樣的

畏罪地瞬間他底眼睛。從前，這駝背是被他底有罪的感覺所鎮靜着的，因為犯罪的人是不能訴怨的。但現在，他怨謗着，而且聲言他已受了不公正的裁判，這樣，亞爾泰莫諾夫被他底說話所害怕：

「裁判我的就是你？」

他縮着眉頭，玩弄他底鑲鍊，思索着話，想來掩護他自己。

「是呀，」駝背說，這看來好像他對他所怨謗的事情，暗暗地有些滿足了。「人們是變成煩惱而更煩惱的了，他們底思想也變成更苛刻的了。不久以前，有一個男子同我們住了兩星期，受過良好教育的，年紀也還輕，但顯然地他有些怕，對他自己不安寧。修道院長到我前面來提議。他說，「你糾正他。但我想不起別人底思想。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當他滔滔不絕地談天的時候，使我繼續不安到好幾點鐘。但我總不能理會他所說的話，更不能知道他底思想。」一個人不能容易地就承認。」他說，「魔鬼是我們底肉體底主人。」那我們裏面躲藏着兩位神，而且對基督的身體將成一個侮辱，這基督的身體是我們在聖餐禮中得到的：「拿去基督的身體，喫

着永生的源泉。」他又說幾瀆神聖的話。「或者，」他說，「上帝是有角的，仍然只有一個上帝，否則生命將變成不可能了。」他使我厭倦起來，使我把斐涅陀神父底話都忘記了。「你底肉體，」我對他喊着，「是一個過去的物體，而你底精神是毀壞的。」後來修道院長責備我：「你爲什麼亂說出像這樣不潔的無意義的話來？」他說：「是呀，這是怎樣的。」

這個故事在一種暗淡的燈光中告訴他底兄弟，在彼得看來是可笑的。可是也有幾分安慰他。

「談論上帝是不容易的，」他呢喃說。

「對呀，」尼古丁神父同意說，用一種傷心的婉轉的語氣問：「你記得父親告訴我們，我們不過是工人，這種學問對我們是太深奧了的話麼？」

「是的，我記得的。」

「不錯，斐涅陀神父叫我應當讀書！我讀的，不過一本書對於我好像遠處森林中的渺茫的嘆語。一本書不是目前問題底答案。近來我懷疑起了許多的思想，都不是書本所能解決的。邪

說到處橫行，人們正如詳述夢境一樣自然地爭論着，或如一個發酒瘋的現象。那個慕爾辛……

……

這和尚喝了賸下的葡萄酒，嚼了一點麵包。然後他把麵包底碎片捲成一個小球，用他底手指撥牠在桌上滾動。

「斐涅陀神父說，」他繼續下去，「我們底理性是我們一切惡運的起源。魔鬼先來驅出牠，正如一個人驅出壞脾氣的狗一樣，然後惹惱牠，正如一隻壞脾氣的狗，直到牠不_分皂白地向個人狂吠而後已。這或許是真的，但牠所接受的是一個毀壞了的真理。這裏有一個醫生，一個質樸的快樂的人，他也這樣想。他說我們底理性是一個孩子，在他樣樣東西都是玩耍和娛樂的。正像一個孩子，對樣樣東西都要知道牠底構造，裏面還有什麼東西，自然，要把牠打開來……」

「我想你是指着危險的事說的麼？」彼得注意說。他感覺到驚恐，而且被他底兄弟底話所震動，這突然的決斷，使他充滿了驚駭與恐怖，而他還想壓碎他，制服他。

「他酒喝的太多了，」他想，想試着鎮靜他自己一下。

在小屋內是塞悶的，木炭和掛在旁邊的油燈的酸氣消滅了彼得底思想。對着小而黑的窗底方格，現出幾株樹木的葉子——不動的如鐵製的一樣蜘蛛似的他底兄弟，用了安靜的不撓的態度繼續織着他底網。

「一切的思想都是危險的，」他說。「尤其是頭腦簡單的人們。拿契豐做例子好了。」

「他是一半癡愚的。」

「不，你錯了！他是一個心境嚴肅的人。開始我甚至怕敢與他說話。我要想談，但我害怕着！但父親死了以後，我和契豐是非常接近的。你知道你們沒有像我這樣的愛父親。你和亞歷舍並沒有因父親底死底不公平而暴怒過，但契豐有的。至於我，在那時並不是因尼姑底愚笨思想激動我的。這全是上帝，契豐早就知道了。他說，「看呀，蚊子還活着，而人……」」

「你神經已錯亂了，」彼得嚴厲地說。「你酒喝的太多了。你底意思是說什麼尼姑？」

尼基泰固執地繼續說：

「契豐說，假如上帝是世界的主宰，那就應該值時下雨，使五穀和人類都有益處。也沒有火

哭了。森林是因觸電而着火的。爲什麼因該因犯了罪，而我們應當死亡呢？上帝造了各種醜陋的動物有什麼用處呢？譬如駝背者，他們對上帝有什麼好呢？」

「唉！現在我們竟說到這裏了，」彼得想，在他底點鬚內微笑着，感覺到他底兄弟底怨謗上帝，心裏非常舒服。這位和尚對他底親戚沒有一句壞話，這是很好的。

「要了解該因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練，契帶用牠來束縛我的。這恰在父親死的那一天。我對我自己想：『我要到修道院裏去，這些思想可以從我底心中消去。』但不是，不能夠。我仍然被牠們併吞去。」

「你以前關於這個沒有說過一句話……」

「你不能把各種事情一時都說出來。倘若沒有香氣來擾亂我，我或者永遠不會說牠。我底良心困擾我。這也是危險的，我繼續疑心契帶底思想會不會做了我底說教。不，他是一個聰明人，雖然我不喜歡他是可能的。他也想及你。他說：『有一個人，爲了孩子們而勞苦，但他們對他似陌
生人……』」

「你說那種話做什麼呀？」彼得憤怒地問。「他能夠知道什麼？」

「他可是知道的。他說，事業是欺騙。」

「是，我聽他說過。我必須開除了這個傻子。並且，他關於我們家裏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

……

亞爾泰莫諾夫說這話是要想尼基泰回憶起那苦痛的一夜，契豐把他從吊死繩上放下來的事，但實在，他也想到尼珂諾夫孩子了。和尚卻不知道這個暗示，在舉起酒杯到嘴邊，把舌頭浸在酒裏以後，他舐了兩唇，用細細的聲音繼續說：

「契豐也有弄錯的。他甚至跑的很遠，彷彿要和個個人脫離開，如同墮落了的人所做的

……

「彼得不得不打消和尚底對於這些思想的關心。」

「所以你現在不相信上帝了麼？」他問，他所要問的出自惡意的問題是奇怪的，如此無辜的說出聲音。

「在現今，誰相信上帝是很難知道的，」和尚停了一息答。「個個人都思想着，但信仰底記號是沒有的，倘若你相信，你就不該再想。那個說上帝似有角的人這樣說……」

「不要說了，」彼得訓誨地說，一邊他環着他一看。「這些都是從饒舌而閉空的人那裏來的。我們個個都應該駕上鐵的馬鞭。」

「不對，相信兩位神是不可能的，」尼古丁神父堅執地說。

鐘樓上的鐘已打過兩次了，有節拍的敲擊震動着黑的玻璃窗。

「你要去做禮拜麼？」彼得問。

「我不去。我底兩腿不准我站立。」

「那末你就在這小屋中爲我們祈禱好麼？」

和尚沒有回答。

「唉，我想睡了。我旅行之後有些疲倦。」

尼基泰一言不發，用他底兩隻長手臂放在他底靠手椅的扶手上，小心地站起他多角的身

體。

「密得亞！」他叫着。「密忒力呢？」

他重又坐在椅上。

「請恕我，」他道歉地說。「我忘記了沙彌睡在客室裏。我叫他走開的。我要自由些談話，他們都是搬弄是非，背後毀人……」

他又對他兄弟說明了一遍無緊要的嘮叨的到客室裏去的路，彼得走出到黑暗中，冷而多塵的雨中，他對他自己想：

「這話盒子並不願意我離開。」

忽然，帶着習慣了的恐怖意識，亞爾泰莫諾夫覺到他又走上深壑的沿邊，隨即就要掉下去了。他加速脚步，伸出兩臂在前面，用他底手指在黑夜的如塵的潮溼中摸索着，不斷地注視在遠處的燈籠的油滑的所在。

「不，」他一邊蹣跚地走，一邊連忙地想，「什麼對我都沒有用。我明天要離開了。沒有用的。」

什麼事呀？伊勒亞將回來了！我必須嚴厲些。看看亞歷舍底地位已增高到怎樣了。他甚至可以超乎我。」

他盡力地想到亞歷舍身上去，因他不要想尼基泰和契豐。但當他在僧房的草鋪上睡下的時候，他重又被這關於和尙和特伏爾尼克的思想所攻擊了。契豐是怎樣的一種人呀？他底影子竟印在他四周的各種事物上麼？他底說話底回音是可以從伊勒亞底稚氣的談話中聽到，而尼基泰是彼他底思想所靈感。

「一個安慰者呀！」他對他自己說，想到了尼基泰。「但是塞拉芬能給與安慰，雖然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木匠。」

他睡不着。蚊子來咬他，而且從牆的那一邊傳來三種喃喃的聲音，彼得想，這聲音定是慕爾、辛製餅師、壞腳的商人和沒有鬍鬚的那人。

「他們大概是在暢飲罷，」他想。

寺院裏的更夫不時用椎子敲了一聲銅板。於是驟然來了一種去做早禱的喚呼，膽怯的急

忙的，彷彿太遲了一樣，彼得就在這聲音中熟睡去。

尼基泰來看他，正如昨天在花園中一樣的望着，用着同樣的惡意的態度，把他上下左右閃視了一回，好像他是一個陌生人。亞爾泰莫諾夫急忙起來，洗了臉，穿上衣服，吩咐一個沙彌到就近的驛站去雇了一匹馬來。

「你爲什麼這樣匆忙呢？」和尚問，可是並不奇怪。「我以爲你預備來住一下的。」
「事業不允許我。」

在喝茶的時候，彼得想了許久什麼要問他兄弟的問題。於是他記起了。

「你想離開這地方麼？」

「我是這樣想。但他們不會允許我。」

「他們爲什麼不肯呢？」

「我對他們是一個利益底泉源。我是有用的。」

「我知道了。那末你想到那裏去呢？」

「我或者要到處朝山進香去。」

「用你底受傷的兩腿走去麼？」

「就是無腿的人們也在各處移動的。」

「這是真的，他們是做的。」彼得同意說。

靜寂了一息，尼基泰說道：

「爲我向契豐問問好。」

「還要對誰呢？」

「對個個人都問問。」

「知道了。你爲什麼不問起亞歷舍底近況呢？」

「問問有什麼用呀？我知道他是好的。我恐怕不久就要離開此地了。」

「在這冬季裏你總不能動身。」

「爲什麼不能呢？人們在冬天也旅行的。」

「不錯，他們也旅行的。」彼得又同意說，又給他兄弟一些錢。

「好的，讓我有點錢。可以把磨坊修理一下。你要進去看看修道院長麼？」

「沒有功夫了。我底馬在門口了。」

兄弟在分別的時候擁抱了一下，雖然擁抱尼基泰是很笨拙的，他沒有給彼得祝福，他底右手掩在裝製的袖子裏，彼得想他是有意把手掩着的。

「倘若我昨天說了太多的話，請恕我。」尼基泰懶懶地請求，他底駝峯靠在彼得底腹上。

「呀，這有什麼呢！我們是手足。」

「一個人在夜裏是很會想的……」

「是的，是的呀，再會了……」

當他騎馬出寺門，彼得回首一望，看見他兄弟底身體依着客室的白牆站着，似一塊石頭。

「再會。」他呢喃說，脫了帽子，一陣密密的美麗的雨點落在他底頭上。人馬跑過了森林，這是很沉寂的，聽到的惟一的聲音是松針在如珠的雨點下的瑣瑣聲。一個和尚在四輪

睡車底車房裏突然跳出來，馬是棕色的，有無毛的耳朵。

『人們是什麼意思，』彼得想，『當他們說上帝不肯在相當的時候降下雨來！一切都是罪惡，嫉忌，畸形底結果。而且是懶惰底結果。他們沒有煩惱，沒有煩惱的人是和沒有主人的狗一樣的。』

帶着一種顫慄，向四周遠望了一下，彼得感到雨是真的在不應當下的時候降下來，陰沉的思想重又像一片灰色的雲把他包圍起來。因為要擺脫這種思想，他在每一個驛站上喝了伏特加酒。

在傍晚，當烟霧籠罩着的市鎮在遠處出現時，一列札札的火車橫過道路，一聲汽笛和一縷汽霧，衝出大地，在半圓形的天空裏消滅了。

三

一回想起在集市上的那幾天暴風似的日子來，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就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感情的昏亂，幾乎使他害怕的樣子。他不相信，一切保留在他記憶上的事，是他親眼所清楚地看見過的。他也不相信，他底身體是被放在巨大的石頭的油鍋裏，充滿着音樂的喧囂和呼喊，呻吟，號叫，和一種如醉的大聲，瘋人似的髮傷，沉痛的悲慟中沸煎過。一切的激動，都是被一個碩大的卷髮的男子所掀起與醞釀成的，這個男子是頭戴禮帽，身穿禮服，生着一雙突出的貓頭鷹似的眼睛，在青色的刺得光光的臉上。他向亞爾泰莫諾夫噉着厚嘴唇，怒叫着，同時把在掖在手下，推着他：

「安靜些，傻子！你不知道麼，這是俄羅斯的洗禮！伏爾加和涅凱河上的一年一度的洗禮呀！」
表面上他很像一個廚工，而照服裝看來還像一個被僱而送富人的死屍到墳墓裏去的執火把者。彼得糊糊地記得曾經和他相打過，但以後他們喝了放冰的白蘭地，於是那男子嗚咽而說道：

「請聽俄羅斯之魂的悲哭罷！我底父親是一牧師，但我卻成了一個流氓。」

他底聲音雖然溫和，但深沉而如喇叭，而且用一種聽不見的聲浪，和滔滔不絕的字句，繼續地向羣衆傾吐出他底言詞。

「毀壞肉體罷！他喊道。『和魔鬼去戰爭！去給豬一樣不潔的食物。彼得，要克服你自己內身的叛變！倘若你沒有做錯，你不必悔改，倘若你不悔改，你將不會得救的。洗清你底靈魂罷！我們到浴室去洗我們自己底身體，我們不是麼？但是我們底靈魂應該怎樣呢？我們底靈魂也需要洗滌的。給俄羅斯之魂以自由罷——那和諧的靈魂是非常神聖，非常偉大的！』

彼得感動的流淚了。

「這靈魂是一個孤兒，」他喃喃說，「一個義子——這是對的。牠被人忘記了，而我們也沒有憐憫牠。」

於是個個人叫喊道：

「這是實在的。這是非常真確的！」

一個禿頭的男子，他有一副紅的鬚髮，如火的臉色，紫的耳朵，而他底滾圓的身體是使他底

兩邊站都站不穩的樣子，他是像陀螺一般地旋轉着，女人似的狂喜地叫道：

「斯蒂巴，你說的是真理呀！我崇拜你。我發狂似地愛你。有三樣東西我都發狂似的愛的：你，酸酒，和真理。關於靈魂你是說得對極的！」

於是他又喊着唱道：

「他以死而戰勝死了。」

同時，彼得將白癡安東所唱過的話伴着他唱道：

「而車子，失去了一隻輪子呀。」

他又想他愛着穿黑衣的斯蒂巴，因為他聽到他底聲音而迷醉了。雖然到處使用着一種非常常的字句而使他喫驚，可是大部分他所聽到的是如此甜密地深沉地令他感動，彷彿一條門被打開了，這條門是從擾亂的嘈雜的黑暗通到和平的美麗的光明之處。「和諧的靈魂」這幾個

字更特別地使他快樂。有許多事情對他們是很真實而苦痛的，他們將他們自己混在一定的酷熱的工作日子的景色裏，那時有一個男子，鬍鬚灰色的，長而老，瘦到只剩一副骨骼，站在特利濕莫夫的蠅蠅的街上，無力地轉着手風琴的柄。在風琴的前面，站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穿着摺縐的青布衣服，伸長着頸子，閉着眼睛，唱着一首歌曲，喊出破碎的聲音：

「我求生不如求死，死能給與的——

自由與休息，無論我死了或活着。」

想起了這個小姑娘，亞爾泰莫諾夫紅漲着耳朵對那男子喃喃地說道：

「靈魂是和諧的！他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斯蒂巴麼？那個紅鬍鬚的男子嚙嚙地問道：「斯蒂巴是什麼都知道的。他有開每個人底心的鑰匙呀！」

於是臉比往常更紅地叫喊道：

「斯蒂巴，人類底朋友，說話罷！天國的辯護者，領我們到什麼走不到的洞穴裏去罷！我能够忍耐樣樣的……」

這位人類底朋友是一個牧人，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管理員，無論何處他總顯得和他底醉醺醺的酒徒在一塊，常是作一種音樂的號叫聲和歌唱的柔和聲——一時是悲哀與沉痛，以至於流淚，一時是興奮，伴着他底朋友作狂亂的跳舞。說到音樂，一切當在他底耳膜中的，是大鼓的粗笨的擊聲，和笛子的尖銳的絕望的吹噓。當他們唱起延長的悲哀的歌曲的時候，似乎連酒店的牆壁都關閉攔來，使得他們氣悶了，但當歌聲是活潑潑地的時候，穿着漂亮的青年們就快樂地跳舞了，這酒店的四壁，似乎在一種壓迫的空氣之下，由動搖而膨脹了。他們底性情是喜怒不常，忽然快樂，忽然悲傷。有時候，彼得·亞爾泰莫諾夫被燃燒的情緒所吞蝕，渴慕着想做一些奇特的事情而躊躇着，正像要去暗殺一樣，以後他又向那些人們底膝前跪下，在全世界的前面喊叫出來：

「審判我，定我死罪罷！」

他們在一沙莫克得一家發狂式的酒店裏，那裏的地板慢慢地團團地在轉着，連着一切的小桌子，客人們和堂倌們。只有那嘈雜地被客人們擠滿了的如同一只枕頭塞滿了羽毛一樣的客廳仍然保持着靜寂的狀態。當這一圈圈的地板，圓圓地轉動起來的時候，在一角，就顯現出一隊瘋狂的音樂家，臂下夾着黃銅的喇叭，其次第二角，一班唱歌隊，混雜着一羣穿着各種顏色不同的衣服，頭戴着花圈的女人。在第三角，懸掛着的燈光的火焰，反照到在樹子上的陶器和瓶子上；第四角，是近便的門，人們由那里走進，而且由那里他們走進回轉的圓圈裏去，搖蕩，顛跌，向空中揮舞他們底手臂，這樣直到他們在裏面爆發出震耳的大笑底轟聲爲止。

穿黑衣的斯蒂巴，人類的朋友，向亞爾泰莫諾夫解釋這神祕道：

「這雖是一個平凡的思想，但是很好的！」他說。「這地板做在幾個滑車上，好像一個盆子托在人底手指尖上一樣。滑車附着在一個支柱上，從這裏兩根槓杆平行地突出來。每根都裝置着兩匹馬，牠們走起來，地板就轉動起來了。簡單麼？但是在裏面很有道理的。記住罷，彼得，每樣東西都有牠自身底隱藏的意思的，唉！」

他舉起手指指向天花板，在手指上淡綠色的寶石發出光芒像狼底眼睛一樣，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商人——闊胸的狗頭的漢子——拉着亞爾泰莫諾夫底袖子，用一種死人底如玻璃的眼睛注視他。

「丹耶要說什麼話呀？」他高聲地問着，彷彿他是聾子一樣。「你是誰呀？」並沒有等人回答，他又向另一個傍人問道：

「你是誰呀？我打算告訴丹耶什麼呢？」
於是他坐下在一把椅子上，打着噴嚏。

「吓！落地獄的東西！讓我們到別處去走走罷！」他暴怒地叫道。

以後，他扮做一個馬車夫的樣子，坐在四輪馬車的車箱上，車是被一對灰色的馬拉着的，他高聲地向一切過客告知道：

「我們去看普拉去同我們來罷！」

他們從雨中趕過，車箱內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倒在亞爾泰莫諾夫底腿上，呢喃道：

「他騙了我了，這樣我也要騙他。他使我上當，我也要使他上當……」

到了市場的空場上，那裏有一小阜，好像圓的麵包，馬車顛覆了。彼得跌出來，傷了他底頭和肘，他坐在那里的溼的青草地上，注視着那個紅頭髮紫耳朵的男子，爬上小墩，做回回教的膜拜，當他一邊做一邊大聲叫道：

「讓開讓開！我要做一個受洗禮的韃靼。我要做一個回回教徒。讓我去！」

但是黑斯蒂巴捏住他底兩鬢，將他拉下小阜，拉開他。大羣的波斯人，韃靼回子，和羅馬尼亞人，都從店裏和凱拉凡西利跑出來看。一個老人，穿着黃色的寬衣，綠色的包頭布，拿着手杖，恐嚇着彼得：

「烏拉斯·雪安丁……」

一個臉孔古銅色的警察，將彼得扶起來。

「不許吵鬧！」他說。

幾個馬車夫趕到了，將幾個酒醉的人放在車子裏，載去了，但是這位人類的朋友，他是在前

邊的車子裏，仍然站着，將拳放在口上的叫喊，彷彿拳頭是喇叭一般。雨已晴了，但天空仍然黑黢黢的可怕的。電光閃爍着，在凱拉凡西利的山似的黑塊上，烏暗的空中，割出火花的裂痕。在培丹古拉運河的木橋上，馬蹄的踏踏的響聲，聽來是很可怕的。亞爾泰莫諾夫希望這木橋忽然斷掉，於是一切人和畜都立刻消滅在這靜寂的冰冷的青黑色的河水裏了。

像這樣的天氣，實在有些像在斷片的惡夢似的圖畫中一樣，人爲狂縱而至於瘋顛，亞爾泰莫諾夫他想自己，他覺得有一個人是他所難於記起的，——他，喝酒喝到死了，渴望地等待着以後有什麼完全奇特的事情發生，有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快活的，這既不是使人屈服於無限的絕望中，也不是使人永遠在無限的快樂中。

最古怪的事情，像眩目的光點一般留在他底記憶中的，是一個婦人，名叫普拉·曼諾諾者。他看見她是在一間大的，空的，牆壁毫無裝飾的房間內，這房間的三分之一被一張桌子所佔據，桌上放着瓶子，顏色不同的酒杯，花瓶和菓子盤，小小的銀的魚子醬杯和香檳酒。大概有一打的男子，有的是紅頭髮的，有的是灰頭髮的，有的是禿頂的，不耐煩地坐在桌邊，在幾把空椅子當中，

有一把裝飾着花朵。

穿黑衣的斯蒂巴，是站在房子的中央，捏起一個金子鑲頭的棒，好像牠是一支蠟燭一樣。

「呀，你這豬猡！」他命令說，「還沒有到喝的時候。」

「蓋上，」有人粗聲的說。

「不要響！」人類的朋友叫道，「我在這裡管理着！」

於是，不知什麼緣故，忽然黑暗下來，同時在門外，有鼓的笨重的擊聲。斯蒂巴大步地走向門，將門打開，一個大漢就走進來，肚子的前面帶着一面鼓。當他像鷄一般地一搖一擺走進來，一邊粗暴地打着鼓：

「蓬，蓬，蓬……」

在他後面，跟着五個沉默而嚴肅的人，他們屈着身像馬一樣地用力拉着一張大鋼琴，向房子拉進，琴的四腳縛着手巾。在牠底黑光點點的蓋上，臥着一個裸體的女人——眩目地白，而且她底無恥的裸體使人覺得寒怕。她仰臥着，她底兩手放在頭後，她底黑的頭髮，疏鬆鬆地披着，沒

沒在琴蓋底黑漆的光輝裏。她向桌子更移近，她更清楚地做着她身體的姿勢對那……

在小小的黃銅的輪子底銳叫聲，地板底磨擦聲，和鼓底蓬蓬的聲響中，這幾個跟來的人，將他們自己裝束起來，向這笨重的馬車站住，股背伸的很直的亞爾泰莫諾夫正等着個個人大笑起來——那本來是很可了然的——但並不如此，他們個個都站起來，圍繞着桌子，靜靜地注視那女人，她是懶懶地從鋼琴的蓋子上離開。看起來好像她是剛剛從睡眠中醒來，而且好像在她下面的琴蓋，是一片爲夜所冰凍了的石塊一樣。這令人想起了一篇童話，將她濃密如雲的頭髮丟在肩後，她站起來，踐踏着她底脚，灰塵的白點減淡了油漆底濃厚的光輝，當她踐踏的時候，人們可以聽見在她脚下的絲絃的聲音。

又有兩人走進來：一個是灰頭髮的戴眼鏡的老婦人，另一個是穿大禮服的男子。老婦人坐下，啓露了她底黃色的牙齒，同時也啓露了鋼琴底黑鍵和白鍵。穿大禮服的男子，拿起了凡亞林到他底肩膀上，扭轉了一隻紅色的眼睛，描準着，用他底弓在絃上拉了一拉，凡亞林的尖銳的聲音就立刻響出來，合着鋼琴的絃底低沉的歌唱。裸體的女人引伸着自己，做出一種波動的動

作，而且將她底頭髮一擲，遮掩了她底無恥的突出着的兩乳，使人不見。於是她開始搖來搖去，唱着一種柔和的鼻音的拖長的歌聲，使她底嗓音如夢而遠遠地。

個個人都靜靜地注視她，昂着他們底頭，釘着他們底眼，同樣的表情的臉孔。她不願地唱着，彷彿一半睡去的樣子——她底鮮紅的嘴唇發出難懂的聲音，她底有油的眼睛緊釘着人們底頭上。亞爾泰莫諾夫從沒有想到過，一個女人底身體是如此纖膩，和如此驚人地美麗。當她底兩手繼續撫摩過她底兩乳和臀部，一邊搖搖頭，這看起來她底頭髮似更蓬勃，她底整個身體似更增大更華麗了，除了她以外，其餘樣樣東西都看不見，甚至一切都被掩藏而不存在了。亞爾泰莫諾夫清楚地記得，他並沒有爲她激起什麼想要佔有她的欲望，甚至一息都沒有想過。這個從她所輝發的妖妄的魔術，不過使他可怕，使他沮喪地膽怯罷了。他確信，倘若她命令他做事，他一定去而且如她所願的做的。同時他偶然想到其餘的人。

「他們個個都會同樣的做的。」他想。

他更悲哀起來，渴望暗暗的避開，這時他聽到一種高聲的耳語，那使他肯定地決計走開。

「這是莎露沙 (Charusa) 天然的陷阱。你知道麼？這是莎露沙。」

他知道，莎露沙是在陰溼的森林中底一片草地——在這片草地上，草是異常地柔軟，綠到非常的美麗——但是，倘若你踏着牠，你就跌下在一個無底的深坑中了。雖然他仍然繼續地凝視着這婦人，他站着，爲她底裸體的不能反抗的強逼的力量所鎖住在那里。而且她底沉重的有油的凝視老是落在他底身上，他發覺他底肩，垂下他底頭，眼睛向橫警視，那些奇怪的半醉的人們，個個都用了一種愚笨的喫驚的目光注視着她，恰如特利渥莫夫的老百姓呆看那從教堂屋頂倒下來而跌開了腦袋的牆壁毀家一樣。

黑色卷髮的斯得班，坐在窗框上，一隻顫動的手撫摸着他底前額，看來彷彿他從高處跌下來，他底頭敲在地板上。於是，不知什麼緣故，他從他底小衫上拉下他底並不牢的袖口，擲在一邊。婦人底動作變做更迅速而更顫動的了。她搖來搖去，彷彿他要跳開這大鋼琴，但她不能夠，她底喘不過氣來的叫喊是更加鼻音的，更加發怒的了。而一切裏最奇怪的事情，是看她底顫抖的兩腿纏扭着，幾次的迅速地敲到她底頭，跨着她底濃密的頭髮，她底頭髮是像翅膀一般披在

她底兩肩，是像獸毛一般的披在她底胸前和背後。

忽然，音樂停止了。婦人跳下地板，穿黑外套的蘇蒂巴，給她披上一件金色輝煌的寬外衣以後，也同她下來，這時的人們是叫喊，嘯吼，拍掌如雷，互相牽握。穿着白衣如在葬衣裏的死人一樣的茶房們，匆忙地跑攏來，酒杯，香賓杯，玳瑁杯的響起來，人們開始喝酒，豪放的如同他們在炎熱的時候所做一樣。他們喝着喫着，簡直是不合禮地狼吞虎嚥，他們底頭的樣子，彎在桌子上和豬仔們伸在木槽上一樣，差不多使人嫌忌。

一羣流浪人來跳舞了，唱着興奮的歌曲。於是人們開始用胡瓜，桌布丟給他們，他們去了。斯希巴向他們那里趕進一羣鴨似的女人們，其中有一個，是身軀肥圓而矮小的，穿着紅色的衣服，來坐在彼得底膝上，將一杯香賓酒喂到彼得底嘴唇裏。將她底杯子敲在他底杯上，她祝賀道。

『讓我們飲一杯，祝密脫，杉提康健罷！』

她輕俏的如同一只飛蛾，她底名字叫做巴舒太。她非常清妙地彈起了六弦琴，唱道——

『我夢到了一個早晨，清明而碧藍的，』

帶着一種感動的力量。當她唱着下面這句話的時候……

「我夢到了我底青春，牠是永不再回來了。」

她底聲音表示出非常的悲哀，這時亞爾泰莫諾夫用一種友愛的慈和的態度撫摸着她底頭。

「不要傷心，」他安慰般地說。「你還很年輕，不要怕……」

但是當他在夜裏擁抱她的時候，他緊緊地閉着他底眼睛，如此他可以更好的看見普拉·曼諾蒂。

在他少有的清醒的時候，他是非常奇怪的不見這個浮蕩的巴舒太投給他一個可笑的「怎樣的一隻飛蛾！」他自己想。

在市集上，那班女人們的靈活的表演，強索別人底金錢，和那些男人的愚笨的行為，耗費了他們底收入，在那種夜間所做的羞恥的與飲酒的事情上，他受到感動了。一個大販皮商人告訴他，他是有一張似狗的臉皮的，他在普拉·曼諾蒂底身上化了幾萬的錢，每一回，她裸露身體。一

次，他總給她三千個盧布。另外有一個戴耳朵的男人，他將值一百盧布的鈔票放到燭上去點着，來點他底香烟，時常向婦人底胸膛丟去一捆捆的支票。

「你拿去，日耳曼人，我還多着呢！」他說。

他叫一切的女人都是日耳曼人。亞爾泰莫諾夫開始發覺濃髮的普拉底胡蘭的淫蕩在她們個個面前表現着。一切的女人，他感到，用着她們底愚蠢與沒摺，欺騙與驕傲，對他都是敵意的。甚至他想到了他底妻，他也以為她有一種神祕的毒恨的態度。

「都是飛蛾，」他想，在想像中他想到了一隊年輕美貌的裝飾着花的女人在跳舞，想到了她們，他底記憶就留着光明的榮耀的印象。

他總不明瞭，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些男人們，工作的辛辛苦苦，連他們底感覺都弄麻痺了，惟一的目的，為的是虛可能要積蓄金錢，可是在淫蕩的女人底裙下，卻一把把地向她們擲，燒燬了他們底金錢。而且那些人都是有地位的受人尊敬的人們，他們都是有了妻和兒女，都是巨大的工廠的所有人。

「我想，父親也有過這同樣的錯誤的行徑的。」他幾乎肯定般的想。他並沒有看見他自己，在這豪華的生活中也是一分子，不過只是當作一個尋常的非自願的觀眾罷了。關於這個，他底思想是仍然比酒還有力地麻醉他，只不過，在酒裏面，他知道溺死是可能的。因此，在這一種豪華宴飲的惡夢中他過了三星期，直到亞歷舍來了才恢復他底意識。

亞爾泰莫諾夫睡在地板上的——一張薄而硬的褥子上，在他旁邊放着一桶冰，幾瓶克伐斯，同一盆很有香味的鹽菜和有刺激的苦蘿蔔。巴舒太展臥在沙發上。她底口子開着，她底眉毛掀起來像娜泰勒亞一樣底，一條雪白的腿，——上面有青色的血管，一直到脚上，脚指甲是同魚鱗一樣的，——正掛落到地板。在窗外，「全俄羅斯」的市場底騷擾騷亂，都從幾千副貪得無厭的牙齒中發出來。

他底頭經過了一陣酒醉的昏亂，他底身體經過了中毒的酸痛以後，亞爾泰莫諾夫幽暗地回想起他以前夜間所做的事與娛樂了，那時亞歷舍出現在他前面，彷彿他是驟然地透過牆壁而來一樣。他向他走上，跛行着，將手杖敲在地板上。

「你在地板上做什麼？」他喊叫起來。「昨天，我找了你一天一夜，但到早晨我還是獨自參加這宴會。」

他立刻又叫了一個茶房，吩咐他拿檸檬水，白蘭地，和冰。於是他跳向沙發，向巴舒太的肩上一掌。

「起來，姑娘。」

但是這個年青的姑娘並不立刻張開她底眼睛，只是呢喃地說：

「落地獄的，讓我獨自罷。」

「這是你，要落地獄的，」亞歷舍和善地說，扶起她，使她坐起來，並且搖了一搖她。

「哇！」他說，指點着門。

「不要捻着她，」彼得說。亞歷舍微笑的安慰他。

「沒有什麼的。我們只是叫叫她，她就醒了！」

「呵，惡鬼！」婦人說，順從地穿上她底寬衣。亞歷舍像一位醫生般的命令道：

「起來，彼得。解開你底小衫，用冰磨擦擦你自己罷！」

巴舒太向地板上拾起她底壓扁的帽，又戴上在她底紊亂的頭上。

「一位美麗之至的王后呀！」她說，向懸在沙發上的鏡子斜視着，又將帽子擲在沙發下地上，她打了一個大呵欠。

「呀，再會罷，密脫！記牢，我是住在西曼斯基寓所，十三號房間。」
彼得覺得對她有些憂悶。

「給她一些錢，」他向亞歷舍說，並沒有從地板上起來。

「多少？」

「呀……五十個盧布罷。」

「噫！太多了。」

亞歷舍將一張鈔票塞在她底手裏，看着她走出去，小心地關上了門。

「那太小氣了，」彼得挑撥地說，「她昨天買了一頂帽子的錢比這還多呢。」

亞歷舍坐下在一把靠手椅上，兩手交絆在他底手杖的上面，下巴靠着。

「你現在做什麼呢？」他用一種冷冷的尊嚴的語氣問。

「我想喝酒，」他底大哥激怒地回答，一邊他起來，開始用冰磨擦他底身體，對他自己作呼豬的聲響。

「喝下去罷，哥，但是不要連頭腦都失去！你現在在在裏做什麼呢？」

「同你有什麼關係啊？」

亞歷舍更走近他，注視他，彷彿他注視一個陌生人一樣。

「你忘記了麼？」他低聲的哼着。「你打了律師一個巴掌，又將警察推落河裏去，現在都對你起訴了……」

犯罪的條文他是很長的舉出來，亞爾泰莫諾夫想，他是造謠的，是他想借此來恐嚇他。

「什麼律師呀？都是胡鬧。」

「不要胡鬧。你不記得那個穿黑衣服的人麼？他是什麼名字呀？」

「我以前曾經和他相打過一次。」彼得說，他漸漸地清醒起來。但是亞歷舍仍然更嚴厲地繼續說。

「那末你爲什麼侮辱可尊敬的人呢？還欺凌你自己底家呢？」

「我？」

「是的，你。你虐待你底妻，契豐和我。你弄了幾個小孩子，他們哭了。而你還不斷地叫：『亞伯拉罕，約瑟，雄羊！』這一切都是什麼意思呀？」

恐怖充滿了彼得底心，於是他坐倒在一把椅子上。

「我都不知道。我醉了。」

「這不成理由！」亞歷舍幾乎叫喊道。他身子搖來搖去，彷彿他騎着一匹蹩腳的馬。「此外還有許多事情。一個清醒的人心裏所想的什麼，就是醉後所說的什麼，」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不該將家裏的私事在茶坊酒肆對大家說出來。你爲什麼說到亞伯拉罕和獻祭的事，甚至別的廢話呢？你對於事實說了羞辱的話，對於我也加上毀謗，你看是不是。你爲什麼不穿衣服，如同

你在浴室裏一樣呢？我底朋友洛克得夫這次展覽會是到場的，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有意使你白蘭地灌的泥醉，又拍電報叫我到這裏來。這一切事情都是他告訴我的。他說，起初人人個個笑你，但以後，他們卻愈聽你愈胡說了。」

「個個人都胡說的，」彼得呢喃着，用了降服的語氣，爲了亞歷舍底話似乎又變做受激刺一般。

「個個人都胡說是關於一件事情，你胡說卻關於每樣事情，幸得洛克得夫聰明，有意使個個都不省人事般的泥醉了。或者他們現在都忘記去了。但是現在，你知道，我們底事業是有關政治的。今天，洛克得夫是我們底朋友，明天他也可以做我們底勁敵的。」

彼得坐在椅上，將他底頭緊靠在牆壁上。街上的聲音是非常嘈雜了，簡直連牆壁都發抖。彼得一句話也沒有，他等待着牆壁的震動來清理一下他底泥醉了的腦子，驅逐了他底恐怕。關於亞歷舍一切所說的事情，他一樣都記不起。此外，他是非常掃興的，聽着他底兄弟作一種法官和長輩一樣的語氣的說話，而且帶着一種惶悚的感情，等待着聽他再說下去。

「你要做什麼呢？」他問，身體時時搖蕩着。「你說你去看過尼基泰……」

「我去看過他了。」

「那我也去過了。當我拍電去問，回答說你不在那裏，自然我就立刻急忙離開了。我們都非常地驚駭，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時時都有生命危險的可能的。」

「我底頭腦一定得了什麼悖謬的觀念了，」彼得靜默地求恕地懺悔說。

「但是對外人去洩漏秘密是應該的麼？你一定有意的對於事業加以侮辱的。你曾經犧牲了多少？告訴我，你是一個波斯人麼？你會和孩子們做過買賣麼？假使做過，是什麼孩子呢？」

彼得用兩手撫摸着頭髮，又撫摸着下巴，從他底手指中講出話來：

「伊勒亞……這一切都因為他……」

緩慢地，猶豫地，彷彿他在黑暗中沿着小徑摸索，他開始將他和伊勒亞爭鬪的故事告訴亞歷舍。但是他並沒有多說，因為他底兄弟不久就表示不願，高聲地說：

「呸！那是沒有關係的。洛克得夫以為這些事是屬於「東方的」氣質的，有傷感情的。你就

是指伊勒亞麼呀？我底朋友，你必須原諒我。僅僅做這種事是不算聰明的。商人必須學習一切應該學習的事，對於一生中每樣的危機都須挽救，而你……」

他滔滔地說着，關於商人們底孩子應變做工程師，文官，和軍隊的長官的必要，他說的很多。一種震耳的嘈雜透進窗來。上戲院的車子聲，賣冰凍飲料和冰的商人底叫聲貨物聲，還有一切中最難忍的，是從水榭上來的音樂的敲打，這水榭是鐵和玻璃構成的，由幾個勃拉什力安人造的，在木橋上，駕着運河的水面。鼓聲使他記起普拉·曼諾蒂的回憶。

「我底頭腦一定得了什麼悖謬的觀念了，」大亞爾泰莫諾夫重述着，一隻手按在耳朵上，另一隻手倒了白蘭地在檸檬杯子裏。亞歷舍從他底手裏奪去了酒瓶。

「小心些，你又要喝醉了，」他警告他。「現在我底米倫在這里。這野種，他想學做一個工程師。倘若你願意他要到外國去，但是我是想要我們底個個少年人都在家裏，不要出洋去。你必須要明瞭，我們底階級在社會上是國家的主要的力量……」

彼得並不想明瞭一切事情。當他底兄弟談到這個有生氣的問題的時候，他正在想：

「這裏有一個人，他用了某種手段取得了人們底尊敬與友愛，他們都是比他聰明而且富有，可是他發展他們底商業，冠遍全國。我底第二個兄弟，他是隱身在寺院中了，也得了名望，當作一位智者與聖人被人看待。至於我，被人責備到體無完膚，是由於幾種機會的幻想的緣故。這是爲什麼呀？牠底目的是什麼呀？」

「說你侮辱了可尊重的人們的事，是因爲你將光陰化在無用之處！」亞歷舍說，他底語氣已有一點點的和軟，而且更求媚地。「你所濫用了的並不是享樂，而是多餘了的精力。這律師是一個惡訟，但他很知道他自己是一個聰明者！自然，年紀大一點的人和很老了的人可以欺侮一點，但是他們底欺侮有些和孩子們底欺侮相像，而且一定的，使孩子們欺侮的是他們底漸漸盛旺起來的精力。你必須也要顧念到我們底女人們所灰心的事。她們裏面沒有胡椒，她們也是一羣索然無味的東西。我並不是說渥耳格，因爲她是例外的。而且也有許多愚蠢的「聰明婦人」，她們看見樣樣醜惡的東西的眼睛顯然是盲的。渥耳格是她們裏面的一個。要喚醒她是不可能的，因爲她並不知道什麼是醜惡，也不相信罪惡的。你不能說娜秦勒亞，但當你對人們說，她是一

部「管家的機器」你底話是對的！」

「我眞的這樣說過麼？」彼得抗逆地疑問。

「洛克得夫不會杜撰的。」

他要想更多的問亞歷舍一下，但是恐懼使他將所有的他想起的話都忘記了。一種對於他底兄弟的妒忌和憎恨的感情在他心裏起來了。

「這惡鬼，他是一天天地聰明起來了……」

他看出亞歷舍是有一種強有力的靈敏和狐狸似的狡猾。他受刺激了，被他底鷹似的眼睛，隱在扭轉的上唇底後邊的發光的金牙齒，向上蹺起的軍人式的灰色的鬚髮，他底有趣的小鬚，和他底抓捉着的爪似的手指。他尤其不喜歡他底右手的第一隻手指，牠是時常在空中畫着什麼乖巧的圖形。他想，他底短短的鋼鐵色的厚闊短衣，是使他底樣子有些像強盜樣的辯護士。他覺得對於亞歷舍而起的突然的羨慕是過去了。

「我必須睡一息，」他說，閉攏他底眼睛。

「好的，亞歷舍同意說。『今天隨便什麼地方都不要去。』」

「他教訓我，彷彿我是一個小孩子，」彼得惱怒地想，一邊看他離開。他走向牆角邊的洗手臺邊，靜靜地站着，他瞥見在他底旁邊，有一個人像他自己一般的無聲地動着。他底頭髮蓬鬆着，他底臉孔苦悶的，兩眼驚愕地凝視着前面，當他向前走動的時候，他撫摸着他底濕的鬍鬚，和多毛的胸膛。這是在他能克服了他自己以前的幾秒鐘，是他在掛在沙發上的鏡子中的回憶。於是帶着一種淒慘的微笑，他又用一塊冰磨擦他底臉，項頸和胸膛。

「我想僱一個馬車夫，送我到鎮上去，」在他穿衣服的時候他決定，但等到他一穿進他底手臂在他底短圍外套的袖子，他就將衣服擲在椅上，用手指緊緊地按着骨的電鈴扣。

「茶濃些！」他對茶房說。「再拿點什麼鹽的東西和白蘭地來。」

他從窗口望出去看見闊的街店的門都已經關攔了。人們在街上徐行着，他們底影子在還和暖的黑暗中扁平的落在雞卵石路上。一盞蛋白石的燈照在戲院底出入口中，幾個女人就近的在歌唱着。

「飛蛾」他想。

「我能來整理這房間麼？」有人在他後面說，他立刻回轉身來，看見一個獨眼的老婆子站在門口，手裏拿着掃帚和揩布。他一句不說的走出到走廊中，撞着一個戴黑眼鏡和黑帽子的男子，他從半開的門縫裏講出話來：

「是的是的，就那樣做罷！」

這是非常使人不快活的，而且強逼他去思索，去找尋，在他所聽到的話裏面底什麼隱藏的意義。以後，當他坐在一張圓桌的旁邊，前面放着一把沸煮着的沙莫伐，燈的玻璃繼續不斷地在他頭上響着，好像有人用着一隻看不見的手輕輕地在敲着一般。經過他底記憶，閃過種種酒喝醉了的人們底瘋狂的樣子，歌底詞句，他底兄弟的有威權的宏論，和人們底眼睛的斜視，這種眼睛都是當他走過他們身邊的時候注意他的。因此，在他底腦海裏一切都是空虛而黑暗，除出一線微弱的顫動的光芒，似乎透入了他以外。而且，在這跳舞着旋轉着像塵沙之一粒的人們中間，阻礙着他去想無論什麼重要的事情了。

他喝着熱的濃的茶，又一口吞乾了白蘭地。雖然白蘭地燃燒着他底口子，他也並不自覺他喝完了。他只是漸漸地感覺到無聊。他想要到別的地方去。他按了電鈴，於是一個雲霧般的，波動着的東西到他前面來了，他臉也沒有，頭髮也沒有，樣子好像一根骨鑲頭的行杖。

「拿點綠的酸酒給我。綠的，你知道麼？」

「完全知道的。你底意思是要 *chartreuse*。」

「你是凡凱麼？」

「不是，我是康斯丹了。」

「好，去拿來罷。」

當茶房拿了酸酒來的時候，亞爾泰莫諾夫又問：

「你是一個兵士麼？」

「不，我不是兵士。」

「你講話好像一個兵士。」

「我底義務有些相同。我必須服從命令。」

稍稍想了一想，亞爾泰莫諾夫給了他一個處布。

「不要服從命令，」他忠告說。「讓每個人自己去……而你是去賣冰好了！」

這酸酒，濃的如同糖漿一樣，臭的如同阿摩尼亞精一樣，使他底腦子感到更輕鬆與清明，而且不知何故，竟將他底能力拉攏在一塊。當他底腦子正在這樣的進行，街上卻漸漸地更沉靜更馴服了。一種小小的喧嘩，飄浮在遠處，離開和平與沉靜而隱藏在牠後面。

「一個人應該服從麼？」亞爾泰莫諾夫回想。「倘若如此，服從誰呢？我是一個主人，我不是一個茶房。我是不是一個主人呀？」

但是所有的這些回想，卻忽然被恐怕所打斷而驅散了。在他的前面，他看見有一個人，這人正阻止着他被亞歷舍和別的快乐的人們領導到和平與安樂的境界去。他是一個橫闊的臉而有鬚鬚的人，他靜靜地坐在沙莫伐的那一面，他底左手捏着他底鬚鬚，他底右手支着他底頰。他向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愁視着，彷彿向他告別的樣子，又彷彿他爲他感到一半憂傷一半責備。

似的。當他凝視的時候，他哭了，有惡意的眼淚從他底紅腫的眼臉下流下來。一隻很大的蒼蠅，在他底相近左眼的鬚鬚旁邊爬行着。現在牠又爬到鬚角上了——彷彿他底臉孔是死人似的——然後牠停到他底眼眉上，窺探着他底眼睛。

「你是誰呀，流氓？」亞爾泰莫諾夫問他底敵人。而後者既不行動，又不回答。他僅僅動了他底嘴唇。

「你爲什麼大聲高叫？」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嫉妒地咆哮道。「你使我陷於困難之境，你莫非爲此而號叫麼？你現在爲我悲哀麼，你？」

他向桌上抓了一個瓶，用他底全力去打在那個男子底光頭上。

鏡子破碎了，沙莫伐倒翻了，茶潑到地板上了，桌子推倒了，人們走攙來。人並不多，但是分成兩排的站攙來，一只眼睛的老婆子出現在一邊，同時屈下身去拾起沙莫伐，又站直着。

當亞爾泰莫諾夫坐在地板上，他聽到許多憂愁的聲音。

「這是夜了，個個人也都睡了。」

「鏡子是打的粉碎了。」

「這不是行徑，你要知道……」

亞爾泰莫諾夫是模糊地伸張他底兩臂。

「蒼蠅呀……」他狂喊道。

在第二天將近黃昏的時候，亞歷舍快步地跑進來，像醫生對於他底病人，馬夫對於他底馬一樣的熱情。他詢問了一下他底哥哥以後，用一只小刷子刷了他底鬍鬚，又說：

「你有些不自然地胖起來了你這樣不能回到家裏去。還有，你可以在這裏幫忙我一點。你應該修剪你底鬍鬚，彼得，再買一雙新的靴子來。你現在穿着的靴子是馬夫底靴子！」

咬緊他底牙齒，亞爾泰莫諾夫謙卑地跟他到理髮店，亞歷舍代他說明他底鬍鬚和頭髮應該剪掉多少。到鞋店，他又代彼得挑選了一雙靴，這樣，彼得覺到——一邊他向鏡子閃視——他很像一個店夥。他又覺察他底靴扣着他底足背太緊，但是他知道亞歷舍所做的事都對的，他也不說了。在頭髮剪了靴子換了以後，他知道這都是很必要的。而且，照一般的說，這也是緊要的，使

他自己有秩序。可以忘記了這些污穢的窒塞着的感覺——那是飲酒的結果——重重地壓在他底身上的。

但不管濃霧怎樣地籠罩着他底腦子，疲倦怎樣地侵襲他底中毒的空乏的身體，他感覺到，一邊他注視着亞歷舍，他有一種非常而非複雜的感情，是各種妒忌，尊敬，秘密的藐視，毒恨所混合成的。這個消瘦的，活潑的，眼睛尖銳的人，他常常手裏捻一根杖，把光陰耗費於遊戲中，正如他爲工作而耗費一樣。當他們在市集上的最上等的旅館底私室中，或同一班名望很大的商人們在公司內喫飯的時候，彼得老大地喫驚，他看見亞歷舍裝雙做啞地，試着使得那班富人們娛樂。雖然他們對於他底一切丑角式的滑稽舉動不會注意，他們卻顯然喜歡而敬重他，當他像喜鵲一樣的話呀講話的時候，他們都注意地聽他。

一個紡織工場製造人，叫做珂莫洛夫的，一個身軀巨大的人，鬚鬚修剪的很短，他舉起紅蘿蔔一般般的恐嚇的手指，但和氣地說話。

「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涅勒涅希凱，」他說，轉着他底牛似的眼睛，兩唇沾着涎沫的。「你很

滑稽，你這狐狸！你用詭計勝了我……」

「葉爾莫來·伊凡諾維基呀！」亞歷舍熱情地喊道。「那是競爭，是不是呀？」

「真的，撐開你底眼睛。做一次瘋牌罷！」

「我對於那個是正在學習，葉爾莫來·伊凡諾維基。」

「不錯，一個人應該學習學習的。」阿莫洛夫讚成着。

「高貴的先生們！」亞歷舍底聲音恰如一個熱情者一樣，但比前更諂媚，而且他捏着一把叉子向空揮搖。「我底兒子米倫，他是一個智識階級的孩子，他將要做工程師了，他時常告訴我一個住在昔拉古斯城的有名的哲學家底故事。他時常向上帝說：「給我一個立足之地，我將為你旋轉這整個的地球！」」

「噢，你這灰肚子……」

「我要旋轉這地球，」他說！高貴的先生們！我們一輩子是已經有一些東西可依賴了——就是盧布。我們再不要什麼聰明人來旋轉這地球了。我們能夠用我們底黔蹠就把牠轉過

來。我們只需要一件事，那是不同於政府的官吏的一種東西！高貴的先生們呀！貴族是零落了，他們對於我們沒有妨礙。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底階級的政府。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切人們都是商人，他們都能明瞭我們底事業的。那是我們所要求的事呀！

這個肥胖的，頭髮灰白的，禿頂的男子快樂地同意了。

「那是對的，灰肚子！」

而洛司葉夫，證券經紀人，一個很瘦的老人，一隻眼，尖鼻子，帶着一種斯文樣的嗤笑講話：

「亞歷舍·伊勒茲底小腦袋很像一隻小老鼠。牠是關於什麼東西都知道。牠知道什麼地方有脂肪，於是就細敲去，細敲去，甚至只有一點點在那里，牠也知道！這杯祝他健康！」

他們都舉起酒杯，亞歷舍和着他們，洛司葉夫，他用一隻並不比孩子底更大的小手，輕拍拍珂莫洛夫底圓肩膀，一邊說：

「在我們隊裏有好幾個聰明人站起來了。」

「常常是這樣的！」珂莫洛夫驕傲地答。「我底父親，他是一個裝貨色的人，後來變做一個

……
「你底父親之所以發財，他們說，是因為割了一個有錢的亞米尼亞人底喉嚨，」洛司葉夫微笑着說，這時候這個鬍鬚修剪的很短的紡織工場製造人，竟像公羊一般地大笑的吼起來。

「無稽之談！」他回答。「人們真是愚笨，他們說，倘使這個人是發財了，這個人一定是個壞蛋古什瑪，關於你甚至也有許多不好的謠言……」

「是的，我也有，」洛司葉夫嘆息地說。「謠言是嗡嗡的像蒼蠅，嚷呵！」

亞爾泰莫諾夫聽着，作着稍稍的呼聲，他喫的多而喝的少，在這些人們之中，他沮喪地感覺到，他很像種類不同的動物。他知道他們昨天都還是農夫。他知道他們都有一些強盜樣的東西，一些浪漫諦克的成本，那是令人敬重的原因，同他底父親有相似之處。自然他底父親曾經同他們做過生意，也同喝酒歡樂過。他或者也同他們一樣的用過錢，用錢如燒柴一樣的。是的，錢在他們看來不過同柴一樣，他們是不辭辛苦地，用盡心思地經營，一個個，搜刮着鄉村。

但是亞歷舍不知怎樣不像那些闊人們，時常是，不顧他底厭惡，他底兄弟是比他們更乖巧，

更聰明甚至也更危險。

「高貴的先生們！他用一種人所應有的怡悅態叫喊出來。『想想我們和整千萬的農夫底用之不盡的臂膀底力量罷。農夫既是我們底勞動者，又是我們底主顧。此外我們還能在什麼地方找到這樣的數目？沒有地方了！我們不需要任何個德國人，任何個外國人。我們能夠爲我們自己有樣樣東西！』

「那是對的，」這班酒醉的人同聲嘶喊。

他說到關於外國人口貨抽稅的必要，說到地主們底全部收買財產，說到貴族階級的銀行的害人。他樣樣都知道，而且，對於亞爾泰莫諾夫驚人的話，他們都是熱烈地讚同。

「尼基泰說的很對，他說亞歷舍是知道看風駛船，」他妒忌地想。

亞歷舍終究是一個由奴隸而解放出來的子弟，他那里會顧到他優秀的身體，著名地他早有了一個姘頭了。她是莫斯科婦人，婦女歌唱隊的隊員，身體肥胖，有如岩塊，聲如洪鐘，兩眼閃爍。人家都說她有四十歲以上了，但是從她底臉上看來，白到如死人的臉，帶着一種從皮裏映出來

的紅色，甚至不到三十歲的樣子。

「亞勒渾希凱，我底老鷹，」她常常這樣叫他，啓露她底尖細的似狐狸的牙齒，她又擁抱他，像一個母親擁抱兒子似的。

她一定知道，自然她沒有證據，亞歷舍不會不愛她唱歌隊裏的姑娘們。可是她仍然和他做朋友，而且不止一次，彼得聽到他的要求她報告，關於人們和事情的消息，一件事實使他喫驚，又使他想起他底父親和優勒亞娜·巴伊瑪珂夫人。

「他是一個魔鬼，」他想，一邊他注視着他。

甚至他底惡作劇也別具心機，與衆不同。一個德國的丑角，在百戲場中炫示他底一隻獐的技能。牠穿着長的大禮服，一頂大禮帽，像瓶子一樣的小小的靴，用着後兩腳走路，做一位商人底代表的樣子。這使觀衆很快樂，就是商人們也大笑起來，但亞歷舍採取了另一種的態度。他不笑，惱怒的樣子，慫恿他底一羣朋友去偷了這隻豬來。在賄賂了豬的看管人以後，他們偷了豬來，於是這班商人們大嚼其肉，由巴巴得安旅館的非常老練的廚司做成各種的味。彼得·亞爾泰

莫諾夫聽到一種傳說，說那個丑角因為心痛那隻豬而自己吊死了。（註）實在在市集上樣樣事情他注意亞歷舍所做，都使他非常不安。

「他是一個騙子。他沒有良心的。他總有一天使我失敗連知都不知道。他並不是爲貪心而出此，他僅僅爲有趣而已。」

爲了這個危險的自覺，卻使他酒也醒了，而且獨立起來了。他一個人回到家裏，亞歷舍到莫斯科去了，就在這時候，他一步步走近特利渥莫夫鎮，時在九月，天氣是潮濕而有風。當他乘着驛馬敏捷地跑過一個小小的松林，驛馬的鈴聲是叮瓏的，馬蹄踏在泞泥的路上作一種啜啜的接吻聲，這松林形成狹長的一條，低濕的路就穩定地在樹木底硬直的行列中。天空漫塗着灰色的雲，一種冷淡與灰暗正如亞爾泰莫諾夫底飲酒過多的頭底內部。他感覺到彷彿他去送一個和他很親近的人的葬一樣，雖然他自己是真誠地疲倦了。而且雖然他爲了這個死人很憂傷，他卻快樂地可以證實，他不會再遇見他了，也不會再被他底曖昧的請求，無謂的責備，及一切他底別

（註）這件事曾由 I. D. Dolorkin 在新聞紙上描寫過，叫做「俄羅斯的走卒」，出在一八八〇年。

的妨礙他的要求所擾亂了，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從此可引入到真正的生命裏做人了。

「一個人必須做工作，此外再沒有別的了！」他對他自己保證地說。「每個人都活在工作上的。」

他用他底全力做工作，季夏的白晝和平地過去了，替代着秋夜的悽慘的月光。

在那些秋天的早晨，當他工作到了東方發白的朦朧的灰暗時，他就聽到工廠底決然的銳叫；半點鐘以後，騷然的聲音開始了，於是這日常的工作底愚笨但強烈的聲音刺激着他底耳。從天曉到夜午，男人們與女人們在貨棧裏喊叫，當他們交付他們底亞麻時，於是從由無數個姓莫洛索夫的人關着的在伐太拉沙河岸上的酒店，來了種種酒醉的歌聲和手風琴的嗚叫。契豐·維亞洛大愚蠢地在天井中走着，帶着一把掃帚，一把鋤頭，一把斧頭，其嚴謹如同一副機器，而對待別人也同樣地認真。塞拉斐，他老是清潔的和 he 底灰青色的衣服一樣，他忽然出現，忽然又不見了。在家裏，娜泰勒亞竟像一部機器一般操作着，她因為她底丈夫從市集帶給她許多的禮物她非常的快樂，而且更快樂因為他變做更靜默與嚴重。一切都很順利地過去，似乎一切都安排

的很好一樣——工廠，工廠手，甚至這些馬也似都知道永遠好好地下去似的。歲月迅速地飛渡，好像風前的雲一樣，一年復一年。

亞爾泰莫諾夫在工廠和天井散步的時候，垂下他底頭像水牛一樣，而且當他在村子的街上闊步走去時，竟使小孩子們驚嚇，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感覺到奇異，有如小說裏的故事，他底態度在這樣的大事業中，竟不相關的如同旁觀者一樣。

這看來是很好的，雅各夫懂得這事業了，而且明顯地他對於這事業有興趣。這個孩子底行為不僅轉換他底思想，而且使他和伊勒亞重行和好。

「讀下去罷。我沒有你，沒有你底智識也可以做的，」他想。

雅各夫是肥滿多肉，兩頰嬌紅，而且有秀美的眼睛，當他微笑起來的時候，兩眼反映着各種的顏色，竟和肥皂泡一樣。他有恬靜的完滿無缺的天賦，雖則走近看，他奇怪地有些像一隻鳩，而這些，他卻似一個聰明的認真辦事的工廠主人。女工們都對他投給有感情的微笑，而他也對她們做做愉悅的眼色表示愛意還給她們，而且繞她們底身邊行走，一種小雄雞般的刺激，也不能

隱藏在他底那種假裝的恬靜下面。彼得拉着耳朵，微笑地想：

『我願意我能够給你看普拉，你這小呆子……』

他快樂的看見，雅各夫和他底叔父在一契，當米倫和他底討厭的朋友格利志夫耶託夫作無目的的不斷的辯論的時候，他沒有參加。米倫成長的完完全全不像一個商人底兒子。他底瘦削的架子，他底大鼻頭，他底眼鏡，他底有鍍金鈕扣的外短衣，在肩上還有某種的組合字，凡這些都使他想起一個和平的裁判官。他挺着身子像一個兵士，既不走，也不坐，講話時有一種不遜的傲慢的態度；彼得雖然不喜歡他，卻知道他所說的一切都是聰明的。

『來，朋友，這是笨哲學（Philosophy），』米倫訓誨地說，他又着他底兩臂，將手插進他底短外衣的衣袋裏。『這種哲學是愚蠢與無智的結果。』

在亞爾泰莫諾夫底意見，以為連格利志夫耶託夫也來談論理智。他身子小小的，黑色的小衫和學生的制服，都穿得很破了，帶也不縛，紐也不扣。他底發腫的眼睛，使他底樣子看來好像好幾天沒有睡覺過了，他底臉孔是尖尖的，黑黑的，還有許多麻點。他講話的聲音很尖銳，兩臂震動

地在空中搖，不願聽別人的話，而且時常壓倒米倫。

「你到那時候，在你們底工廠底叫喊中，太陽升上天，那時烟似的晨光，在你們底機器的號叫裏，從泥沼與森林中爬出來，但是你打算同人做什麼？」

米倫豎起兩眉，繃攏前額。

「那是哲學。那是詩！」他想使他底朋友理解，一邊放一放好他底眼鏡。「一種強辯，一種詭論，朋友！生命是爭鬪的，抒情詩與歇斯脫里是佔不到位子的。實在，他們是可笑的……」

在這兩人底談話之間，對抗的辯論，明顯地好像一對白鴿在青鳩裏面一樣。

「是的，那是這樣的，」亞爾泰莫諾夫想，「他們是新的鳥兒，所以唱出新的歌。」

他對於他們底辯論，只模糊地懂得一點大旨，當他留心着雅各夫，他看見他底得意，他底滿面春風而又想要隱藏他底一種譏嘲的微笑的樣子。

「我看，」他想，「我疑心伊勒亞不知怎麼說。」

「當你們將世界和人類束縛在鐵的羈絆裏面的時候，」格利志夫耶託夫叫喊道，「當你

們將人類變做機器底奴隸的時候……」

「人類，他們是你所嘲罵的，都是怠懶者，」米倫搖一搖頭說。「他們都將滅亡了，除非他們明天就懂得，他們底安寧幸福是根據產業的發展的……」

「他們裏面是誰對呀？兩人之中是那個更是呀？」亞爾泰莫諾夫猜測。

他喜歡格利志夫耶託夫並不勝於他底姪兒。他是有些軟弱衰老的樣子，而且顯然地膽怯與暴躁。他底行動也似酒醉者一般的沒有禮節。他時常坐在喫飯桌子的旁邊一家所算爲最大的位子上，捏着刀和叉，從這裏移到那裏，沒有樣子地很快的喫着，於是泡了他底口子，又咳嗽着。像亞歷舍，他是非精神奕奕的，而且顯然，有惡意的，從他底有火焰的眼睛底黑的眸子裏，盲目地看出來。他見到彼得·亞爾泰莫諾夫他一句話也不說，只僅是不敬地指出一隻熱的粗的手，而且又很快地收回轉去。無論帶他到何處，他總是個無用的人，人們不能猜到，爲什麼他會是米倫底朋友。

「噢來，斯蒂巴，不要講話，」渥耳格教誨地說。

「我不要喫，」他答，語氣是猝然暴發出來。「許多有害的邪說是在這里講演。」

彼得喫驚着，靜靜的注意他們，同時亞歷舍也聽着學生們底辯論。只有很少的幾回，他去幫助他底兒子。

「那是對的！」他說。「權柄所有就是力量所在，而在實業裏有了力量以後，那意思就是……」

在喝茶或喫飯之後，渥耳格，她底前額已經有縐紋了，她底鼻尖也紅了，她架上她底無邊的眼鏡，坐在近窗的繡花架子旁，一句話也不說，用一種不歇的勤力，繼續地繡着她底珠子，作各種異樣的輝煌的顏色。彼得覺得在他兄弟底家裏是比在家裏更舒服。這也是更有興味的事，因為那里常有很好的酒喝。

「你知道他們辯論些什麼嗎？」在回家的路上他問雅各夫。

「是的，我知道的，」雅各夫簡短地回答。

因為要隱藏他自己所不懂得的事實，亞爾泰莫諾夫私下問他自己：

「那末這是什麼呢？」

雅各夫底回答常是簡短而不願的，但可明瞭的。據他說，米倫是堅決地主張，俄羅斯必須跟着全歐洲所走的路程做去，但是格利志夫耶託夫呢，他相信俄羅斯有他自己應走的路線。關於這點，亞爾泰莫諾夫想，這必須對他底兒子說明的，他也有許多意見，在這個問題上。

「倘使外國真正地比我們好的遠，」他紆曲地說，「那他們也不會試試跑到我們底國裏來……」

但是這是亞歷舍底意見。他自己是沒有什麼表示，他煩悶地憂愁了。雅各夫顯然地將事情說得更壞的：

「一個人不自詡他底腦力，而舒服的生活着，這是很可能的，也不要什麼爭論……」

「不錯，這是……」亞爾泰莫諾夫喊了。

他常是經驗到爲那小小的挫折和驚奇而激動，那種挫折與驚奇推他站在旁邊，迫他做一個旁觀者，只有對樣樣事情看看，對樣樣事情想想。一切他底環境都在不可見但變換很快中進

行，在每一方面，一種新的不休息的精神，無論在言語或在行動上都是固著牠自己。有一天，渥耳格在喝茶的時候說：

「當你底心是滿足了，你再不想其他的東西的時候，你已經找到真理了。」

「那是對的，」彼得同意說。

但是米倫睜視他底母親，而且申斥她。

「那不是真理。那是死亡。真理是在工作中，在活動中找到的。」

當他拿着一張厚紙，卷作一隻喇叭的樣子，已經走出去了以後，彼得向渥耳格說：

「你底兒子對你很粗暴。」

「他一點也不。」

「但是我看出來他是的。」

「他比我有智識的多，」渥耳格說。「我沒有受過教育，你知道，所以我常常講些呆話。孩子們普通都比他們底父母更聰明。」

亞爾秦莫諾夫不相信這話，他笑着回答：

「你很對。你是講些呆話。但是，你知道，老年人，他們都比我們更聰明，說過這話：「兒子們給你一個憂愁，女兒們給你兩個。」你懂得麼？」

他卻很懷疑，因為她說一個人底孩子們是更聰明。自然，她是要想關於伊勒亞給他一個暗示的。他已經知道，亞歷舍幫助他錢，而米倫也寫了幾封信給他，但他太驕傲了，常是查問這孩子在那裏，他以後怎麼樣。涅耳格，知道他底驕傲，就隨手引進一些關於伊勒亞底消息，他從她底談話上，才知道他底兒子爲了某種原因到阿堪去了，那他現在是在異鄉生活了。

「好，讓他住在那里罷。」他想。「他將漸漸地聰明起來，老實說，他太呆笨了。」

有時候，當他想到伊勒亞，他就爲他底頑固而嘆驚。在他四周的其餘個個人都更聰明起來了，伊勒亞還等待着什麼呢？

在亞歷舍底家裏，他時常遇見波波夫夫人和她底女兒，波波夫夫人還是和以前一樣美麗，帶着同樣的悲愁的鎮靜和同樣的冷淡。她從來不和他多講話，只是說些日常關於伊勒亞的習

慣的，當時他想他卻無緣無故的傷了孩子底感情。她時常使他覺到羞恥。在靜寂的時候，她底影像常在他底眼前浮起來，但是在他心內所喚起的惟一的情緒是驚駭；他對他自已說，這裏有一個人，你所找到的，她佔領着你底心，可是你不明瞭爲什麼你需要她，同她說話竟如同啞子說話一樣，竟是不可能的。

是的，一切都改變了。甚至工人們也變做更無恆心，更壞脾氣，而且更消極了，婦女們也更更的潑辣。在工人的村莊裏的吵鬧聲現在是更不安靜，在黃昏這種聲音竟像羣狼的號叫，飛沙的怒奔一樣。

在工人裏面一種沒精打采的精神和遊移不定的情緒是很可注意的，青年們，他們無論如何是沒有什麼訴苦的，卻也忽然跑到辦事室裏來通知。

「你打算到那裏去呢？」彼得問。

「去看看，在別的地方怎麼樣。」

「是什麼弄得他們個個發狂了？」亞爾泰莫諾夫常是問他底兄弟。

亞歷舍做一個狡猾的歪臉，帶笑的告訴他，就是在別的地方工人們也都這樣沒精神。

「這裏要算是十分安靜的了，在聖·彼得堡呀……我們底政府的官吏和屬員不是我們所要的人……」

他繼續地說些急躁和愚蠢的話，他底哥哥就嚴厲地呵責他：

「那是胡說！這都是一班精神，他們因為更窮了，從沙皇那里取去一點權力，因此得到一點東西。但是我們，我們雖然沒有什麼權力，卻比較更富了。你底父親即使在節日也穿着塗煤膠的靴走的，而你現在是穿精美的外國的靴和絲的帶子了。這是我們底義務，做沙皇的工人，不是他底豬。沙皇是一株橡樹。從他那里我們得到黃金的橡實的。」

亞歷舍臉上帶着一種微笑的聽着，使亞爾泰莫諾夫更激怒的。他發覺到一種新的習氣，鈍拙而愚笨的，說起來使人們笑斷肚腸。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如那不死的老人塞拉斐木匠那般做出如此安慰而有趣的談話來。

亞爾泰莫諾夫和「安慰者」做了很好的朋友。時時有一種完全厭倦的感覺降落到他，一

種強烈的飲酒的欲望就充滿他。在他底兄弟的家裏喝酒，他似乎感到羞恥，因為生客們時常要走進來，尤其是他不想在波波夫夫人的面前顯示出來。在家裏，有幾回，娜泰勒亞悲哀地垂下她底頭，做着一種難堪的沉默。這還是她罵他好，因為罵他，他可以向她罵還。可是她恰似一個被竊的婦人一樣，代替怒，她喚起一種類似憐憫的感情。所以，亞爾泰莫諾夫走到塞拉斐那裏去。

「我要想喝酒，老人。」

「那是一件非常尋常的事，」這個愉快的木匠說，帶着一種嘉納的微笑，「好像夏天底太陽光一樣！這表示你已經疲倦了。好好，振作一下你底精神罷！你底事業並不是一件小事，如同臉頰上的一點痣一樣！」

他爲他底主人備一種品類特別的利桂酒，因為這樣，他從他房子底四角拿出許多顏色不同的瓶來。

「這是我自己發明的，」他自詡地說。「只有一個婦人她這樣做過，教會中執事底寡婦，她也是個熱心的傢伙！這裏，你嘗一嘗罷。這是白楊花的精混着春季的樹汁製的。你看好不好呀？」

他坐下桌邊，喝他底「焦普」酒，一邊喋喋的又說：

「是的，只有這類婦人，教會中執事的寡婦是這樣的一個非常不幸的婦人！她現在的愛人是一個賊。她沒有愛人就不能生活，在她底血管裏她有了太多的急性……」

「我在市集上也看見過像這樣的一個婦人，」亞爾泰莫諾夫回憶地說。

「自然，」塞拉斐急忙地贊同說。「你在世界上是找到一切最精華的貨物。我知道的！」

塞拉斐關於個個底樣樣事情都知道。關於職員和工人底家庭的瑣事，他都作有趣味的故事而告訴了，更用同樣的語氣，引說到一切他們底戀愛。說到她底女兒，不知怎樣，他也是彷彿她是一個外人一般的說她。

「這個賤痞現在是變為持重的了。她現在是同斯耶洛夫，鎖匠，同伴，很好的，你聽！是的，每個人都要找他自己底小小的適當位子的。」

這是很有趣的，同塞拉斐在一道，在他底小小的清潔的房裏，聞着木屑的香味，而且坐在溫暖的模糊的半暗中，照着掛在牆上的洋鐵燈的溫柔的光。

「當亞爾泰莫諾夫有了酒喝，他就開始說攻擊人們的話，但這位木匠安慰他：

「那是沒有什麼的，那都是對的！工人們陸續地跑了，那是你主要的困難。一個人睡着想，到後來他一定起來，跑走了。呀，讓他去罷！不要煩惱。你必須要相信人類的天性。你須要相信你自已，你不相信你自已麼？」

當彼得·亞爾泰莫諾夫靜寂地想着，他既不是相信他自己，也不是不相信，塞拉婁底靈活的小小的嗓音是繼續的安慰他的說下：

「你一定不要去管誰好誰壞。那是沒有用的。昨天是好的，今天可以壞了。彼得·伊勒茲，我是對於好壞兩方面都觀察過了。呵，我是看的很多。在以前，我看見一件事情，說：『這有些好的。』但是現在都過去了。我也說過：『這是一個很好的人呀！』但是到後來他也像風前之塵沙一般飛過去了。現在我仍在這里！我是什麼東西，你想想看？一隻蒼蠅！在人們中間我甚至看不見。而你自己……」

塞拉婁意義悠長地舉起一隻手指，不說了。

亞爾泰莫諾夫聽了他底話生了兩倍的快樂，因為這給了他一種真正的安慰如同娛樂一樣。但是同時他看得十分清楚，這個瘦小的老頭子是玩着一種把戲，而且說着謊話，因為他所說的他沒有明白表示，只僅是如同一位專門的安慰家所說一樣。

「流氓樣的老頭子！」他想，確實他是玩着這個把戲。「他是聰明的。尼基泰就不能那樣做了。」

他又將過去的一切不同的安慰者想了起來：市集上的無恥的女人，百戲場上的丑角，走繩者，變幻術者，餵養野獸者，歌唱者，音樂家，還有穿黑衣的斯蒂巴，「人類的朋友」他底兄弟亞歷舍和那些人也還有幾分相似之處，但契豐·維亞洛夫一點也沒有。普拉·曼諾蒂也沒有。

「你這老魔鬼，你說着謊話！」他酒醉地向塞拉斐說。

這木匠拍着他底膝頭，很嚴肅地說：

「不，我不是。現在你想一想，如果我不知道這真理，我怎麼能夠說謊話？我完全忠實地對你說，我不知道真理。因此，我怎麼能說謊話呢？」

「那沒有什麼話了。」

「但是我是一個啞子麼？」塞拉斐刺激地問，他底小小的淡紅的臉孔帶上一點微笑。「我是一個老人。」他說。「我是過着殘生，沒有真理的智識了。追求真理是青年人底職務。那就是他們所要戴眼鏡的緣因。米倫·亞歷舍茲連走路都戴着眼鏡的，所以他能够看出樣樣東西，知道事物之原因與由來，和個個人的下落。」

這對於亞爾泰莫諾夫是很舒服的，使他知道這木匠也不喜歡米倫，他大笑起來，當這個老人慷慨地唱起一首歌，同時撥彈着他底沙耳脫琴的絃：

「在工廠的四周跳躍着，

啄木鳥，用着一隻智慧的眼睛

觀察着這話：「矛盾呀！」他說，

「他們同我比較起來是怎樣的愚笨呀！」

「實在的！」亞爾泰莫諾夫讚許地說。

踏着他底脚合着音樂，這木匠，他也有幾分醉了，又唱下去：

「這不是鷹，也不是鳥，

這鳥兒的嘴兒是硬的——

這是亞歷舍·伊勒茲呀

上帝底小小的聖者。」

亞爾泰莫諾夫聽到這首也很快樂。於是塞拉斐又唱了一首關於雅各夫的，聲音似黃鶯的：

「看，耶沙怎麼樣

抱着他底瑪沙，

一切都不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

他們常是這樣娛樂到天亮，以後，契豐·維亞洛夫來敲門，喚醒他底主人，假使他已經睡熟了去了。

「這是回家的時到了！」他漠不相關地說。「汽笛就要叫了，工人們就要來找你——那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什麼是不好的事情？」亞爾泰莫諾夫喊起來。「這裏我是主人！」

他終究服從了這特伏爾尼克，沉醉地離開去睡，當他走路的時候，他有一點要跌倒的樣子。有幾次他就這樣一睡睡到傍晚，但到夜裏，又看見他和塞拉斐在一塊。

這個快樂的木匠在做工時死了。一隻眼睛的醫生助手莫洛索夫底兒子溺死了，塞拉斐正做着他底棺材，這時他卻驟然地跌倒死了。亞爾泰莫諾夫要送這老人到墳墓，他先到教堂——教堂是擠滿了工人們，——聽着紅髮的牧師亞歷山大做嚴肅的儀式。這牧師是代取了鎮靜的

格勒勃的位子，他不知什麼緣故，忽然拋棄了牧師之職，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了。唱詩班由格萊珂夫領導着，他是一個像一隻大牡貓，在工廠學校裏教書的，在教室內幽美地唱着，許多許多的青年人這時也在場。

「那是因爲今天是星期日的緣故，」亞爾泰莫諾夫對他自己說，他試着想去計算算人數。小小的輕的棺材由幾個織工們擡着——他們是很嚴肅的——在棺材的後面，蓋娜達跟着走，愁苦而無淚的，穿着顏色光亮的外衣，同情景不相配合的，在她底後面跟着闊肩的斯耶洛夫，鎖匠，他穿着清潔的衣服，於是契豐·維亞洛夫在後面，他底笨重的脚步一步步踏在沙上。太陽鮮明地照耀着，唱詩隊是雄壯地又非常和諧地歌唱着。實在，在這個葬儀上是奇異地缺乏着哀傷。

「他們爲他舉行一個幽美的葬儀，」亞爾泰莫諾夫說，揩了他臉上的汗珠。契豐靜靜地站着，凝視着他底脚，回想了一息以後，說：

「倘若他知道這樣，他一定快活的；他是很滑稽的，好像他底女兒……」

一邊他底手臂在空中搖轉。

「當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這個老頭子常是帶她到街上來玩，那時她唱了。他常是給人以安慰的。」

他帶着蔑視的漠然的冷酷，注視着他底主人，接上說：

「他常是弄惱了一些人，因為雖然他從沒有對人做錯，他卻不是一個正直的人。」

「正直的，正直的。」亞爾泰莫諾夫模仿的取笑說。「那些觀念竟鐵鏈鎖住你一樣，當心些，你不要像吐命一般地發瘋了……」

他猝然地回轉身子，離開這特伏爾尼克，回到家裏。

時候還早，大約日中的樣子，可是已經很熱了，路上的沙和天空中的深藍色的大氣，都變做更熱，更熱。到傍晚，太陽沉下白雲的山頭，這白雲是慢慢地在地球底邊上向東方浮動着，熱氣仍然橫霸地。亞爾泰莫諾夫在花園中徘徊，又出去穿過天井的門，契豐正在用黑油漆着門的鉸鏈，那是經過春雨而生鏽了，尖銳地會響的。

「今天是節日，你爲什麼塗黑油呀？」亞爾泰莫諾夫懶懶地問，一邊坐在一條棧上。契豐向他轉過他底眼白，給他一個橫視：

「塞拉斐是危險的。」

「爲什麼呢？」

當亞爾泰莫諾夫聽了契豐底奇怪的回答，覺得有一隻黑甲蟲在他底頭上呢。

「他底記憶力太好了。他記牢得很多。看過的東西他樣樣都記得。可是除了罪惡，無謂，和空虛外，看得見什麼呢？他時常對個人所說的就是關於那些事情，我知道，他因爲那樣做卻使得人們大受驚駭了。」

他將刷子戳進樞紐的釘子裏，繼續地更呢喃的說：

「人們必須要排除了記憶才好。這禍害人太大了。這確是如此，年老的人一定要死的，那無論罪惡的事情，愚笨的事情，都必須同他同時消滅。其餘的人一定生出來。他們不記得有什麼罪惡，只有好的。我有了一點記憶也很苦痛。我老了，就要去休息了。但是其餘到那里去找呢？一定的，

要在無記憶中……」

在以前，契豐從沒有一時講過這許多話，也沒有這樣興奮地講過。他感到像他們那樣，在這種時候他底注意顯示出來爲了某種原因特別地不能相容；當亞爾泰莫諾夫疑視着他底叢簇的鬚鬚，澆澆而帶水的眸子，起縐紋的石似的前額，他是很驚怪人怎麼有這樣奇怪的容貌。他底編紋深到和腿上的靴子底皮的摺痕一樣，他底臉上的顴骨很高，老年的消瘦，已經變到和浮石那樣的灰淡，他底鼻子是多孔的好像海棉。

「他年歲太大了，」亞爾泰莫諾夫想，但這個想頭使他很快活。「他也依老賣老了。他不是個工人，我一定開除了他。我打算給他一些報酬。」

契豐向他走上一大步，他一隻手捻着刷子，另一隻捻着盛黑油的小小的桶，用刷指着工廠的房子，房子成一種暗紅色像未燒熟的肉一樣，他又呢喃地說：

「他們在那裏說什麼，你應該聽一聽——花公子斯耶洛夫，獨眼的莫洛索夫，他底兄弟柴雪凱，還有青娜達——他們直接地喊出來，一種事業，由別人們底手建築起來的，是一種有害的

事實，應該毀壞了他……」

「那種說話好像你底意思，」亞爾泰莫諾夫鄙薄地說。

「我底麼？」契豐搖搖他底頭。「不，那些都不是我底。那些詭計我都不相干的。讓每一個人都爲他自己而工作，那自然沒有什麼傷害——這是我底意思。但是他們說：「一切都出自我們，我們是主人！倘若你想想，彼得·伊勒茲，這話是真的。什麼東西都是他們造出來的呀！他們駕上了你在事業上，而你沿着這平坦的路拉這重車，但現在……」

亞爾泰莫諾夫頑固地嘆息了。於是他站起來，將兩手插在衣袋裏，而且——他本來講話是不思索的——用了很大的堅決的態度開始講話，他底兩眼凝視着契豐頭上底雲塊。

「就是這個樣子。自然我很知道你底一生的光陰都同我廢去了。可是，你現在老了，你很困難同我……」

「塞拉斐時常同意這一切話，」契豐說，顯然沒有聽他主人底話。

「等一下！現在是你應該休息的時候了……」

「現在是每個人都應該休息的時候，莫非不是麼？」

「停一停！……你很困難再繼續下去同……」

契豐毫不奇怪的接受了他底開除的消息。

「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鎮靜地喃喃說。

「自然，我給你酬報，」亞爾泰莫諾夫允許地說，對於他底鎮靜幾分會皇的樣子。契豐將黑油塗在他多塵的靴上，沒有說話。

「這就表示再會了！」亞爾泰莫諾夫用他全副堅耐的力量說。

「好的」這個特伏爾尼克回答。

亞爾泰莫諾夫走過這河，希望在那裏涼一下。在松樹底下，那裏是他曾經和伊勒亞爭辯過的，塞拉斐曾經用樺樹的白枝條爲他做了一把大椅的，從那裏可以望見全個工廠的幽美的風景，房屋，天井，村莊，教堂，和墳地。工廠的醫院和學校底大窗子照耀的有如冰塊，地上的小影子穿來穿去如同梭子，織着事業底無邊的網，同時，更小的影子是在工廠的村坊的沙地上跑着。在赤

楊樹的灰色的樹林中——那是更近教堂的圍牆的——一羣山羊在喫着草，一隻眼睛的醫生助手莫洛索夫餵着，他是老織工波利斯底孫子——這班工廠的婦人們常是拿許多的山羊乳給她們底孩子們喫的。在醫院前面的一塊空的草地上，籬笆圍着的，有幾個細小的人的影子，穿着黃色的外衣，戴着白的夜帽，很像瘋狂者一樣。在工廠附近有許許多多的鳥兒：毛雀呀，斑鳩呀，烏鴉呀等。許多卻卻叫着的喜鵲是急忙地從這樹枝飛到那樹枝，白色的翼膀閃爍的好像燈子，而灰青色的鴿子是在草地上走來走去。相近伐太拉沙河河岸的旅館旁邊，農人們當他們交進了亞麻以後，照例的在那裏休息，鳥兒的數目仍然很多。

但過了幾何時，這件大事業不再使亞爾泰莫諾夫有滿足，或驕傲的感想了。給與他的只不過是堆積在他身上的各種侮辱底泉源。這是很羞辱的去看見各人，連他底兄弟和姪兒都在內。在叫喊，舞臂，像巴沙爾市場的流浪人一樣，或者呢，互相爭鬧，他雖然是這一家的主人，可是他們一點都不注意他。甚至他們談論到工廠的事，他們也忘記了他，等他去提醒他們有他底存在，他們才靜默地聽他，樣子彷彿他們讚同着他所說的話，但無論事之大小，他們都想他們自己的路。

這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那時工廠要建設一所發電區，他們反對他底意思，雖然結果亞爾泰莫諾夫是很快地說服了他們，因為這個改革是安全而有利，可是他總不能忘記了他所受的侮辱。他已忍受了許多小的侮辱，而他們卻繼續地增加給他，變作更難忍受的了。

他底姪兒，這時書已經不讀了，他是特別地驕傲與難容。他常是穿着外國製的皮短衫，全身從金邊眼鏡起到光亮的黃皮靴止都閃閃着光。

「伯父，那是老樣子，」他說，雲一雲眼，縐一縐眉。「這是落伍的，伯父。」

他表示出來他之怕時代正如僕人怕嚴厲的主人一樣。但這是惟一的使他怕的一件事。他底態度此外無論對什麼都是難堪地驕傲的。有一次，他真真地說：

「伯父，你一定要明瞭，俄羅斯再不能容許像你這樣的人在鄉村裏了。」

這對亞爾泰莫諾夫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而他卻甚至連爲什麼原因都沒有問。他深深地惱怒的走開了，好幾星期他沒有去看他底兄弟，也沒有同米倫談話，當他在工廠裏遇見他的時候。

米倫很想和佛拉·波波夫夫人底女兒結婚，她是長文的文雅的和她頭髮斑白的母親一樣。和一切的姑娘們一樣，她有一種惆悵的微笑。對於一切東西她都用了大而不知羞的眼睛去凝視，在她眼睛裏面卻又沒有信心。她有一個習慣，常是閉着嘴像蒼蠅一般的哼哼地唱，而且從早到晚她都是在亞麻布上繪上顏色華麗的圖畫。她底草帽，由一根絲帶縛在她底頸上的，是時常溜到她底背後。她底頭髮也是麥稈的顏色，衣服不整齊的，裙子高到她底膝髁，常是露出她底兩腿。

懶惰的格利志夫耶託夫也和他不相容。他像沙燕一樣的在他身邊閃過，忽而隱忽而現，不及料的出來的時候，就像一隻脾氣不好的狗跳撲到個個人的身上。

「你要把一個饒富而有生氣的國家像俄羅斯一樣變為無靈魂的亞美利加了，」他喊道。「你為人們安置着一只捕鼠機……」

有時偶然地，亞爾泰莫諾夫也覺得在他底話裏面有一點真理，但總是和契豐·維亞洛夫所說相同的時候多，不管事實怎樣，那是他不知道的，兩個人互相更相似，這個如瘋的不安定的

應償聯動機和這愚蠢的無偏私的契豐。格利志夫耶託夫跑到伊勒沙伐泰·波波夫夫人的前面，向她說：

「你這天仙的人，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這樣，她只是笑了一笑。她底臉孔是矜驕而不動的，她底微笑是凝固了她底灰色的如秋天的眼睛。亞爾泰莫諾夫時常聽到奇怪的難懂的話：

「羅曼主義的苦痛，」米倫說，一邊他用一塊羚羊皮小心地揩他底眼鏡。

亞歷舍是在莫斯科的什麼地方飛着。雅各夫，他漸漸地肥胖起來，就在背後也穩重起來，而且不大說話。無論如何他所說的話總是對的，這同樣地鼓動了米倫和格利志夫耶託夫兩人。他生了滿嘴的鬍子，像韃靼人一樣，而且是紅的，他底談話的態度變作使人更可注意。聽到懶惰的話是很快樂的，他這樣的對一個非常熱誠的人說：

「你將坐在通到高貴之家的路上底污水池中了！」他說。「你還應該生活的更簡單些。」

大亞爾泰莫諾夫是非常的歡樂——他可以看出來雅各夫也很歡樂——當伊利沙伐泰

·波波伐忽然和格利志夫耶託夫到莫斯科去結婚了。米倫不能隱藏他底憤怒。扭轉他底鬍鬚，這是他弄成一個尖形，不同其餘的商人們一樣，他冷淡地說：

「像斯蒂潘·格利志夫耶託夫這種人是要滅種的。全世界再沒有比他和他底子孫更無用的人了。」——這話顯然是不真實的。

「可是他們之一，卻從你底口子裏很聰明地拿去這塊肉，是你所戀愛的！」雅各夫戲弄地說。

「我不是一個羅曼諾克的人，」米倫回答，聳聳他底肩。

「不是什麼呀？你所說的是誰呀？」亞爾泰莫諾夫問。

米倫做一做姿勢，像法官讀出他底判決一樣：

「沒有人懂得什那叫做羅曼諾克主義，伯父，你也不會懂得的。這是這樣的東西，因為要美麗如同禿頭上的假髮，或者因為謹慎如同騙子的假鬍子一樣。」

「唉，現在我拉着他底腿了，」亞爾泰莫諾夫快樂地想。

這也使他有點稍稍的快樂，對於他所受的種種的侮辱，從那些衝撞無禮的人們的那裏，他們呢，將事業握到他們自己底手裏去，更緊更緊地，想驅逐他到孤獨的隱避的地方去。但他發覺到一種悲哀的愉快，就在孤獨中，因為他認識了一個新的相知，他在以前不過漠然地知道一點——另一個樣子和性格非常兩樣的彼得·亞爾泰莫諾夫。

他是一個好人，他曾經很兇地錯誤過，他底運命是和一個繼母底不平相周旋。他開始生活是和一個啞子一樣，做他父親底謙卑的僕人，他底父親除了給他一個愚笨的生瓶的妻，和放了一個事業的重擔在他肩上以外，沒有給他任何是快樂。是的，他底妻愛他，而且第一年他們也過的並不壞，但是現在他知道，就是深蕩的捲軸者茜娜達比較她也有更多的熱力和愛情——在築市上的有手段的狂亂的婦人們最好不要使他想起娜泰勒亞底一生是看見什麼都怕，開始是怕亞歷舍一流的人和煤油燈，以後怕電燈，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電燈一開，她總是倒退而自己做十字架。在市集上的賣留聲機店裏，她使他非常的困惱。

「呵呀，不要買牠罷，你一定不要買罷！」她哀求的。「盒子裏面一定有魔鬼叫着。他底精靈

可以躲在裏面的。」

現在呢，她怕米倫·雅各武萊夫醫生，和她底女兒泰蒂亞娜。她變得異樣地肥胖，整天地喫東西，可是她還自己想，他底兄弟是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她底孩子們毫不尊敬她，無論什麼時候當她一勸雅各夫結婚，他總是譏諷地說：

「媽媽，你還是去喫一些東西好的多。」

她底回答都老是謙卑而小心的：

「但是我似乎不想喫什麼東西。」

一邊，她卻又開始喫起來了。

「你爲什麼反笑你底母親呢？」亞爾泰莫諾夫有一次這樣問。「你結婚的時候到了！」

「現在還不是我組織家庭的時候，」雅各夫認真地回答。

「爲什麼你們個個都怕結婚呢？」亞爾泰莫諾夫憤怒地問。

雅各夫聳聳他底肩膀，沒有回答，他又說：

「爸爸，你是不懂的。」

他非常溫和地這樣說；但這是一定不可以的，說是一個父親比他底兒子更不懂事。人事從昨天活過來的，並不是從明天倒活上去的。這是一切的人都同樣的。

亞爾泰莫諾夫底長子，寵愛的孩子，他是失蹤了。對於他是不愛的，他曾經被強迫做一件事，那是他所永遠不願忘記的。

他底大女兒耶勒娜，一個臉孔橫闊，臀部橫闊的女人，是被一個有錢的酒鬼丈夫所寵愛，對他也完全似一個陌生人一樣了。無論什麼時候她來看她底父母，她是不多來的，她總穿着一身輝煌的衣服，在她底手指上戴着許多個戒指。她底金鏈條和佩環等是叮噹響着，她底飽足的眼睛經過她底金邊的眼鏡閃視着，用一種慵懶的語氣說話：

「這裏的氣味真難聞呀！整個的房子都是黴臭的。房子腐爛下去了。你們應該造一座新的。此外，現在還有誰願住在工廠的附近呢！」

亞爾泰莫諾夫偶然的聽到她這樣向她底母親說：

「爸爸還是同從前一樣麼？這一定對你是怎樣的無趣。我底丈夫是一個酒徒，惡棍，但他是愉快的。」

她對於清潔有一種特別容易動怒的脾氣。在她未坐椅子之前，總用她底手帕來拂拭的，身上發出非常強烈的香味，簡直要使人打噴嚏的樣子。她對於她父親家裏的樣樣東西都表示很不喜歡，這很使亞爾泰莫諾夫充滿一種要將她趕出去的意思，爲了一切的激怒。因此，無論什麼時候，當她一來，他就跑出去在屋子裏，甚至在天井中走，只穿着他底內衣，和一件不縛緊的寬衣，赤脚的拖着拖鞋；在吃飯的時候，他大聲而喘，并且像巴希基爾人一樣的時氣。

「你做什麼呀，爸爸？」他底女兒惱怒地問。

這是很精確的，他所要做的事。

「請原諒，女士！」他說。「我是一個農民，你知道的。」

於是他比以前更兇地打啞，大聲而喘。

耶勒娜曾經到外國去跑過，於是在夜裏她就將說傳的故事告訴她底母親，用一種懶洋洋

的肥胖的細細的聲音說：「在某一個城裏，女人們都用了刷子和肥皂洗滌她們底屋子的外牆。在另一個城裏，霧是無論冬夏都很厚，街燈是整天點着，但還看不見東西。在巴黎，每家都出賣做好的衣服，而且那裏有一座塔，很高很高的，從牠底頂上可以望見跨過海的那邊的城市。」

她當是同她底最小的妹妹吵嘴，甚至虐待她。泰蒂亞娜，她長成得一個幾分瘦瘦的容貌，黑的姑娘，她因為自己不美麗，很不樂意關於她有許多事——這必須連到一個短髮辮的，平胸的，鼻子微紅的人——那想起一個教堂的書記。她同她底妹妹同住，不知道什麼緣故在體育學校沒有讀完她底功課，連小老鼠都害怕的，讀成米倫的對於沙皇底權力應該限制的意見，到最後開始吸香烟了。在夏天當她到工廠裏來，她責備她底母親彷彿她是一個女僕一樣，同她底父親講話是呢喃的聽不清楚，整天的讀書，在傍晚就到鎮上去看她底叔叔，又從那裏被雅各武萊夫，鑲着一隻金牙齒的醫生送回來。在夜裏她睡在床上也是害相思病似的，用一隻拖鞋向牆上打蚊子以消磨她底光陰，那打蚊子的聲音彷彿她在放手鎗一樣。

亞爾泰莫諾夫底世界是變做更神秘，更嘈雜，而且更愚笨，一切都混雜在一塊，從來偷底監

傲的言詞起，到伐斯凱，火夫，一個跛足的農民，大腿關節脫骨的，頭髮蓬亂的如灶邊的刷，他底蠢笨的唱歌爲止。在節日，伐斯凱，他就去獻媚廚子，出現在廚房間的窗下，伴奏着他底手風琴，閉着眼睛粗聲嘶喊地唱出來。

「可憐的小姑娘，我緊緊地摟住你。

用習慣的繩索縛住着我們拋擲。

現在每一時刻我都想要看見。

你底小小的臉孔靠近我。」

渥耳格並沒有將伊勒亞最近的任何消息告訴他，而這個新的彼得·亞爾泰，莫諾夫，他屢屢對於他底大兒子懷着非常錯誤的想頭。或者在這個時候，這個孩子底因執已受到他相當的應得的報酬了，當他顯然表示一種改變了的態度對待他，在亞歷舍底家裏。一天傍晚，亞爾泰，莫諾夫到了那裏，當他在廳堂內脫去他底外衣的時候，他聽到米倫說：——他剛剛從莫斯科回來。

「伊勒亞竟變做那樣的一個人了，他整天的只捧着書，而不知道牛和馬有什麼分別了。」

「那是謊話，」亞爾泰莫諾夫想，聽了他底姪兒底話似乎覺得安慰。

「他是否和格利志夫耶託夫同樣的？」亞歷舍問。

「不，他更使人責罰，」米倫回答。

「你等着，」亞爾泰莫諾夫警告地想，一邊他走進了內房。他打算回來，來教戒你一頓

……

米倫立刻開始告訴關於莫斯科的新聞，他憤怒地訴說反對政府底愚蠢政策。以後娜泰勒和雅各夫到了，他又開始說，怎麼樣他們有開辦紙廠的必要，這一個計劃他最近已勞動過許多人了。

「叔叔，我們有錢無用地廢着，」他說。這樣娜泰勒臉孔變得很紅，甚至連兩耳部膨脹起來。

「藏在那里誰有錢？」她聲音尖銳地喊叫出來。

一種討厭的風浪掠過亞爾泰莫諾夫，恰似在他底前面開着一扇門，領他到一間房子，那裏一切東西都非常的討厭地親暱，而這間房子又顯示是空的。這個物質的疲倦的感覺忽然似霧一般的籠罩了他，塞住了他底耳朵，昏花了他底眼睛，勞苦來困惱他，不幸同死亡的思想來恐嚇他。

「我被你們弄得疲倦了，」他說，「什麼時候你們可以使我休息一下？」

「我們這裏實在太煩躁了。」雅各夫喃喃的說。

「那末那邊有許多工人在着，一個人單獨地不能出去了！」亞爾泰莫諾夫叫起來，「喝酒和污穢的話有什麼相干……」

亞爾泰莫諾夫走到窗邊——在那花園中站着契瑟·維亞洛夫，搔着頭，對一個小姑娘指着一株蘋果樹。

「噫，你這亞當！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想，搖着頭搖去了他底厭倦的心情。像這樣的遙遠的思想常常像小鼠一樣的跳過他底心。他時常被那種意外之事所喜悅，實在他甚至歡迎牠

們，因為牠們僅僅閃過他底腦子而沒有留下一點牽掛的痕跡。

至於契豐呢，彼得·亞爾泰莫諾夫感覺到他受到了一種兇暴的侮辱，當他看見這個特伏爾尼克被亞歷舍叫回來，在去了一年多以後，帶着一種使人不快樂的消息忽然再出現，那個消息是說尼基泰從修道院逃出去，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了。彼得一定以為這個老人是知道尼基泰在那裏的，不過他不肯告訴，因為他喜歡做違逆人意的的事情，關於他曾和亞歷舍作過利害的爭辯。

亞歷舍是堅決地這樣說：

「想一想——他為我們做了一生，而現在我們給他拋出去。呀，這是對的麼？」

彼得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但他總不歡迎契豐的出現在房子裏。他底妻，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坐在亞歷舍的旁邊，用她底少有的堅決的態度說：

「這是不對的，彼得·伊勒茲。你可以為這事打我，但我總同樣的要說，這是不對的！」

濕耳格和其餘的人都用了他們底合適的話勸他。但這個在亞爾泰莫諾夫心內錯誤的人

倨傲地說：

「你想到什麼呢？你底話無論對什麼人都不是法律……你知道麼？」

亞爾泰莫諾夫對於這個錯誤的人底人性是漸漸地愈加知道。在帶了他自己底笨重的軀體，慢慢地走上小山的松樹旁透以後，他坐在那裏的一把靠手椅上，帶着深感的憐憫想起關於他來。想像這樣的一個人，使人不快樂，不了解的，而且無足輕重的，但雖然是一個好人，這有些甜蜜而苦痛的；他覺察出從這空虛之中創造出想像的圖畫是容易的，恰如池沼上的白雲，在和暖之日升上到青天中一樣。

當他瞥視到工廠，一切都引出來，在他心內錯誤的人輕語道：

「倘若你選擇你可以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沒有任何人來纏繞。」

「那是契豐底觀念，」廠主亞爾泰莫諾夫回答。

「格勒勃神父說過同樣的話，格利志夫耶託夫和其餘許多人也一樣說過。是的，人都像蒼蠅之掙扎在蜘蛛網裏一樣。」

「你要是十分便宜地生活是不可能的。」廠主反抗地答。

有時候這個無聲的辯論在他底兩種人性之間變作很熱烈，於是這錯誤的人就成更冷酷的了。

「記者罷，」他幾乎叫喊的說，「當你在市集上酒喝醉的時候，你痛悔你將你底兒子當作一個犧牲而供獻了，有如亞伯拉罕獻祭約瑟一樣，而巴珂諾夫孩子不過是一隻小羊而獻給你的。你不記得了麼？那是實在的，非常實在的！至於將真理告訴你，你卻用一隻瓶來打我。呵，你從我這裏擠去了生命，你毀滅了我了。你也當我是一隻犧牲而供獻了。那你將犧牲供獻給誰呢？給誰呢？給尼基泰告訴你的有角的神麼？是給他麼？呵，你……」

在這種苦痛的爭辯之下，亞爾泰莫諾夫這廠主就緊閉着他底兩眼，如此他可以收回他底怒憤的，羞恥的，苦痛的眼淚。但是眼淚不能壓制地流下來，而且，在他從他底兩頰上鬚鬚上揩去了以後，他就擦擦兩掌使眼淚乾燥了，再惡笨地檢視他底青漲的手。他也向瓶口大口地吞喝曼特拉酒。

可是亞爾泰莫諾夫仍然愛這錯誤的人，不管他怎樣地向他那裏榨出苦痛的眼淚，覺到他是不可以的如同一個擦背的人，他用了柔軟的有肥皂的溫暖的絲瓜絡擦別人底背上的一部分一樣，搔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底手是不能及到的。

……驀然，一隻有力的拳頭起自遼遠的西伯利亞的那邊來開始打擊俄羅斯了。

亞歷舍跳來跳去，捻着報紙在空中揚，高聲喊叫道：

「搶劫呀！掠奪呀！」並且向天花板舉一隻似鳥的爪，他用他底手指做一種兇暴的姿勢。

「我們將教訓他們一番，」他輕語道。「我們將教訓他們一番……」

有金牙齒的醫生靠在火爐底溫暖的瓦片旁，兩手插在袋裏，嗷嗷地說：

「可能的，是他們來教訓我們一番。」

這個有黃銅鬚鬚的巨大的人，自然臉上浮上一種笑。無論說什麼他常是笑，甚至當他說到關於災難和死，他底臉孔也同樣小小的微笑，如同當他說到 (preference) (註) 的紙牌戲底失

(註) 一種和「少安無躁」的紙牌戲相類的。

敗時一樣。亞爾泰莫諾夫凝視着他好像是一個異鄉人，他笑起來純然的困惱，是一個不能了解的奇怪的人。他既不愛他，也不相信他，時常到鎮上一個寡言的日耳曼人，名字叫做克郎的醫生那裏去。

緩轉他底鬍子，愁着，彷彿他患頭痛，米倫專心地在房內走來走去，從這角到那角，又向個個人演說道：

「事情應該要和英吉利聯盟……」

「你底意思是說什麼呀？」老亞爾泰莫諾夫問。但是戰爭驟然爆發了，超乎事實的任何可知道的消息，是既非他底驕傲的兄弟，又非他底聰明的姪兒所能告訴他的。他若見這兩個全知的自信的人也不知所措的樣子，他有些高興。他底兄弟特別地表示出一種非常可笑的樣子，他底不可思議的行動使人去想，說這個意外的戰爭，其明顯的目的是要使他——亞歷舍·亞爾泰莫諾夫——困倦，而且阻止他從事非常重要的事務的進行。

一種宗教的遊行經過這市鎮。有鬍鬚的商人們，沉重的脚步踏在雪上，像一羣密集的水牛

在肥大的鑲金的牧師身後走去一樣。帶着神像與軍旗，鎮上的所有的教堂底唱歌隊，都集合擁
 合唱着高聲顫動的調子：

「呵，主呀，保護你底人民……」

祈禱者底語氣，與其說是請求還不如說更像命令，從他們底潤口子裏發出來，白霧一般的，
 遮掩了他們底眉毛和鬍子，帶着霜凍在商人們底鬍鬚上，他們是不和諧地合唱着歌。但聲音中
 之更硬性的，更刺入的，更高出其他的是伏洛波諾夫底聲音，鎮上的市長，車匠的兒子。他是一個
 魁梧的人，紅的兩頰和眼睛，螺鈕紐扣的顏色，而且承繼了他底父親底對於亞爾泰莫諾夫家的
 不能遏制的敵視，如同他底幸運一樣。

七個亞爾泰莫諾夫家裏的人是在一塊走。亞歷舍跋着在前面，攙着他底妻的手，後面是雅
 各夫同他底母親和妹妹泰蒂亞娜。再以後是米倫和醫生，最後是穿着軟靴的闊步而行的老亞
 爾泰莫諾夫。

「這國民，」米倫柔和地說。

「民氣底表現，」醫生答。

米倫拿下他底眼鏡，用一塊手帕揩拭牠。

「他倒將打我們了，你將看着！」醫生又說。

「呀，沒有東西能够很快地點着火，在這潮濕的……」

「不要講話，」亞爾泰莫諾夫對他底娃娃兒說，同時橫視了他一下，這後者就先用手擦一擦鼻，再將他底眼鏡駕上去。

「呵，主呀，保護你底人民，」伏洛波諾夫高聲申訴的；當他叫出「人民」一字的時候，他就轉身向後走，像一隻狼，凝視着鎮上的人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向他們搖着他底海獺的帽子。

波米亞洛夫的女兒，她雖然四十歲了卻仍然活潑，肥胖，胸乳肥滿，這時唱着非常動人的聲音。她現在是一個第二次的寡婦，鎮上無比的過放蕩生活的人。亞爾泰莫諾夫聽到她以小聲的忠告對娜泰勒亞說：

「我底朋友，你應該叫你底丈夫去打仗。他樣子這樣可怕，敵人一定一見他就跑開了。」

而她接着問雅各夫的問題是：

「你這小雞雞，你爲什麼不結婚呀？」

亞爾泰莫諾夫搖搖他底頭。談話，像蒼蠅一樣的，使他不能想更重要的事。他從人羣裏避開，沿着側道慢慢地走，讓羣衆的隊伍從他身邊走過去。他們看來比往常更黑，在這雪的無瑕玷的照耀上，當他們一邊走去，他們所呼出來的氣竟像沸煎的沙莫伐一樣。

佛拉·波波夫夫人臉上鎮靜的走在女學生隊的前面。在她底灰色的頭髮上雪片閃着光，她底眼睫帶着霜變白色了，當她點頭的時候是顫動着，她底頭除了濃厚的頭髮以外沒有戴帽。亞爾泰莫諾夫覺得爲她很傷心。

「愚笨的婦人」他想。「她要作那種趕鴨子到牧場上去的事情。」

一陣頭髮剪去的長的浪滾過去，這是兩鎮上的學校的孩子。於是一半是軍隊，像笨重的灰色的械器一般的運過去，由冷血的副官瑪夫林，一個鎮上出奇有名的人率領着。他從春天的大水起到秋天的初霜爲止，天天都在涅凱河洗浴，而且同樣聞名的事，是和波米亞洛夫底女兒

的私通，用她底錢生活。

尼斯退蘭珂，警察官，他有中國人的鬍鬚，沉重地走去，像一隻飽食的鵝。他底久病的妻扶着她底兄弟什鐵庚底臂上，他是這鎮上最後的市長的兒子，硝皮廠的主人。人們都說他和尼姑有淫蕩的行爲，什鐵庚讀過七百本的書，而且精於敲小鼓。事實他還祕密的將這種技術教了兵士們。

於是肥胖的斯蒂班·巴爾斯基同他底酒鬼的女婿和他底斜視眼的女兒坐在轎車裏面。在他們底後面像老鼠一般的，拖着一羣更小的魚秧似的黑的羣衆：市鎮上的公民，硝皮匠，織紡工，車匠，叫化子，和一班無所欲的老婆子。雪花懶懶地飛舞着，落在他們底光頭上，從遠遠處來了伏洛波諾夫底堅決的端嚴的叫喊的聲音：

「呵，主呀，保護你底人民……」

「這些人們對於上帝是什麼意思呀？這是一個人所不能了解的東西。」亞爾泰莫諾夫想。他並不像鎮上的人們，而且除出幾個商界上的認識的以外，在鎮上他也很少朋友。他也知道他

們不喜歡他，以爲他是驕傲而壞脾氣。亞歷舍相反，他爲許多人所尊敬，因爲他喜歡修飾這個鎮，他將大街的路鋪過了，在方場上種起菩提樹來，而且在泥凱河岸上開闢了一個花園和一處散步場。米倫和雅各夫都有些驚怪，暗想他的野心是太大了，因爲知道要把所有的鄰居都放在他們自己底手中。

亞爾泰莫諾夫蹙着眉，考察着這慢慢前進的默想的遊行，許多臉孔他並不知道，而許多的顏色不同的眼睛是凝視着他，用着同樣的不喜歡他的表情。

在亞歷舍家裏的門口，契琴問候他。

「老人，我們打算去打仗麼？」他問他。

契琴摸摸他底臉，親暱的用了他底粗的手。一直到現在，這還是第一次，他們同在一塊，亞爾泰莫諾夫表示對他有一些信仰。

「你想怎樣呢？」

「我想這是尋常的事情，」維亞洛夫立刻回答，彷彿他等着別一個問題。

「我是當一切的事情都是尋常的。」亞爾泰莫諾夫漠然地說。

「爲什麼不是呢？我們是狗，不是鷹，不是野獸麼？」

亞爾泰莫諾夫繼續走他底路，經過美麗的如夢的雪。雪現在是落的更大了，在遠處這羣衆幾乎被樹林和屋頂所遮去，在這白色的山丘中。

現在，塞拉曼這安慰者是死了，亞爾泰莫諾夫照例要在同伴中找尋開心的事，他找到一個叫做泰伊耶·巴拉克利託，教會執事的寡婦那裏，她是一個瘦瘦的女人，年紀不知道，樣子像一個難種，在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少年和一隻黑山羊之間。她是靜默的，一切事情總是同意他。

「是的，親愛的！」她說。「是的，十分對的，親愛的！」

雖然亞爾泰莫諾夫喝了許多酒，他慢慢地變作酩酊了，這卻刺激他去想起那種悲傷的苦痛的思想，那是消失很久了，而且淹沒在泰伊耶底強烈的有味的伏特卡一類的酒裏的。初喫醉的時候是有些不快樂，因爲酒底力量將一切他自己底和人們底事都想起來，覺得更加惡狠而苦痛。這種憤懣的顏色塗上了他底整個生命，好像他沼上面浮着的綠草，給他一種沸滾的漩渦。

似的疾馳的覺感，在這種情形裏面他自己是不絕地回旋，期望着以後可以將他去過了絕壁。磨着他底牙齒，抽着他底眼睛和耳朵，他自己看守着在他內心裏面激蕩的看不見的紛擾，一邊他向教會執事底寡婦說道：

「呀，你爲什麼不說一些話呢？將你所知道的什麼告訴我罷！」

這樣這個婦人就跳到池底膝上，像一隻山羊——她是奇怪地輕柔而溫暖——翻開一本看不見的書，開始讀起來。

「波米亞洛夫底女兒已將副官瑪夫林從寵愛中間除出去了，因爲他打紙牌又輸去了三百二十個盧布。她做了一張稟單要控告他。警察已經把他底妻帶到這裏，不是因爲她有病，而是因爲他已證實他底姘婦在鎖上……」

「都是胡鬧，亞爾泰莫諾夫說。」

「是的，親愛的，而且也是可笑的胡鬧！」

這種她訴說鎖上的尋常的故事，可以分散亞爾泰莫諾夫底思想，同時可以證明而且增加

他底對於這班罪人，鎮上的人們的憎恨。代替這種思想的，是她消滅了，在他前面起來一種市集上的囂攘的宴飲的圖畫。一幕幕地在他前面過去；兇暴的男人們，他們到處亂跌的，他們底酒醉的但永不滿足的眼睛是貪慾地轉着；他們毫不吝惜地化他們底錢，展示所有的狂人似的情慾，一邊他們向肥胖的無恥的裸體女人衝去，她們是昏眩地雪白的站出來映在黑色的背景中……

亞爾泰莫諾夫沉靜地坐着，喝着各種顏色的伏特卡，嚼着帶辣味的滑滑的蕈，他全身酒醉的神經完全感覺到，在他底生命中最快樂的，原本的，神密地有強力的影響是市集上的淫蕩的女人，因為閹人們分給她金錢，道德，康健，她就被收買的脫去全身衣服。但是一切那種生活所留給他的是一個女人的黑山羊。

「裸體跳舞罷！」他叫。

「沒有音樂我怎麼能跳舞呢？」教會執事的寡婦說，一邊她解了她底衣服。「我們可以叫諾斯珂夫，獵人，進來。他奏手風琴很好……」

在這種娛樂內，光陰是毫不注意地過去，雖然時時有什麼東西完全不可思議地從污穢的河流中跳躍出來。在冬天，消息轉來，說是聖彼得堡的工人們要毀壞皇宮，殺死沙皇。

「他們甚至要搗毀教堂，契烈·維亞洛夫呢喃說：『他們為什麼不應該呢？人不是鐵做的呀。』」

在夏天，又有一種謠言傳說着，一隻俄羅斯的船駛出俄羅斯的海，向城市開駛。

「他們為什麼不應該呢？」契烈說。「人們對於打仗是變作習慣的了。」

又有一次，抬着神像在遊行，經過這鎮，而伏洛波諾夫，穿着豬肝紅的禮袍，捧着沙皇的照相。

「呵，主呀，保護你底人們！」

這時他底叫喊是更高更怒的，但他說「人民」一字仍然同樣的使他底聲音有些困累的顫動。

什鐵庚，酪酊而無帽，他底兩手拿着雙管，他底光禿的額漸漸變紫色，在硝皮匠們的前面走。

「孩子們！」他咆哮道。「我們不要將俄羅斯送給猶太人！俄羅斯是誰底我們底！」

「我們底！」硝皮匠們合着叫喊。他們也很醉，當他們遇見他們底不共戴天的仇人們，織工們的時候，他們就相打，用棒敲雅各武萊夫醫生，將老藥劑師拋下涅凱河中。什諾庚很早就繞着鎮追逐他底兒子，而且兩次用鎗打他；但是他底兒子沒有跌倒，他不過接着傷了裁縫匠勃魯斯珂夫，一顆小彈子打在他底背上。

工廠停頓了，青年們都打起包裹來向城市走，他們不聽米倫和其餘認識的人們底勸告，也不管婦人們底哭泣和流淚。

工廠變做荒涼而無生命的了，爲風雨所剝蝕。風，竟像工人的暴動一般的起來，有時呼號而叫嘯，有時同着如冰的雨鞭打着工廠的屋頂，有時同着凝結的雪覆蓋了烟囪，於是又洗去了。

當亞爾泰莫諾夫坐在窗邊，呆呆地凝視着男人們和女人們底小小的黑影子，在鎮上爬進爬出像螞蟻一般的。他經過窗玻璃能夠聽到他們底呼喊，斷定他們是在歡樂的遊戲中了。從門裏，這個跛足的火夫伐斯凱·克洛託夫，唱着一個歌，一隊女工們圍繞着，來了一種手風琴的號

叫：

「我們去打日本人，

因為家宅要平安地住；

他們的攻擊是厲害的，

但是我們可以打敗他們，

神也會幫助我們打敗他們。」

風挾着這種聲音吹着，從鎮上來了一種低沉沉的喃喃的聲音，彷彿一隻無限大的沙莫伐在那裏沸滾，裏面有一個大湖似的水。亞歷舍底馬和車驅進天井裏，同着莫洛索夫，獨眼的醫生。助手坐在車箱內。渥耳格跳出來，圍着披肩，她底亞爾泰莫諾夫看見他，喫驚的，忘記去他底腿痛，跳上去，走到她的前面。

「發生了什麼事？」

她不安靜地搖搖她自己說：

「硝皮匠們打破了我們底窗子……」

亞爾泰莫諾夫微笑着，一邊他讓位給她過去。

「呀，」他呢喃說，「那末一切的謠言怎麼引出來的呢！這個時候他們總是向我號叫，現在你看，發生了什麼事呀！不，沙皇……」

但是忽然，他聽到渥耳格憤怒地回答他，至於她，這樣的高聲是不常有的：

「不要說！你們底沙皇不是一個可尊敬的人！」

「你對於沙皇等是知道的很多，」他反常地說，一邊他將手舉到耳邊。

這個小老婦人底表現，從她底眼鏡裏看出來，——往常她是很平靜而不批評的——使他很喫驚。不問他們底憐憫有用無用，她底話是刺徹地忠實的，像老鼠被牛踏着尾巴的吱吱的叫，既不看見，也不需要看見，他總是這樣做。亞爾泰莫諾夫坐在靠手椅上，想起來。

他好幾星期沒有看見渥耳格，因為他想要避免遇見米倫，他同他早有過爭鬪了。到夏末，那

時他因一隻腳腫而臥在床上，伏洛波諾夫來看他，莊嚴而流汗，他底紫色的厚嘴唇有許多異味，提議說，他應當打一個電報給沙皇，請求他不要將他底威權服從在任何人之手。亞爾泰莫諾夫聽了市長底無忌憚的計劃非常奇怪，但是雖然已經寫了信，說服了他底兄弟和米倫，而他們總不喜歡這樣做。伏洛波諾夫大概也從聖彼得堡接到這嚴重的申斥：「你這厚嘴唇的呆子，你不應該做這樣的一個好事之徒，」他想，「你不應當空費事！」

將這信放在他底禮服底衣袋裏以後，他扣好紐扣，伏洛波諾夫開始說反對亞歷舍，米倫，這醫生的話。個個人，他們在猶太人底壓迫的影響之下，都反對沙皇，既不是輕忽地，也不是爲了自私自利的行動。亞爾泰莫諾夫聽了這訴說是深心地同情，帶着一種類似愉快的感情，還沒有等到伏洛波諾夫底藍嘴唇開始對於佛拉·波波夫夫人的惡意作陳述之前，他就嚴厲地這樣說：

「佛拉·尼古拉耶夫，娜同這個沒有關係。」

「『同這個沒有關係』這句話你是什麼意思呀？我們很知道：」

「你們不知道什麼？」

「你是向陌騎着馬走去了。」當他離開的時候，恐嚇這個市長。

那天晚上他底娃兒和女兒竟像狗一般地向亞爾泰莫諾夫狂吠，對於他底老年表示毫無憐憫之意。

「爸爸，你做什麼呀？」泰蒂亞娜喊道，她底眼睛竟像瘋婆子底的跳舞着。雅各夫站在窗邊，他底手指敲着玻璃，亞爾泰莫諾夫有這個印象，甚至他也反對他。

「在那張紙上說些什麼你讀過麼？」米倫尖銳地問。

「沒有，我沒有，」亞爾泰莫諾夫說。「我沒有讀過。但我知道裏面所說的，這班年輕的目中無人者不應該給他們以自由！」

這使他怡悅的看出來，米倫和泰蒂亞娜是怎樣的憤怒，但是雅各夫是困悶地靜寂着。他相信他底兒子的商業上的寬容，又猜想他是違逆他底性情而做的，但是他底自尊心不允許他去拉雅各夫來參加這爭辯，而且問他，他想些什麼。如此，當米倫繼續機械地說話的時候，他臥去，鼻子向天的狂喘着，咆哮着說：

「你必須知道，沙皇是被一羣流氓所包圍着，他們底位子必須由高尙的人來替代……」
亞爾泰莫諾夫知道，這班高尙的人就是非常的人，米倫都是早已知道的。他也知道亞歷舍是很滿足地到莫斯科去，要給米倫請求一個皇家國會的候補的職位。但是在他底意見，以為這姪兒無論什麼相近沙皇的位子，其可笑正同危險一樣。忽然，亞歷舍衝進來，披着头髮，衣服都不扣的，開始向各處亂跳。

「你這瘋子，你在做什麼呀？」他叫出來，繼續罵他像一個僕人。

「你這墮落的！」亞爾泰莫諾夫大叫道。「你爲什麼要教訓我呀？到魔鬼那裏去罷，你們這一些人滾出去……」

這個忽然的暴發的憤怒，簡直使他自己都喫驚。

現在當他坐在一角上，聽着渥耳格底好消息，關於鎮上的鬧事，他記起這爭鬭來，想試着去明瞭誰是對的——他呢，還是其餘的人。

他覺得孩子們的憤怒，在渥耳格底語氣中，是特別地擾亂，但現在她說話是鎮靜地，甚至還

傷感地。

「我們底織工都是有趣的人！你應該知道，怎麼樣他們會立刻驅逐伏洛波諾夫底工人和硝皮匠，而他們留着看守房子。」

但是娜泰勒亞很怕，生氣地輕輕說：

「這件禍事是起在你們底家裏。你們不過得了什麼你們所應得的了。這都是你們的不好。」然後米倫來了，他沒有說「你們好麼」就開始在房內用一種跳躍的大步走來走去。

「一切那些人像伏洛波諾夫和什鐵庚，唆使人民去鬧事應該嚴厲地處罰。」他恐嚇的說。「他們不能赦免。他們對這事件要有所懲辦！人民們從伊勒亞·彼得洛維茲·亞爾泰莫諾夫的朋友們那裏學習了十分足夠的鬧事的本領，倘若那些人也開始……」

亞爾泰莫諾夫沒有說話。

在這件醜事之後，起因為伏洛波諾夫底請求，他變做明確地再難和好地反對米倫了，雖然他知道工廠是完全在他底手裏，米倫是取巧的自恃的指導着事業，工人們比起在鎮上的來也

更有和平的傾向，既不服從，也不怕他。

風漸息了，繼之有厚雪，一塊塊的很重的直落下來，白窗帷似的遮掩了窗，塗去了天井中的一切。沒有一個人對亞爾泰莫諾夫說話，他感到除了他底妻個個人都以為他對於一切他們底禍害都吐責——鬧事，不好的天氣，而事實沙皇底行為是不謹慎的。

「耶沙在那裏呀？」他底母親煩惱地問。「耶沙，我說，他在那裏呢？」

米倫鄙棄地蹙撮他底鼻子。

「他大概在鎮上，躲在他底雞埕裏面，」他一邊說，沒有看着他底伯母。

「什麼？你說他在那裏呀？」娜泰勒亞喫驚地喃喃問。

「我猜想她還不知道，可憐的傻子，雅各夫有了一個姘婦了，」亞爾泰莫諾夫想。

忽然他卻堅決地說：

「呀，如你們所喜歡的生活罷！走你們自己底路罷。我實在不明白呀。我是一個老人了……」

這是魔鬼底玩弄。我活過了一生，簡直到現在還不明白……」

四

一直到雅各夫廿六歲，都過着冷靜而有規則的生活，沒有遇到任何的意外的事情，但從此以後，喜愛和平的生命的人類底敵人，卻開始同他玩着一個小小的糾葛的玩意兒。這是在勞苦羣衆的暴動事件爆發後三年，四月的某一個夜裏。

雅各夫倒臥在沙發上，吸着烟，喝着酒，心怡意樂的，真是萬慮俱消。他有一種比其他都估量的高的感覺，以爲這包含着 he 底整個生命的意義，無論是戀愛的結果或精美的飲食的結果，兩者都同樣地使他快樂。

在房內的中央的桌子的傍邊，站着一個細長的女人，四肢圓潤的，她沉思地凝視着咖啡壺下的似怒的藍色的酒精燈。在紅罩子底下的燈光，照着她底赤露的臂膀和孩子似的臉孔，成一種完全燒熟的雞蛋糕的顏色，她底撩亂的黑色的頭髮是如畫地被散在她底兩肩和頸上。在她

底裸體的身外，波林娜只穿着一件金黃色的蒲哈拉的外衣，脚上是拖着一雙綠色的摩洛哥皮的拖鞋。她有一種非常輕佻的態度，一點不像俄羅斯人。她底臉孔如十七八歲的美少年一般，使人動心，紅的唇，挑戰的眼睛，圓的和櫻桃一樣。就是那時，雅各夫早已佔有了她底一切，她還是繼續引動他。在雅各夫所認識的所有的婦女們，她自然是無比的優美，而且，假使她底性情再聰明一點，那就可算是十分完全了。

「我不要什麼咖啡，我底小橘子，」他底話透過了雪茄烟的濃厚的幕而講出來。

「那末我要什麼呢？」波林娜問，眼睛沒有看他。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雅各夫回答，疲倦地打呵欠。

「不，你知道的，」波林娜在他未說出口以前搶着說，而且搖搖頭，她開始說話，聲音是破碎的。在聽了一息這種衝撞的粗鄙的聲音以後，雅各夫坐起來，將香烟丟在地板上，而且穿起了他底靴。

「我不明了，你底習慣是弄壞了我底好脾氣，」他嘆息地說。「你一定知道的，我不能結婚，

要我底父親死去……」

波林娜對於這幾句話又如同平常一樣，責罵交加。

「你這蜘蛛！你自然常是想着好脾氣的。我知道你，假如爲了好脾氣的緣故，你會將我賣給一個縫紉人，或是一個買賣舊衣的人的！是的，你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雅各夫很不喜歡她的叫他是一隻蜘蛛——在互相戀愛的時候，她另有一個對他迷醉的稱呼，我底聽過的小東西——而今天，他想她至少可以止過得住，不和他吵嘴，因爲只在二小時以前他給了她一百盧布。

「你這樣能夠得到什麼呢？」他嚴厲地警告她，一邊他帶上帽子，伸出手。「再會！」

「你這豬羅！你又將你底香烟尾巴丟在地板上……」

陰濕的風是沿街掃去，雲底影子是在地面上爬着，彷彿牠們要將池塘的水拭乾一樣。月亮時時窺出眼睛，那上面結着一層薄冰的池水，像黃銅一樣的閃着光。冬是頑固地不肯讓路給春天，那年而且僅在那天以前，還落着很濃厚的雪。

當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漫步向前，他底兩手插在衣袋裏，手杖挾在他底腋下，他想，人是怎樣奇怪地愚笨呀。親愛的呆蠢的小波林娜她所要求的是什麼呀？她過着一種恬靜的生命，並沒有什麼憂慮，別人又送她許多贈品，又穿得美麗，每月幾乎要化去一百個盧布。雅各夫知道，而且感覺到，她是喜歡他。她比這個更要什麼呢？爲什麼她要同他結婚呢？

「愚笨到和跌落在果醬瓶裏的小老鼠一樣了，」他結論說，他又運用他底口頭禪了，那是他自己杜撰的。生命對他似乎是一回簡單的事，並不要求一個人在他實在所得到的之外。總之，這是顯而易見的，無論什麼人都對準着同樣的理想做去的——是完全和平的理想。日裏的奔波不過是不相容的夜裏的安息的預兆。在夜裏，一個男人可以和一個女人面對面的睡着，在她底擁抱之後，就有一種快樂的疲倦的狀態，於是落到一個無夢的睡鄉裏。樣樣事情這樣做，都是實在的，而且裝滿着深意。人們爲什麼這樣愚蠢的原因，是因爲差不多他們全體，都是秘密地或公開地，以爲他們自己都比他要聰明，而且想起了許許多的發明比較他們所需要的。或許，其所以使他們如此做去者，都是盲目的緣故，使他從羣衆中顯出特別來，因爲他惟恐自己從羣衆

中失去，而至於看不見他自己。

伊勒亞是愚蠢的，因為他在體育學校的時候已經讀書不化，而現在又和一班社會主義者結交了。雅各夫曾經受過他許多的欺侮，而最近卻被強迫的寄給他錢到西伯利亞的某處。他的母親底愚蠢竟和她的可笑一樣使人難於忍受的，而更難容忍與苦痛的，卻是他底鹵莽的，酗酒，髒髒的父親底愚蠢，這老熊，他不能同別人們同住下去了。亞歷舍，一個無休息的應償運動機似的他底叔父，也是可笑的。他想做「皇家議會」的會員，他懷着這種目的，因此非常喜歡看報了，而且他向鎮上的個個人求奶，向工人們乞憐，竟像一個無恥的老婦人一樣，他底大鼻子的堂兄弟米倫底愚笨是更加使人驚駭。這差不多使一個人悶死。他想他自己是一個俄羅斯的最有才幹的人，看他自己如同未來的國務大臣一樣，而且他還以為他是惟一的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怎麼樣每個人都應該去做，去想。他也試着向工人們賣弄好感，為他們佈置各種的娛樂，組織了一個足球隊，開辦了一個圖書館，總之，他想以小利去誘惑工人。

工人們織紡着壯麗的亞蘇布，但生活在一種醞酒的污穢的狀態中。他們整個的階級，都在

一種愚笨的符籙底下過活，都以質樸自驕，而且缺乏那種每個農人所特有的簡單的樸素的狡猾。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不得不對這班工人們比其他任何人更思考的多，因為他是天天和他們相衝突的。甚至當他年輕的時候，他就看他們有一種仇視的情感。同時，他就常和那些年青的織工們爲姑娘們而尖銳的衝突了，竟使他底一部分的情敵，記起他們底往日的口角了。甚至在還沒有弱子的時候，就兩次在夜裏被人用石頭打他，而且他底母親更不止一次，不得不付了一筆錢，以緩和那班婦人的咒罵。

「爲什麼你底行動會像一隻雄雞呢？」在這種時候她驚訝地向他說：「你應該等到你結婚的時候，或者等到你找到了一個婦人，同她同住了。他們會將你底事情告訴你底父親的，他會遣開你，同伊勒亞一樣……」

在這兩三年之間，暴動是持續着，雅各夫毫不注意工廠裏有任何種的特別的危險的表現。然而米倫底高聲演說，他底叔父亞歷舍的憂慮的嘆息，和報紙上的紀載——他自己是不愛讀報紙的——這種報紙帶着一種多嘴的惡意記載着工人運動的進展，公開地表示恐嚇，而且

印着議會代表的演說詞——一切這些事情都使他起了一種對於工人的仇恨和一種不能不依賴他們的意識。不過這種感情，他自己想，現在是很能教練到。將許多事情去巧妙地隱藏在一種微笑和戲謔的帳幕底下，和在工人們底小事件的要求的順從中。事情一般的情形並不完全是壞的，雖然偶然的騷亂會驟然用困難圍繞他，使他覺得他，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工廠主人，不過是他們底客人一樣，他們本來都是幫他做事的。而且在他一方面，他也覺得他底很久的寄寓在他們裏面是非常地厭倦了，他們會向他過分沉靜地注視着，好像這樣說：

「你爲什麼不跑開呀？這是緊張的時候！」

每當那種經驗遇到的時候，他總起了一種飄渺的預感，在工廠裏是有什麼秘密的不可見的崩壞的情形要到來了。彷彿在黑暗中什麼人類的極大的危險正在潛伏着，等待着向他進攻的時候。

雅各夫確實地知道，人是頭腦簡單的動物，他的愛簡單是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甚，所謂革命的思想是既無才幹創造，又無能力懷蓄的。那種使人空闊的不停的烟氣，是有他們底離開人的

獨立的存在，而且這只是當他被他們所腐爛了的時候，那他底行動是變做奇怪而不可思議的了。這是比較好的多了，如果毫不沾染那些有毒的思想，也不教牠們起作用。但是不管他怎樣不喜歡他們，雅各夫總感覺到他們之在他底四周，非但不能解了，那些被人類底一般的愚笨緊緊地縛着的結，而且一切他們所做的都不過是把種種明白而簡單的事——這是使他底生命值得活下去的——弄得昏亂了。

一切的人他都知道，他想，這最聰明的是老契豐·維亞洛夫，當他看見他老是保持一種靜默的態度對人，和老是謙虛地做事的時候，他總感得心裏充滿妒忌。契豐甚至睡覺也是聰明的，將他底耳朵緊壓在枕頭或地上，彷彿他想要去捉住什麼聲音。

「你做夢麼？」他問這老人。

「我爲什麼要做夢？我不是一個女人，契豐說，在他底話裏面雅各夫感到一種辛辣的，不屈服的力量。

「女人是做夢的，」他想，當他聽着在他底叔父亞歷舍的家裏的論爭的時候，同時又對他

自己微笑。

他一般地在思想上覺到有些困難了，當他每次心境愁悶的時候，他底行動總有些遲鈍，好像負了重擔一樣，頭是垂下了，眼睛望着他底兩腳。他這樣地向着前面走去，在這特殊的一夜，離開了波林娜以後，因此他沒有注意到一個強硬的灰色的影子的出現，直到牠在他底前面揮着牠底臂。雅各夫立刻跪下，向他底外衣袋裏抓出手鎗，擠在那人底腿上，他是向他侵犯的，放了。鎗聲呆笨而微弱，但那人跳開了，將他底肩膀靠在籬笆上，帶着一種呻吟，他又從籬笆上溜下到地上。沒有等到那時，雅各夫證實他是嚇怕得要死了，事實上他是嚇的連要叫喊都不能。他底兩手顫抖着，他底兩腿要想站起來都不可能。離開他兩碼遠，有一個未戴帽的卷髮的人在地上滾着，而他也用了全力站起來。

「你這流氓，我要向你開鎗！」雅各夫粗聲地說，當那人轉過臉孔向他的時候，他拿着手鎗伸出手來。

「你已經對我開鎗了……」他呢喃的說。

這樣雅各夫才認清他，他也發出一種喫驚的呢喃的話：

「諾斯珂夫麼？你這匪徒！真是你麼？」

雅各夫底恐懼很快地變成了一種類似愉快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僅喚起他明白地知道，他已從一種打搶那裏抗拒了，而事實他底打搶的人已變做一個客人，並不是如他所想像，以為是一個工人。諾斯珂夫是一個獵人，常在別人結婚時奏手風琴的，他自己是一曠夫。他同教會執事的寡婦，巴拉克力託夫夫人同住的，到那一夜為止，鎮裏的人從沒有說他一句壞話過。

「你玩什麼把戲？」雅各夫說，一邊站起來向四周看看。

除出風聲吹動着樹枝以外，一時沒有聲音。

「我玩什麼把戲麼？」諾斯珂夫忽然高聲地問。「我想對你開一個玩笑，給你嚇一嚇。就是這樣。但是你立刻就碎碎開鎗！你將知道，我們這樣是有些爲難了！我甚至自己也很恐嚇……」

「唉呵，就是這樣麼？」亞爾泰莫諾夫用一種戰勝者的帶笑的語氣問。「呀，起來，那末我們到警察那裏去。」

「我不能去。你打傷我底腿了。」

拾起他底帽，諾斯珂夫向內面看看，又說：

「但是我是不怕警察的。」

「呀，那末我們到那裏會知道起來！」

「我是不怕的，」諾斯珂夫重覆着，「但是你打算怎樣去證明是我打槍你，不會就是你爲恐嚇而侵犯我的麼？那是要想一想的一件事情！」

「不錯，這是的。那末，還有第三者麼？」雅各夫微笑地問，對於諾斯珂夫底冷靜有幾分吃驚。

「是的，有的。我能够對你有點利益。」

「那是一個童話！」

雅各夫忽然恐嚇他，將手鎗對準諾斯珂夫底臉孔。

「我要打去你底腦袋！」他憤怒地說。

諾斯珂夫抬起他底眼睛，而又垂下頭去。

「不要太欺凌人，」他諛媚地說。「你雖然有錢，可是你不能收買一切。我對你說，我是想對你開一次玩笑。我曉得你底父親，而且常是向他奏手風琴的。」

猝然他將帽撲在頭上，彎身下去，拉出他底袴子底一隻腿，一邊呻吟着。於是從他底袋裏掏出一塊手帕，縛着他底傷，在膝髁上的腿。他老是向他自己怨語着，但雅各夫，他對於這個未成功的強盜底奇特的行爲充滿了疑懼，毫不注意他底話。

利那間，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想到，那對他是不常有的，他想他應該離開諾斯珂夫，他以到鎮上去，叫這守夜的人來管着這個受傷者。這樣他再到警察那裏，關於這次打搶可以有一個證據。但結果諾斯珂夫要將他底父親同教會執事的寡婦底祕密的故事告訴出來。也或許諾斯珂夫有許多類似匪徒的朋友，可以爲他復仇。無論如何他不能沒有給他一點報復就走開。

夜是漸漸地更寒冷起來，捻着手鎗的手竟冷到發痛。從那裏到警察所是離開的很遠，而且那兒個個人都一定睡着了。雅各夫憤怒地歛着鼻，不知道怎樣決定好，他後悔着他沒有立刻打死這個矮胖的青年人，這時他是曲着他底兩腿，彷彿他畢生都是跨坐在一只桶子上一樣。於是

他忽然說出一句無心想到的話

「雖然這是祕密的，我卻直爽地告訴你，」諾斯珂夫說，他仍然留心着他底腿，「我在這裏對你是有利益的，我看守着你底工人們。我特地的說我要對你恐嚇一下，但實在，我追着一個人，不過運氣不好，我弄錯了……」

「魔鬼！」雅各夫說。「你爲什麼要追他？」

「那是這樣的。關於這件事情你不知道。這班社會主義者是時常在教會執事的寡婦底浴室裏開會，談些關於叛亂和讀書的事……」

「你說謊，」雅各夫安靜地說，雖然他是真實地相信他的。「到那裏去的是些什麼人呢？」

「那我不能說。等到他們被捕了以後你會知道的。」

諾斯珂夫站起來，扶着籬笆的樣子。

「將我底手杖給我，」他哀求地。「我沒有牠不能走路了。」

雅各夫彎下身，拾起他底手杖，遞給他。於是他向四周看看，用一種低微的聲音說。

「但是你怎會弄到我底身上？」

「我不是有意的，我弄錯了。我所要的是別人，不是你。你當這件事情是過去罷，這是弄錯的。你不久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真話。你一定要給我一點錢，使我可醫我底腿。這樣就是……」

諾斯珂夫一手扶着杖，一手扶着籬笆，屈着腿，慢慢地從菜園走向鎮外的郊野的黑暗的屋子，當他走去的時候，似乎消滅了這雲底寒冷的影子。在他走了十碼以後，又溫柔地叫出來：

「雅各夫·彼得洛維茲！」

雅各夫很快地走上到他前面，諾斯珂夫說道：

「這件事無論對那一個都一句不要說！不然……你是知道的。」

他扶着手杖前去，使雅各夫沉醉在一種迷離恍惚的狀態中。有許多的事情，年青的亞爾泰莫諾夫必須立刻就解決了的。有一件事他是必須立刻決定的，就是他個人要向那裏去。倘若諾斯珂夫真的偵察着社會主義者們，他自然是更有用處的了。他是少不得的。但是推想起來，反之，這一切都是滑稽的事，有意揆延時候，而以後他是向他自己報仇，因為他底冒險的事是失敗了，

他被打了。當他說他弄錯了，說他底目的是給雅各夫一個恐嚇的時候，他仍然是謊話。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否他是受工人的賄賂叫他來謀害他的呢？在工廠的紡織工人裏面是有許多暴亂的騷橫的人，但是很難想到他們當中也有社會主義者。大部分可尊敬的工人像斯葉獨夫，克力古諾夫，瑪斯洛夫等，最近他們自動的請願，要公司開除一個很頑硬的擾亂和平的人。否，諾斯珂夫大概是欺騙他。他應不應該將這事告訴米倫呀？

倘若他將這關於諾斯珂夫的事告訴米倫，結果怎樣他就不能想像了。他底堂兄弟一定要詳細地問他，像法官一樣，找出他為什麼控告諾斯珂夫的原因來，而且一定的要有種種的戲笑他。倘若諾斯珂夫是一個偵探，米倫大概是早已知道的。結果，這一切都弄不清楚，究竟是誰弄錯，諾斯珂夫呢還是他自己。諾斯珂夫這樣說過：

「你不久就會知道，我所說的是真話。」

他注視着這個獵人底後影直到他消失在夜之黑暗中。這一切看起來都很簡單而容易明瞭——諾斯珂夫很明顯地要想盜劫他，他就用鎗打了諾斯珂夫。但這不過是事情之開始，這事

情竟頭緒紛繁地可喫驚地像一個惡夢。諾斯珂夫沿着籬笆走去的步態，是有些奇怪的，同時像破布的稠密的團從他底後面爬上來的影子，也是有些奇怪的。這在雅各夫還是第一次，他從沒有看見過影子的跟着人是如此的不祥。

他用全力的思想，竟被那種思想弄得完全疲倦了，年青的亞爾泰莫諾夫決計等一下，目前他一句不說。可是他不得不想着雅各夫他感覺得不好，終日雙眉打結地走來踱去，在喫飯的時候，那時工人從工廠裏放工出來，他站在辦公處的窗邊望着他們，猜想他們裏面誰是社會主義者。莫非是火夫伐斯凱，一個跛足的褻褻的人，知道撰構諷刺的小曲的技藝，從木匠塞拉斐那裏學來的。

幾天以後，年青的亞爾泰莫諾夫練習騎馬，這馬空停在馬房裏很久了，那時他瞥見憲兵尼斯得蘭珂在森林的旁邊。他穿着皮短衫，長統靴，手裏捻着鎗，在他旁邊有一只獵袋，裏面盛滿鳥兒。他站在那兒，臉孔向森林，背向着路，當他俯下頭去點香烟的時候，兩手舉起到臉孔。在陽光底下，他底紅的皮短衣的背竟像是鐵做的。雅各夫立刻決定怎樣做，跑上到他前面，給他匆促地致

敬。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

「朋友，這是第三天了，我底妻的病是一天壞一天。」

尼斯得蘭珂將這個憂傷的消息用一種很活潑的語氣告訴他，以後他一邊拍拍獵袋，又說：「你看成績不壞罷？」

「你知道諾斯珂夫獵人麼？」雅各夫低聲地問。

這軍官底眼睫奇怪的向上一擡，他底中國式的鬚髯輕輕地摸着。當他將鬚髯擡向一邊，他是迷着眼，望着天空，這樣，雅各夫就猜到他是打算對他說謊話了。

「我怎麼會知道諾斯珂夫麼？他是誰呢？」

「打獵的。他是一個卷髮而彎腿的人……」

「是他麼？在森林內我似乎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一個人的。他有一支很破的鎗，他有沒有的

呀？」

現在這軍官是凝視着雅各夫底臉孔，帶一種強固的疑問的表情在他底灰色的眼睛內，在他底兩顆眸子的中央是閃着光明的火星。雅各夫很快地將諾斯珂夫的故事告訴他，而尼斯得蘭珂他用鎗柄將一條樅樹錐敲到地裏去，兩眼低垂地聽着。

「你爲什麼不報告警察呢？」當雅各夫一說完他就問，沒有抬起他底眼睛。「那是他們底職責，你應該去告訴他們。」

「但是我這樣告訴你，他似乎偵探着工人們的行止，這是你底職責……」

「我想這是的，」憲兵說，弄熄他底香烟在鎗管上。他又一次直視着雅各夫底臉孔，從他半閉的眼睛裏望出來，而且婉轉地說些什麼，那是不能完全聽得懂的。無論如何主要點是這樣的，雅各夫是破壞法律，他隱匿盜案不報告警察，但是現在說出來是太遲了。

「倘若你那時將他拉到警察局裏，事情就要簡單得多了！雖然並不能十分簡單。但是現在你怎樣能證明他搶劫你呢？你不是說你打傷他麼？這是不可能的，打傷一個人因爲恐懼，或者不留心，或者偶然……」

雅各夫知道，尼斯得蘭珂在很巧妙地混淆他，甚至恐嚇他，將他底注意點從這件事拉開，當這軍官說到因為恐懼而打傷一個人是可能的時候，他底猜想是更確定了。

「他說謊，」他自己想。

「是的，我底朋友，這個蠢貨要做偵探將來一定會倒霉的。我們要問他，他知道什麼。」
又將手放在雅各夫底肩上，他說：

「注意。你必須對我保守忠實。這消息不能被第三人知道。你知道麼，這是你自己底事情？這樣你願對我守約麼？」

「我自然願意的。」

「你關於這件事不會對你底叔父或對米倫·亞歷舍維茲說出隨便什麼話來麼，——就是說你還沒有告訴他們麼呀，那是很對的，我們讓他們自己去推斷罷。不要對任何人說你明瞭麼？這蠻人壞傷他自己了。你對於這事沒有什麼關係。」

雅各夫微笑了。這是另一個人，對他說話的，是一個愉快的好脾氣的人。

「再會，」憲兵說。「記住，你對我誓守忠實！」

年青的亞爾泰莫諾夫幾分舒服地回到家裏。那天晚上他底叔父提議作他底城市的旅行，他就很快樂地動身，八天以後回來，同他底叔父坐着喫飯，帶着一種重又起來的焦急聽着米倫說話：

「尼斯得蘭珂變成一個不是如我所想像一般懶惰的人。他甚至存鎮上都捉到三個人了——莫特斯託夫教師，還有其他兩人。」

「有我們自己底人在內麼？」

「是的。斯葉獨夫，克力古諾夫，亞伯拉莫夫，和此外五個年紀更青的人。雖然這是從省城裏來的憲兵們將他們逮捕的，實在是尼斯得蘭珂底功勞。他底妻底病的確幫了我們不少的忙。無論如何他不是一個愚笨的人。他是怕他們將砍破他底頭顱……」

「他們現在已經停止殺人了，」亞歷舍說。

「呀，這我不知道，」米倫說。「在鎮裏此外還逮捕了一個人，一個打獵的。」

「諾斯珂夫麼？」雅各夫低聲恐懼地問。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和教會執事的寡婦住在一處的。就在她底浴室內，這班革命黨人開他們底會。你底父親曾經到過她底家，並且同她歡樂過，這是你知道的一件湊於同時的事看來是不好的……」

「是的，是這樣的。」亞歷舍說，搖搖他底光頭。「還有什麼辦法呢？」

燈光在雅各夫底眼前熄滅了，他不能再聽他底叔父和堂兄弟說些什麼。現在，諾斯珂夫是被捕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是強盜，這是很顯明的了，而且他受了工人團體的命令來暗殺他們底主人或襲擊他——他，雅各夫，想這是十二分可信的了。斯葉獨夫衣服時常穿得很清潔，而且不再年青了，這個快活的態度很好的鎖匠克力古諾夫，和那個愉快的亞伯拉莫夫，他會唱歌而且兩手非常的聰明。他想不到這班人也會是他底敵人。

他又想他底叔父底家要是變做比往常更嘈雜更討厭的了。雅各武萊夫醫生，鑲金牙齒的人，他對於無論什麼事，或無論什麼人，從沒有說過一句好話，只是冷笑，他底眼睛迷茫的仇視的

望着世界，他已變成更著名的了。他看報有一種威嚇的態度。

「是的，」他說，露出他底發光的牙齒。「我們是在變動着，我們是在醒覺着。工人變做像懶惰的女僕，她發覺她底主人是及意料地回家，在焦急中沒有被開除的她，急忙地清除了恐怖，試着要將他底被忽視的房子弄得有秩序。」

「醫生，你所說的話是含糊不明，」米倫愁着觀察說。「那是你底無理論，懷疑論所在的地方……」

但是這個醫生是比往常更高聲地談下去。他底議論是更長，他底話使雅各夫充滿驚駭。個個人都表示有所恐怕。人們互相以不幸憫嚇着，而且互相誇張其驚惶，直到他們幾乎對於他們自己的觀念和話語都有所恐怕。雅各夫將這個歸於一般人的愚笨的加深的結果。他自己卻也生活在非常的實在的恐怖之中，不是幻想的，他覺到他底頭頸上套着圈套，——這圈套，雖然是看不見的，卻老是漸漸更緊起來，而且拉他向前到一個很大的避不了的災難。

在這兩個月以來，他底恐懼是漸漸地更加深，那時諾斯珂夫仍在鎮上跑，亞伯拉莫夫，黃皮

的瘦瘦的鬍鬚刺的很光的人仍在工廠裏做工。

「你願意添用一個老手麼？」他微笑地問，雅各夫不敢拒絕他。

「豎牢裏的生活真難過，不是麼？」他問。

「裏面非常擁擠，」亞伯拉莫夫回答，臉上老是同樣地微笑。「倘若窒扶斯症不來幫這有權力者的忙，我不知道他們將我們放到那裏去。」

「不錯，」雅各夫想，一邊他看着這織工走開，「你總是笑着，但是我知道你底心裏想些什麼……」

就在這同一天的晚上，米倫對亞伯拉莫夫演了很兇暴的一幕。他實在給了雅各夫一頓醫罵，甚至向他頓頓腳，彷彿當他是一個茶房一樣。

「你瘋了麼？」他喊叫道，他底鼻子氣到發紅。「明天你一定要開除了他……」

幾天以後，當他在渥凱河洗早浴的時候，他無意之中看見瑪夫林副官和尼斯得蘭珂兩人，他們乘着小船向他而來，帶着釣魚桿，豎起來好像船頭帆桿一樣。這位冷血的副官，僅僅向雅各

夫無心地點一點頭，立刻就離開到河的中央去了，但是尼斯得蘭珂站着，而且動手脫去了衣服。
 「你不將亞伯拉莫夫收回去用，是一件可憐的事情，」他柔和地說。「我很抱歉，我不能如時告訴你。」

「這是米倫做的，」年青的亞爾泰莫諾夫含糊說，知道軍官底呼吸聲似火酒在猛烈地燒散一樣。

「這樣麼？」尼斯得蘭珂問。「你對於這事不負責任麼？」
 「不負責。」

「這是一件可憐的事情。那個人可以當作一樣引誘物，餌，而利用的。」
 這時軍官已經赤膊了，太陽照到他底身上像鯉魚的鱗一般發光。他用一種同謀的表情凝視着雅各夫，又向他：

「那末你底朋友，這獵人——你有見過他麼？」
 他發出一種柔和的自滿的小小的笑。

「你知道麼？」他繼續說，「他們叫他來獵擊你。他要想買一支雙管的鎗。朋友，人類所做的事當是被衝動所支配的呀！那獵人，他現在想做許多有利的事，因為我緊緊地捉住他底喉嚨，酬謝他對你所做的錯誤……」

「什麼錯誤當你說……」

「這是一件錯誤，先生，一件錯誤！」軍官頑固地重覆說，將手撥撥水，在他赤裸的胸前畫了十字，像馬一樣的在河裏闊步跨去。

「你這該死的東西！」雅各夫暗暗地想。

忽然死神到來，牠底來是正像閉了一間房子的門，在那裏一種嘈雜繼續着。在半夜，雅各夫被他底母親叫醒。

「立刻起來，」她嗚咽說，「契豐騎了馬來報告，說亞歷舍叔叔死了！」雅各夫跳起來。

「怎麼一回事？」他含糊的問，「他連病也沒有的……」

他底父親搖擺的走進門，苦痛地呼吸着。

「契豐，」他嗷嗷的怨說。「不要希望契豐有好消息了！唉，你看，雅各夫忽然……」

他赤脚的站着，寢服之外披着一件寬衣，拉着他底耳朵，望着他，彷彿他在一塊陌生的地方一樣。

「嗚呼，」他繼續呻吟着。

「怎麼樣發生的？」雅各夫困惑地問。

「他不悔悟的死了，」他底母親說，她底樣子有些像很大的粉袋。

他們坐着一輛四輪馬車趕去。雅各夫坐在馬夫的位子上，看着契豐坐在他前面的馬上忽上忽落，那時他底影子跳舞着，伸展在地上，彷彿牠自己想埋藏在地裏。

渥耳格在天井中碰到他們。她在草棚和天井的門中間走來走去，穿着白的裙和外衣，那是算她底夜服用的。在月光之下，她似乎青色而透明，而且這看來是很奇怪的，她底影子投在天井的光光的圓石子上變作很深的。

「我底生命完結了，」她悲哀地說。古楚，一隻黑狗牠不肯離開她，跟着在她底後面。

在廚房窗下的長檯上坐着米倫。他一隻手捏着一支燃着的香烟，另一隻揮着眼鏡，使眼鏡片和金絲在空中發光。他底鼻子不戴眼鏡似乎比往常大一些。雅各夫不響地坐在他旁邊，但亞爾泰莫諾夫站在天井的中央，向着一扇開着的窗凝望，像一個乞丐等着討什麼東西一樣。這時渥耳格望着天空，聲音尖銳地向娜泰勒亞說話：

「我一點不注意，當……忽然他底可愛的肩膀變作死冷了，他底可愛日子擰開了。這寶貝甚至沒有時間對我說一句最後的話。昨天他本來就說心痛的。」

渥耳格靜靜地告訴她這個故事，她底話說起來如同她底身體一樣投着一個影子在地上。米倫底香烟吸完了，丟在地上，將他底頭靠在雅各夫底肩上，溫柔地哭起來：

「你，你不知道，他是怎樣的好……」

「有什麼辦法呢？」雅各夫答，此外他不能想到什麼。他應該向他底孀孀說幾句，但說什麼呢？他仍然是靜寂的，望着地上，用腳劃着。

亞爾泰莫諾夫嘆息一聲，謹慎地走進屋內，雅各夫跣着足趾的跟着他。他底叔父睡着，身上蓋着一張被單。縛在他底頸骨上的手巾，是在他底頭上戳出來像一雙角，他底大的足趾從被單緊緊地伸出來。蒼白色的月亮很清明地照在窗上，而窗紗是微微地在飄動。古楚向天井嗚叫，彷彿向他回答，亞爾泰莫諾夫用一種大膽的態度做了十字，聲音過高地說：

「他有平安的生命與平安的死……」

雅各夫從窗口望見佛拉·波波夫夫人，她全身穿着黑色，像一個尼姑，這時在他嬌嬌的旁邊走着，濕耳格又將故事告訴她，聲音尖銳的：

「他竟在睡着裏面死去……」

「不要優」維亞洛夫溫和地叫。他用一把稻草洗刷着馬，又搖搖頭叫馬不要咬他底耳朵。亞爾泰莫諾夫也望着窗外。

「那傻子在那裏說話，」他呢喃的，「他一件事情都不懂……」

「一個人不應該說話，」雅各夫想，走出到沿階上，他開始望着婦人們底影子——她們中

一個穿着黑色，另一個白色——她們掃着石子地上的灰塵，地是變作更光亮更光亮的了。他底母親向契豐輕語着，他點頭承認，彷彿他也是一隻馬，在牠底眼睛裏有古銅色的斑點。於是亞爾泰莫諾夫也走出屋外，娜泰勒亞對他說：

「你應該拍一個電報給尼基泰·伊勒茲，契豐知道他住的地方。」

「契豐知道是他！亞爾泰莫諾夫憤怒地重述着：『米倫，差一個人叫他去……』」

米倫跑來，當他回去的時候他底肩撞在門柱上，又用他底手敲敲這門柱。

「也差一個人叫伊勒亞去，亞爾泰莫諾夫在他背後叫。從一個黑洞裏，那是牆被拆掉的，

米倫回答：

「伊勒亞不能回來。」

「你知道，我同他生活了三十年，涅耳格說，好像她說些什麼連她自己都奇怪。」在我們未結婚以前，我們是做了四年的朋友。以後我將怎麼活的下去呢？」

亞爾泰莫諾夫走到雅各夫的前面。

「伊勒亞在那里？」

「我不知道。」

「你說謊，你真的不知道麼？」

「爸爸，現在不是談伊勒亞的時候。」

雅各武萊夫急忙地跑進天井。

「在寢室麼？」他問。

「你這傻子！」雅各夫想。「你沒有方法使他活轉來了。」

他爲一種不能逃避的憂傷的時間所壓迫。一切圍繞在他四周的都過分地苦痛：人們，他們底談話，反噬的馬在月光下照耀的像青銅一樣，還有黑狗的靜默的悲傷。他底嬋嬋濕濕耳格在他看來是很驕傲的樣子，因爲她和她底丈夫所過的生活是怎樣地快樂。他底母親是在天井之一角上嗚咽着，似有意要離開人們一些。他底父親底眼睛是一動不動，他底臉孔有如木頭的一樣。實在，一切都比事實所應該的苦痛得多。

在他底叔父亞歷舍落葬的一天，當棺材已經放下在墓穴裏，一把把的黃土向上面蓋上去的時候，他底叔父尼基泰卻出現在墓地上。

「這兒又是一個同等的人，」雅各夫想，當這和尚靠他底身子在他早年所手植的樺樹底樹幹上，雅各夫仔細地看着他精瘦的軀體。

「你來的太遲了，」亞爾泰莫諾夫說，一邊他走上到他兄弟的前面，揩着眼淚。這和尚垂下頭，垂到他底駝峯以下，像烏龜一樣。他底樣子像乞丐。他底裝製退了色，他底僧帽變作和舊錫桶一樣，他底靴的後跟也穿破了。他底臉孔是醜陋而浮腫，他底糊模的眼睛望着圍繞在墓邊的人們底背後，對亞爾泰莫諾夫說着什麼，聲音是輕到聽不見，那使他底稀疏的灰色的鬚鬚顫動着。雅各夫望着四周，他看見有幾打的眼睛好奇地觀看着這和尚，大概因為人們都知道他就是所謂駝背兄弟，富人底叔父，因此等待着有什麼罵的事。雅各夫知道，鎮裏是傳說着，亞爾泰莫諾夫一家是有一個駝背的兄弟隱藏在寺院裏，如此他們可以多分到他們父親底財產。

肥胖的好脾氣的尼古拉神父，正高聲地懇勸着涅耳格。

「我們一定不要呻吟，流淚，觸怒我們底主上帝，因為這是他底意志……」

「但是你知道，我沒有號哭與怨訴，」渥耳格高聲地回答。

她底手顫抖着，一邊她是困惑地摸索着她底裙的袋子，舉動是癡癡的，她想藏她底手帕，她底眼淚已將她捏成一個小小的濕的球了。

契豐·維亞洛夫很技巧地幫助管守墓地的人填滿這墓，那時米倫如石頭一般的站着，這駝背和尙聲音低低的憂傷的向娜泰勒亞說話。

「呵呀，你是怎樣地改變了，」他說。「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又摸摸他底胸前突出來的骨，不必要地加添上說：

「你不能再認識我了。他是你底雅各夫麼？那個長長的人是渥勒渥希，凱底米倫麼？是的，是的，我知道，讓我們去……」

雅各夫還留在墓地裏，一息以後，他看見諾斯珂夫在工人的羣衆裏。這獵人是和跛足的火夫伐斯凱一同走過他身邊，當他走過的時候，他用一種不快樂的似詰問的目光向雅各夫底臉

孔望着這人心想着什麼呢？他對於這個用鎗放他，而且可以殺死他的人的意向自然不會明白的。

契登走到前面，他底手拍着外衣上的灰塵。

「看，亞歷舍·伊勒茲時常怎樣地努力，」他說，「但是……當尼基泰·伊勒茲他是一個懦弱的……」

「有一個……」雅各夫忽然說，又止住他底句子。

「什麼呀？」

「工人們都爲我底叔父悲哀。」

「爲什麼不呢？」

「有一個人叫做諾斯珂夫的在這裏，」雅各夫重又開始說。「一個打獵的人，關於他我應該告訴你……」

「連一匹馬死了人也要悲哀，」契登思考地說。「亞歷舍·伊勒茲是時常——彷彿他打

他自己一下一樣。在死的前一天，他還對我說……」

雅各夫又不說了，知道他底話是爲契豐底智慧所不及的。他決定將諾斯珂夫的事告訴他，這是不得不告訴別人的，因爲他覺得對於這人的想念比任何其他的想念，都要難堪。剛在昨天這個彎腿的人和他底愚笨的兵士底臉孔出現在鎮里的一個角落裏，而且走到他底前面。

「你應該還我這一點點債了，」他說，脫了他底帽，眼睛凝視着帽的裡裏。「你答應給我一點錢醫我底腿的。而且，因爲你底叔父已經死了，你可以把這筆錢看作祝福他底靈魂之用。而且我有機會可以買一個非常好的手風琴，那將安慰你底父親……」

雅各夫驚奇地注視他，一句不說。於是諾斯珂夫又溫文地堅執的接上說：

「同時，因爲我在維護你們的利益，而反對俄羅斯的敵人……」

「你要多少？」雅各夫問。

「三十五盧布，」諾斯珂夫停了一息回答。

雅各夫給了他錢，很快地離開了，他感覺着擾亂而驚慌。「他以為我是一個傻子，」他想。「他

以爲我怕他，這流氓！不，你等着……」

現在雅各夫慢慢地走回家，專在想着怎樣的脫離開這個人，這人是毫無異疑地要想將他放在斧刀之下像一隻牛。

殯葬的筵席的嘈雜是無窮地延長着。人們着請教會執事卡得耶夫，和唱班合唱着「永久的休息」一歌以紀念死者。什鐵庚酒喝得很醉，他將一只叉在空中搖，不合禮的態度恫嚇的唱着：

「好闊的武士們告訴着故事

關於有趣的混戰的事情。」

斯得班·巴爾斯基高聲地稱贊着亞爾泰莫諾夫，當他底身體，那是柔軟得如同絨毛枕頭，擠進車子的時候：

「唉，彼得·伊勒茲，你實在愛你底兄弟呀！我一定很久不會忘記，像這樣的一次殯葬的宴

會！

亞爾泰莫諾夫喝醉了，雅各夫聽到他底刻薄的諷刺的回答：

「一切你都會很快地忘記了，因為你底身體就要迸裂了。」

米倫並不同意，亞爾泰莫諾夫請了什鐵庚，巴爾斯基，伏洛波諾夫，和其他幾個鎮上的被人尊敬的人來，在他們來的時候，雅各夫顯然不舒服的。他半點多鐘沒有坐在筵席桌上，以後他就站起來闊步走出去，像一隻鶴。渥耳格也跟着他漏出去，再以後這和尚也退出去，顯然地他是被那些半醉的人們，問着關於寺院的生活的許多話而弄厭倦了。亞爾泰莫諾夫的行動似要匿惱了個個在座的人，在整個筵席的時間，雅各夫都等着他底父親和鎮上的人們中間，發生一場爭鬧。

娜泰勒亞，因為討厭波波夫夫人伺候渥耳格的態度，噙着嘴回家了，但亞爾泰莫諾夫爲了某種原因很想在亞歷舍的工作室內過夜，這一切在雅各夫看來都非常地奇怪的，不必要的，仍然使他擾亂。在沙發上睡了兩個鐘頭，他睡不去，於是走出到天井，坐在廚房窗下的長檯上，契豐

的旁邊，看見這和尙底黑影子，像破碎了的機器的一部分一樣。他是更小，更闊，光着頭沒有戴僧帽，他底朽腐的臉孔看起來像孩子底一樣。他手裏捏着一只玻璃杯，在他旁邊的檯上，放着克伐司的酒瓶。

「那裏是誰？」他溫聲地問，立刻他自己回答。「那是耶沙。耶沙，來，坐在老人的旁邊！」舉起酒杯對明月，他看着杯底的浮雲。明月躲在望樓的後面，浴在朦朧的銀色的光裏，又浮現出來，驅逐夜之暖的和黑暗。望樓上邊的雲彩，有如由氈繡的布塊精緻地織成的青色的天鵝絨。亞歷舍底寵愛的動物，古齊，一隻絡着大口套的狗，是在天井中沉思地跑着，牠一面走，一面嗅着地，當牠嗅着的時候，忽然舉起牠底頭向着天，發出低聲的疑問的嗚叫。

「嘿，古楚，」契豐低聲地說。

這隻狗就跑到他前面，牠底沉思的頭向契豐底膝間擠進，哀鳴着。

「牠清楚的，」雅各夫評說。沒有人回答，但是他很想繼續說話，使他自己不會墮入思想裏。「牠知道的，我說，」他堅持地重述着。

「牠爲什麼不知道呢？」特伏爾尼克溫和地問。

「在蘇台耳寺院裏的狗，常常連賊都嗅得出來的，」和尚回憶地說。

「你方才說些什麼呀？」雅各夫問。這時和尚已經喝完克伐司了，用他發紫的袖揩了嘴，開始含糊的沒有牙齒的說話，聲音很像什麼人韃韃地走下樓梯一樣：

「契豐在這里是注意到的，人們又都傾向於暴動了。看來是很像這樣的。他們都在思考着什麼似的……」

「他們也都會做的，」契豐插進說，他撫着狗底耳朵。

「狗叫牠跑開，」雅各夫命令說。「牠身上滿是蚤。」

特伏爾尼克拿了古楚底爪，又用腳踢開牠。但是這動物僅僅將尾巴夾進牠底後腿，坐下了，向他們愛傷地吠了兩聲。三個人都看着牠，忽然他們中的一個想到一件事，契豐同和尚對於這隻孤獨的狗的爱傷是比對他底葬在地裏的主人更厲害。

「他們將起事了，」雅各夫說，他小心地竊視着天井的黑暗的一角。「契豐，你記得斯葉獨

夫和他底朋友們被捕的事麼？」

「我自然記得的。」

這和尙從他裝裝底衣袋裏取出一隻小小的錫的盒子，又從裏面拿出一把的鼻烟。

「你看，我吸鼻烟了，」他告訴他底姪兒。「這可以幫助我底眼睛。我底目光已經變壞了。」
他打了噴嚏，又打着。

「他們甚至在鄉村裏逮捕……」

「各處都有許多的偵探，」雅各夫說，他試着想簡單地說。

「每個人都被注意。」

「倘若你不注意，」契豐呢喃說。「你不會知道什麼事情。」

而雅各夫，他躊躇地捲着舌頭，震顫着，一半由於恐怕，一半因為夜氣之寒冷，幾乎耳語般地

說：

「甚至在我們中間也有間諜。關於諾斯珂夫這獵人有許多不好聽的謠言。這或許就是他

說出斯葉獨夫和鎮上的那些人的。」

「啲，你這傻子，」契豐停了一息叫道，他向狗伸出了他底手，又立刻收回來放在膝上。雅各夫感覺到那些話都是懶懶地說出來的，而且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但是不知什麼緣故，他忽然給契豐一個警告。

「不要說到諾斯珂夫，」他說。

「我為什麼要說呢？他和我毫無關係。而且即使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人完全相信他的。」

「那是真的，」和尚說。「無論什麼事都半可信半不可信的。在戰爭以後，我對幾個受傷的兵士講話，我覺到就是連兵士他也不相信戰爭的。這是一個鐵的時代，耶沙。什麼地方都是鐵和機械！機械在工作，歌唱，說話！但是我們在這鐵的世界的工廠裏必須要有另一種的人——一種鐵的人。有許多許多人，他們是相信這道理的，我遇見過幾個。他們說：「我們將給你們這些愚夫一兩件事看看。」其餘，相反的，很會見怒。他們慣於聽從一個人底命令，但是當一個金屬的命令，像鐵一樣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受之如同一個侮辱！他們慣用那些能夠用手擎舉的斧頭，錘子，以

及一切的工具，但是在機器裏面，他們能够舉一件差不多兩噸重的東西，可是仍不覺得費力。

契豐呻吟了一下，向雅各夫作一個聽不見的笑，因此他沒有猜疑。

「他們將車子放在馬的前面，」他說。「噫呵，這班魔鬼呀！」

「於是很多的人們是惱怒了，」和尚很快地接着說。「我在各處走了三年，看見他們是怎樣地惱怒。而他們底激怒是沒有理由的。他們互相激怒着，但是他們底聰明和愚笨兩者都同樣地應受責備。那是神父格勒勃告訴過我的，他是十分地對呀！」

「他還活着麼？」契豐問。

「他不復是一個神父了，」尼基泰答。「他棄去了神父的職，現在在鄉村的集市上賣書。」

「他是一個很好的神父，」契豐說。「我時常到他那里去懺悔的。一個好人。他因為窮只是假做着神父。他並不真正相信上帝，我這樣想。」

「不是，他是相信基督的。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底信仰之路。」

「那是要到混亂的地步的，」契豐嚴厲地說，他又不愉快地微笑起來。「這是想得太多的

結果……」

亞爾泰莫諾夫默然地走出到前階，赤腳，穿着衣服，仰望着青灰色的天空。

「我睡不着，」他對在窗下的人們說。「這隻狗吵了我。而你們只管在這裏繞舌……」

這隻狗，豎着兩耳坐在天井的中央，悲鳴着，向着一扇開着的窗的黑洞注視，無疑的，牠是等着牠底主人叫牠。

「契靈，你總是時常重述着你自己底格言，」亞爾泰莫諾夫開始說。「你看，雅各夫，農夫們是被一個觀念而弄得着魔了，那是——狼是怎麼樣跌在陷阱裏的。你底哥哥恰恰也同樣。尼基泰，你有知道伊勒亞麼？」

「是的，我曾經聽到過。」

「我趕逐他了。他跳上一匹借來的馬，跑去了，但是他到那里去呢？自然這不是個個人所能夠的，他能拋棄豪富，我不知道他現在怎樣……」

「亞歷舍也是上帝怕他的人，」尼基泰靜靜地說。

亞爾泰莫諾夫舉手到鬢角，沒有說話，以後他叫雅各夫到涼亭裏去拿絨毯和枕頭。

「或者我睡到那裏去。」

他幾乎覺得自己有些可怕，對於他底笨重的身體，完全白色的包紮，他底弄亂的頭髮，浮腫的棕黑的臉孔。

「尼基泰，你對於機器所說的話，都是完全胡鬧的，」他說，站在天井的中央。「你對於機器知道些什麼呢？你底職業是談上帝。機器不妨礙……」

契豐魯莽地固執地截斷他說。

「機器使人底生活更加親愛而吵鬧一點。」

亞爾泰莫諾夫揮手他，然後走到花園裏，雅各夫拿着枕頭走在他前面，他底心是充滿了憤怒的憂黯的思想。

「我底父親和叔父對我像什麼骨肉？他們不能幫助我。」

亞爾泰莫諾夫沒有叫他底兄弟住到他底家裏去，這和尙就住在渥耳格的屋頂樓內。

「我不在這裡住長久，」他告訴她。「我就要走的……」

他住在那裡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除出人家叫他下樓以外，他自己也從不到下面居室裏來。他常在花園裏散步，砍去樹木的枯枝，當他俯着拔野草的時候，他很像一隻烏龜在花園裏爬。他底身體是枯瘦而收縮，他和人們講話是聲音低低的，彷彿他告訴他們什麼重要的祕密一樣。他不大自願地到教堂裏去，以身體不健為口實而原諒他自己，在家裏做祈禱，但對於上帝說的很少很不願，一切這種談話他都是頑固地避免着。

雅各夫看出來，他和涅耳格做了很好的朋友，而且非常地被靜默的佛拉·波波夫夫人所尊敬。甚至米倫，聽着和尚雲遊的故事，和他所遇見的人，他很有趣，雖然自從他底父親死了以後，他是比往常變得更冷酷更驕傲，在工廠內發施命令，彷彿他是一家最長的似的，而且侮辱雅各夫像一個僕人。

這和尚看見娜泰勒亞底橫闊的紅臉孔，是和他看見其他一切東西同一切人一樣的有興趣，但是他對她講話是比對其餘的人更少，甚至她漸漸地忘記了怎麼說，而只是對他喘氣。在她

底愚笨的眼睛內，老是有一種笨相的看法，只有很少的時候她有憂慮的樣子。關於她丈夫底健康，對米倫的怕，以及當她看見肥胖的和沉默的雅各夫時的快樂。這和尙同契豐並不常是很好的。他們互相怨謗，雖然他們沒有爭吵，他們各人互相走過去竟像兩個瞎子一樣。

他底叔父底這一副黑瘦的樣子，在雅各夫底生命上印上另一種的印象，因為他一看見他就想起什麼淒慘的預兆來，而且他底黑瘦的臉孔使這位少年人聯想到死。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觀察家內一切的事情，都從他自己底苦惱的觀點上去看；可是雖然這些苦惱是不斷地增加着，而新的憂慮又接連地在家裏起來。雖然像他這樣戀愛有經驗的人，他底男性的直覺繼續地告訴他，波林娜對他是逐漸地冷淡了，他底這種猜疑又被這冷血的瑪夫林副官證實了。最近當副官遇到他的時候，他只是用疏忽的手指觸一觸他底帽邊，向上翻一翻他底眼睛，彷彿他觀察着什麼很遠的地方的很小的東西一樣；而從前，他是很可愛而溫文的，而且不只一次，在公共的聚會上，當他或者向雅各夫借錢打牌，或者他要求延期還債，他都稱讚地說：

「亞爾泰莫諾夫，你有一個破兵的姿勢。」

或者他說一些什麼別的使他快樂的話。雅各夫被這個武官底粗躁的好心所諂媚，他看起來好像彈性橡皮做的一樣，而且他底冷靜的藐視使全鎮的人都喫驚，他底計巧，力量，和過甚的勇敢，那都是無疑地藏在他底品性裏面。他望着人們底臉孔，眼睛是圓而如石的，對人說話，聲音也幾分破碎而驕傲。

「我是一個冷血的人，」他常說。「我不能忍受別人的誇張。」

郵局長特洛諾夫，他雖然老而病，鎮上的人們卻個個怕他的，因為他底陰險的性情，瑪夫林因為打紙牌和他爭鬧起來，對他說：

「我不打算擴大其事，但是你真是一個老傻子！」

現在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疑心他是他底情敵，怕與他衝突，但他沒有丟棄波林娜，他反而覺得她是更加可愛。然而他給她不只一回的警告：

「你留心！」他說。「倘若我看出你和瑪夫林有一點的关系，我就拋你出去！」

此外使他不安的是獵人諾斯珂夫。他臥在鎮外的郊野上，相近凡太拉沙河的小橋的旁邊，

等着他，或者從什麼地方忽然出來，常是向他要錢，彷彿是他應得的報酬一樣，他底眼睛緊緊地釘住他底帽。

對於這事是特別地不舒服，就是這獵人常是在同一個地方出現，從芋蕨，牛蒡和兩株彎曲的柳樹間的草叢中出現。兩年以前，那里本有一座房子，是屬於一個名叫潘斐耳，賣菜的人的。以後這賣菜者被人殺死了，他底房子放了火，柳樹也燒掉了，黏土性的地混雜着炭和灰，被人們作几柱戲而踐踏平了。在瓦礫堆裏，爐灶仍在着，烟肉豎向青天，在這之上，清明的夜裏，一顆淡綠色的星可以被看見低低地在空中閃爍着。諾斯珂夫慢慢地背響沙沙的走過芋蕨，從烟肉的後面浮現出來。

「我將使牠合你底算，」他呢喃說。慢慢地脫去了他底帽子。「此地還有別的什麼集會……」

「那都不是我底事情，」雅各夫憤怒地說。在諾斯珂夫底回答裏，他能聽出顯明的厚顏的話來。

「固然不是你領導的，但是這件事仍然同你有關係的。」

「真可惜我當場沒有打死他！」雅各夫第十次的後悔。

「你必須更當心，知道麼？」他說，給了這偵探一些錢。

「我知道的。」

「記着，不要來吵擾我。」

「我爲什麼要吵擾你呀？你放心罷。」

「是的，他自然當我是一個傻子……」

在認識了他底能力之後，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確信這個彎腳扁面的少年所能够做的，只不過向自己報復鎗擊之仇而已。他的確想這樣做的。諾斯珂夫或許會給他一個恐嚇，也或許會用他給他的錢去賄買幾個工人，叫他們來殺死他。所以在雅各夫看來，在工人們對他的諦視中，流露着更多的注意和毒恨。

米倫仍然在日益加甚地非難工人們之所以叛亂，並不是爲着改善他們的境遇，而是因爲

他們被那種荒謬的無意識的思想所灌輸了，就是一定要把銀行，工廠，以及國家的全般大政，都拿到他們自己底手裏來。每當他談到這裏的時候，他就身體挺的筆直的，同時運用他底長腿，在房內踱來踱去。有時他又扭轉他底頭頸，將手指插進他底領內，雖然他底頭頸是細的，而他底短領是很大。

「就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這樣的。只有魔鬼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就是你自己底兄弟也是一個這種理想的擁護者。老鴉的我們底政府……」

雅各夫知道米倫之所以發這些議論，是要使聽者和他自己信服他在「皇家會議」中的位置之正當；然而他底堂兄弟的憤激之言，留給雅各夫一種畏懼的隱憂，而增強他自己在數百的工人中毫無保障的自覺。有一次他甚至經驗到一種類似突發的恐怖的感覺。一天早晨他被工廠的天井中的呻吟和叫喊所驚醒，他從枕頭上抬起頭來，望見騷亂的羣衆的陰影在沿着一所棧房的光滑的白牆疾馳。他們在一上一下地跳躍着，揮舞他們底臂膀，彷彿整座的建築都在沿着地面移動着似的。忽然間熱汗洒滿了他底全身，他一面在靜思中叫喊，一面想道：

「暴動呀……」

比較真實的人們更爲不怖的那羣陰影旋即消逝了，同時雅各夫發覺了那種通常的星期一的騷亂剛在工廠的門前發生了——幾乎每一個假日之後，都有一次騷亂——這些呻吟嘆息着的黑影的可怕的賽跑，依然烙印在他底記憶上。一般的生活變成了這樣的恐慌，甚至閱報都是不愉快的，而且他也沒有心思想去讀牠。愚樸和沉靜都在消逝着了，一切都顯露着愁悶，同時新鮮的人物也在陸續登場。

他底姊姊泰得耶娜忽將她底未婚夫從伏爾加洛特領回家裏來，那是一個瘦小的人兒，他底紅頭髮的上邊，戴着一頂工程師的帽子。他底兩腳非常輕敏，心神十分怡悅，他少泰得耶娜兩歲，家人都照她底樣子，叫他米蒂亞。他愛彈六絃琴和唱歌，雖然其中有一首他特別地愛唱的詩歌，雅各夫卻認爲是對他姊姊的一種侮辱，而且擾亂他母親的心神：

「我底愛妻靜寂地躺在她底墓穴裏——」

上帝呀！容她進入天國裏罷！

可是泰得耶娜倒不動怒。她也和旁人一樣，常常以他爲娛樂，甚至娜泰勒亞也時常親愛地對他說：

「唉呵，你這小金雀！你很會唱歌，你這小丑！」

米蒂亞能够無限景地喫東西，好像一個傻子。

老亞爾泰莫諾夫就駭異地向他凝視，彷彿在夢中一樣，又瞬目問道：

「從你底食量看來，你應該會喝酒的。是麼？」

「會的。」他底女婿答道，晚餐時他果然喝很多的酒。他到過很多的地方，到過伏爾加河，烏拉爾河，克里米亞，以及高加索等地，而且知道無數的有趣的傳說，故事，和滑稽的言辭。他似乎是從一個愉快的安閒的國度裏走出來的。

「生命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他時常說。他立刻就滑入那迴旋不息的事業的圈內。爲工人

們所愛好，同時又為青年人所嘲笑。年老的織工們都誠懇地向他點頭，甚至米倫，當他在傾聽着他底異彩煥發的談話時，也會用他底舌頭從他底薄唇間舐去了他底微笑。此刻，他在靠著米倫的旁邊，穿過工廠的天井，走向那第五個伐木樑。只有這個伐木樑，紅磚疊成的手掌上的第五個指頭，至今還在緊抱着大地。牠是包圍在建築架的裏面，木匠們在樑上忙着工作，斧頭閃爍如銀花，黃金和玻璃在米倫的眼鏡中放射着光輝。米倫伸出他底臂膀，好像一些無價值的古畫中的軍官，同時米蒂亞在點着頭，一面也在揮舞他底兩臂，彷彿他在拋擲什麼東西到地面上似的。

雅各夫望辦公室的窗子望着他們。他也喜歡他底姊夫的，因為他老是在放射愉快，使他忘掉許多重壓在心上的事情。他甚至妒忌米蒂亞底氣質，但同時又對他起了一種奇異的猜疑。他在這裏不會久長的，雅各夫想——或許住到明天——此後他或許會委身於舞台生涯，或許會做理髮匠，或許突然出走，和來時一樣倉猝。米蒂亞還有別的美好的品性。他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什麼貪婪的。他不問泰得亞娜究竟有多少嫁粧，雖然這或許是由於她的一些秘密的策略。然而她父親在未醉時還咆哮着：

「我一直在忙碌奔波，原來是爲着這樣一個如胡蘿蔔的傢伙呀！」

米倫也結婚了。

「讓我把老婆給你們看，」他從莫斯科回家時說，同時領出一個肥胖的藍眼睛的洋娃娃，頭髮卷曲，臉部歪斜的，她具有洋娃娃的縮小的尺度，可是帶着一種無比的酷肖，那在雅各夫看來倒不像一個真實的女人，卻像他叔父亞歷舍的得意的時鐘上的那個中國式的小雕像——這雕像的頭部曾被弄斷了，而重又歪斜地插上去的。時鐘是放在一張攔樣的上邊，這小雕像的背後朝着房裏，面前是鏡子。米倫宣布他老婆名叫安娜，十八歲，但對於下面這兩件事實倒未絲毫說及，就是他會同她拿到二十五萬盧布，以及她是一個紙業製造家的獨養女。

「請看他們的結婚罷！」亞爾泰莫諾夫咆哮着，紅眼睛望着雅各夫。「只有魔鬼知道誰是你的伴侶呀！伊勒亞也灰塵似的飛出家裏了。」

亞爾泰莫諾夫走路困難，他行走時那軟弱枯瘦的身架在擺蕩着。在雅各夫看來，他是被他那肉體上的不健全所激怒，同時故意賣弄他那質樸的老年的難堪的醜態。他裸着脹胖的胸膛，

穿着夜間的服飾，披着一件無帶的寬衣，赤脚的拖着拖鞋，到處行走着，正像從前他爲着要激怒他底女兒耶勒娜，而在她前面所裝扮的一樣。有時他在辦公室裏站的很久，妨礙雅各夫底行動，同時悲歎他自己完全致力於那個工廠和兒女們，而在討厭的烟圈中消磨了一生，覺得毫無興味。

雅各夫不響地聽着，因爲他知道這些悲歎能安慰他父親，使他擴展，長成，直到他像一座鐘塔那樣的高大，而這座鐘塔，太陽在早晨還沒有瞥見人們底屋舍的時候就看見牠，而且當牠在晚間離開時又對牠作了最後的告別。然而他從這些悲歎中又獲得了一個教訓式的推斷，就是像他父親這樣的生活是錯誤的。

他常常發覺亞爾泰莫諾夫在悲嘆够了之後，就起了一種傷損人家，玩弄人家的熱烈的渴望。他會走到他年老的老婆那裏，這時她坐在窗邊，望着窗外，她那無所爲的兩手放在膝上，空虛的眼睛釘住着一處，他坐到底旁邊，開始麻煩她了。

「你在想些什麼？」他說。「你是肥胖的，可是沒有什麼特色。孩子們都不要見你了。泰得亞

娜對廚子說話還比較對你說的溫和些，那勒娜簡直忘掉你了。她從沒有來過家裏，她有來過麼？她顯然又找到一個新的愛人了。還有伊勒亞——他在那裏呢？」

這倒使他老婆沉痛起來。她那紫色的臉龐立刻傾流着眼淚，這種眼淚似乎不僅從她底眼睛裏流出來，而且還從她那突出的雙頰上的每個毛孔，以及她那多毛的兩頰上奔流出來，同時她耳邊的一些地方也在迸流着。

「你已開了一個漏洞，水因此湧出來，」老人輕蔑地呢喃地說，一邊走開，烟一般地掃了她去。咳，她是沒有興趣的。

他並未嘲弄雅各夫，雖然他底兒子老是覺到他在用一種帶有侮慢的憐憫的神氣看着他。『噫呵，你那空虛的眼睛……』他有時嘆息一聲。

米倫是嘲弄不到的，顯然的，亞爾泰莫諾夫老在諱避着恐嚇。那是雅各夫所懂得的，大家都怕米倫，不管在工廠中，或在家裏，從他底母親和他那中國式的雕像似的老婆起，下至管正門的僕人格利希凱止。當米倫穿過天井的時候，他那修長的後影似乎在他周圍創造着和平和靜寂。

亞爾泰莫諾夫對於玩笑他那紅頭髮的女塔感不到滿意，因為米蒂亞娜知道如何玩笑他自己，顯然的，他自己打了他自己一下比較被別人打總要快樂些。泰得亞娜懷孕很大了，驕傲地噉着嘴唇，而且在書寢的時候，一下會讀三本書。以後她就散一散步，而她底丈夫像一隻小狗似的跟在她旁邊。

亞爾泰莫諾夫時常叫駕馬，到鎮上去惡惹他底兄弟和契契。雅各夫再三聽到他在怎樣地惡惹他們。

「什麼，莫非修道士都不相信上帝了麼？」他擲揄那個修道士。

尼基泰聳一聳他底駝背，用他底長手緊緊地敲了一下膝頭。

「呵呀，你不應該那樣說的，」他用一種柔和悽惋的音調答道。

「我為什麼不應該說？你沒有戴着本行的帽子。你這頂帽子是不對的。你全體服裝都是不對的。你是那一宗的和尚呢？」

「那是我自已底事情。」

「你發脾氣了，不對，你空廢了你底生涯。你做錯了。你老早就應該娶一個可憐的孤女做老婆。她會感激地生孩子給你，那現在你就和我一樣成爲祖父了。但你會允許……你還記得麼？」

和尙慢慢地走開了去，像一隻碩大的烏龜。同時彼得·伊勒茲·亞爾泰莫諾夫又到渥耳格那裏去，告訴她那些關於亞歷舍底宴會和在集市那裏的故事。但他對此也感得沒有興味。這位矮小的老婦人從她丈夫死了以後變得非常暴躁，老在搬動着家具，一息將東西放在這裏，一息又移到那裏去，有時又窺望着窗外。她走路時頭部從來不動的，雖然有襯着厚片透鏡的眼鏡架在她底鼻梁上閃爍着，可是她仍在摸索道路，手杖蹣跚地敲着地上，右手在前面伸出着。但她對於這老人底含有惡意的故事卻能微笑地回答道：

「隨你說罷。你不能給我所相信的渥勒渥希凱以什麼新的美德，也沒有什麼污泥會沾到他底身上的。」

「他說你的話是不錯的。你只有一隻眼睛會看見東西。」

「我一隻眼也很難看見的，」渥耳格說。「昨天我敲碎了他所喜歡的中國杯子，因爲我是

一點看不見的緣故。」

亞爾泰莫諾夫極力惡惹契豐·維亞洛夫，但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契豐從不會動怒的。他只是斜目警視，微微呢喃着，接着就靜靜地簡單地回答了。

「你已經活得很久了，」亞爾泰莫諾夫說，契豐就很有理由地回答道：

「有些人還要活得更長久呢。」

「唉，你活着究竟爲什麼呢？告訴我罷。」

「人是不得不活的。」

「對的，但不是個個人畢生都在洒掃庭除，清理塵埃……」

契豐也有他自己底想頭。

「一個人既然被生出來，他就必須繼續活下去直到死亡，」他說，但是亞爾泰莫諾夫不聽他，只管自己說下去：

「你伴着掃帚消磨了一生。你沒有老婆，也沒有兒子。你也從來沒有任何的煩惱。爲什麼這

樣呢？我父親時常替你另謀別業，可是你老是不答應。你總是拒絕了。你爲什麼這樣的頑固？

「彼得·伊勒茲，現在你問起這個實在太晚了，」契豐回答說，一邊斜視了一眼。

亞爾泰莫諾夫對此卻動起怒來，繼續苛責他。

「在你底一生中請看有多少人變做富翁，每個人都爲要求安樂而奮鬥，積聚起錢財來。」

「是的，他們都在積聚，積聚，積聚起來買他媽的鬼東西，」契豐說，嘴巴張得圓圓的，而且着重地發出「OS」的聲音。

雅各夫無時不在料想着他底父親要發脾氣，要責罵契豐，可是這老人從沒有發一句話。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一些，離開了這特伏爾尼克。雖然他底血色消逝了，頭髮禿了，全身變做泥土的顏色，契豐卻並不屈服於他老年的攻擊之下，身體依然和往常一樣強健。他甚至還佔有了或種的美點，談話比往常更有秩序，更富於教訓式，實在，在雅各夫看來，不管在言辭方面，或在行爲方面，他都比他父親更富於主人的風度。

至於雅各夫自己呢，他愈弄愈明白他是被家人所唾棄的了，家中唯一的優秀的人兒是一

個局外人——米蒂亞·郎吉諾夫。米蒂亞在他的心目中既非蠢漢，也不是聰明人。他是在這些估量之外，與衆不同的。他底品性之高尙，曾被米倫對他的態度所證實了。雖然米倫對待任何人都非常粗暴，傲慢，專橫，可是他與米倫的交誼卻異常敦厚，他固然時常和他辯論，但他從不會同他吵嘴，甚至在辯論中也是很小心。家內從早至晚，我們可以聽見爲各種不同的聲音底同樣的叫喚所充滿：

「米蒂亞！泰得亞娜喊着。

「米蒂亞在那裏？」娜泰勒亞問，連亞爾泰莫諾夫也掛到窗外呼喚：

「米蒂亞，此刻是午餐的時候了！」

米蒂亞在工廠裏跑來跑去，恰如狐狸一般的輕敏，同時用他那輕軟的刷子——一個由滑稽的官辭和愉快的笑語所組成的刷子，刷去了米倫底對待工人們和職員們的冷酷和侮慢的威嚴的一切痕跡。他都叫工人們是他底朋友。

「朋友，那是不對的，」他對那沉着的有鬚鬚的木匠的工頭說；接着他就從衣袋裏掏出一

本紅皮面的筆記簿，和一支鉛筆，或在黑板上畫些什麼。

「你知道麼？」他問。「要像這樣。這樣呀，那扇對了。那都對麼？」

「對極，」工頭同意道。「不過我們每樣東西都是照我們幹慣了的老法子幹的。」

「但是，你應該熟練新法子才好，親愛的朋友。這有更多的酬報呀！」

「對極，」那工頭又同意道。

米蒂亞在營業上有一種巧妙的手腕，這一點是和亞歷舍相似的。然而在他身上絲毫看不出那種主人的貪婪，而他底愉快和滑稽，很使人想起塞拉斐木匠來。就是亞爾泰莫諾夫也覺到這一點，因此有一天晚上，當晚餐時，等米蒂亞底怒態消退了以後，他微笑着呢喃說：

「這就是塞拉斐好朋友時常對我們發的脾氣！」

有一回在他父親和米倫起了衝突之後，雅各夫就聽見米蒂亞對米倫說：

「憐憫和恐怖，厭惡等連結起來，成了俄羅斯的工業上的要素！」

而他又接着加以安慰。

「不要緊的，」他說。「很快會過去的。會消滅的。我們將會清理……」

這是一天假日的晚上。

「我一生從沒有遇過假日，」亞爾泰莫諾夫在花園裏喝茶的時候不平地說。於是他底女婿就和火煎一般射出來，同時辯辭和金沙般從他口裏奔瀉而來。

「那是你自己底錯誤，沒有人害你的。一個人對於假日應該有一種鋪排。人生恰如一個美麗的婦人。她需要禮物，哄鬧，以及各種的遊戲的。我們活着的時候應該取樂。每天都有找出一些娛樂的事情的可能的。」

他議論滔滔的和一個吹嘯的人一樣有本領，使得一桌的人個個都陷於靜寂裏。這常是那樣的。人們彷彿都被他底言語送入睡鄉裏去了。雅各夫也感到他底講話之可愛，覺得他所說的確是真理。不過他所念念不忘要問米蒂亞的問題是：

「你爲什麼要娶一個不漂亮的愚笨的姑娘呢？」

他看出米蒂亞的對待他底老婆的態度，有一種假裝的成分。他過於和藹，過於擔心。雅各夫

想這是連他底姊姊也知道的。她是鬱悶的，沉默的，而且容易動怒，她和米倫暢談政治的時候，遠多於對她愉快的丈夫——她所能談論的只有政治。

有時雅各夫覺得米蒂亞·郎吉諾夫並不是來自愉快而舒適之國，而是從什麼陰沉黑暗的地獄裏攆了出來，找尋他自己還不知道的人們。而他終究爲找到了他們的緣故，愉快地在他們前面跳舞着，使他們歡笑，一面表示自己對於他們的數量很感動，同時又有些驚駭。他底驚駭在雅各夫看來是有些蠢笨的。這好像一個小孩到了玩具店時的驚駭，不過他是一個立刻就能辨別出那一些是最好的玩具的聰明的小孩子底驚駭罷了。

在工廠和家庭的所有的人們當中，有兩個人顯然是討厭泰得亞娜的丈夫的，就是尼基泰和契豐·維亞洛夫。當雅各夫問他對於米蒂亞有何意見的時候，這位特伏爾尼克輕輕地回答道：

「他是靠不住的。」

「爲什麼靠不住呢？」

「他是一隻蒼蠅。他老是置身於各種無用的廢物上面。」

雅各夫固執地向這老人詢問了好久，但這老人終於不能告訴他一點較為清楚的事情。

「你自己可以看的，雅各夫·彼得洛維茲，」他說。「你當然可以看出他在裝腔作態呀。」

雅各夫底叔父和尙，也幾乎說着同樣的話。

「他把灰塵丟到人們底眼睛裏去，」他嘆息地說。「我已看見過很多的雄辯家了。他們只是混淆人們底視聽。同時他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如果你對他說聲一喂，丘一(Hill, Oh)，他會回答你說「小丘」(Hillock)……是的，他會。」

這是很奇怪的，這個發育不全的跛子也會這樣議論別人，憤怒地，幾乎是惡意的——一種在他完全是不自然的情緒。尤堪驚異的是契豐和尼基泰兩人對於泰得亞娜底丈夫的評論上，竟會異口同聲；因為這兩位老人家常是互相衝突，在公開的敵對中生活着，雖然未曾表明，同時互相閃避着，很少談過一句話。在這件事實中，雅各夫又發見了人類底愚笨的另一個例證，而這種例證，他實在看得够倦了。人們怎麼好互相敵對呢，如果明天他們或許會同入黃泉。

他底叔父尼基泰快要死了。在雅各夫看來，彷彿他底父親正在盡量踐踏這位和尙，幾乎每次遇到都是責備他，以促其快些死亡。

「我好像一頭牝牛，一生都在別人的隊伍中消磨了，可是你卻在過着一種雜貓的生活。大家都擔心的要使你更和暖，更舒適，甚至你是一個駝背，他們彷彿都沒有知道。個個人都以為我底脾氣不好，但是叫我怎麼發出我這不好的脾氣呢？我一生都在……」

和尙將頭扭到他底駝峯的下面。

「不要動怒罷，」他哀求道，稍稍地咳嗽了一聲。

雅各夫底另一個蹟石，就是被他底父親和他那蓋着黴臭的灰毛，宛似肥皂做成一般的胸膈所激起的那種嫌惡。這是一個難於掩藏的感覺，同時他又不得不時常想起亞爾泰莫諾夫究竟是他底父親，究竟是自己底生身的恩人。

但這想頭並不會增加亞爾泰莫諾夫之可愛，也不會遏止他底兒子的嫌惡，甚至這種嫌惡還添有痛恨和羞辱的成分。亞爾泰莫諾夫差不多每天都要騎馬到鎮上去，彷彿專為探聽那個

和尙的死耗而去的。他困苦地走上頂樓，一面走一面喘氣，他在和尙的床邊坐下，發火的紅眼睛釘住着他。尼基秦一直沒有說話。他只是時刻在咳嗽，一面用那白臘色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他底兩手在無休歇地動着，常是在整理他底裝製，拂去看不見的微塵。有時當他咳嗽咳得喘不過氣的時候，他就掙扎了起來。

「你在發作了麼？」亞爾泰莫諾夫問。

尼基秦緊扶着他兄弟的肩膀，以及床背和椅背，慢慢地沿到窗邊。加在他底身上的裝製，宛似桅上的帆篷。他在窗邊坐下，張開嘴巴，凝視下面的花園，和那遠處的矗立如倒豎的鬚毛的黑蓬蓬的樹木。

「現在休息一下罷，」他底兄弟一邊拉着他底柔弱的耳垂，一邊說道，他接着走下樓梯，對渥耳格說：

「他在發作了，他就要……」

一位肥胖的修道士，名叫瑪達力神父的，跑來要求他們把尼基秦送到寺院裏去，因為按例

他必須死在那裏，而且也非埋葬在那裏不可。但這駝背卻對渥耳格說道：

「等我死了以後，送我到那邊去罷。」

同時他這樣同樣地哀求了三次：

「把棺材蓋子做高一點，使不致擠壓着我。不要忘掉！」

他在戰爭前四天死了，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他要求他們去通知寺院。

「叫他們來領我去罷。」他說。「他們到時，我就會死了。」

在他臨終的那天早晨，雅各夫扶助他父親登上那間頂樓，亞爾泰莫諾夫劃了一個十字後，

就釘視着那個陰慘的灰白的臉龐，眼睛半閉着，嘴巴凹了進去。尼基泰不自然地高聲喊道：

「恕我罷。」

「說罷，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恕你嗎？爲什麼呀？」彼得·亞爾泰莫諾夫呢喃說。

「爲着我底失禮……」

「這是你，你應該寬恕我，」彼得說。「我有時曾經玩弄過你……」

「上帝是不會責罰戲謔的。」和尙低聲保證他，稍稍靜默了一息以後，亞爾泰莫諾夫問道：「你是覺得這樣的，是麼？」

「呀，我忘記了和你說，」和尙急促地打斷他底兄弟的話頭，開始說道。「耶沙，告訴契登把涼亭旁邊的那株楓樹鋸了下來。那株楓樹不會再長大了，不會……」

雅各夫不忍聽他那非常清晰的聲音，不忍看他那慘無人道地聳立如箱角的胸骨。其實那小堆裹着黑衣的毫無動靜的體骨，和那執着黃銅的外國十字架的兩手，都毫無人性的殘餘了。他對他叔父覺到淒涼，但他總不禁懷疑爲什麼在習慣上老人們以及一般的家族都要死在別人底面前。

爲着看他兄弟是否還要說話而在旁邊等了一息以後，亞爾泰莫諾夫就握着雅各夫的臂膀走了開去。他到樓下說道：

「他要死了。」

「他要死了麼？」米倫問，他這時坐在桌旁，臉孔一半被一張大報紙所遮掩着。他問這句話

的時候，兩眼並沒有離開報紙，但接着他就把牠放在桌上，向在角邊的他底妻說：

「我所說的是對的。你讀這裏罷！」

他那頗爲肥胖的老婆走到桌邊來，同時渾耳格，她坐在窗邊，喫驚地問道：

「不是打仗麼，米倫？」

「這是第二個亞爾泰莫諾夫，」彼得高聲提示他們。

「自然這是謊話，」米倫對他老婆說，也可以說是對雅各夫說，他此時也在靠着報紙，讀那令人慌張的電報，同時在擔憂這事件將要怎樣損害他底利益。老亞爾泰莫諾夫搖一搖他底臂膀，就跑到天井裏去了，在那裏，砂石被太陽晒得很熱，甚至透入他底拖鞋底細膩的鞋底。米倫底冷酷的教訓式的聲音穿過了窗，而雅各夫，他是站在窗邊，手裏拿着報紙，看見他底父親在用他那紫色的拳頭恫嚇着什麼人。

三天以後，和尙們在早晨很早就到了。他們一共七個人，每個人的長短和大小都和他底夥伴們不同的，但在雅各夫看來，他們都好像新生的嬰兒般沒有區別。內中只有一個看起來是和

其餘的人不同的，他是全體中最高最瘦的一個，同時是聲音嘹亮而愉快的人，鬍鬚非常濃密的，這使他失了和尚的本色。他走在別人的面前，負着一個黑色的大十字架，臉孔彷彿是完全看不見。他是禿頭的，他底鼻子展伸到兩頰，臉孔上除了在他底光禿的前額和鬍鬚中間的兩個黑洞，此外毫無所見。他行走時的脚步是和一個瞎子一樣的緩慢，同時接連地唱出三種聲音：

「神聖的上帝，」是低沉的，幾乎是屬於第一低音部的。

「神聖而萬能，」比較高聲些，是屬於第二低音部的，不過——

「神聖而永生，垂憐我們罷！」是非常的尖銳，竟使小孩子們都跑到他底前面，驚視他底鬍子，以為他是掩藏着一個含有三種聲音的無形的嘴巴。

當葬儀的行列從街上湧到方場上去的時候，有一大羣的羣衆擁擠在那里，內中有鎮上的居民，有後備軍的兵士，還有瑪夫林副官的一隊兵士，和幾個當地的官長，同站在他們中間的那個牧師。這位冷血的副官，在陽光照射中自負不凡地站在他底隊伍的前面，宛如一塊紀念碑，同時那班牧師們和教會執事們如金色的偶像般站着，在陽光中漸漸融解而消逝了，而他們底十

字樣的閃光，也在照耀着瑪夫林副官。一個頭顱如錫鑄成的肥胖的官員，在讀經台面前趾高氣揚地踱來踱去，一邊揮着他底帽子。

那個能發三種聲音的修道士，在由羣衆湧成的壁壘前面停止着，一邊稍稍搖一搖他底黑色的十字架，一邊低聲說道：

「讓路！」

可是羣衆並不爲他而讓路，卻爲那副警察長阿克底瘦弱的褐色馬讓路。他一直衝到這位修道士的身邊，揮舞着他底白手套，而且使他底馬兒衝塞着街道，一邊厲聲叫喊道：

「你們到那里去？你們在做什麼？你們不會看的麼？回頭吧！」

這位修道士舉起十字架，開始懶聲唱道：

「神聖的上……上……上……」

「哈囉！」那位官員叫喊道，同時方場上的成千成萬的聲音怒吼着：

「哈囉！」

安克在鞍蹬上站了起來，也呼吼道：

「彼得·伊勒茲，請你們走小路罷。轉一個彎子罷！米倫·亞歷舍維茲，我請求你這裏要舉行示威運動呀，你們——你們怎麼啦？」

彼得·亞爾泰莫諾夫站在爲他妻和雅各夫扶托着的靈柩的前面，他抬頭看一看古板的臉孔之後，就不樂意地對那班抬靈柩的修道士們說：

「你們非回頭不可，師父們……」接着就哽咽起來：「顯然的，這是最後的一次，我以後再不發施一個號令了。」

雅各夫覺得這一切都是不合禮的，甚至還有些可笑的。不過當他們轉到波林娜所居住的那條小路的時候，他看見她急急向他們跑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撐着粉紅色的涼傘，正在她那被衣衫罩得緊緊的高突的胸膛上，忽忽劃着十字。

「她是來欣賞瑪夫林的，」他立刻想道，同時爲灰塵和煩惱所窒息。修道士們跑得更快了。那個長着黑鬍子的開始唱得更加溫婉而縹惚，同時唱歌班完全停止了。在城外的一家屠行的

大門的對面，放着一輛奇形怪狀的車子，罩着黑布，裝着兩匹有斑紋的馬。靈柩就被放在牠底上面，輓歌隊開始唱奏起來，同時街上襲來了一陣悲壯的呼聲，彷彿從喇叭口裏發出來一樣。樂隊在奏着「願上帝護佑沙皇」，同時有三處的禮拜堂在響着鐘聲，而在塵烟繚繞中還浮湧着這樣的吼聲：

「哈囉！」

雅各夫覺得自己在傾聽着瑪夫林副官的命令：

「Schun！」

輓歌奏畢後，他得不到他底孀母底家裏去，在喪席上坐了很久，聽着他父親底憤慨的低語。

「唉，是那一個笨貨叫馬兒停在屠行的對面的呀？」

「警察，警察呀！」米蒂亞鎮靜地說。「你知道，當時是很不稱意的。」他解釋道。「一邊是政府的示威運動，一邊是出喪，兩者是合不攏來的……」

米倫在兩唇間抿了一個微笑之後，就對醫生雅各武萊夫說話，這位醫生在當日艱難困苦
的時局中要算卓然特出的人物了。

「不過，如果我們能够努力猛進，好像米忒基亞在「銀色的王子」裏所做一樣……總之，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結果都是被那些互相關聯的數字解決了的……」

「被工藝上的智識解決了的，」醫生解釋說。

「工藝上的智識麼？是的……但是……」

在當天晚上還沒有到九點鐘以後，雅各夫就離開了那種討厭的閒談，飛也似的跑到波林
娜那裏，心胸充滿着一種到底不知怎樣的焦急，同時又感到疑懼，好像有什麼異常的事情要發
生了。事實上的確發生了那樣的事情。

「呵哈！」波林娜的廚子說，當他穿過天井，走進廚房的時候，她說了這句話，立刻沉重地落
在火爐旁邊的長櫈上。

「你這下賤的老鴇！」雅各夫答道，這時還站在內通臥客的房門前面的他，聽見了一種軍

人底整齊的腳步聲，和一種熟悉的犬人底講話聲：

「所以你此刻必須考慮一下，這是不是對的……考慮一下罷！」

「他叫她是你，不是「您，」雅各夫想。「大概還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當他一開了房門，踏到門限的時候，他立刻相信什麼事情都幹過了。那位冷血的副官，站在房內的中央，他底眼眉莊嚴地緊蹙着，他底軍服是沒扣的，兩手插在衣袋裏。他底鈞褲帶可以在軍服裏邊看見，而且其中一根已從他底褲鈕上解開來了。波林娜坐在藤椅上，兩腿交疊着，同時一隻襪子下垂着作螺旋形。她那大膽的眼睛睜得非常的圓，紅的過分的臉龐在變成紫色了。

「呀？」那位冷血的副官問，他這句問話顯然證實了雅各夫一切的疑竇。雅各夫走上前去，把帽子丟在椅子上，說道，聲音是這般的緊張，甚至他不認識那是他自己底：

「我從喫喪……從喫喪酒回來……」

「你喫了喪酒麼？」副官用一種長輩的口吻問道。波林娜這時吸煙吸得非常利害，竟使捲烟吱吱地作響，一邊在烟霧中說道，音調是疏懶的，雖然沒有什麼不自在：

「伊波力·塞詰耶夫正在勸我做女會友。」

「女會友好的，」雅各夫微笑地說。然後那位冷血的副官走到他的前面，非常嚴厲地問道：「這種微笑是什麼意思？請你記着，我是不喜歡太過分的！我是忍不住的！」

在那二三分鐘當中，雅各夫感到一種羞辱和憤怒的熱流在他底血管裏奔湧着。這過去了，而他還殘留着一種被克服的，幾乎是悲哀的意識，覺得這個少婦對他之重要，等於他底身體之一部分，他不能允許她離開他自己。在此種衝動之下，他底憤怒又復活了，他變得冷酷的，兩手插在衣袋內，挺立着。

「不要走到我身邊來，」他警告這副官，覺得他底眼睛是這般的突出，使他感到真切的痛苦。

「爲什麼不要？」副官問，又前進一步。雅各夫一向就討厭他那說話重疊字母的怪癖，可是在這時候，牠竟使他至於發狂了。他做一個要從衣袋內抽出手來的動作，一邊喊道：

「我要殺死你！」

瑪夫林副官抓住他底手臂，拼命地握着他底腕關節，同時手鎗在衣袋內噹的爆發出來，於是雅各夫從衣袋內拔出手來，伴着一種傷痛，好像他底手臂在關節間斷了似的，這位副官從他底手中奪去了手鎗，將牠丟在靠手椅上。

「這事不成了！」他說。

「耶沙，耶沙！」亞爾泰莫諾夫聽見一種高聲的低語。「伊波力·塞詰耶夫老爺們！你們失去了知覺了麼？究竟爲着什麼呀？你們知道的，這是可恥的事！究竟爲着什麼呀？」

「現在，那末，」冷血的副官高聲說，一邊抓着雅各夫的鬍子，拉下去，強迫他對他鞠躬。

「討我饒罷，你這傻子！」

他每說一個字——長的字分成兩個說——就把雅各夫的鬍子拉一拉。然後又在他底下領輕輕拍了一下，又強迫他抬起頭來。

「呵呀，何等的難看呀！」波林娜輕輕說，捉住副官底臂肘。

雅各夫底右手是不會動了，可是他緊咬着牙齒，盡力用左手推開副官。他在呻吟着，同時憤

慨的淚水流下他底兩頰。

「不要碰着我罷！」副官怒吼道，給他一推，使他跌在靠手椅裏的那支手鎗上面。於是雅各夫用手遮掩着臉，去掩藏他底淚珠，在半昏沉的狀態中走了開去，幾乎聽不見波林娜底由於他底腦裏在嗡嗡作響而發的驚呼。

「呵呀，親愛的，這是何等的難看呀！這是你們，你們所做的事情麼？何等可恥的事情呀！爲什麼呀？」

「墮落地獄的，年輕太太！」副官用鐵一般的聲音說。「這里有一個盧布給你底朋友去作樂罷！我已够了！我是忍不住太過分的，可是你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

副官重步踏過地板，砰然關了門，不見了，後面沒有留着什麼聲息，只有那掛燈上邊的玻璃的隱約的振動聲，和一點波林娜的哭聲。雅各夫底無力的兩腿已經站起來了，但是牠們在他身下屈曲着，同時全身在發抖，好像傷了風似的。波林娜站在房內中央，燈下面。她張着嘴巴，粗聲地呼吸着，同時凝視着手裏的那張骯髒的紙幣。

「禽獸。」雅各夫說。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而且你說……我應該殺了你……」

這婦人向他警視了一下，將鈔票擲在地上。

「惡棍……」她粗厲地號叫着。

她跌倒在靠手椅中，身子蜷曲攏來，兩手抱住着頭，但是雅各夫用拳頭擊在她底肩膀上。

「够了！」他叫道。「將手鎗給我罷……」

她沒有動，但是以同樣驚奇的口氣問他：

「那末你愛我麼，你？」

「我恨你。」

「說謊！你是愛我的！」

她很快地撲向他，簡直使他來不及推開她。她緊緊地抱住着他底項頸，狂吻他，她底暖暖的

呼吸呼向他底眼睛和鼻子，輕輕說：

「這是說謊。你愛我的。你愛我的。我也愛你！唉呵，我底親愛的鹽過的小東西……」

「碰過的東西」這句話是她底戀愛的得意的表示，那只是在非常地強烈的激刺的時候說的，這種話常使雅各夫沉入於溫柔與甜密的野蠻底狂喜裏面。現在他又聽到了。他緊挾着她，抓住她，吻她，一邊氣喘着，一邊呢喃說道：

「你這淫婦！你這下賤的東西！你一定知道……」

一點鐘以後，他坐在榻上，她睡在他底膝上。

「一切的事情，過去是怎樣快！」他喫驚地想，一邊他溫存地搖着她。

她語氣疲倦地說：

「我爲你弄得很激怒，很想去了你。你時常忙着埋葬你底家族，我很厭煩。我簡直不知道你是否愛我。現在你是更愛我了。你對我很妒忌，因爲有妒忌……」

「我們應該離開這里到別處去，」雅各夫疲倦地說。

「好的，到巴黎去。我能够講法文……」

他們沒有點燈，房內是黑暗而氣悶。街上的後備隊底和婦人們底呼喊可以聽到，雖則時候

是很晚了，過了夜半了。

「現在我們不能到外國去。那裏在打仗，」雅各夫提醒她的說。「打仗，該詛咒的……」
這婦人又一次談到她自己底事情。

「只有狗戀愛沒有妒忌。你看，一切的戲劇和傳奇所表演的都有妒忌……」
雅各夫微笑着，震顫着。

「那一鎗打得很好。子彈可以打中我底腰，但是你看，只是打穿我底褲子一個小小的洞。」
波林娜將指頭塞過小洞上，於是忽然嗚咽起來，語氣靜靜地說，但很兇地發怒：

「唉呵，怎樣可憐你沒有再打他！你可以打在他底緊緊的如橡皮的肚子上！」

「靜一點！」雅各夫說，很利害地搖着她，但是她還是同樣兇狠的語氣，噙聲從她底牙縫裏
出來，說：

「流氓！怎樣的一個侮辱！你老是這樣……你一點也不懂得女人！」
收回她底浮腫的嘴唇，啓露她底緊緊咬着的狐似的牙齒，她就結論道：

「一定的，倘若一個女人已經拋棄了你，至少，毫無異疑的，她已經不愛你了！」

「靜一點，我告訴你，」雅各夫叫着，他很緊地抱着她，使她呻吟了。

「呵呀，現在我知道你愛我了！耶沙，我底驢過的小東西……」

在天曉時他離開她，他感覺着他是一個玩過了一次危險的遊戲而得到勝利的人。在他離別的時候他問她手鎗藏在那裏，她不願意將這東西交還他，這更使他心境覺得平安；因為他被強迫地告訴她，他走路時沒有軸是很可怕，而且告訴她關於他和諾斯珂夫的事情。她底耽心給他非常的滿足，她底震動使他確信她是關照着他而且愛他的。她嘆息了一聲，緊握着她底兩手，開始責備他：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呀？他做偵探自然是很有趣的！」她繼續煩惱地回想起來說道：「譬如，有 Sherlock Holmes 你有讀過他麼？但是對於我們，連偵探都是流氓，不是麼？」

「自然是的，」雅各夫確定地說。

當她將手鎗交還他以後，她心想要證明他是否是一個好打手，因此勸誘他要他打着這開

着的火爐，強逼他俯臥在地板上。她自己也同樣地臥下，雅各夫放了一鎗，使灰爐都從火爐裏跳出來。波林娜嘆息了，滾開了，於是她舉起她底手，靜靜地說：

「看呀！」

在畫版上有一個小洞兒，深深的而且傾斜的。

「只要想一想那死神已經走進那里了？」波林娜嘆息着說，一邊她懸擺她底美麗的愁眉。以前雅各夫是從沒有看出她是如此可愛，并感覺到她是如此的愛他，當他將諾斯柯夫的故事告訴她的時候，她是帶着孩子氣的驚怪地凝視他，而且在她底敏銳的男孩子一般的臉上，沒有留着一點惡意的痕跡。

「她不相信她是應得其咎的，」雅各夫奇怪地想，而這思想是很快樂的。

當她看着他要離開的時候，她撫摸着他底鬍子。

「唉呵，耶沙，耶沙！」她說。「如此，那事情已經完了！我們要嚴重……呵，親愛的……那個流氓！」

她捏着拳頭，搖着。

「上帝，世上有多少的流氓呀！」她憤慨地怨訴道。

但是忽然她捏住雅各夫底手。

「等一息！」她溫柔地說，臉上帶着一種沉思的愁容。「這裏自然有一個女子……」

於是她向他微笑，在給他畫了十字之後，讓他走了。

「去罷，我底鹽過的小東西！」

早晨是鮮豔而有露水。微風吹鬢，通報天已亮了，綠玉色的天空有着蘋果的香味。

「自然，她之所以持身不正是由於惡意，當父親一死我必須和她結婚，」他大度地想，同時

他又回想起塞拉斐安慰者底滑稽的話來。

「當每個女郎將要溺死的時候，是連一根稻草都會去抓住的。現在正是被她捉住的機會

了！」

雅各夫又想到那冷血的副官，覺得很煩惱，因為他底情敵看來又不像一根稻草，而且，他憤

怒地或者他還想試試來傷害他。然而，這副官究被戰爭所束縛。至於諾斯珂夫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是比較輕鬆地想着，雖然他仍然猜疑地看着，注意地聽着，而且手把在袋裏的手鎗底板機上，因為一當諾斯珂夫攔阻他，他可以來得及防備。

然而兩星期過去了，對於這個獵人的恐怖之念重又包圍他，在一種空悶的烟雲裏。一天星期天，他正在察看着一株樹木，那是伏洛波諾夫買去做棟梁用的，他瞥見諾斯珂夫，當他帶着隨身物件，背上負着一只袋，取道經過矮叢林的時候。

「我們遇見真好運氣呀！」諾斯珂夫說，走上到他前面，脫去他底帽。他戴着帽的時候很像軍人的樣子，帽頂飾倒在一邊，掛到右眉上，當脫去的時候，他是埋在牠底頂上，不捏牠底前簷。雅各夫對於這個奇怪的致賀沒有回答，他感覺到那是一個隱秘的恐嚇，他只是咬緊牙齒，手震顫地捏住袋裏的手鎗。諾斯珂夫一時也沒有話，他手指摸着帽的裏子，眼睛避開雅各夫。

「呀？」亞爾泰莫諾夫問。諾斯珂夫抬起他底狗似的眼睛，撫摸着撩亂的頭髮。

「你底意中人，那是說巴拉加耶·安特列夫娜，」他說，非常正確的，她和牧師斯萊珂貝夫

志伐底女兒做朋友了。你要告訴她不做好一點。」

「有什麼呢？」

「那樣好一點，總之……」

鐘上的鐘敲了，獵人加上說：

「我是最忠誠地忠告你，因為我願你好。現在給我一個酬報……」

他眼睛望着天空，計算說：

「三十五盧布。」

「我可以打死這隻狗麼？」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想，一邊他將錢數給他。

這獵人拿去鈔票，沒有戴上帽子，就轉過他底曲腿，向矮叢林走去，輕便軟梯是叮噠響着。雅

各夫感覺到他是比以前更討厭了。

「諾斯珂夫！」他和軟地叫，那人就停止下來，一半的身體遮掩在樅樹後面。

「我想你還是不要做這種勾當罷！」

「爲什麼呢？」諾斯珂夫問，他底頭伸向前，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亞爾泰莫諾夫想，在他底茫然的兩眼內他看出有既可怕又惡毒的光。

「這是危險的事情，」雅各夫說了。

「一個人必須知道怎樣做，」諾斯珂夫說，他底眼內的光消失了。「每樣事情對於不知道的人都是危險的。」

「那末隨你便能。」

「你底話是違背你自己底利益的。」

「做仇敵有什麼好處呢？」雅各夫呢喃說，他感得不該和這偵探談話。

「看這白癡議論下去……」他心裏想。

「人生不能沒有仇敵的，」諾斯珂夫教訓般的說，「每個人都他有他底仇敵，他底願望再會。」轉過背向雅各夫，他就走入樅樹的稠密的樹葉中去了。雅各夫聽了他的在多刺的樹枝和乾燥的小枝中簌簌的作響着以後，他自己就很快地走開了，走到一塊曠地，在那里馬和車子是

等着他，就向鎮上沙林娜的家驅趕去了。

「這無賴！她幾乎非常快樂地叫出來。『他已經看見過她來看我，他看見過麼？』」

「你爲什麼和像她那樣的人做朋友呢？」雅各夫憤怒的詰問她，但她也憤怒，喋喋不休地說下去，拉了黃色的紗的披肩蓋在她底胸上：

「第一，我是爲你而做的！第二——你以爲我有貓呀狗呀和一個瑪夫林就滿意麼？我老是孤獨地坐在這里，正和坐在牢監裏一樣。沒有一個人陪我出去玩。她是很有趣味的。她送給我小說和雜誌看。她對於政治也有興趣，而且樣樣事情都告訴我。我同她在波波夫夫人的體育傳習所裏，我們爭論……」

她底手指伸到他底肩上，更激動地說下：

「你想做一個男人底秘密的情人是容易的麼？斯萊珂貝夫志伐小姐說，情人是必要的，正像雨天不能缺少橡皮套鞋。她同你們底醫生有過戀愛的事情，他們沒有隱瞞，但是你給我藏起來像一只疥瘡一樣。我好像給你丟臉似的，彷彿我是一隻眼睛瞎的或是駝背一樣。反之，我是一

點也沒有殘廢……」

「等一等，雅各夫說，『我會娶你的。我的意思是如此，即使你是一個豬猡……』」

「不過另一個問題，不知我們兩人裏面誰像豬猡？」她喊道，又用孩子的大聲的高笑重說着：『我更像豬猡，我更像豬猡……呵，我是怎樣的昏迷呀！我底鹽過的小東西……你是一個可愛的寶貝！你一點也不小氣。如果別人一定要保守秘密，因為這偵探對於你的確有益處……』」

雅各夫離開她，心境平安的如同往常一樣；但是一星期以後，一天很早的早晨，耶拉金，管時候的，一個身體小小的有麻點的鬚鼻子的人，來報告他，在東方發白時，織工們都在網魚，他們中的一個，名字叫做莫爾特維諾夫，他去救溺死的獵人諾斯珂夫幾乎也溺死，現在他睡在醫院裏面。雅各夫伸着腿坐着，當他聽着這聲音的話，將他底兩手深深地伸進袋裏，掩藏牠們的顫抖。

「他們淹死他的，」他想，但當他描出溫厚的莫爾特維諾夫，一個有像女人的柔嫩的臉的人，他不相信他會有殺人的可能。」

「一件有趣的奇事，」他作一聲自慰的嘆息，這樣想，波林娜同意他。

「自然這樣做是更好，」她說，緊緊地纏擁着，因為倘使他們用別的方法弄死他，在無論那方面，必定更有一番爭鬧。」

但是後悔地接上說：

「這樣是更有趣味了，捉住他，強迫他懺悔，然後再絞死他或鎗斃他。你讀過……」

「波兒卡，你底話都沒有意思。」雅各夫插嘴說。

幾天平安地過去，在這期間，雅各夫去過伏爾加洛特，而米倫回到家裏。

「我們又有一件聲譽不好聽的事，」他說，愁眉蹙額的。「省城有命令下來，阿克正在調查這獵人溺死的各方面的情形。他們已經捕去了莫爾特維諾夫，基力亞珂夫，還有火夫克洛託夫，宴會裏的小丑，實在他們每個人都同他一道在捕着魚。在莫爾特維諾夫的臉上有一條抓痕，和一隻破碎的耳朵。他們看出這件事有些政治的意義，這似乎……自然並不在破碎的耳朵……」

他站在鋼琴旁邊，手上搖着他底夾鼻眼鏡，眼睛半開半閉地凝視着一角。照他底摺縐的皮短衣，鏽紅色的褲子，高到膝蓋的骯髒的皮靴看來，他還像一個技師，但照他底剃光的下巴，剪短

的鬍子看，使人仍然想他是一個兵士。他底呆板的臉孔是不大表情的，無論說着什麼事情。

「這是一個白癡的時代！」他沉思地說。「現在我們又爲新近的戰爭所拖累。我們仍在照常製造戰爭，藉以忽視我們的愚蠢。我們不知道如何在愚笨上扮演戰爭，我們沒有這種力量。同時我們底必須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堆積在家裏。在這農村裏，勞動階級底夢是要將一切的權力歸於他們自己底手裏。在他們底階級裏邊有一個伊勒亞·亞爾泰莫諾夫，一個商人的兒子，同時又屬於適當產業和技術智識上的歐化的重大工作的階級之一人。愚蠢的事情是一件來了又一件！出賣階級的利益是應該判以死刑的，因爲一般地說，這是國家的叛徒。這個意思我是從智識階級之一員，格利志夫耶託夫那裏得來的，他是沒有任何的束縛，沒有地位的根據，因爲他是不生產的，只能讀書與空談。我一般地覺到，俄羅斯這次的革命運動，只不過是那班無業的游民底職業而已。」

這在雅各夫看來，他底堂兄弟這樣演說，彷彿在他前面有一屋子的人在那裏聽他一樣。他仍然扭轉眼睛，慢慢的慢慢的一直到最後簡直閉攏爲止。雅各夫不聽他了，開始想他自己底事

情，疑問着他怎麼去探聽諾斯珂夫底死後的結果的消息，對他自己又將怎樣。

這時米倫底妻走進來，懷妊很大，看起來像一只有抽屜的櫃櫥，眼睛打量了他一下。

「來，換了你底衣服，」她倦怠地說，米倫恭順地將眼鏡架在鼻梁上，走開了。

大約在一個月以後，一切被捕的人們都釋放出來了，米倫對雅各夫嚴厲地說，簡直無從商量的：

「你必須開除了他們。」

雅各夫預先並沒有想到過，他早是習慣地聽從他底堂兄弟底冷酷的命令的。他甚至看這次是一個機會，因為他對工廠的事務的責任可以卸肩了。然而他這樣說：

「我們應該維持火夫的位置子。」

「爲什麼呢？」

「他是一個快樂的傢伙。他在我們這裏做工已經很久了，他使得人們很愉快。」

「他麼？那末我們留用他罷。小丑實在是有些用處的，」他加上說，舐着他底嘴唇。

在一個短時間，雅各夫看來，一切照常地不安的進行，戰爭就來鎮壓人們底興奮，使個個人變得更沉靜，更思索的了。但是他對於不滿意的經驗是受慣了，而且他來掛地等待新的經驗，覺得那還有很多貯藏在那裏等他的。他沒有等的多久。又有一次，尼斯退蘭珂在鎮上走，在他底臂膀上挽着一個很高的樣子像佛拉·波波夫夫人一樣的婦人。當他在街上遇見雅各夫的時候，還是距離很遠的，他就直望着他，然後走上來，向他問好。

「在一點鐘之內你能來看我麼？」他問。「我同我底岳父一同住着。你知道的，我底妻就要死了。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在前門按鈴。這會吵擾她。一直從天井進來好了。再會罷！」

時間挨延着，陰鬱的，無窮極的，雅各夫疲倦地坐在一間充滿書架的房子內的一把椅子上。時候，尼斯退蘭珂低聲地說着，彷彿他爲了某事而諦聽着一樣：

「唉，他們都將我們底朋友弄得痛苦惱。這是無疑的，雖然事情是並沒有證實。這是很巧妙地做法，而他們都被命令的。現在我所要問你的是如此：你底意中人，比拉葛耶·那沙洛伐，是斯萊珂貝夫志伐小姐的朋友，這位小姐在伏爾加洛特，幾天以前，被捕了。你認識她麼？」

「我不認識。」雅各夫說，全身立刻透出了汗，但這位憲兵舉起一隻手到他底鼻子，開始檢查他底指甲：

「你認識她的，」他非常冷靜地說。

「或者我認識她。」

「確實的。」

「他想怎樣呢？」雅各夫疑心着，從他底眼眉下，偷瞰着這位憲兵底扁平的，灰色而有紅筋的臉孔，闊的鼻和爛眼睛，這眼睛常流着酸性的如酒的眼淚，

「我並不是對你打官話，不過當作一個朋友，他極力願意你，而且對你底事業的利益表同情，」雅各夫聽他的話有幾分糙聲。「那末你知道這怎麼樣呢，我親愛的……善射的人！」憲兵微笑了。

「我說善射的人，」停了一息他解說道，「因為我知道有一次你是在濫費着火器。所以你知道斯萊珂貝夫志伐小姐是你底意中人那沙洛伐底朋友。而現在想想，諾斯珂夫底行動的本

性，除了你和我，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而我在這輩朋友中是除外的。諾斯河夫不是傻子，雖則他是非非常懦弱而且……」

尼斯得蘭河望着桌下，嘆息一聲。

「沒有永久不變的東西的。而現在關於你自己……」

在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底想像當中，從這位軍官底兩唇所溜出來的並不是話，而是像小小的美妙的不見的絞首索子，運動進了他底項頸，很有力地勒死他，於是他底胸膛變冷了，他底心跳停止了，在他四周的一切，搖動着，喊叫着，像冬天的雪暴。尼斯得蘭河顯然很有意地審慎地說：

「我想，我幾乎確定，你是允許你自己隨隨便便說話的，你是不是呀？現在，你想想！」

「不，我不會的，」雅各夫溫柔地說，又怕他底話要使他迷惑。

「確實的麼？」軍官問，用他底紅指頭梳他底鬍子。

「不，我不會的，」雅各夫重覆說，搖着他底頭。

「那倒奇怪。非常奇怪。不過，損失該賠償的。那是我們所必須做的事情。諾斯珂夫底位子必須有同樣的人補充，對你有好處的什麼人。一個名叫米那耶夫的男子將來拜訪你。你願意用他麼，願意不願意？」

「好的，」雅各夫說。

「那就是了。事情已經到了完結了。注意，我要求你不要對任何太太說你知道麼？」

「他對我講話彷彿當我是一個小孩子，或是傻子一樣，」雅各夫想。

以後，這位憲兵談到關於秋天烏兒的移居，而且牠是如何的急迫，又談到戰爭，他底妻的病，還有他底姊妹現在是如何地看護着她等。

「可是一個人對於最壞的事情必須要預備着的，」他說，兩手捏住鬍鬚的尖頭，將鬍鬚提到耳朵邊，同時他底上唇掀起來，露出他底黃色的牙齒。

「我非逃走不可了，」雅各夫想。「他使我難受。我必須跑開。」

「你這該死的東西！」當他沿着涅凱河的河岸走的時候，一邊想。「我同你有什麼關係？我

何所求呀？」

報秋之細雨，懶懶地落下來，散播在地上。黃色的河水起了濤漣的微波，令人煩厭地和暖的空氣使雅各夫·亞蘭泰莫諾夫更深地陷入於憂鬱中。難道一個人沒有一切那種矛盾的又不必要的憂慮，只是度着一種安靜而簡單的生活是不可能的麼？

但是時光一月復一月的過去，像一列雪橇在冬天的雪暴中馳過一樣，每輛都負荷着非常重的不同的憂慮。

柴阿，是莫洛索夫氏之一人，從戰爭回來，胸前懸着聖·約翰的十字勳章。他底頭髮都燒禿了，蓋着紅色的傷跡。他底一隻耳朵已經割去，他底右眉變成了一塊紅的疤痕，在這下面藏着一隻壓進的無生氣的眼睛。不過另一隻眼睛的表情倒是嚴肅而專注的。他立刻和火夫克洛託夫成爲知己，而這個寒拉斐的跛足的門徒，唱起一首歌，這是他老唱的：

「呵，風和雨交戰着，

願

在污穢的濠溝內我睡着，

我幫助着——白癡的我——

雖死猶爲歐羅巴戰着！」

「唉，柴訶，戰爭怎麼樣呢？不利罷？」雅各夫問莫洛索夫。

「非常不利，」這個織工答。他底口吻是大膽而驕傲，而他底話卻塗上了火夫底歌底絕望的不好的顏色。

「我們是沒有主人的，雅各夫，彼得洛維茲，」他對着雅各夫底面說。「什麼東西都被騙子騙完了。」

不知怎樣他同伐斯凱都變做非常顯著的人，如同在黑暗的秋夜裏的燈籠一樣。當泰蒂亞，娜底愉快的丈夫穿起一條屁股大的可笑的褲子的時候，顏色是和柴訶底微爛的軍裝的相同，這位火夫就注視他，唱道：

「一對叫化子底褲子呀！」

怎樣不同的人們穿着牠呀——

有些是像我，上頭變大了，

有些卻底下變大了呀！」

使雅各夫驚駭的，是他底姊夫非但對於這個戲謔沒有一點點的惱怒，反而大笑起來，很明顯地有意使這位火夫展示着更深的驕傲。工人們也都笑起來，但是使全工廠哄笑起來比此外任何事都甚的是柴訶·莫洛索夫牽了一隻蒼毛的小狗到天井裏來，牠底尾巴捲起來像英雄的樣子，捲到背上，一塊白色的聖·約翰的十字勳章是用鞣皮縛着，搖蕩着。

這種無恥的事是米倫所不能忍受的。柴訶被捕之後，這隻小狗就在美豐·維亞洛夫底所有之下了。

跛足的，瞎眼的，斷臂的人們是在鎮上的各街道上行走——這般人，都為各種的苦痛所毀

壞，他們穿着兵士的衣服，在他們底衣服上塗滿受傷的膿漿的顏色。這班被毀壞的兵士，常常被鎖上的太太們帶出來散步，由佛拉·波波夫夫人率領着，她是瘦削而細長到如同一把掃帚。她甚至想試試要扇動波林娜，也做這個工作，但是後者搖搖頭，開始號叫而訴說道：

「呵呀，我不能夠。真是厭惡的事情呀！你看，耶沙，他們本來個個都是年青而強壯的人，但現在，個個變殘廢了，他們底氣味使人如此可怕——我不能夠聽，讓我們跑開去罷！」

「跑到那裏去呢？」雅各夫陰鬱地問。他看出他底情婦是逐漸變成更容易發怒的了，吸烟吸的很多，在她底呼吸裏聞着苦痛的烟氣。一般說起來，鎮上的所有女人們——尤其在工廠裏的——性情都變作更壞的了。她們對於生命的價值常是鳴不平，嘲笑，怨訴，而且雖然她們底丈夫呼嘯口號，要求加薪，可是他們工作的標準日益減低。在晚上，一種新的擾攘可以在整個工廠的村莊內聽到——一種高聲的憤怒的怨謗的聲音。

米那耶夫，鎖匠，在工人們中間走進走出。他是一個三十歲的人，黑的臉孔，猶太人似的大鼻子，雅各夫老在閃避他，不敢遇見他底黑眼睛的凝視，那雙眼睛看着每個人的時候，彷彿他忘記

了什麼東西而不能記起來一樣。

老亞爾泰莫諾夫在庭園中追趕，像一堆散髒的無樣式的東西，幾乎完全不能運動他底跛足。現在，一件旅行的外套，狐皮做的，從他底闊肩掛下來，雖然這皮的本身已經穿壞了。他阻止着人們，嚴厲地詢問他們到那裏去。當他們告訴了他的時後，他就搖搖手，呢喃說：

『那末去罷，你們這批懶貨！吮我底血的臭虫！』

於是他底浮腫的紫色的臉孔就討厭地顫抖，他底下唇軟弱地掛下來。雅各夫在人們面前覺得爲他父親很羞恥。他底姊姊泰蒂亞娜整天嘖嘖咕咕地讀報紙，生活在這種害怕的空氣中，甚至她底兩耳常是紅的。米倫仍然像鳥兒一樣的飛到省城，莫斯科，聖·彼得堡去，在他回來的時候，就用美國的漂亮的皮鞋踏着地，告訴着一個醜惡的放蕩的農夫底不好的故事，他像水蛭一般的依附沙皇。

『我不相信天下有這樣的農夫的，』涅耳格頑固地說，一邊她半盲地坐下在她媳婦的旁邊的沙發上，她媳婦底兩歲的兒子普拉東也在沙發上面戲跳着，叫喊着。『這個故事是有意杜』

撰的，來證明……」

「這是非常可注意的呀！」泰蒂亞娜底愉快的丈夫喊道。「真奇怪呀！鄉村都起來報仇了！
唉哈！」他同時快樂地擦擦他底肥滿的兩手，牠是有很多的粗而紅的毛的，只有他一個人是相等待着某種歡樂的時期。

「呵，親愛的！」泰蒂亞娜煩惱地問。「爲什麼你這樣的快樂？我倒不知道。」

「什——麼？你不知道的？」米蒂亞開着嘴巴奇怪地闖闖說道。「呀，現在聽着罷！鄉村已經爲了牠過去的一切苦痛起來報仇了。在這個農夫的內部裏面是充滿着毀滅的毒質……」

「原諒我！」米倫愁着眉說。「但是你所說的話和一息以前是完全不同……」
但是米蒂亞繼續說着一種刺耳的輕語，他刺激到連話都梗塞着，說不出來：

「牠還是一個象徵，不僅是一個農夫！還是三年以前，他們選出他們最高的第三百週的紀念日，而現在……」

「胡說，」米倫尖銳地回答，這樣，醫生雅各武萊夫照常地笑了，同時雅各夫·亞爾泰莫諾

夫心裏想，如果這些話傳到憲兵尼斯得蘭珂底耳朵裏過……

「你們爲什麼老是說這些話？」他問道。「這些話裏面有什麼意思呢？」

於是他就說服他們，叫他們停止了。

他注意到甚至連米倫都非常地心不在焉而憂慮的樣子，這使雅各夫特別覺得困惱。到底只有米蒂亞一個人仍和往常一樣，他仍然像陀螺一般地旋轉着，和往昔一樣地口吐談諧。在晚上，他彈起他底六絃琴，一邊唱：

「我底愛妻靜寂地躺在她底墓穴裏——」

但是泰蒂亞娜再不注意他底歌曲了。

「呸，我怎樣地被他們弄得疲倦了！」她說，離開到孩子們那裏去。

米蒂亞非常知道如何使工人們保持安靜。他忠告米倫，叫他到鄉村去買進穀粒，麵粉，豆類等原料，再將馬鈴薯按照原價買給工人，只貼一點輸運費和損耗。他們很喜歡他這樣做，這對雅

各夫很明顯地看出，全工廠對於這位愉快的年青的傢伙是比對米倫更有信仰了。他更知道，米倫和泰蒂亞娜丈夫的爭論，更常是常是地起來。

「你想隨風吹到各處去跑麼？不是呀？」米倫尖銳地問，有意發着他底壞脾氣。

「人底意志……人底權力……」米蒂亞微笑地回答。

「我問你，你自己想想看你是怎麼樣的人呀？」米倫喊道。

「不要吵鬧了，」老亞爾泰莫諾夫咆哮道，但雅各夫看見在他父親底糊模的眼內起一種滿意的閃光。這位老人愉快地望着他底女婿和姪兒的爭論，他又微笑起來，當他聽見泰蒂亞娜底易怒的哀哭，和娜泰勒亞膽怯地疑問的時候：

「丹耶，再給我倒一小杯茶來。」

每件新的事情都是一件可驚駭的事，如青天霹靂一樣，和以前所過去的事都沒有什麼聯絡。忽然，渾耳格——她已完全瞎眼了——受寒了，在四十八點鐘之內死了，在她死後的幾天之內，這鎮同工廠接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沙皇讓位了。

「那末以後是什麼呢？共和國麼？」雅各夫問他底堂兄弟，他底鼻子黏在報紙上，很快樂的。「自然，以後是共和國了！」米倫回答。他兩手靠在桌子上，讀着報紙，但結果報紙變作緊張的高聲地扯作兩張了。在雅各夫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不好的預兆，但米倫僅僅伸直身體，臉上發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一邊他聲調不自然的說，立刻喧嚷而溫和的：

「這是俄羅斯底恢復元氣的開始，我底朋友，那是這麼一回事！」

他伸出兩臂彷彿要擁抱雅各夫的樣子，但接着就一手低下去了。另一隻仍然伸着，又舉起來，伸直他底夾鼻眼睛，重又向前伸，使他自己的樣子像一個信號標。他說明天他就要往莫斯科去。

米蒂亞也伸出他底兩臂，像一個寒凍的馬夫，叫喊道：

「以後，什麼事情都很好了。以後終究這國家將說一句有力的話，那是在牠底靈魂裏早已成熟了的。」

米倫不再和他辯論了。他僅僅思考地微笑着，舐着他底唇，雅各夫知道這原因是由於一切

都過得很好，大家都很快樂。米蒂亞站在前門的階沿上，告訴聚在天井內的工人們，聖彼得像是發生什麼了，婦人們就叫喊起來，大家捉住米蒂亞底臂膀和腳腿，開始將他向空拋擲起來。米蒂亞將自己捲作一個大球，飛的很高，但當他們拋擲米倫的時候，他不知怎樣變成一片片地在空中，看來彷彿他底臂膀和腳腿是扯斷一樣。米蒂亞被一羣年老的工人們所包圍着，一個有大力的織工名叫格萊錫·伏伊諾夫的，對他喊叫起來。

『米忒力·巴夫洛夫，你真是我們底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你懂得麼？孩子們，給他一個快活罷！』

他們又嘩啦叫喊起來，火夫伐斯凱，他底禿頭閃着光，他跳舞着，喝出一首歌，彷彿酒醉一樣：

『人們遙遠地崇拜，

沙皇的寶座，

走近些，看啊！

在寶座上是一隻黑老鴉。」

「唱下去，伐斯凱！」他們鼓舞地叫呼。

他們也要拋擲雅各夫，但他跑走了，躲到房子裏面去，他知道，假使工人們拋擲他，他們會隨隨便便地抱在他們底臂膀裏，於是他就會被重擊地落在地下，而跌得粉碎了。當他一天晚上坐在辦公室內的時候，他聽見在他窗下的天井裏的契豐底聲音：

「你爲什麼不要那隻小狗呢？賣給我罷。我使他變做一只很好的狗。」

「噫呵，老人，現在是訓練狗的時候麼？」柴訶·莫洛索夫回答。

「他對你有什麼好處呢？賣給我。一個盧布，你願意麼？」

「不要說了。」

「唉，沙皇麼，契豐？」雅各夫說，看出到窗外。

「不錯，」老人呼喊道，閃視着房內之一角，他又輕輕低語道：

「他們廢了沙皇了！」

契豐屈下身，拉上靴腿。

「他們畢竟有了舉動，」他對地面講話。「那是安東諾夫時常所說的話：「車子呀，失去了

一隻輪子……」

然後伸直了股，離開房子之一角，和軟地叫着：

「吐命吐命……」

騷擾的愉快底歲月是在跳舞中過去。米倫，秦蒂亞娜，醫生，是的，還有其他的人彼此都同樣地更加親善起來了。幾個陌生的人從鎮上來，帶了鎖匠米那耶夫走了。於是春天來了，帶着陽光與和暖。

「聽，我底鹽過的小東西，」波林娜說。「我到底還不明瞭發生了什麼事情。沙皇拒絕管理政治。所有的兵士都被殺害而殘廢了，警察趕出去，權柄落在幾個平民和別的人底手裏。現在我們怎麼樣生存呢？個個魔鬼都照他自己所歡喜的做，自然什鐵庚不能給我以任何的平安了

——就是其他所有的人也不能，這些時常愛我而我拒絕了的人。我不願再在這裏住了。我不能再在這裏住了，每個人都爲這同樣的事而出走了。我應該到沒有人知道我的地方去。於是，一定的一切這些目的——我意思是說革命與自由——我們每個人，是可以如其所願的生活了！」
波林娜底議論是逐漸變做更堅持而嘮叨。雅各夫覺得有許多是無可辯論，他於是就安慰她道：

「等一息，及到各種事情都解決了，那末……」

但是他不再相信騷動是可以平靜了。他看見在工廠內的騷動是每天澎大起來，外邊的景象，也變作更可怕。一個人他恐怕怕了，會時常找恐怕的藉口，雅各夫竟連柴訶·莫洛索夫底燒焦的頭都害怕了。柴阿自負不凡地在各處走。工人們跟隨他，如綿羊之跟隨一隻牧羊狗，而米蒂亞則像一只養熟的喜鵲，繞着他飛翔。實在，莫洛索夫是和一隻會站起後腿走路的大狗相似。在他底燒焦的頭皮上，一定裂開了一些，因爲他有時將他底頭裏在泰蒂亞娜底毛糙的浴巾裏，成頭巾的樣子，那布是米蒂亞送給他的。他底巨大的頭似乎重壓着他，使他底身體的架子似比他

原來所有的更矮胖了。他趾高氣揚地走着，很像警察長安克的肥胖的副手，他底拇指插入他底破舊的軍褲底帶子裏，其餘的四隻手指，一上一下地扇動着，好像魚的鰭一樣。

「命令，同伴們！」他繼續叫喊着。

當他審判三個偷竊亞麻布的孩子的时候，他整問着賊的聲音之高，竟使全個天井都可以聽到：

「你們也知道你們是偷誰的東西麼？」

他又自己回答：

「你們是偷你們自己底東西，是偷我們全體的東西。你們這些牝狗的兒子，在現在還好偷竊麼？」

他命令鞭撻，就有兩個工人欣然地用楊柳枝條打他們，同時伐斯凱跳舞着，激刺地唱着：

「看，他們鞭打這罪犯底背脊，

「法官何等公正呀！人們稱讚着。」

唱聲中斷了，他伸出兩臂，呢喃地說些什麼，又忽然呼喊道：

「呵，上帝，保護你底萬民！」

「妙哉！」米蒂亞喊道。

米蒂亞穿着灰色的褲子，頭戴一頂皮帽，拉到了頭後，跑來跑去。汗珠在他紅棕色的臉上閃光，一種迷醉的快樂的樣子從他綠色的兩眼裏輝射出來。昨夜他和他妻吵了一場很凶的嘴。開始雅各夫聽到一種高聲的耳語從他們底房子的窗裏浮出到花園，以後，一種不能自制的喊叫從泰蒂亞娜口裏來了：

「你是一個小丑！你是一個下流的人！這是你底悔悟嗎，真的！乞丐是沒有什麼悔悟的。這是謊話！一個月以前，你底悔悟……但是我已經够了！我明天到我鎮上的姊妹那里去……是的，孩子們也同去……」

雅各夫對於這個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早已看出，那個紅頭髮的米蒂亞是愈弄愈令人討厭的了。然而他覺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一點點的驕傲，因為他首先看出他底不可靠。就是娜泰勒亞，她一時以前還喜歡米蒂亞，像她之喜歡家禽一樣，現在也開始對他咆哮道：

「這是怎麼的，他會變成如此的難要好？他就會變成年青的雪納！你是的！你飼養他們於是他們……！」

「一切都是華美的！」米蒂亞叫道。「生命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聰明的女人！至於說，狼和綿羊可平安地同住在一塊的寓言——都不要相信牠們好了，泰蒂亞娜·彼得洛夫娜呀！對於那種的事情現在是太晚了！」

「那末你明天說些什麼話呢？」米倫高聲憤怒地問。

「無論什麼，只要是生命所激動我說的呀，你還有什麼要問麼？」

米倫和他底妻不能再小心地走近米蒂亞，——即使他身上塗着煤烟也不過如此。在幾天之內，他遷到鎖上去，帶着他底所有物——三包書和一籃亞麻布。

在每方面，雅各夫都觀察出無意識的不停止的火焰。喧囂的愚笨的烟從每人的胸坎中雲似的噴出來，那些瘋狂的日子好像是毫無終結地下去。

「好的，」他對波林娜說，「我心裏已經決定了。我們離開！先到莫斯科，然後再到——呀，我們必須想一想……」

「你畢竟也想到了！」她大快樂地叫喊，一邊她吻他，擁抱他。

七月的傍晚，深紅色的霞光泛濫着花園，空中飄浮着一種爲雨濕透的，又爲太陽所晒暖的泥土底很重的氣味，送進了窗內。這是可愛而又可愁的天氣。

雅各夫從他底頸上拿開波林娜底又熱又濕的手臂。

「遮掩起你底胸來！」他深思地說，「實在的，穿起衣服來！我們必須要莊重些！」

她跳開他底膝，跳到地板上，又兩步跳到床上去。於是穿起睡衣來，她坐在他底旁邊帶着一種認真的態度。

「你知道，」他開始說，一邊他將他底鬍鬚在他底臉頰上擦，發出一種搔磨的聲音。「我們

一定要想一想，去找什麼地方，什麼鄉村，在那里一切事情都很平靜的，和我們沒有關係的事，我們不必去推想或了解。這不是配給我們住的地方！

「自然的，」波林娜說。

「我們要很謹慎的做。雅各夫說，火車都被軍隊的逃兵擁擠滿了。我們要假扮做窮人的樣子……」

「是的，只要在你身邊盡量地多帶一些錢好了。」

「自然我將這樣做。但是我將連家族都不告訴，我到那裏去。我將假裝作我要到伏爾加洛特去，你知道麼？」

「但是你為什麼要祕密呢？」波林娜猜疑的驚奇地問。

他不知道為什麼，那種意思他恰恰在那時候想到的。他仍然覺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意見。

「呀，你知道，還有我底父親和米倫……他們要問我的緣故……這都不必的。錢存在莫斯科。我在那里能拿到很多的錢，很多的錢……」

「只要趕快做！」波林娜哀求道。「你看，生活是很難的。什麼東西都是要的，卻沒有東西可得到。而且或者，人們不久就將搶劫，因為——此外他們能够怎麼生活呢？」

她向門閃視了一下，輕語道：

「這里有一個廚子。她以前性情是很好的，現在卻變得傲慢不恭，而且時常酒醉的樣子。當我熟睡的時候，她可以謀殺我。在這樣混亂的時代，她爲什麼不好謀殺我的呢？昨天，我聽她對什麼人低聲說話：『呀，天呀！我對我自己想。』這是什麼呀？但是我輕輕地開了門，她卻在那裏跪着呢喃地說下。呵，這是可怕的！」

「等一息，」雅各夫說，阻止着她底困惱的輕語的急流。「我打算先去……」

「不，你不要，」她高聲地說，將她底小拳頭打在他底膝上。「我打算先去！你要給我一些錢而且……」

「那你不相信我麼？」他語氣傷心的憤怒地說。他所接受到的回答是堅決的：

「不，我不是誠實的，我爽直地告訴你：我不在現在這個時候，連沙皇都被廢，此外誰都排

斥誰的，一個人能相信另一個人麼？你自己相信誰呢？」

她娓娓地說着，但是從她寬大的睡衣的縐摺間送出來的她底胸膛上所說的話是比較更娓娓動聽。雅各夫·亞爾泰莫諾夫依了她，他們決定她在第二天就預備動身到伏爾加洛特去，在那里等他。

次日，雅各夫開始說胃痛和頭痛，那一點也不使他們疑心，因為他在這幾個月以來變作很瘦，現在是精神恍惚而衰弱，而他底曾經上過虹彩的眼睛是模糊的了。在八天內，他旅行着，沿通到伏爾加洛特的火車站的路走，靜靜地向前進行，沿着走壞了的路邊走，在那裏，小石子是翻起了，可以看見從深深的轍上戳出來，這轍現在爛泥已乾了，成作一小堆一小堆地積起來，可怕的開裂着。在他底後面生命也睡在凌亂的斷片中，而在他底前面一種無生氣的太陽光昏暗地照耀着，像從如烟的雲中底一個柔軟的洞裏射出來一樣。

一月以後，米倫·亞爾泰莫諾夫從莫斯科回來。

「我報告你一件不好的消息，」他對泰蒂亞娜說，一邊彎下頭，審視他底手掌。「和雅各夫

同居的那個下賤的女郎，在莫斯科曾來看我，她說有人——唉！現在有些人是何等可怕呀！——將他打昏了，而且把他底身體丟在火車的前邊……」

「不好了！」泰蒂亞娜喊道，幾乎從椅上站將起來。

「……這時火車是走着的。他在四十八點鐘內就死了，她已將他葬在巴吐希基車站附近的那個村莊的墳場裏！」

泰蒂亞娜靜靜地將手巾掩着眼睛。她那突出的兩肩開始顫抖着，黑衣從牠們上邊翻了下來，彷彿她那襯着長頸的瘦弱的身架正在融解着一般。

米倫整一整他底夾鼻眼鏡，一再磨擦着兩手，使指關節喇喇地作響，一邊傾聽那為晚禱而打的淒涼的鐘聲。

「哭有什麼好處？」他說，在房內走來走去。「他在我輩中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傢伙，而且蠢笨得不成樣子。恕我！自然我也是悲傷的，非常悲傷！」

「唉，怎麼好！」泰蒂亞娜說，半閉着她那發紅的眼皮，一邊用一只濕的手指擦摩她底眉毛。

「那個肆無忌憚的女郎，」米倫說，兩手插進衣袋裏，「在玩着一種極蠢笨的假裝，表示她不是他底孤苦的寡婦，可是她穿得這樣漂亮，顯然她是剝削雅各夫的。她說他已經寫信給我們了。」

泰蒂亞娜搖一搖頭。

「沒有麼？我知道她是沒有寫的。我覺得不必將這件事告訴他底父母，讓他們想他是活着的。你以為對麼？」

「是的，很對的方法，」泰蒂亞娜同意道。

「而且彼得伯父現在似乎不能再受什麼刺激了，同時雅各夫底母親也只有痛哭而已。」

泰蒂亞娜點一點頭。

「我們全體都將被殺了，」她說。

「也許會的，如果我們老住在這裏。不過我不久就要把我底妻子送開去。同時我勸你也是走開好，不要等到柴訶·莫洛索夫……那末我們決定不要告訴老人們什麼消息好麼？現在你

必須原諒我。我要到家裏去。我底妻有病……」

他用他自己底長手指握着他底堂姊妹底手，握了一握。

「你不知道此刻的旅行是何等地困難，」他臨別時說。「所有的道路都陷於十分恐怖的狀態中！」

老是半醉半睡過日子的老亞爾泰莫諾夫，正在逐漸墮入熟睡中了。他將全夜和白天底大部分的光陰都消磨在牀褥上，其餘的時間，他坐在一把向窗的靠手椅上，從這裏他可以看見蔚藍的天空，和那時隱時現的雲彩。鏡子提示他一個肥胖的老翁的反射，臉孔脹腫，眼睛凸突，鬚髮灰白，他注意自己底臉孔時，心裏想道：

「好一隻蚊子。」

他底老婆時常跑到他底身邊，向他彎着身子，用耳語騷擾他：

「你應該離開這裏，你應該到醫生那裏去……」

「滾開！」亞爾泰莫諾夫用一種懶懶的聲音說。「滾開，你這蠢貨。我討厭你了。讓我安息。」

下罷。」

他獨自一人聽聽那些節日的歌聲，這種歌聲從天井上，從花園裏，以及別的地方侵襲了過來，雖然那工廠本身是靜寂的。

他底老侶伴就是曾被人家所欺騙，而同時又用戟刺的觀念來興奮他的那個人，已經不見了，死了。這倒也很好，因為思想對於這個老人是喫力的。他不願意再思想了，而且很早以前就知道思想是沒有用處的，因為終究不能理解任何事情。他們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呢——雅各夫，泰蒂亞娜，以及他底女婿？

有時他要問他底妻。

「伊勒亞回來了麼？」

「沒有。」

「還沒有回來麼？」

「沒有。」

「雅各夫呢——他回來了麼？」

「沒有，他也沒有回來。」

「我知道了，他們都在作樂了。米洛希凱正在把事業弄得皮乾血盡了。」

「不要想到那些罷，」娜·泰勒亞勸告他。

「滾開罷。」

她於是走到角落裏，坐在那裏，她那模糊的兩眼釘視着這個破落的老人，她底終身的伴侶。她底頭是搖動的，她底兩手幾乎脫了關節，牠們底動作是很奇怪的。她同時又很瘦，幾乎和燃着的蠟燭一般在融解着。

有些時候，這種時候愈弄愈多起來，彼得·亞爾泰莫諾夫被家內的一種奇異的騷亂所激動。陌生人接踵而至，他看着他們，而且試着去瞭解他們底喧噪的狂語。

「諸君，你們爲什麼要這樣？」他時常聽見他底妻哀求着。「你們爲什麼要幹這種事情？你們不知道他是主人麼？不知道我們是主人和主婦麼？現在讓我把他帶開去罷。他應該去看一看

醫生。他應該到鎖上去。你們允許我把他領開麼？」

「她想藏了我。但是爲什麼她要藏了我呢？」亞爾泰莫諾夫心裏想道。「她是一個傻子。她一生都做了傻子。雅各夫是像她的，其餘的人也是同樣。但伊勒亞是像我的。他會回來的，而且會悔改……」

天空下着雨雪，空氣是充滿着嚴霜的喇喇聲，和暴風雪的狂吼細噓聲。

亞爾泰莫諾夫被飢餓的劇痛從半醒半睡中喚醒。他發覺他自己是在花園的涼亭內。從玻璃窗間他可以望見紅色的天空在濕了的樹枝間閃爍着，同時覺得天空非常低近，彷彿牠是掛在樹林的後邊一樣，他如果伸出兩手，或許會碰到牠的。

「我要喫一點東西，」他說，可是沒有人答應他。

藍藍的濕霧瀰漫着花園。兩匹馬兒，一匹是灰色的，一匹是黑色的，站在涼亭的前面，牠們的頭兒互靠在對方的頸項上，在牠們後邊的那條長槓上，坐着一個穿白襯衫的漢子，在解着一大捆繩索。

「娜泰勒亞，你聽見麼？給我一點食物……」

在從前，當他從睡夢中醒來喚她的時候，她立刻就出來了。她老是在近旁的，但今天卻找不到她了。

「怎麼一回事？」亞爾泰莫諾夫想，他底頭腦比較清楚些。「莫非她病了？」

他抬起頭來。在浴室門口附近的叢林中，有什麼東西在閃爍着。後來牠變成了一根洋鐵和刺刀，托在一個淡綠色的兵士底背脊上，他在叢林中是辨別不清的。

「你們在玩耍麼，同志們？」天井裏有人喊道。「這樣待遇馬兒麼？就是豬籠，也還要看待得好一點！爲什麼不把這乾草拉開？牠已濕了。你們心願被拘在浴室裏麼？」

那個穿白襯衫的漢子將繩索丟在地上，站將起來。

「唉呀！他從那里來的呀？」他對着那個兵士的方向柔和地說道。

「現在統治的人比以前多了，」兵士回答道。

「誰任命他們的呢，魔鬼麼？」

「他們自己任命自己的。我底朋友，現在每樣事情都是由牠自己底，好像在一個老婦人的奇譚中一樣。」

那個漢子走到馬的旁邊，抓住他們的鬃毛，於是老亞爾莫泰諾夫盡量高聲喊道：

「喂，叫我老婆來！」

「靜些吧，老頭子，」他們答。「嘿，你，那你要叫你的老婆來，是嗎？」

那兩匹馬跑開去了。亞爾莫泰諾夫用手撫摸他底臉孔，以及他底鬍鬚，又用他那冰冷的手指摸他底耳朵，并看一看自己底四周。他躺在涼亭的無窗的牆壁的附近，在一株蘋果樹的腳下；在這株蘋果樹上，垂着一球一球的紅蘋果，和山梨的果實一般。他輪着的地方是很硬的，雖然他蓋着破舊的狐狸皮的大褂，穿着一條冬天穿的厚褲，他還是沒有暖氣。他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輪在這裏。恐怕這亭子正在洒掃着，以備什麼節日之用。他有什麼節日呢？爲什麼花園裏有兩匹馬，浴室附近又有一個兵士呢？在天井裏呼喊着的，又是誰呢！

「你是一個蠢笨的小孩子，同志！什麼人們疲倦了嗎？現在就疲倦了，未免太早！沒有傻子

……

雖然這種喊聲還不十分接近，可是牠卻震聳了他，使他底頭腦喧嘈起來。至於他底兩腳呢，牠們幾乎和沒有一樣，因為他底兩腿從膝部以下就不會動了。牆上的那株蘋果樹是一個名叫凡凱·露金的漆屋匠的作品，就是後來搶了一處教堂而死在牢裏的那個小偷。

一個戴着粗俗的帽子的橫闊的人走進涼亭裏，伴着一個冰冷的影子，和一種強烈的柏油底氣味。

「那是契豐嗎？」

「還有別人麼？」

契豐的怨憤的回答又震聳了他。這個年老的特伏爾尼克展開他底兩臂，好像他在札札作響的地板上游泳似的。

「那個呼喊着的是誰？」

「柴訶凱·莫洛索夫。」

「那個兵士在這裏幹什麼？」

「打仗呀！」

「敵人已經達到這裏了嗎？」亞爾泰莫諾夫躊躇了一息後問。

「這是反對你的戰爭，彼得·伊勒茲……」

「不要和我開頑笑，你這老傻瓜，」他的主人莊嚴地說。「我不是你的同志呀！」

「這是最後的戰爭。大家在此次戰爭後，不再要什麼戰爭了，」他聽見契豐靜靜地答。「現在我們都是同志了。至於說什麼傻瓜，那我實在太老了，不能接受的。」

契豐顯然在笑弄他，此刻他在他主人的腳邊放肆地坐下，沒有脫下他底帽子。天井里有人在用一種粗魯的，緊張的音調發施着號令：

「八點鐘後，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

「我底老婆在那裏？」亞爾泰莫諾夫問。

「她找麵包去了。」

「找——你說？」

「不錯，自然要找的。麵包不是和磚頭一樣。牠不是隨便落在地上的。」

花園裏的暮色，漸漸濃厚起來，站在浴室旁邊張口嘆息着的那個兵士，此刻一點都看不見了，只有他底刺刀在閃耀着，和水中小魚一般。雖然亞爾泰英諾夫心想問契豐很多問題，可是結果一點都沒有問；但這也是無關重要的。他永不會了解契豐所說的話。然而問題仍是不斷地在他底腦裏湧現，混亂了他底思緒，因為他們從不會給他一點時間去想那一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同時他很想喫一點東西。

「我或許是個傻瓜，」契豐咆哮着，「不過我在任何人面前都能認識真理，請看一看時勢是怎樣的改變了。從前我說這在任何人都是很困難的工作。現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他們已經掃蕩了一切。好像掃蕩了木屑一般，好像用一塊揩布揩抹了灰塵一般。他們的確是這樣幹了，彼得·伊勒茲。是的，魔鬼削平了一切差等，而你又幫助他。這究竟爲着什麼？他們一直在犯罪，犯罪——他們底罪孽的數量是沒有終極的！我一直在守望着，懷疑着牠們的終極之來臨。現在牠終

覺到了你底身上來了。這一切都給你造成了一個模型，和鉛的一樣……「車子呀失去了一隻輪子」……」

「他在發狂了，亞爾泰莫諾夫想，可是他依然問道：

「我爲什麼在這里？」

「你已經從你底房子裏被逐出來了。」

「米倫也逐出來了嗎？」

「全家都逐出來了。」

「雅各夫怎樣呢？」

「他很久不在這裏了。」

「伊勒亞在那裏？」

「聽說他是同這班人一道，一定是這樣的，因爲你還在活着，否則……」

「他在發狂了，彼得·亞爾泰莫諾夫確斷道，接着就不說什麼了。這老頭子神經錯亂了，

他自己想道。「所以這種事情只不過推想推想而已。」

天空點綴着模糊的繁星，彷彿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星，至少總沒有這樣多。

契豐脫下帽子，一邊扭着牠，一邊又開始咆哮起來了。

「你所有的好巧的蠢笨，都已回復到你身上來了。現在甚至乞丐們都比你好。」

這時他忽然又變了聲調問道：

「你還記得那個小孩子，一個書記的兒子嗎？」

「呀！他怎樣？」

彼得·亞爾泰莫諾夫不能斷定自己對於這個意外的設問，還是惶恐多於駭異呢？或是駭

異多於惶恐。但契豐一說，他就知道了。

「你殺了他，正和柴訶殺了那隻小狗一樣。你為什麼要殺了他？」

亞爾泰莫諾夫明白地知道，契豐在很很久以前就告訴了他，而他此刻雖然害病，可是將要被捕了。然而他對這種情境還不覺得十分惶恐；更使他惱亂的，還是他那非人性的蠢笨。他托着

手臂，舉起頭來，開始用一種無禮的譴責的聲調靜靜地說着，舌頭上感到一種苦味，而嘴裏也有一種枯燥的感覺。

「這是謊話呀！犯法是有一定的時期的，而你在所有的時期中都是不識不知。是的，你是發狂了。你甚至忘記了親自看過的事情，以及你在那時所說的話……」

「我那時說了什麼呢？」老人搶着說。「自然，我沒有看見那種事實，然而我一切都是瞭解的！我所以說出我底行動，是要窺探你將如何處置。我說了一句謊話，你就歡喜，你就對他歡躍。我望了又望，等了又等，可是……你依然如此。亞歷舍·伊勒茲教他那酒徒一般的岳父去燒毀巴爾斯基旅館，你父親先發制人，弄死了這個酒徒。尼基泰·伊勒茲是知道了這件事的，因他和我一樣，有一種直覺的意識。他本來不應該說出來的，可是他卻告訴了我，因他非常恨你。我對他說：「你是和尙，你應該忘了這些事，讓我一人記得好了。」你教他幹你所幹的事情以恐嚇他。你把他逼到上吊，後來又驅逐到寺院裏——替我們禱告！可是就是替你一人禱告，在他也是可怕的事情。他不敢的！這是因他失了信仰的緣故……」

契·彷彿會一直說到時間的終極——沉思默想地說下去，沒有絲毫明顯的憎恨。他在深
晚的濃厚的暖和的黑暗裏，幾乎是看不見了；雖然他那種會使人聯想到夜間蟋蟀的唧唧的鳴
聲的粗糙的言語，並沒有使亞爾泰莫諾夫驚嚇，可是牠彷彿用牠底重量來壓倒他，使他驚異參
差，默無一語。他愈弄愈相信這個莫明其妙的人是發狂了。此刻，這位特伏爾尼克長嘆了一聲，好
像他從雙肩上卸了一個重擔一般，一邊仍用那種單調的聲音，繼續發掘不需要的過去。

「我也是被你們這班亞爾泰莫諾夫氏剝奪了信仰的。尼基泰·伊勒茲爲着你們而盪惑
我，使我成了一個無信仰的人。你們既無神靈，又無魔鬼。你們保藏在房內的那個神像，祇不過是
一種戲弄而已。你們究竟何所得呢？這是很難說的。到底或許有一點東西。你們都是騙子，你們一
直都在靠着欺詐養活的。現在一切都已證明了，因爲他們已經暴露給你看了……」

亞爾泰莫諾夫用力地移動他底身體，將他那異常沉重的兩腳放到地板上。但因他底脚底
皮已失卻了感覺，這老人倒感不到地板，以爲他底兩腳已經跑開了，留他掛在空中了。這使他一
嚇，他就抓住契豐底肩膀。

「怎麼一回事？」特伏爾尼克問道，匆匆握着他底兩手。「不要按到我罷。你沒有什麼力氣，你不能扼死我的。你底父親是一個很有力氣的人，可是他把他全部都費在吹牛屁上。你已經剝奪了我底信仰，我告訴你，我不知道自己目前怎樣死法才好。我和你同住得這麼久，甚至……」

亞爾泰莫諾夫更想嘆東西了，同時他底兩腳也給了他不少的驚嚇。

「我就要死了嗎？我還沒有七十五歲呀，呵，天呀！」

他重新又要躺下來，可是他底氣力不足以舉起他底兩腿。

「幫我一下，舉起我底腿罷，」他命令契豐。

契豐將他底過去的主人底麻痺的兩腿放在長樑上，一邊吐着唾液。然後他又坐下來，一手壓進他底帽子裏。他底手指中間有什麼在閃爍着，亞爾泰莫諾夫看出這是一枚針。契豐在黑暗中繞着帽子，從此可以證明他是發癡了。一隻灰蛾在他底上邊飛翔着。三條黃色的燈光散射在花園上邊，從遠處襲來一種聲音，低微而清晰，說道：

「我們是不可以後退的，同志們，我們是不可以後退的……」

這種聲音被契豐所掩蓋了。

「還有你底父親，他殺了我底兄弟。」

「你說謊的，」亞爾泰莫諾夫不自在地說，可是傾刻他又問道：

「什麼時候殺的？」

「不要管什麼時候。」

「爲什麼你常在撒謊，瘋子？」亞爾泰莫諾夫問，忽然間又被飢餓的劇痛所困惱着。「你要

什麼？是我底良心麼？我底法官麼？爲什麼你在三十多年中都默默無言？」

「我默默無言，因我正在思想着呀！」

「把你底惡意貯藏起來麼？好……到警察局去告發我罷。」

「警察局沒有了。」

「你說這位就是供給我一生的飲食的人去告發他罷！不過我想你已經去告發過了！說呀，

你要什麼威脅我，恐嚇我，要我底錢麼？」

「你沒有錢了。你一無所有了。你向來是沒有什麼的。至於你們底法官，我是沒有力氣顧到他們的。我就我自己底法官。」

「那末你用什麼來恐嚇我呢，瘋子？」

可是契豐並沒有明顯地恐嚇他，而亞爾泰莫諾夫卻在冥冥中感覺到了。

「這是像該因的那些人底結局，」契豐咆哮道。「爲什麼我底兄弟要被殺了？」

「你兄弟的事情是你謊造出來的呀！」

這兩位老人說得更快了，而且互相搶着說。

「你說我在撒謊麼？那時我是同着他的……」

「同着誰？」

「同着我底兄弟。當你父親把他打倒了的時候，我就跑開了。你底父親就死在我兄弟底血

泊中。否則爲什麼有血液呢？」

「你說得太遲了……」

「無論如何，你纔是家破人亡，毫無保障的了，而我還是和往常一樣，依然有背境的……」
「你已是一個瘋子了。」

亞爾泰莫諾夫覺到他這個舊日的僕人正在將他驅到一個角落裏去，將他推到一處充滿着神祕的，無形的恐怖的陷坑裏去。

「你說得太遲了，」他固執着。「你兄弟的事情是你誑造出來的。你從來沒有兄弟的。像你這樣的人永不會有什麼的。」

「良心他們是有的。」

「把我底兒子伊勒亞引入邪路的就是你呀！」

「不對，倒是你們亞爾泰莫諾夫氏把我引入邪路的，激起那次禍殃的又是尼基泰·伊勒亞。」

「但是他說是你把他引入邪路的。」

「我不知道有幾次想殺了你底父親。我幾乎用我底鋤頭敲碎他底腦袋。你是一個奸滑

的傢伙……」

「你也是的……」

「那時塞拉妻來了。他也蠢惑我，因為他從沒有得罪任何人，雖然他底境況很不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無論在那一方面，我總得看出奸滑來……」

「誰在那裏？你在什麼地方？」一種響亮的憤怒的聲音在黑暗中叫喊道。「你知道八點鐘以後是不准吵鬧的，你這賤貨！」

契豐站起來，走到門口，衝進外邊的黑暗中去。被憤怒，飢餓，和疲勞所克服了的亞爾泰莫諾夫，看見有什麼寬大的黑東西，在掠過花園裏的三條燈光，他於是閉着他底兩眼，期待着最後的恐怖。

「你拿到一點麼？」契豐問着什麼人。

「只有這一點！」

這是他老婆的聲音。她剛才在那裏呢？為什麼她讓這老頭子同她同走呢？

亞爾泰莫諾夫睜開兩眼撐着手臂，昂起頭來，疑視那兩個站在門口的黑影。刺那問他忽然想起自己曾費去畢生之力，在索解誰是罪囚，在索解他底生活所以成了一個這樣苦痛的糾葛，充滿了這樣多的欺騙，究竟是誰底罪過。而今忽然一切都明白了。

他底妻走近他底身邊，對他彎下身子。

「感謝上帝……」她耳語道。

「一切都得歸咎於契豐！」亞爾泰莫諾夫確斷道接着又喟然歎息了一聲。「她是熱心的，她會鼓勵我前進！」

接着他又莊嚴地咆哮道：

「我底兄弟尼基泰也爲着她而毀滅他自己。這事你自己是知道的……」

亞爾泰莫諾夫咆哮着。他見他底妻既不動怒，又不驚嚇，又不悲哀，覺得有些駭異。她用她底震動的手梳理他底頭髮，一邊用一種溫和而切熱的音調低聲道：

「靜些罷，不要喊。到處都有毒心的人呢。」

「給一點東西我吃罷。」

她將一根胡瓜和一片粗重的麵包放到他底手裏。胡瓜是緩的，可是那麵包倒黏住他底指頭像生粉團一樣。」

「這是什麼？」亞爾泰莫諾夫驚異地問。「這是給我的麼？就是這一點麼？」

「天呀，靜些罷，」娜泰勒亞低語道。「再沒有什麼了，你看……兵士們也……」

「這就是你因為我經歷了許多恐怖，備嘗了生活的艱辛的結果，而報答我底東西嗎？」當他手裏舉着麵包，自言自語着的時候，他猜想一定有什麼忍耐不住的致命的暴舉已經發生了，而對於這種暴舉，連娜泰勒亞都是不能保證的。

「我不要牠，」他用一種笨重而堅決的聲音說，一邊將麵包對着門口丟去。

契豐拾起了牠，他咆哮着，一再給牠吹去灰塵。娜泰勒亞重新將牠放到她丈夫底手裏。

「喫了牠，喫了牠罷，」她輕輕說。「不要動怒。」

但亞爾泰莫諾夫推開她底手，同時緊閉着眼睛，緊咬着牙齒，暴怒地重複了好幾遍：

「我不要牠。拿開去！」

順
巖